

列传第二十六

宇文述云定兴

宇文述，字伯通，代郡武川人也。本姓破野头，役属鲜卑俟豆归，后从其主为宇文氏。父盛，周上柱国。述少骁锐，便弓马。年十一时，有相者谓述曰：“公子善自爱，后当位极人臣。”周武帝时，以父军功，起家拜开府。述性恭谨沈密，周大冢宰宇文护甚爱之，以本官领护亲信。及帝亲总万机，召为左宫伯，累迁英果中大夫，赐爵博陵郡公，寻改封濮阳郡公。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相州，述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千，从韦孝宽击之。军至河阳，迥遣将李俊攻怀州，述别击俊军，破之。又与诸将击尉惇于永桥，述先锋陷阵，俘馘甚众。平尉迥，每战有功，超拜上柱国，进爵褒国公，赐缣三千匹。开皇初，拜右卫大将军。平陈之役，复以行军总管率众三万，自六合而济。时韩擒、贺若弼两军趣丹阳，述进据石头，以为声援。陈主既擒，而萧瓛、萧岩据东吴之地，拥兵拒守。述领行军总管元契、张默言等讨之，水陆兼进。落丛公燕荣以舟师自海至，亦受述节度。上下诏曰：“公鸿勋大业，名高望重，奉国之诚，久所知悉。金陵之寇，既已清荡，而吴会之地，东路为遥，萧岩、萧瓛，并在其处。公率将戎旅，抚慰彼方，振扬国威，宣布朝化。以公明略，乘胜而往，风行电扫，自当稽服。若使干戈不用，黎庶获安，方副朕怀，公之力也。”陈永新侯陈君范

自晋陵奔瓠，并军合势。见述军且至，瓠惧，立栅于晋陵城东，又绝塘道，留兵拒述。瓠自义兴入太湖，图掩述后。述进破其栅，回兵击瓠，大败之，斩瓠司马曹勒叉。前军复陷吴州，瓠以馀众保包山，燕荣击破之。述进至奉公埭，萧岩、陈君范等以会稽请降。述许之，二人面缚路左，吴会悉平。以功拜一子开府，赐物三千段，拜安州总管。

时晋王广镇扬州，甚善于述，欲述近己，因奏为寿州刺史总管。王时阴有夺宗之志，请计于述，述曰：“皇太子失爱已久，令德不闻于天下。大王仁孝著称，才能盖世，数经将领，深有大功。主上之与内宫，咸所钟爱，四海之望，实归于大王。然废立者，国家之大事，处人父子骨肉之间，诚非易谋也。然能移主上者，唯杨素耳。素之谋者，唯其弟约。述雅知约，请朝京师，与约相见，共图废立。”晋王大悦，多赍金宝，资述入关。述数请约，盛陈器玩，与之酣畅，因而共博，每侔不胜，所赍金宝尽输之。约所得既多，稍以谢述。述因曰：“此晋王之赐，令述与公为欢乐耳。”约大惊曰：“何为者？”述因为王申意。约然其说，退言于素，素亦从之。于是素每与述谋事。晋王与述情好益密，命述子士及尚南阳公主，前后赏赐不可胜计。及晋王为皇太子，以述为左卫率。旧令，率官第四品，上以述素贵，遂进率品为第三，其见重如此。

炀帝嗣位，拜左卫大将军，改封许国公。大业三年，加开府仪同三司，每冬正朝会，辄给鼓吹一部。从幸榆林，时铁勒契弊歌棱攻败吐谷浑，其部携散，遂遣使请降求救。帝令述以兵屯西平之临羌城，抚纳降附。吐谷浑见述拥强兵，惧不敢降，遂西遁。述领鹰扬郎将梁元礼、张峻、崔师等追之，至曼头城，攻拔之，斩三千馀级。乘胜至赤水城，复拔之。其馀党走屯丘尼川，述进击，大破之，获其王公、尚书、将军二百人，前后

虏男女四千口而还。浑主南走雪山，其故地皆空。帝大悦。明年，从帝西幸，巡至金山，登燕支，述每为斥候。时浑贼复寇张掖，进击走之。还至江都宫，敕述与苏威常典选举，参预朝政。述时贵重，委任与苏威等，其亲爱则过之。帝所得远方贡献及四时口味，辄见班赐，中使相望于道。述善于供奉，俯仰折旋，容止便辟，宿卫者咸取则焉。又有巧思，凡有所装饰，皆出人意表。数以奇服异物进献宫掖，由是帝弥悦焉。时述贵幸，言无不从，势倾朝廷。左卫将军张瑾与述连官，尝有评议，偶不中意，述张目叱之，瑾惶惧而走，文武百僚莫敢违忤。然性贪鄙，知人有珍异之物，必求取之。富商大贾及陇右诸胡子弟，述皆接以恩意，呼之为儿。由是竞加馈遗，金宝累积。后庭曳罗绮者数百，家僮千余人，皆控良马，被服金玉。述之宠遇，当时莫与为比。

及征高丽，述为扶馀道军将。临发，帝谓述曰：“礼，七十者行役以妇人从，公宜以家累自随。古称妇人不入军，谓临战时耳。至于营垒之间，无所伤也。项籍虞姬，即其故事。”述与九军至鸭绿水，粮尽，议欲班师。诸将多异同，述又不测帝意。会乙支文德来诣其营，述先与于仲文俱奉密旨，令诱执文德。既而缓纵，文德逃归，语在《仲文传》。述内不自安，遂与诸将渡水追之。时文德见述军中多饥色，欲疲述众，每斗便北。述一日之中七战皆捷，既恃骤胜，又内逼群议，于是遂进，东济萨水，去平壤城三十里，因山为营。文德复遣使伪降，请述曰：“若旋师者，当奉高元朝行在所。”述见士卒疲惫，不可复战，又平壤险固，卒难致力，遂因其诈而还。众半济，贼击后军，于是大溃，不可禁止，九军败绩，一日一夜，还至鸭绿水，行四百五十里。初，渡辽九军三十万五千人，及还至辽东城，唯二千七百人。帝大怒，以述等属吏。至东都，除名

为民。明年，帝有事辽东，复述官爵，待之如初。从至辽东，与将军杨义臣率兵复临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帝召述班师，令驰驿赴河阳，发诸郡兵以讨玄感。时玄感逼东都，闻述军将至，惧而西遁，将图关中。述与刑部尚书卫玄、左御卫将军来护兒、武卫将军屈突通等躡之。至阌乡皇天原，与玄感相及。述与来护兒列阵当其前，遣屈突通以奇兵击其后，大破之，遂斩玄感，传首行在所。赐物数千段。复从东征，至怀远而还。

突厥之围雁门，帝惧，述请溃围而出。樊子盖固谏不可，帝乃止。及围解，车驾次太原，议者多劝帝还京师，帝有难色。述因奏曰：“从官妻子多在东都，便道向洛阳，自潼关而入可也。”帝从之。是岁，至东都，述又观望帝意，劝幸江都，帝大悦。述于江都遇疾，中使相望，帝将亲临视之，群臣苦谏乃止。遂遣司宫魏氏问述曰：“必有不讳，欲何所言？”述二子化及、智及，时并得罪于家，述因奏曰：“化及臣之长子，早预藩邸，愿陛下哀怜之。”帝闻，泫然曰：“吾不忘也。”及薨，帝为之废朝，赠司徒、尚书令、十郡太守，班剑四十人，辇京车，前后部鼓吹，谥曰恭，帝令黄门侍郎裴矩祭以太牢，鸿胪监护丧事。子化及，别有传。

云定兴者，附会于述。初，定兴女为皇太子勇昭训，及勇废，除名配少府。定兴先得昭训明珠络帐，私赂于述，自是数共交游。定兴每时节必有赂遗，并以音乐干述。述素好著奇服，炫耀时人。定兴为制马鞞，于后角上缺方三寸，以露白色。世轻薄者争放学之，谓为许公缺势。又遇天寒，定兴曰：“入内宿卫，必当耳冷。”述曰：“然。”乃制袂头巾，令深袖耳。又学之，名为许公袖势。述大悦曰：“云兄所作，必能变俗。我闻作事可法，故不虚也。”后帝将事四夷，大造兵器，述荐之，因敕少府工匠并取其节度。述欲为之求官，谓定兴曰：

“兄所制器仗并合上心，而不得官者，为长宁兄弟犹未死耳。”定兴曰：“此无用物，何不劝上杀之。”述因奏曰：“房陵诸子，年并成立。今欲动兵征讨，若将从驾，则守掌为难；若留一处，又恐不可。进退无用，请早处分。”帝从之，因鸩杀长宁，又遣以下七弟分配岭表，仍遣间使于路尽杀之。五年，大阅军实，帝称甲仗为佳。述奏曰：“并云定兴之功也。”擢授少府丞。寻代何稠为少监，转卫尉少卿，迁左御卫将军，仍知少府事。十一年，授左屯卫大将军。

凡述所荐达，皆至大官。赵行枢以太常乐户，家财亿计，述谓为兄，多受其贿。称其骁勇，起家为折冲郎将。

郭衍

郭衍，字彦文，自云太原介休人也。父以舍人从魏武帝入关，其后官至侍中。衍少骁武，善骑射。周陈王纯引为左右，累迁大都督。时齐氏未平，衍奉诏于天水募人，以镇东境，得乐徙千馀家，屯于陕城。拜使持节、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每有寇至，辄率所领御之，一岁数告捷，颇为齐人所惮。王益亲任之。建德中，周武帝出幸云阳，衍朝于行所，时议欲伐齐，衍请为前锋。攻河阴城，授仪同大将军。武帝围晋州，虑齐兵来援，令衍从陈王守千里径。又从武帝与齐主大战于晋州，追齐师至高壁，败之。仍从平并州，以功加授开府，封武强县公，邑一千二百户，赐姓叱罗氏。宣政元年，为右中军熊渠中大夫。

尉迥之起逆，从韦孝宽战于武陟，进战于相州。先是，迥遣弟子勤为青州总管，率青、齐之众来助迥。迥败，勤与迥子惇、祐等欲东奔青州。衍将精骑一千追破之，执祐于阵，勤遂遁走，而惇亦逃逸。衍至济州，入据其城，又击其馀党于济北，累战破之，执送京师。超授上柱国，封武山郡公。赏物七千段。密劝高祖杀周室诸王，早行禅代。由是大被亲昵。开皇元年，

敕复旧姓为郭氏。突厥犯塞，以衍为行军总管，领兵屯于平凉。数岁，虏不入。征为开漕渠大监。部率水工，凿渠引渭水，经大兴城北，东至于潼关，漕运四百馀里。关内赖之，名之曰富民渠。五年，授瀛州刺史。遇秋霖大水，其属县多漂没，民皆上高树，依大家。衍亲备船 伐，并赍粮拯救之，民多获济。衍先开仓赈恤，后始闻奏。上大善之，选授朔州总管。所部有恆安镇，北接蕃境，常劳转运。衍乃选沃饶地，置屯田，岁剩粟万馀石，民免转输之劳。又筑桑乾镇，皆称旨。十年，从晋王广出镇扬州。遇江表构逆，命衍为总管，领精锐万人先屯京口。于贵洲南与贼战，败之，生擒魁帅，大获舟楫粮储，以充军实，乃讨东阳、永嘉、宣城、黟、歙诸洞，尽平之。授蒋州刺史。

衍临下甚踞，事上奸谄。晋王爱昵之，宴赐隆厚。迁洪州总管。王有夺宗之谋，托衍心腹，遣宇文述以情告之。衍大喜曰：“若所谋事果，自可为皇太子。如其不谐，亦须据淮海，复梁、陈之旧。副君酒客，其如我何？”王因召衍，阴共计议。又恐人疑无故来往，托以衍妻患瘕，王妃萧氏有术能疗之。以状奏高祖，高祖听衍共妻向江都，往来无度。衍又诈称桂州俚反，王乃奏衍行兵讨之。由是大修甲仗，阴养士卒。及王入为太子，征授左监门率，转左宗卫率。高祖于仁寿宫将大渐，太子与杨素矫诏，令衍、宇文述领东宫兵，帖上台宿卫，门禁并由之。及上崩，汉王起逆，而京师空虚，使衍驰还，总兵居守。大业元年，拜左武卫大将军。帝幸江都，令衍统左军，改授光禄大夫。又从讨吐谷浑，出金山道，纳降二万馀户。衍能揣上意，阿谀顺旨。帝每谓人曰：“唯有郭衍，心与朕同。”又尝劝帝取乐，五日一视事，无得效高祖空自劬劳。帝从之，益称其孝顺。初，新令行，衍封爵从例除。六年，以恩幸封真定侯。

七年，从往江都，卒。赠左卫大将军，赠赐甚厚，谥曰襄。长子臻，武牙郎将。次子嗣本，孝昌县令。

史臣曰：謇謇匪躬，为臣之高节，和而不同，事君之常道。宇文述、郭衍以水济水，如脂如韦，便辟足恭，柔颜取悦。君所谓可，亦曰可焉，君所谓不，亦曰不焉。无所是非，不能轻重，默默苟容，偷安高位，甘素餐之责，受彼己之讥。此固君子所不为，亦丘明之深耻也。

列传第二十七

王韶

王韶，字子相，自云太原晋阳人也，世居京兆。祖谐，原州刺史。父谅，早卒。韶幼而方雅，颇好奇节，有识者异之。在周累以军功官至车骑大将军、议同三司。复转军正。武帝既拔晋州，意欲班师，韶谏曰：“齐失纪纲，于兹累世，天奖王室，一战而扼其喉。加以主昏于上，民惧于下，取乱侮亡，正在今日。方欲释之而去，以臣愚固，深所未解，愿陛下图之。”帝大悦，赐缣一百匹。及平齐氏，以功进位开府，封晋阳县公，邑五百户，赐口马杂畜以万计。迁内史中大夫。宣帝即位，拜丰州刺史，改封昌乐县公。高祖受禅，进爵项城郡公，邑二千户。转灵州刺史，加位大将军。

晋王广之镇并州也，除行台右仆射，赐彩五百匹。韶性刚直，王甚惮之，每事谘询，不致违于法度。韶尝奉使检行长城，其后王穿池起三山，韶既还，自锁而谏，王谢而罢之。高祖闻而嘉叹，赐金百两，并后宫四人。平陈之役，以本官为元帅府司马，帅师趣河阳，与大军会。既至寿阳，与高颀支度军机，无所壅滞。及克金陵，韶即镇焉。晋王广班师，留韶于石头防遏，委以后事，几岁余。征还，高祖谓公卿曰：“晋王以幼稚出藩，遂能克平吴、越，绥静江湖，子相之力也。”于是进位柱国，赐奴婢三百口，绵绢五千段。

开皇十一年，上幸并州，以其称职，特加劳勉。其后，上谓韶曰：“自朕至此，公须鬓渐白，无乃忧劳所致？柱石之望，唯在于公，努力勉之！”韶辞谢曰：“臣比衰暮，殊不解作官人。”高祖曰：“是何意也？不解者，是未用心耳。”韶对曰：“臣昔在昏季，犹且用心，况逢明圣，敢不罄竭！但神化精微，非驽蹇所逮。加以今年六十有六，桑榆云晚，比于畴昔，昏忘又多。岂敢自宽，以速身累，恐以衰暮，亏紊朝纲耳。”上劳而遣之。秦王俊为并州总管，仍为长史。岁馀，驰驿入京，劳敝而卒，时年六十八。高祖甚伤惜之，谓秦王使者曰：“语尔王，我前令子相缓来，如何乃遣驰驿？杀我子相，岂不由汝邪？”言甚凄怆。使有司为之立宅，曰：“往者何用宅为，但以表我深心耳。”又曰：“子相受我委寄，十有馀年，终始不易，宠章未极，舍我而死乎！”发言流涕。因命取子相封事数十纸，传示群臣。上曰：“其直言匡正，裨益甚多，吾每披寻，未尝释手。”炀帝即位，追赠司徒、尚书令、灵鹫等十州刺史、魏国公。子士隆嗣。

士隆略知书计，尤便弓马，慷慨有父风。大业之世，颇见亲重，官至备身将军，改封耿公。数令讨击山贼，往往有捷。越王侗称帝，士隆率数千兵自江、淮而至。会王世充僭号，甚礼重之，署尚书右仆射。士隆忧愤，疽发背卒。

元岩

元岩，字君山，河南洛阳人也。父祜，魏敷州刺史。岩好读书，不治章句，刚鲠有器局，以名节自许，少与渤海高颎、太原王韶同志友善。仕周，释褐宣威将军、武贲给事。大冢宰宇文护见而器之，以为中外记室。累迁内史中大夫，昌国县伯。宣帝嗣位，为政昏暴，京兆郡丞乐运乃舆榱诣朝堂，陈帝八失，言甚切至。帝大怒，将戮之。朝臣皆恐惧，莫有救者。岩谓人

曰：“臧洪同日，尚可俱死，其况比干乎！若乐运不免，吾将与之俱毙。”诣阁请见，言于帝曰：“乐运知书奏必死，所以不顾身命者，欲取后世之名。陛下若杀之，乃成其名，落其术内耳。不如劳而遣之，以广圣度。”运因获免。后帝将诛乌丸轨，岩不肯署诏。御正颜之仪切谏不入，岩进继之，脱巾顿颡，三拜三进。帝曰：“汝欲党乌丸轨邪？”岩曰：“臣非党轨，正恐滥诛失天下之望。”帝怒，使阉竖搏其面，遂废于家。

高祖为丞相，加位开府、民部中大夫。及受禅，拜兵部尚书，进爵平昌郡公，邑二千户。岩性严重，明达世务，每有奏议，侃然正色，庭诤面折，无所回避。上及公卿，皆敬惮之。时高祖初即位，每惩周代诸侯微弱，以致灭亡，由是分王诸子，权侔王室，以为磐石之固，遣晋王广镇并州，蜀王秀镇益州。二王年并幼稚，于是盛选贞良有重望者为之僚佐。于时岩与王韶俱以骨鲠知名，物议称二人才具侔于高颡，由是拜岩为益州总管长史，韶为河北道行台右仆射。高祖谓之曰：“公宰相大器，今屈辅我儿，如曹参相齐之意也。”及岩到官，法令明肃，吏民称焉。蜀王性好奢侈，尝欲取獠口以为阉人，又欲生剖死囚，取胆为药。岩皆不奉教，排阁切谏，王辄谢而止，惮岩为人，每循法度。蜀中狱讼，岩所裁断，莫不悦服。其有得罪者，相谓曰：“平昌公与吾罪，吾何怨焉。”上甚嘉之，赏赐优洽。十三年，卒官，上悼惜久之。益州父老，莫不殒涕，于今思之。岩卒之後，蜀王竟行其志，渐致非法，造浑天仪、司南车、记里鼓，凡所被服，拟于天子。又共妃出猎，以弹弹人，多捕山獠，以充宦者。僚佐无能谏止。及秀得罪，上曰：“元岩若在，吾儿岂有是乎！”子弘嗣。仕历给事郎、司朝谒者、北平通守。

刘行本

刘行本，沛人也。父瑰，仕梁，历职清显。行本起家武陵

国常侍。遇萧修以梁州北附，遂与叔父璠同归于周，寓居京兆之新丰。每以讽读为事，精力忘疲，虽衣食乏绝，晏如也。性刚烈，有不可夺之志。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武帝亲总万机，转御正中士，兼领起居注。累迁掌朝下大夫。周代故事，天子临轩，掌朝典笔砚，持至御坐，则承御大夫取以进之。及行本为掌朝，将进笔于帝，承御复欲取之。行本抗声谓承御曰：“笔不可得。”帝惊视问之，行本言于帝曰：“臣闻设官分职，各有司存。臣既不得佩承御刀，承御亦焉得取臣笔。”帝曰：“然。”因令二司各行所职。及宣帝嗣位，多失德，行本切谏忤旨，出为河内太守。

高祖为丞相，尉迥作乱，进攻怀州。行本率吏民拒之，拜仪同，赐爵文安县子。及践阼，征拜谏议大夫，检校治书侍御史。未几，迁黄门侍郎。上尝怒一郎，于殿前笞之。行本进曰：“此人素清，其过又小，愿陛下少宽假之。”上不顾。行本于是正当上前曰：“陛下不以臣不肖，置臣左右。臣言若是，陛下安得不听？臣言若非，当致之于理，以明国法，岂得轻臣而不顾也！臣所言非私。”因置笏于地而退，上敛容谢之，遂原所笞者。于时天下大同，四夷内附，行本以党项羌密迩封域，最为后服，上表劾其使者曰：“臣闻南蛮遵校尉之统，西域仰都护之威。比见西羌鼠窃狗盗，不父不子，无君无臣，异类殊方，于斯为下。不悟羁縻之惠，讵知含养之恩，狼戾为心，独乖正朔。使人近至，请付推科。”上奇其志焉。雍州别驾元肇言于上曰：“有一州吏，受人馈钱三百文，依律合杖一百。然臣下车之始，与其为约。此吏故违，请加徒一年。”行本驳之曰：“律令之行，并发明诏，与民约束。今肇乃敢重其教命，轻忽宪章。欲申己言之必行，忘朝廷之大信，亏法取威，非人臣之礼。”上嘉之，赐绢百匹。

在职数年，拜太子左庶子，领治书如故。皇太子虚襟敬惮。时唐令则亦为左庶子，太子昵狎之，每令以弦歌教内人。行本责之曰：“庶子当匡太子以正道，何有嬖昵房帷之间哉！”令则甚惭而不能改。时沛国刘臻、平原明克让、魏郡陆爽并以文学为太子所亲。行本怒其不能调护，每谓三人曰：“卿等正解读书耳。”时左卫率长史夏侯福为太子所昵，尝于阁内与太子戏。福大笑，声闻于外。行本时在阁下闻之，待其出，行本数之曰：“殿下宽容，赐汝颜色。汝何物小人，敢为褻慢！”因付执法者治之。数日，太子为福致请，乃释之。太子尝得良马，令福乘而观之。太子甚悦，因欲令行本复乘之。行本不从，正色而进曰：“至尊置臣于庶子之位者，欲令辅导殿下以正道，非为殿下作弄臣也。”太子惭而止。复以本官领大兴令，权贵惮其方直，无敢至门者。由是请托路绝，法令清简，吏民怀之。未几，卒官，上甚伤惜之。及太子废，上曰：“嗟乎！若使刘行本在，勇当不及于此。”无子。

梁毗

梁毗，字景和，安定乌氏人也。祖越，魏泾、豫、洛三州刺史，郃阳县公。父茂，周沧、竞二州刺史。毗性刚讷，颇有学涉。周武帝时，举明经，累迁布宪下大夫。平齐之役，以毗为行军总管长史，克并州，毗有力焉。除为别驾，加仪同三司。宣政中，封易阳县子，邑四百户。迁武藏大夫。高祖受禅，进爵为侯。开皇初，置御史官，朝廷以毗鯁正，拜治书侍御史，名为称职。寻转大兴令，迁雍州赞治。毗既出宪司，复典京邑，直道而行，无所回避，颇失权贵心，由是出为西宁州刺史，改封邯郸县侯。在州十一年。先是，蛮夷酋长皆服金冠，以金多者为豪俊，由此递相陵夺，每寻干戈，边境略无宁岁。毗患之。后因诸酋长相率以金遗毗，于是置金坐侧，对之恸哭而谓之曰：

“此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汝等以此相灭，不可胜数。今将此来，欲杀我邪？”一无所纳，悉以还之。于是蛮夷感悟，遂不相攻击。高祖闻而善之，征为散骑常侍、大理卿。处法平允，时入称之。岁馀，进位上开府。

毗见左仆射杨素贵宠擅权，百僚震慑，恐为国患，因上封事曰：“臣闻臣无有作威福。臣之作威福，其害乎而家，凶乎而国。窃见左仆射、越国公素，幸遇愈重，权势日隆，搢绅之徒，属其视听。忤意者严霜夏零，阿旨者膏雨冬澍，荣枯由其唇吻，废兴候其指麾。所私皆非忠说，所进咸是亲戚，子弟布列，兼州连县。天下无事，容息异图，四海稍虞，必为祸始。夫奸臣擅命，有渐而来。王莽资之于积年，桓玄基之于易世，而卒殄汉祀，终倾晋祚。季孙专鲁，田氏篡齐，皆载典诰，非臣臆说。陛下若以素为阿衡，臣恐其心未必伊尹也。伏愿揆鉴古今，量为外置，俾洪基永固，率土幸甚。轻犯天颜，伏听斧钺质。”高祖大怒，命有司禁止，亲自诘之。毗极言曰：“素既擅权宠，作威作福，将领之处，杀戮无道。又太子及蜀王罪废之日，百僚无不震惊，惟素扬眉奋肘，喜见容色，利国家有事以为身幸。”毗发言謇謇，有诚亮之节，高祖无以屈也，乃释之。素自此恩宠渐衰。但素任寄隆重，多所折挫，当时朝士无不惧伏，莫有敢与相是非。辞气不挠者，独毗与柳彧及尚书右丞李纲而已。后上不复专委于素，盖由察毗之言也。

炀帝即位，迁刑部尚书，并摄御史大夫事。奏劾宇文述私役部兵，帝议免述罪，毗固谏，因忤旨，遂令张衡代为大夫。毗忧愤，数月而卒。帝令吏部尚书牛弘吊之，赠缣五百匹。

子敬真，大业之世，为大理司直。时帝欲成光禄大夫鱼俱罗之罪，令敬直治其狱，遂希旨陷之极刑。未几，敬真有疾，见俱罗为之厉，数日而死。

柳彧

柳彧，字幼文，河东解人也。七世祖卓，随晋南迁，寓居襄阳。父仲礼，为梁将，败归周，复家本土。彧少好学，颇涉经史。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中外府记室，久而出为宁州总管掾。武帝亲总万机，彧诣阙求试。帝异之，以为司武中士。转郑令。平齐之后，帝大赏从官，留京者不预。彧上表曰：“今太平告始，信赏宜明，酬勋报劳，务先有本。屠城破邑，出自圣规，斩将搴旗，必由神略。若负戈擐甲，征扞劬劳，至于镇抚国家，宿卫为重。俱禀成算，非专己能，留从事同，功劳须等。皇太子以下，实有守宗庙之功。昔萧何留守，茅土先于平阳，穆之居中，没后犹蒙优策。不胜管见，奉表以闻。”于是留守并加泛级。

高祖受禅，累迁尚书虞部侍郎，以母忧去职。未几，起为屯田侍郎，固让弗许。时制三品已上，门皆列戟。左仆射高颀子弘德封应国公，申牒请戟。彧判曰：“仆射之子更不异居，父之戟槩已列门外。尊有压卑之义，子有避父之礼，岂容外门既设，内閤又施！”事竟不行，颀闻而叹伏。后迁治书侍御史，当朝正色，甚为百僚之所敬惮。上嘉其婞直，谓彧曰：“大丈夫当立名于世，无容容而已。”赐钱十万，米百石。

于时刺史多任武将，类不称职。彧上表曰：“方今天下太平，四海清谧，共治百姓，须任其才。昔汉光武一代明哲，起自布衣，备知情伪，与二十八将披荆棘，定天下，及功成之后，无所职任。伏见诏书，以上柱国和干子为杞州刺史，其人年垂八十，钟鸣漏尽。前任赵州，暗于职务，政由群小，贿赂公行，百姓吁嗟，歌谣满道。乃云：‘老禾不早杀，馀种秽良田。’古人有云：‘耕当问奴，织当问婢。’此言各有所能也。干子弓马武用，是其所长，治民莅职，非其所解。至尊思治，无忘

寢兴，如谓优老尚年，自可厚赐金帛，若令刺举，所损殊大。臣死而后已，敢不竭诚。”上善之，干子竟免。有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丧，娶雍州长史库狄士文之从父妹。彧劾之曰：“臣闻天地之位既分，夫妇之礼斯著，君亲之义生焉，尊卑之教攸设。是以孝惟行本，礼实身基，自国刑家，率由斯道。窃以爱敬之情，因心至切，丧纪之重，人伦所先。君明钻燧虽改，在文无变，忽劬劳之痛，成宴尔之亲，冒此苴糝，命彼褕翟。不义不昵，《春秋》载其将亡，无礼无仪，诗人欲其遄死。士文赞务神州，名位通显，整齐风教，四方是则，弃二姓之重匹，违六礼之轨仪。请禁锢终身，以惩风俗。”二人竟坐得罪。隋承丧乱之后，风俗颓坏，彧多所矫正，上甚嘉之。又见上勤于听受，百僚奏请，多有烦碎，因上疏谏曰：“臣闻自古圣帝，莫过唐、虞，象地则天，布政施化，不为丛脞，是谓钦明。语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故知人君出令，诚在烦数。是以舜任五臣，尧咨四岳，设官分职，各有司存，垂拱无为，天下以治。所谓劳于求贤，逸于任使。又云：‘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此言君臣上下，体裁有别。比见四海一家，万机务广，事无大小，咸关圣听。陛下留心治道，无惮疲劳，亦由群官惧罪，不能自决，取判天旨。闻奏过多，乃至营造细小之事，出给轻微之物，一日之内，酬答百司，至乃日旰忘食，夜分未寝，动以文簿，忧劳圣躬。伏愿思臣至言，少减烦务，以怡神为意，以养性为怀，思武王安乐之义，念文王勤忧之理。若其经国大事，非臣下裁断者，伏愿详决，自馀细务，责成所司，则圣体尽无疆之寿，臣下蒙覆育之赐也。”上览而嘉之。后以忤旨免。未几，复令视事，因谓彧曰：“无改尔心。”以其家贫，敕有司为之筑宅。因曰：“柳彧正直士，国之宝也。”其见重如此。

右仆射杨素当途显贵，百僚慑惮，无敢忤者。尝以少谴，

敕送南台。素恃贵，坐彧床。彧从外来，见素如此，于阶下端笏整容谓素曰：“奉敕治公之罪。”素遽下。彧据案而坐，立素于庭，辨诘事状。素由是衔之。彧时方为上所信任，故素未有以中之。

彧见近代以来，都邑百姓每至正月十五日，作角抵之戏，递相夸竞，至于糜费财力，上奏请禁绝之，曰：“臣闻昔者明王训民治国，率履法度，动由礼典。非法不服，非道不行。道路不同，男女有别，防其邪僻，纳诸轨度。窃见京邑，爰及外州，每以正月望夜，充街塞陌，聚戏朋游。鸣鼓聒天，燎炬照地，人戴兽面，男为女服，倡优杂技，诡状异形。以秽嫚为欢娱，用鄙褻为笑乐，内外共观，曾不相避。高棚跨路，广幕陵云，袿服靓妆，车马填噎。肴醕肆陈，丝竹繁会，竭货破产，竟此一时。尽室并孥，无问贵贱，男女混杂，缁素不分。秽行因此而生，盗贼由斯而起。浸以成俗，实有由来，因循敝风，曾无先觉。非益于化，实损于民。请颁行天下，并即禁断。康哉《雅》《颂》，足美盛德之形容，鼓腹行歌，自表无为之至乐。敢有犯者，请以故违敕论。”诏可其奏。是岁，持节巡省河北五十二州，奏免长吏赃污不称职者二百余人，州县肃然，莫不震惧。上嘉之，赐绢布二百匹、氈三十领，拜仪同三司。岁馀，加员外散骑常侍，治书如故。仁寿初，复持节巡省太原道十九州。及还，赐绢百五十匹。

彧尝得博陵李文博所撰《治道集》十卷，蜀王秀遣人求之。彧送之于秀，秀复赐彧奴婢十口。及秀得罪，杨素奏彧以内臣交通诸侯，除名为民，配戍怀远镇。行达高阳，有诏征还。至晋阳，值汉王谅作乱，遣使驰召彧，将与计事。彧为使所逼，初不知谅反，将入城而谅反形已露。彧度不得免，遂诈中恶不食，自称危笃。谅怒，囚之。及谅败，杨素奏彧心怀两端，以

候事变，迹虽不反，心实同逆，坐徙敦煌。杨素卒后，乃自申理，有诏征还京师，卒于道。有子绍，为介休令。

赵绰

赵绰，河东人也，性质直刚毅。在周初为天官府史，以恭谨恪勤，擢授夏官府下士。稍以明干见知，累转内史中士。父艰去职，哀毁骨立，世称其孝。既免丧，又为掌教中士。高祖为丞相，知其清正，引为录事参军。寻迁掌朝大夫，从行军总管是云晖击叛蛮，以功拜仪同，赐物千段。高祖受禅，授大理丞。处法平允，考绩连最，转大理正。寻迁尚书都官侍郎，未几转刑部侍郎。治梁士彦等狱，赐物三百段，奴婢十口，马二十匹。每有奏讞，正色侃然，上嘉之，渐见亲重。上以盗贼不禁，将重其法。绰进谏曰：“陛下行尧、舜之道，多存宽宥。况律者天下之大信，其可失乎！”上忻然纳之，因谓绰曰：“若更有闻见，宜数陈之也。”迁大理少卿。故陈将萧摩诃，其子世略在江南作乱，摩诃当从坐。上曰：“世略年未二十，亦何能为！以其名将之子，为人所逼耳。”因赦摩诃。绰固谏不可，上不能夺，欲绰去而赦之，固命绰退食。绰曰：“臣奏狱未决，不敢退朝。”上曰：“大理其为朕特赦摩诃也。”因命左右释之。刑部侍郎辛亶，尝衣绯裋军，俗云利于官，上以为厌蛊，将斩之。绰曰：“据法不当死，臣不敢奉诏。”上怒甚，谓绰曰：“卿惜辛亶而不自惜也？”命左仆射高颎将绰斩之，绰曰：“陛下宁可杀臣，不得杀辛亶。”至朝堂，解衣当斩，上使人谓绰曰：“竟何如？”对曰：“执法一心，不敢惜死。”上拂衣而入，良久乃释之。明日，谢绰，劳勉之，赐物三百段。时上禁行恶钱，有二人在市，以恶钱易好者，武侯执以闻，上令悉斩之。绰进谏曰：“此人坐当杖，杀之非法。”上曰：“不关卿事。”绰曰：“陛下不以臣愚暗，置在法司，欲妄杀

人，岂得不关臣事？”上曰：“撼大木不动者，当退。”对曰：“臣望感天心，何论动木！”上复曰：“啜羹者，热则置之。天子之威，欲相挫耶？”绰拜而益前，诃之不肯退。上遂入。治书侍御史柳彧复上奏切谏，上乃止。上以绰有诚直之心，每引入阁中，或遇上与皇后同榻，即呼绰坐，评论得失。前后赏赐万计。其后进位开府，赠其父为蔡州刺史。时河东薛胄为大理卿，俱名平恕。然胄断狱以情，而绰守法，俱为称职。上每谓绰曰：“朕于卿无所爱惜，但卿骨相不当贵耳。”仁寿中卒官，时年六十三。上为之流涕，中使吊祭，鸿胪监护丧事。有二子，元方、元袭。

裴肃

裴肃，字神封，河东闻喜人也。父侠，周民部大夫。肃少刚正有局度，少与安定梁毗同志友善。仕周，释褐给事中士，累迁御正下大夫。以行军长史从韦孝宽征淮南。属高祖为丞相，肃闻而叹曰：“武帝以雄才定六合，坟土未干，而一朝迁革，岂天道欤！”高祖闻之，甚不悦，由是废于家。开皇五年，授膳部侍郎。后二岁，迁朔州总管长史，转贝州长史，俱有能名。仁寿中，肃见皇太子勇、蜀王秀、左仆射高颀俱废黜，遣使上书曰：“臣闻事君之道，有犯无隐，愚情所怀，敢不闻奏。窃见高颀以天挺良才，元勋佐命，陛下光宠，亦已优隆。但鬼瞰高明，世疵俊异，侧目求其长短者，岂可胜道哉！愿陛下录其大功，忘其小过。臣又闻之，古先圣帝，教而不诛，陛下至慈，度越前圣。二庶人得罪已久，宁无革心？愿陛下弘君父之慈，顾天性之义，各封小国，观其所为。若能迁善，渐更增益，如或不悛，贬削非晚。今者自新之路永绝，愧悔之心莫见，岂不哀哉！”书奏，上谓杨素曰：“裴肃忧我家事，此亦至诚也。”于是征肃入朝。皇太子闻之，谓左庶子张衡曰：“使勇自新，

欲何为也？”衡曰：“观肃之意，欲令如吴太伯、汉东海王耳。皇太子甚不悦。顷之，肃至京师，见上于含章殿，上谓肃曰：“吾贵为天子，富有四海，后宫宠幸，不过数人，自勇以下，并皆同母，非为憎爱，轻事废立。”因言勇不可复收之意。既而罢遣之。未几，上崩。炀帝嗣位，不得调者久之，肃亦杜门不出。后执政者以岭表荒遐，遂希旨授肃永平郡丞，甚得民夷心。岁馀，卒，时年六十二。夷、獠思之，为立庙于鄞江之浦。有子尚贤。

史臣曰：猛兽之处山林，藜藿为之不采；正臣之立朝廷，奸邪为之折谋。皆志在匪躬，义形于色，岂惟纲纪由其隆替，抑亦社稷系以存亡者也。晋、蜀二王，帝之爱子，擅以权宠，莫拘宪令，求其恭肃，不亦难乎！元岩、王韶，任当彼相，并见严惮，莫敢为非，謇谔之风，有足称矣。行本正色于房陵，梁毗抗言于杨素，直辞鲠气，懍焉可想。赵綽之居大理，囹圄无冤，柳彧之处宪台，奸邪自肃。然不畏强御，梁毗其有焉，邦之司直，行本、柳彧近之矣。裴肃朝不坐，宴不预，忠诚慷慨，犯忤龙鳞，固知嫪毐忧宗周之亡，处女悲太子之少，非徒语也。方诸前载，有阎纂之风焉。

列传第二十八

樊子盖

樊子盖，字华宗，庐江人也。祖道则，梁越州刺史。父儒，侯景之乱奔于齐，官至仁州刺史。子盖解褐武兴王行参军，出为慎县令，东汝、北陈二郡太守，员外散骑常侍，封富阳县侯，邑五百户。周武帝平齐，授仪同三司，治郢州刺史。高祖受禅，以仪同领乡兵，后除枞阳太守。平陈之役，以功加上开府，改封上蔡县伯，食邑七百户，赐物三千段，粟九千斛。拜辰州刺史，俄转嵩州刺史。母忧去职。未几，起授齐州刺史，固让，不许。其年，转循州总管，许以便宜从事。十八年入朝，奏岭南地图，赐以良马杂物，加统四州，令还任所，遣光禄少卿柳璿之饯于霸上。

炀帝即位，征还京师，转凉州刺史。子盖言于帝曰：“臣一居岭表，十载于兹，犬马之情，不胜恋恋。愿趋走阙庭，万死无恨。”帝赐物三百段，慰谕遣之，授银青光禄大夫、武威太守，以善政闻。大业三年入朝，帝引之内殿，特蒙褒美。乃下诏曰：“设官之道，必在用贤，安人之术，莫如善政。龚、汲振德化于前，张、杜垂清风于后，共治天下，实资良守。子盖干局通敏，操履清洁，自剖符西服，爱惠为先，抚道有方，宽猛得所。处脂膏不润其质，酌贪泉岂渝其性，故能治绩克彰，课最之首。凡厥在位，莫匪王臣，若能人思奉职，各展其效，

朕将冕旒垂拱，何忧不治哉！”于是进位金紫光禄大夫，赐物千段，太守如故。五年，车驾西巡，将入吐谷浑。子盖以彼多鄯气，献青木香以御雾露。及帝还，谓之曰：“人道公清，定如此不？”子盖谢曰：“臣安敢言清，止是小心不敢纳贿耳。

“由此赐之口味百馀斛，又下诏曰：“导德齐礼，实惟共治，惩恶劝善，用明黜陟。朕亲巡河右，观省人风，所历郡县，访采治绩，罕遵法度，多蹈刑网。而金紫光禄大夫、武威太守樊子盖，执操清洁，处涅不渝，立身雅正，临人以简。威惠兼举，宽猛相资，故能畏而爱之，不严斯治。实字人之盛绩，有国之良臣，宜加褒显，以弘奖励。可右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赐缣千匹，粟麦二千斛。子盖又自陈曰：“臣自南裔，即适西垂，常为外臣，未居内职。不得陪属车，奉丹陛，溘死边城，没有遗恨。惟陛下察之。”帝曰：“公侍朕则一人而已，委以西方则万人之敌，宜识此心。”六年，帝避暑陇川宫，又云欲幸河西。子盖倾望銮舆，愿巡郡境，帝知之，下诏曰：“卿夙怀恭顺，深执诚心，闻朕西巡，欣然望幸。丹款之至，甚有可嘉。宜保此纯诚，克终其美。”是岁，朝于江都宫，帝谓之曰：“富贵不还故乡，真衣绣夜行耳。”敕庐江郡设三千人会，赐米麦六千石，使谒坟墓，宴故老。当时荣之。还除民部尚书。时处罗可汗及高昌王款塞，复以子盖检校武威太守，应接二蕃。

辽东之役，征摄左武卫将军，出长岑道。后以宿卫不行。进授左光禄大夫，尚书如故。其年帝还东都，以子盖为涿郡留守。九年，车驾复幸辽东，命子盖为东都留守。属杨玄感作逆，来逼王城，子盖遣河南赞治裴弘策逆击之，返为所败，遂斩弘策以徇。国子祭酒杨汪小有不恭，子盖又将斩之。汪拜谢，顿首流血，久乃释免。于是三军莫不战栗，将吏无敢仰视。玄感每尽锐攻城，子盖徐设备御，至辄摧破，故久不能克。会来护

兒等救至，玄感解去。子盖凡所诛杀者数万人。

又检校河南内史。车驾至高阳，追诣行在所。既而引见，帝逆劳之曰：“昔高祖留萧何于关西，光武委寇恂以河内，公其人也。”子盖谢曰：“臣任重器小，宁可窃譬两贤！但以陛下威灵，小盗不足除耳。”进位光禄大夫，封建安侯，尚书如故。赐缣三千匹，女乐五十人。子盖固让，优诏不许。帝顾谓子盖曰：“朕遣越王留守东都，示以皇枝盘石；社稷大事，终以委公。特宜持重，戈甲五百人而后出，此亦勇夫重闭之义也。无赖不轨者，便诛锄之。凡可施行，无劳形迹。今为公别造玉麟符，以代铜兽。”又指越、代二王曰：“今以二孙委公与卫文升耳。宜选贞良宿德有方幅者教习之。动静之节，宜思其可。”于是赐以良田、甲第。十年冬，车驾还东都，帝谓子盖曰：“玄感之反，神明故以彰公赤心耳。析珪进爵，宜有令谟。”是日下诏，进爵为济公，言其功济天下，特为立名，无此郡国也。赐缣三千匹，奴婢二十口。后与苏威、宇文述陪宴积翠亭，帝亲以金杯属子盖酒，曰：“良算嘉谋，俟公后动，即以此杯赐公，用为永年之瑞。”并绮罗百匹。

十一年，从驾汾阳宫。至于雁门，车驾为突厥所围，频战不利。帝欲以精骑溃围而出，子盖谏曰：“陛下万乘之主，岂宜轻脱，一朝狼狈，虽悔不追。未若守城以挫其锐，四面征兵，可立而待。陛下亦何所虑，乃欲身自突围！”因垂泣，“愿暂停辽东之役，以慰众望。圣躬亲出慰抚，厚为勋格，人心自奋，不足为忧。”帝从之。其后援兵稍至，虜乃引去。纳言苏威追论勋格太重，宜在斟酌。子盖执奏不宜失信。帝曰：“公欲收物情邪？”子盖默然不敢对。从驾还东都。时绛郡贼敬槃陀、柴保昌等阻兵数万，汾、晋苦之。诏令子盖进讨。于时人物殷阜，子盖善恶无所分别，汾水之北，村坞尽焚之。百姓大骇，

相率为盗。其有归首者，无少长悉坑之。拥数万之众，经年不能破贼，有诏征还。又将兵击宜阳贼，以疾停，卒于京第，时年七十有二。上悲伤者久之，顾谓黄门侍郎裴矩曰：“子盖临终有何语？”矩对曰：“子盖病笃，深恨雁门之耻。”帝闻而叹息，令百官就吊，赐缣三百匹，米五百斛，赠开府仪同三司，谥曰景。会葬者万馀人。武威民吏闻其死，莫不嗟痛，立碑颂德。

子盖无他权略，在军持重，未尝负败，临民明察，下莫敢欺。然严酷少恩，果于杀戮，临终之日，见断头鬼前后重沓为之厉云。

史祥

史祥，字世休，朔方人也。父宁，周少司徒。祥少有文武才干，仕周太子车右中士，袭爵武遂县公。高祖践阼，拜仪同，领交州事，进爵阳城郡公。祥在州颇有惠政。后数年，转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从宜阳公王世积，以舟师出九江道，先锋与陈人合战，破之，进拔江州。上闻而大悦，下诏曰：“朕以陈叔宝世为僭逆，挺虐生民，故命诸军，救彼涂炭。小寇狼狽，顾恃江湖之险，遂敢泛舟楫拟抗王师。公亲率所部，应机奋击，沉溺俘获，厥功甚茂。又闻帅旅进取江州。行军总管、襄邑公贺若弼既获京口，新义公韩擒寻克姑熟。骠骑既渡江岸，所在横行。晋王兵马即入建业，清荡吴、越，旦夕非远。骠骑高才壮志，是朕所知，善为经略，以取大赏，使富贵功名永垂竹帛也。”进位上开府。寻拜蕲州总管，未几，征拜左领左右将军。后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广击突厥于灵武，破之。迁右卫将军。

仁寿中，率兵屯弘化以备胡。炀帝时在东宫，遗祥书曰：

将军总戎塞表，胡虏清尘，秣马休兵，犹事校猎，足使李广惭勇，魏尚愧能，冠彼二贤，独在吾子。昔余滥举，推毂治

兵，振皇灵于塞外，驱犬羊乎大漠。于时同行军旅，契阔戎旃，望龙城而冲冠，眄狼居而发愤。将军英图不世，猛气无前，但物不遂心，【俛从事。每一思此，我劳如何。将军宿心素志，早同胶漆，久而敬之，方成鱼水。近者陪随銮驾，言旋上京，本即述职南蕃，宣条下国，不悟皇鉴曲发，备位少阳，战战兢兢，如临冰谷。至如建节边境，征伐四方，褰帷作牧，绥抚百姓，上禀成规，下尽臣节，是所愿也，是所甘心。仰慕前修，庶得自效。谬其入守神器，元良万国，身轻负重，何以克堪！所望故人，匡其不逮。比监国多暇，养疾闲宫，厌北阁之端居，罢南皮之驰射。博望之苑，既乏名贤，飞盖之园，理乖终宴。亲朋远矣，琴书寂然，想望吾贤，疹如疾首。

祥答书曰：

行人戾止，奉所赐况，恩纪绸缪，形于文墨。不悟飞雪增冰之地，忽载三阳，毳幙韦鞬之乡，俄闻九奏。精骇思越，莫知启处。祥少不学军旅，长遇升平，幸以先人绪馀，备职宿卫。惧弩蹇无致远之用，朽薄非折冲之材，岂欲追踪古人，语其优劣？曩者王师薄伐，天人受脤，绝漠扬旌，威震海外。当此之时，猛将如云，谋夫如雨。至若祥者，列于卒伍，预闻指踪之规，得免逗遛之责，循涯揣分，实为幸甚。爰以情喻雷、陈，事方刘、葛，信圣人之屈己，非庸人之拟议。何则？川泽之大，污潦攸归，松柏之高，芎苢斯托。微心眷眷，孟侯所知也。抑惟体元良之德，焕重离之晖，三善克修，万邦以正。斯固道高周诵，契叶商皓，岂在管蠡所能窥测！伏承监国多暇，养德怡神，咀嚼六经，逍遥百氏。追西园之爱客，眷南皮之出游，畴昔之恩，无忘造次。祥自忝式遏，载罹寒暑，身在边隅，情驰魏阙。每至清风夕起，朗月孤照，想鸣葭之启路，思托乘于后车。塞表京华，山川悠远，瞻望浮云，伏增潜结。

太子甚亲遇之。

炀帝即位，汉王谅发兵作乱，遣其将慕容良自滏口徇黎阳，塞白马津，余公理自太行下河内。帝以祥为行军总管，军于河阴，久不得济。祥谓军吏曰：“余公理轻而无谋，才用素不足称，又新得志，谓其众可恃。恃众必骄。且河北人先不习兵，所谓拥市人而战。以吾筹之，不足图也。”乃令军中修攻具，公理使谍知之，果屯兵于河阳内城以备祥。祥于是舣船南岸，公理聚甲以当之。祥乃简精锐于下流潜渡，公理率众拒之。祥至须水，两军相对，公理未成列，祥纵击，大破之。东趣黎阳讨慕容良等。良列阵以待，兵未接，良弃军而走。于是其众大溃，祥纵兵乘之，杀万余人。进位上大将军，赐缣彩七千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转太仆卿。帝尝赐祥诗曰：“伯暉朝寄重，夏侯亲遇深。贵耳唯闻古，贱目讵知今，早厓劲草质，久有背淮心。扫逆黎山外，振旅河之阴。功已书王府，留情《太仆箴》。”祥上表辞谢，帝降手诏曰：“昔岁劳公问罪河朔，贼尔日塞两关之路，据仓阻河，百姓胁从，人亦众矣。公竭诚奋勇，一举克定。《诗》不云乎：‘丧乱既平，既安且宁。’非英才大略，其孰能与于此邪！故聊示所怀，亦何谢也。”

寻迁鸿胪卿。时突厥启民可汗请朝，帝遣祥迎接之。从征吐谷浑，祥率众出间道击虜，破之，俘男女千馀口。赐奴婢六十人，马三百匹。进位左光禄大夫，拜左骁卫将军。及辽东之役，出蹋顿道，不利而还。由是除名为民。俄拜燕郡太守，被贼高开道所围，祥称疾不视事。及城陷，开道甚礼之。会开道与罗艺通和，送祥于涿郡，卒于途。

有子义隆，永年令。祥兄云，字世高，弟威，字世仪，并有干局。云官至莱州刺史、武平县公，威官至武贲郎将、武当县公。

元寿

元寿，字长寿，河南洛阳人也。祖敦，魏侍中、邵陵王。父宝，周凉州刺史。寿少孤，性仁孝，九岁丧父，哀毁骨立，宗族乡党咸异之。事母以孝闻。及长，方直，颇涉经史。周武成初，封隆城县侯，邑千户，保定四年，改封仪陇县侯，授仪同三司。开皇初，议伐陈，以寿有思理，奉使于淮浦监修船舰，以强济见称。四年，参督漕渠之役，授尚书主爵侍郎。八年，从晋王伐陈，除行台左丞，兼领元帅府属。及平陈，拜尚书左丞。高祖尝出苑观射，文武并从焉。开府萧摩诃妻患且死，奏请遣子向江南收其家产，御史见而不言。寿奏劾之曰：

臣闻天道不言，功成四序，圣皇垂拱，任在百司。御史之官，义存纠察，直绳莫举，宪典谁寄？今月五日，銮舆徙蹕，亲临射苑，开府仪同三司萧摩诃幸厕朝行，预观盛礼，奏称请遣子世略暂往江南重收家产。妻安遇患，弥留有日，安若长逝，世略不合此行。窃以人伦之义，伉俪为重，资爱之道，乌鸟弗亏。摩诃远念资财，近忘匹好，又命其子舍危憊之母，为聚敛之行。一言才发，名教顿尽。而兼殿内侍御史臣韩微之等，亲所闻见，竟不弹纠。若知非不举，事涉阿纵；如不以为非，岂关理识？谨按仪同三司、太子左庶子、检校治书侍御史臣刘行本，出入宫省，备蒙任遇，摄职宪台，时月稍久，庶能整肃纓冕，澄清风教。而在法司，亏失宪体，瓶罄壘耻，何所逃愆！臣谬膺朝寄，忝居左辖，无容寝默，谨以状闻。其行本、微之等，请付大理。

上嘉纳之。寻授太常少卿。数年，拜基州刺史，在任有公廉之称。入为太府少卿。进点开府。炀帝嗣位，汉王谅举兵反，左仆射杨素为行军元帅，寿为长史。寿每遇贼，为士卒先，以功授大将军，迁太府卿。四年，拜内史令，从帝西讨吐谷浑。

寿率众屯金山，东西连营三百馀里，以围浑主。及还，拜右光禄大夫。七年，兼左翊卫将军，从征辽东，行至涿郡，遇疾卒，时年六十三。帝悼惜焉，哭之甚恸。赠尚书右仆射、光禄大夫，谥曰景。

子敏，颇有才辩，而轻险多诈。寿卒后，帝追思之，擢敏为守内史舍人，而交通博徒，数漏泄省中语。化及之反也，敏创其谋，伪授内史侍郎，为沈光所杀。

杨义臣

杨义臣，代人也，本姓尉迟氏。父崇，仕周为仪同大将军，以兵镇恆山。时高祖为定州总管，崇知高祖相貌非常，每自结纳，高祖甚亲待之。及为丞相，尉迥作乱，崇以宗族之故，自囚于狱，遣使请罪。高祖下书慰谕之，即令驰驿入朝，恆置左右。开皇初，封秦兴县公。岁馀，从行军总管达奚长儒击突厥于周盘，力战而死。赠大将军、豫州刺史，以义臣袭崇官爵。时义臣尚幼，养于宫中，年未弱冠，奉诏宿卫如千牛者数年，赏赐甚厚。上尝从容言及恩旧，顾义臣嗟叹久之，因下诏曰：“朕受命之初，群凶未定，明识之士，有足可怀。尉义臣与尉迥，本同骨肉，既狂悖作乱鄴城，其父崇时在常山，典司兵甲，与迥邻接，又是至亲，知逆顺之理，识天人之意，即陈丹款，虑染恶徒，自执有司，请归相府。及北夷内侵，横戈制敌，轻生重义，马革言旋。操表存亡，事贯幽显，虽高官大赏，延及于世，未足表松筠之志，彰节义之门。义臣可赐姓杨氏，赐钱三万贯，酒三十斛，米麦各百斛，编之属籍，为皇从孙。”未几，拜陕州刺史。义臣性谨厚，能驰射，有将领之才，由是上甚重之。其后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以行军总管率步骑三万出白道，与贼遇，战，大破之。明年，突厥又寇边，雁门、马邑多被其患。义臣击之，虏遂出塞，因而追之，至大斤山，与虏相

遇。时太平公史万岁军亦至，义臣与万岁合军击虏，大破之，万岁为杨素所陷而死，义臣功竟不录。仁寿初，拜朔州总管，赐以御甲。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并州。时代州总管李景为汉王将乔钟葵所围，诏义臣救之。义臣率马步二万，夜出西陁，迟明行数十里。钟葵觇见义臣兵少，悉众拒之。钟葵亚将王拔骁勇，善用矛，射之者不能中，每以数骑陷阵。义臣患之，募能当拔者。车骑将军杨思恩请当之。义臣见思恩气貌雄勇，顾之曰：“壮士也！”赐以卮酒。思恩望见拔立于阵后，投觥于地，策马赴之。再往不克，义臣复选骑士十余人从之。思恩遂突击，杀数人，直至拔麾下。短兵方接，所从骑士退，思恩为拔所杀。拔遂乘之，义臣军北者十馀里。于是购得思恩尸，义臣哭之甚恸，三军莫不下泣。所从骑士皆腰斩。义臣自以兵少，悉取军中牛驴，得数千头，复令兵数百人，人持一鼓，潜驱之涧谷间，出其不意。义臣晡后复与钟葵军战，兵初合，命驱牛驴者疾进。一时鸣鼓，尘埃张天，钟葵军不知，以为伏兵发，因而大溃，纵击破之。以功进位上大将军，赐物二千段，杂彩五百段，女妓十人，良马二十匹。寻授相州刺史。后三岁，征为宗正卿。未几，转太仆卿。从征吐谷浑，令义臣屯琵琶峡，连营八十里，南接元寿，北连段文振，合围浑主于覆袁川。其后复征辽东，以军将指肃慎道。至鸭绿水，与乙支文德战，每为先锋，一日七捷。后与诸军俱败，竟坐免。俄而复位。明年，以为军副，与大将军宇文述趣平壤。至鸭绿水，会杨玄感作乱，班师，检校赵郡太守。妖贼向海公聚众作乱，寇扶风、安定间，义臣奉诏击平之。寻从帝复征辽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渤海高士达，清河张金称并相聚为盗，众已数万，攻陷郡县。帝遣将军段达讨之，不能克。诏义臣率辽东还兵数万击之，大破士达，斩金

称。又收合降贼，入豆子，讨格谦，擒之，以状闻奏。帝恶其威名，遽追入朝，贼由是复盛。义臣以功进位光禄大夫，寻拜礼部尚书。未几，卒官。

卫玄

卫玄，字文升，河南洛阳人也。祖悦，魏司农卿，父才剽，侍中、左武卫大将军，玄少有器识，周武帝在藩，引为记室。迁给事上士，袭爵兴势公，食邑四千户。转宣纳下大夫。武帝亲总万机，拜益州总管长史，赐以万钉宝带。稍迁开府仪同三司、太府中大夫，治内史事，仍领京兆尹，称为强济。宣帝时，以忤旨免官。高祖作相，检校熊州事。和州蛮反，玄以行军总管击平之。及高祖受禅，迁淮州总管，进封同轨郡公，坐事免。未几，拜岚州刺史。会起长城之役，诏玄监督之。俄检校朔州总管事。后为卫尉少卿。仁寿初，山獠作乱，出为资州刺史以镇抚之。玄既到官，时獠攻围大牢镇，玄单骑造其营，谓群獠曰：“我是刺史，衔天子诏安养汝等，勿惊惧也。”诸贼莫敢动。于是说以利害，渠帅感悦，解兵而去。前后归附者十馀万口。高祖大悦，赐缣二千匹，除遂州总管，仍令剑南安抚。炀帝即位，复征为卫尉卿。夷、獠攀恋，数百里不绝。玄晓之曰：“天子诏征，不可久住。”因与之诀，夷、獠各挥涕而去。岁馀，迁工部尚书。其后拜魏郡太守，尚书如故。帝谓玄曰：“魏郡名都，冲要之所，民多奸宄，是用烦公。此郡去都，道里非远，宜数往来，询谋朝政。”赐物五百段而遣之。未几，拜右候卫大将军，检校左候卫事。大业八年，转刑部尚书。辽东之役，检校右御卫大将军，率师出增地道。时诸军多不利，玄独全众而还。拜金紫光禄大夫。九年，车驾幸辽东，使玄与代王侑留守京师，拜为京兆内史，尚书如故。许以便宜从事，敕代王待以师傅之礼。

会杨玄感围逼东都，玄率步骑七万援之。至华阴，掘杨素冢，焚其骸骨，夷其茔域，示士卒以必死。既出潼关，议者恐崤、函有伏兵，请于陕县沿流东下，直趣河阳，以攻其背。玄曰：“以吾度之，此计非竖子所及。”于是鼓行而进。既度函谷，卒如所量。于是遣武贲郎将张峻为疑军于南道，玄以大兵直趣城北。玄感逆拒之，且战且行，屯军金谷。于军中扫地而祭高祖曰：“刑部尚书、京兆内史臣卫文升，敢昭告于高祖文皇帝之灵：自皇家启运，三十馀年，武功文德，渐被海外。杨玄感孤负圣恩，躬为蛇豕，蜂飞蚁聚，犯我王略。臣二世受恩，一心事主，董率熊罴，志梟凶逆。若社稷灵长，宜令丑徒冰碎，如或大运去矣，幸使老臣先死。”词气抑扬，三军莫不涕咽。时众寡不敌，与贼频战不利，死伤大半。玄感尽锐来攻，玄苦战，贼稍却，进屯北芒。会宇文述、来护儿等援兵至，玄感惧而西遁。玄遣通议大夫斛斯万善、监门直阁庞玉前锋追之，及于阆乡，与宇文述等合击破之。车驾至高阳，征诣行在所。帝劳之曰：“社稷之臣也。使朕无西顾之忧。”乃下诏曰：“近者妖氛充斥，扰动关、河，文升率励义勇，应机响赴，表里奋击，摧破凶丑，宜升荣命，式弘赏典。可右光禄大夫。”赐以良田、甲第，资物巨万。还镇京师，帝谓之曰：“关右之任，一委于公。公安，社稷乃安；公危，社稷亦危。出入须有兵卫，坐卧恆宜自牢，勇夫重闭，此其义也。今特给千兵，以充侍从。”赐以玉麟符。十一年，诏玄安抚关中。时盗贼蜂起，百姓饥馑，玄竟不能救恤，而官方坏乱，货贿公行。玄自以年老，上表乞骸骨，帝使内史舍人封德彝驰谕之曰：“京师国本，王业所基，宗庙园陵所在，藉公耆旧，卧以镇之。朕为国计，义无相许，故遣德彝口陈指意。”玄乃止。义师入关，自知不能守，忧惧称疾，不知政事。城陷，归于家。义宁中卒，时年七十七。

子孝则，官至通事舍人、兵部承务郎，早卒。

刘权

刘权，字世略，彭城丰人也。祖轨，齐罗州刺史。权少有侠气，重然诺，藏亡匿死，吏不敢过门。后更折节好学，动循法度。初为州主簿，仕齐，释褐奉朝请、行台郎中。及齐灭，周武帝以为假淮州刺史。高祖受禅，以车骑将军领乡兵。后从晋王广平陈，以功进授开府仪同三司，赐物三千段。宋国公贺若弼甚礼之。开皇十二年，拜苏州刺史，赐爵宗城县公。于时江南初平，物情尚扰，权抚以恩信，甚得民和。炀帝嗣位，拜卫尉卿，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大业五年，从征吐谷浑，权率众出伊吾道，与贼相遇，击走之。逐北至青海，虏获千馀口，乘胜至伏俟城。帝复令权过曼头、赤水，置河源郡、积石镇，大开屯田，留镇西境。在边五载，诸羌怀附，贡赋岁入，吐谷浑馀烬远遁，道路无壅。征拜司农卿。加位金紫光禄大夫。寻为南海太守。行至鄱阳，会群盗起，不得进，诏令权召募讨之。权率兵与贼相遇，不与战，先乘单舸诣贼营，说以利害。群贼感悦，一时降附，帝闻而嘉之。既至南海，甚有异政。数岁，遇盗贼群起，数来攻郡，豪帅多愿推权为首，权竟尽力固守以拒之。子世彻又密遣人赍书诣权，称四方扰乱，英雄并起，时不可失，讽令举兵。权召集佐僚，对斩其使，竟无异图，守之以死。卒官，时年七十。

世彻倜傥不羁，颇为时人所许。大业末，群雄并起，世彻所至之处，辄为所忌，多拘禁之，后竟为兖州贼帅徐圆朗所杀。

权从父烈，字子将，美容仪，有器局，官至鹰扬郎将。有子德威，知名于世。

史臣曰：子盖雅有干局，质性严敏，见义而勇，临机能断，保全都邑，勤亦懋哉！杨谅干纪，史祥著独克之效，群盗侵扰，

义臣致三捷之功，此皆名重当年，声流后叶者也。元寿弹奏行本，有意存夫名教，然其计功称伐，犹居义臣之后，端揆之赠，不已优乎？文升东都解围，颇亦宣力，西京居守，政以贿成，鄙哉鄙哉，夫何足数！刘权准楚旧族，早著雄名，属扰攘之辰，居尉佗之地，遂能拒子邪计，无所覬觎，虽谢勤王之谋，足为守节之士矣。

列传第二十九

李圆通

李圆通，京兆泾阳人也。父景，以军士隶武元皇帝，因与家僮黑女私，生圆通。景不之认，由是孤贱，给使高祖家。及为隋国公，擢授参军事。初，高祖少时，每宴宾客，恆令圆通监厨。圆通性严整，左右婢仆咸所敬惮。唯世子乳母恃宠轻之，宾客未供，每有干请，圆通不许，或辄持去。圆通大怒，叱厨人挝之数十，叫呼之声彻于閤内，僚吏左右代其失色。宾去之后，高祖具知之，召圆通，命坐赐食，从此独善之，以为堪当大任。高祖作相，赐封怀昌男。久之，授帅都督，进爵新安子，委以心膂。圆通多力劲捷，长于武用。周氏诸王素惮高祖，每伺高祖之隙，图为不利，赖圆通保护，获免者数矣。高祖深感之，由是参预政事。授相国外兵曹，仍领左亲信。寻授上仪同。高祖受禅，拜内史侍郎，领左卫长史，进爵为伯。历左右庶子、给事黄门侍郎、尚书左丞，摄刑部尚书，深被任信。后以左丞领左翊卫骠骑将军。伐陈之役，圆通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出信州道，以功进位大将军，进封万安县侯，拜扬州总管长史。寻转并州总管长史。秦孝王仁柔自善，少断决，府中事多决于圆通。入为司农卿、治粟内史，迁刑部尚书。后数岁，复为并州长史。孝王以奢侈得罪，圆通亦坐免官。寻检校刑部尚书事。仁寿中，以勋旧进爵郡公。炀帝嗣位，拜兵部尚书。帝幸扬州，以圆通

留守京师。判宇文述田以还民，述诉其受赂。帝怒而征之，见帝于洛阳，坐是免官。圆通忧惧发疾而卒。赠柱国，封爵悉如故。子孝常，大业末，为华阴令。

陈茂

陈茂，河东猗氏人也。家世寒微，质直恭谨，为州里所敬。高祖为隋国公，引为僚佐，遇待与圆通等。每令典家事，未尝不称旨，高祖善之。后从高祖与齐师战于晋州，贼甚盛，高祖将挑战，茂固止不得，因捉马鞍。高祖忿之，拔刀斫其额，流血被面，词气不挠。高祖感而谢之，厚加礼敬。其后官至上士。高祖为丞相，委以心膂。及受禅，拜给事黄门侍郎，封魏城县男，每典机密。在官十馀年，转益州总管司马，迁太府卿，进爵为伯。后数载，卒官。子政嗣。

政字弘道，倜傥有文武大略，善钟律，便弓马。少养宫中，年十七，为太子千牛备身。时京师大侠刘居士重政才气，数从之游。圆通子孝常与政相善，并与居士交结。及居士下狱诛，政及孝常当从坐，上以功臣子，搃之二百而赦之。由是不得调。炀帝时，授协律郎，迁通事谒者，兵曹承务郎。帝美其才，甚重之。宇文化及之乱也，以为太常卿。后归大唐，卒于梁州总管。

张定和

张定和，字处谥，京兆万年人也。少贫贱，有志节。初为侍官。会平陈之役，定和当从征，无以自给。其妻有嫁时衣服，定和将鬻之，妻靳固不与，定和于是遂行。以功拜仪同，赐帛千匹，遂弃其妻。是后数以军功加上开府、骠骑将军。从上柱国李充击突厥，先登陷阵，虏刺之中颈，定和以草塞创而战，神气自若，虏遂败走。上闻而壮之，遣使者赉药，驰诣定和所劳问之。进位柱国，封武安县侯，赏物二千段，良马二匹，金

百两。炀帝嗣位，拜宜州刺史，寻转河内太守，颇有惠政。岁馀，征拜左屯卫大将军。从帝征吐谷浑，至覆袁川。时吐谷浑主与数骑而遁，其名王诈为浑主，保车我真山，帝命定和率师击之。既与贼相遇，轻其众少，呼之令降，贼不肯下。定和不被甲，挺身登山，贼伏兵于岩谷之下，发矢中之而毙。其亚将柳武建击贼，悉斩之。帝为流涕，赠光禄大夫。时旧爵例除，于是复封武安侯，谥曰壮武。赠绢千匹，米千石。子世立嗣，寻拜为光禄大夫。

张齋

张齋，字文懿，自云清河人也，家于淮阴。好读兵书，尤便刀楯。周世，乡人郭子翼密引陈寇，齋父双欲率子弟击之，犹豫未决。齋赞成其谋，竟以破贼，由是以勇决知名。起家州主簿。高祖作相，授大都督，领乡兵。贺若弼之镇寿春也，恆为间谍，平陈之役，颇有功焉。进位开府仪同三司，封文安县子，邑八百户，赐物二千五百段，粟二千五百石。岁馀，率水军破逆贼笮子游于京口、薛子建于和州。征入朝，拜大将军。高祖命升御坐而宴之，谓齋曰：“卿可为朕儿，朕为卿父。今日聚集，示无外也。”其后赐绮罗千匹，绿沉甲、兽文具装。寻从杨素征江表，别破高智慧于会稽、吴世华于临海。进位上大将军，赐奴婢六十口，缣彩三百匹。历抚、显、齐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开皇十八年，为行军总管，从汉王谅征辽东。诸军多物故，齋众独全。高祖善之，赐物二百五十段。仁寿中，迁潭州总管，在职三年卒。有子孝廉。

麦铁杖

麦铁杖，始兴人也。骁勇有膂力，日行五百里，走及奔马。性疏诞使酒，好交游，重信义，每以渔猎为事，不治产业。陈太建中，结聚为群盗，广州刺史欧阳頔俘之以献，没为官户，

配执御伞。每罢朝后，行百馀里，夜至南徐州，逾城而入，行光火劫盗。旦还，及时仍又执伞。如此者十馀度，物主识之，州以状奏。朝士见铁杖每旦恆在，不之信也。后数告变，尚书蔡徵曰：“此可验耳。”于仗下时，购以百金，求人送诏书与南徐州刺史。铁杖出应募，赍敕而往，明旦及奏事。帝曰：“信然，为盗明矣。”惜其勇捷，诚而释之。

陈亡后，徙居清流县。遇江东反，杨素遣铁杖头戴草束，夜浮渡江，覘贼中消息，具知还报。后复更往，为贼所擒。逆帅李陵遣兵仗三十人卫之，缚送高智慧。行至庆亭，卫者憩食，哀其馁，解手以给其餐。铁杖取贼刀，乱斩卫者，杀之皆尽，悉割其鼻，怀之以归。素大奇之。后叙战勋，不及铁杖，遇素驰驿归于京师，铁杖步追之，每夜则同宿。素见而悟，特奏授仪同三司。以不识书，放还乡里。成阳公李彻称其骁武，开皇十六年，征至京师，除车骑将军，仍从杨素北征突厥，加上开府。炀帝即位，汉王谅反于并州，又从杨素击之，每战先登。进位柱国。寻除莱州刺史，无治名。后转汝南太守，稍习法令，群盗屏迹。后因朝集，考功郎窦威嘲之曰：“麦是何姓？”铁杖应口对曰：“麦豆不殊，那忽相怪！”威赧然，无以应之，时人以为敏慧。寻除右屯卫大将军，帝待之逾密。

铁杖自以荷恩深重，每怀竭命之志。及辽东之役，请为前锋，顾谓医者吴景贤曰：“大丈夫性命自有所在，岂能艾炷灸頰，瓜蒂喷鼻，治黄不差，而卧死儿女手中乎？”将渡辽，谓其三子曰：“阿奴当备浅色黄衫。吾荷国恩，今是死日。我既被杀，尔当富贵。唯诚与孝，尔其勉之。”及济，桥未成，去东岸尚数丈，贼大至。铁杖跳上岸，与贼战，死。武贲郎将钱士雄、孟金叉亦死之，左右更无及者。帝为之流涕，购得其尸，下诏曰：“铁杖志气骁果，夙著勋庸，陪麾问罪，先登陷阵，

节高义烈，身殒功存。兴言至诚，追怀伤悼，宜赉殊荣。用彰饰德。可赠光禄大夫、宿国公。谥曰武烈。”子孟才嗣。寻授光禄大夫。孟才有二弟，仲才、季才，俱拜正议大夫。赙赠巨万，赐辎辀车，给前后部羽葆鼓吹。平壤道败将宇文述等百余人皆为执缚，王公已下送至郊外，士雄赠左光禄大夫、右屯卫将军、武强侯，谥曰刚。子杰嗣。金叉赠右光禄大夫，子善谊袭官。

孟才字智棱，果烈有父风。帝以孟才死节将子，恩赐殊厚，拜武贲郎将。及江都之难，慨然有复仇之志。与武牙郎钱杰素交友，二人相谓曰：“吾等世荷国恩，门著诚节。今贼臣弑逆，社稷沦亡，无节可纪，何面目视息世间哉！”于是流涕扼腕，遂相与谋，纠合恩旧，欲于显福宫邀击宇文化及。事临发，陈籓之子谦知其谋而告之，与其党沈光俱为化及所害，忠义之士哀焉。

沈光

沈光，字总持，吴兴人也。父君道，仕陈吏部侍郎，陈灭，家于长安。皇太子勇引署学士。后为汉王谅府掾，谅败，除名。光少骁捷，善戏马，为天下之最。略综书记，微有词藻，常慕立功名，不拘小节。家甚贫窶，父兄并以佣书为事，光独蹻驰，交通轻侠，为京师恶少年之所朋附。人多贍遗，得以养亲，每致甘食美服，未尝困匮。初建禅定寺，其中幡竿高十馀丈，适遇绳绝，非人力所及，诸僧患之。光见而谓僧曰：“可持绳来，当相为上耳。”诸僧惊喜，因取而与之。光以口衔索，拍竿而上，直至龙头。系绳毕，手足皆放，透空而下，以掌拒地，倒行数十步。观者骇悦，莫不嗟异，时人号为“肉飞仙”。

大业中，炀帝征天下骁果之士以伐辽左，光预焉。同类数万人，皆出其下。光将诣行在所，宾客送至灞上者百馀骑。光

酹酒而誓曰：“是行也，若不能建立功名，当死于高丽，不复与诸君相见矣。”及从帝攻辽东，以冲梯击城，竿长十五丈，光升其端，临城与贼战，短兵接，杀十数人。贼竞击之而坠，未及于地，适遇竿有垂絙，光接而复上。帝望见，壮异之，驰召与语，大悦，即日拜朝请大夫，赐宝刀良马，恆致左右，亲顾渐密。未几，以为折冲郎将，赏遇优重。帝每推食解衣以赐之，同辈莫与为比。

光自以荷恩深重，思怀竭节。及江都之难，潜构义勇，将为帝复仇。先是，帝宠昵官奴，名为给使，宇文化及以光骁勇，方任之，令其总统，营于禁内。时孟才、钱杰等阴谋化及，因谓光曰：“我等荷国厚恩，不能死难以卫社稷，斯则古人之所耻也。今又俯首事讎，受其驱率，有熏面目，何用生为？吾必欲杀之，死无所恨，公义士也，肯从我乎？”光泣下沾衿，曰：“是所望于将军也。仆领给使数百人，并荷先帝恩遇，今在化及内营。以此复讎，如鹰鹯之逐鸟雀。万世之功，在此一举，愿将军勉之。”孟才为将军，领江淮之众数千人，期以营将发时，晨起袭化及。光语泄，陈谦告其事。化及大惧曰：“此麦铁杖子也，及沈光者，并勇决不可当，须避其锋。”是夜即与腹心走出营外，留人告司马德戡等，遣领兵马，逮捕孟才。光闻营内喧声，知事发，不及被甲，即袭化及营，空无所获。值舍人元敏，数而斩之。遇德戡兵入，四面围合。光大呼溃围，给使齐奋，斩首数十级，贼皆披靡。德戡辄复遣骑，持弓弩，翼而射之。光身无介冑，遂为所害。麾下数百人皆斗而死，一无降者。时年二十八。壮士闻之，莫不为之陨涕。

来护兒

来护兒，字崇善，江都人也。幼而卓诡，好立奇节。初读《诗》，至“击鼓其镗，踊跃用兵”、“羔裘豹饰，孔武有力”，

舍书而叹曰：“大丈夫在世当如是。会为国灭贼以取功名，安能区区久事陇亩！”群辈惊其言而壮其志。护兒所住白土村，密迩江岸。于时江南尚阻，贺若弼之镇寿州也，常令护兒为间谍，授大都督。平陈之役，护兒有功焉，进位上开府。从杨素击高智慧于浙江，而贼据岸为营，周亘百馀里，船舰被江，鼓噪而进。素令护兒率数百轻舰径登江岸，直掩其营，破之。时贼前与素战不胜，归无所据，因而溃散。智慧将逃于海，护兒追至泉州，智慧穷蹙，遁走闽、越。进位大将军，除泉州刺史。时有盛道延拥兵作乱，侵扰州境，护兒进击，破之。又从蒲山公李宽破汪文进于黟、歙，进位柱国。仁寿三年，除瀛州刺史，赐爵黄县公，邑三千户。寻加上柱国，除右御卫将军。炀帝即位，迁右骁卫大将军，帝甚亲重之。大业六年，从驾江都，赐物千段，令上先人冢，宴父老，州里荣之。数岁，转右翊卫大将军。辽东之役，护兒率楼船，指沧海，入自坝水，去平壤六十里，与高丽相遇。进击，大破之，乘胜直造城下，破其郭郭。于是纵军大掠，稍失部伍，高元弟建武募敢死士五百人邀击之。护兒因却，屯营海浦，以待期会。后知宇文述等败，遂班师。明年，又出沧海道，师次东莱，会杨玄感作逆黎阳，进逼巩、洛，护兒勒兵与宇文述等击破之。封荣国公，邑二千户。十年，又帅师度海，至卑奢城，高丽举国来战，护兒大破之，斩首千馀级。将趣平壤，高元震惧，遣使执叛臣斛斯政，诣辽东城下，上表请降。帝许之，遣人持节诏护兒旋师。护兒集众曰：“三度出兵，未能平贼，此还也，不可重来。今高丽困弊，野无青草，以我众战，不日克之。吾欲进兵，径围平壤，取其伪主，献捷而归。”答表请行，不肯奉诏。长史崔君肃固争，不许。护兒曰：“贼势破矣，专以相任，自足办之。吾在阃外，事合专决，岂容千里稟听成规！俄顷之间，动失机会，

劳而无功，故其宜也。吾宁征得高元，还而获谴，舍此成功，所不能矣。”君肃告众曰：“若从元帅，违拒诏书，必当闻奏，皆获罪也。”诸将惧，尽劝还，方始奉诏。十三年，转为左翊卫大将军，进位开府仪同三司，任委逾密，前后赏赐不可胜计。江都之难，宇文化及忌而害之。

长子楷，以父军功授散骑郎、朝散大夫。楷弟弘，仕至果毅郎将、金紫光禄大夫。弘弟整，武贲郎将、右光禄大夫。整尤骁勇，善抚士众，讨击群盗，所向皆捷。诸贼甚惮之，为作歌曰：“长白山头百战场，十五五把长枪，不畏官军十万众，只畏荣公第六郎。”化及反，皆遇害，唯少子恆、济获免。

鱼俱罗

鱼俱罗，冯翊下邳人也。身長八尺，膂力绝人，声气雄壮，言闻数百步。弱冠为亲卫，累迁大都督。从晋王广平陈，以功拜开府，赐物一千五百段。未几，沈玄愴、高智慧等作乱江南，杨素以俱罗壮勇，请与同行。每战有功，加上开府、高唐县公，拜叠州总管。以母忧去职。还至扶风，会杨素率兵将出灵州道击突厥，路逢俱罗，大悦，遂奏与同行。及遇贼，俱罗与数骑奔击，瞋目大呼，所当皆披靡，出左入右，往返若飞。以功进位柱国，拜丰州总管。初，突厥数入境为寇，俱罗辄擒斩之，自是突厥畏惧屏迹，不敢畜牧于塞上。

初，炀帝在藩，俱罗弟赞以左右从，累迁大都督。及帝嗣位，拜车骑将军。赞性凶暴，虐其部下，令左右炙肉，遇不中意，以签刺瞎其眼。有温酒不适者，立断其舌。帝以赞藩邸之旧，不忍加诛，谓近臣曰：“弟既如此，兄亦可知。”因召俱罗，谴责之，出赞于狱，令自为计。赞至家，饮药而死。帝恐俱罗不自安，虑生边患，转为安州刺史。岁馀，迁赵郡太守。后因朝集，至东都，与将军梁伯隐有旧，数相往来。又从郡多

将杂物以贡献，帝不受，因遗权贵。御史劾俱罗以郡将交通内臣，帝大怒，与伯隐俱坐除名。

未几，越巂飞山蛮作乱，侵掠郡境。诏俱罗白衣领将，并率蜀郡都尉段钟葵讨平之。大业九年，重征高丽，以俱罗为碣石道军将。及还，江南刘元进作乱，诏俱罗将兵向会稽诸郡逐捕之。于时百姓思乱，从盗如市，俱罗击贼帅硃燮、管崇等，战无不捷。然贼势浸盛，败而复聚。俱罗度贼非岁月可平，诸子并在京、洛，又见天下渐乱，终恐道路隔绝。于时东都饥馑，谷食踊贵，俱罗遣家仆将船米至东都糗之，益市财货，潜迎诸子。朝廷微知之，恐其有异志，发使案验。使者至，前后察问，不得其罪。帝复令大理司直梁敬真就锁将诣东都。俱罗相表异人，目有重瞳，阴为帝之所忌。敬真希旨，奏俱罗师徒败衄，于是斩东都市，家口籍没。

陈棱

陈棱，字长威，庐江襄安人也。祖硕，以渔钓自给。父岷，少骁勇，事章大宝为帐内部曲。告大宝反，授谯州刺史。陈灭，废于家。高智慧、汪文进等作乱江南，庐江豪杰亦举兵相应，以岷旧将，共推为主。岷欲拒之，棱谓岷曰：“众乱既作，拒之祸且及己。不如伪从，别为后计。”岷然之。时柱国李彻军至当涂，岷潜使棱至彻所，请为内应。彻上其事，拜上大将军、宣州刺史，封谯郡公，邑一千户，诏彻应接之。彻军未至，谋泄，为其党所杀，棱仅以获免。上以其父之故，拜开府，寻领乡兵。炀帝即位，授骠骑将军。大业三年，拜武贲郎将。后三岁，与朝请大夫张镇周发东阳兵万余人，自义安泛海，击流求国，月馀而至。流求人初见船舰，以为商旅，往往诣军中贸易。棱率众登岸，遣镇周为先锋。其主欢斯渴刺兜遣兵拒战，镇周频击破之。棱进至低没檀洞，其小王欢斯老模率兵拒战，棱击

败之，斩老模。其日雾雨晦冥，将士皆惧，棱刑白马以祭海神。既而开霁，分为五军，趣其都邑。渴刺兜率众数千逆拒，棱遣镇周又先锋击走之。棱乘胜逐北，至其栅，渴刺兜背栅而阵。棱尽锐击之，从辰至未，苦斗不息。渴刺兜自以军疲，引入栅。棱遂填堑，攻破其栅，斩渴刺兜，获其子岛槌，虏男女数千而归。帝大悦，进棱位右光禄大夫，武贲如故，镇周金紫光禄大夫。辽东之役，以宿卫迁左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棱为东莱留守。杨玄感之作乱也，棱率众万余人击平黎阳，斩玄感所署刺史元务本。棱寻奉诏于江南营战舰。至彭城，贼帅孟让众将十万，据都梁宫，阻淮为固。棱潜于下流而济，至江都，率兵袭让，破之。以功进位光禄大夫。赐爵信安侯。后帝幸江都宫，俄而李子通据海陵，左才相掠淮北，杜伏威屯六合，众各数万。帝遣棱率宿卫兵击之，往往克捷。超拜右御卫将军。复渡清江，击宣城贼。俄而帝以弑崩，宇文化及引军北上，召棱守江都。棱集众缟素，为炀帝发丧，备仪卫，改葬于吴公台下，衰杖送丧，恻感行路，论者深义之。棱后为李子通所陷，奔杜伏威，伏威忌之，寻而见害。

王辩斛斯万善

王辩，字警略，冯翊蒲城人也。祖训，以行商致富。魏世，出粟助给军粮，为假清河太守。辩少习兵书，尤善骑射，慷慨有大志。在周以军功授帅都督。开皇初，迁大都督。仁寿中，迁车骑将军。汉王谅之作乱也，从杨素讨平之，赐爵武宁县男，邑三百户。后三岁，迁尚舍奉御。从征吐谷浑，拜朝请大夫。数年，转鹰扬郎将。辽东之役，以功加通议大夫，寻迁武贲郎将。及山东盗贼起，上谷魏刀儿自号历山飞，众十馀万，劫掠燕、赵。帝引辩升御榻，问以方略。辩论取贼形势，帝称善，曰：“诚如此计，贼何足忧也。”于是发从行步骑三千，击败

之，赐黄金二百两。明年，渤海贼帅高士达自号东海公，众以万数。复令辩击之，屡挫其锐。帝在江都宫，闻而驰召之。及引见，礼赐甚厚，复令往信都经略。士达于是复战，破之，优诏褒显。时贼帅郝孝德、孙宣雅、时季康、窦建德、魏刀兒等，往往屯聚，大至十万，小至数千，寇掠河北。辩进兵击之，所往皆捷，深为群贼所惮。及翟让寇徐、豫，辩进，频击走之。辩率诸将攻败密，因薄其营，战破外栅。密诸营已有溃者，乘胜将入城，世充不知，恐将士劳倦，于是鸣角收兵，翻为密徒所乘。官军大溃，不可救止。辩至洛水，桥已坏，不得渡，遂涉水，至中流，为溺人所引坠马。辩时身被重甲，败兵前后相蹈藉，不能复上马，竟溺死焉。时年五十六。三军莫不痛惜之。

河南斛斯万善，骁勇果毅，与辩齐名。大业中，从卫玄讨杨玄感，频战有功。及玄感败走，万善与数骑追及之，玄感窘迫自杀。由是知名，拜武贲郎将。突厥始毕之围雁门也，万善奋击之，所向皆破。每贼至，辄出当其锋，或下马坐地，引强弓射贼，所中皆殪。由是突厥莫敢逼城，十许日竟退，万善之力也。其后频讨群盗，累功至将军。时有将军鹿愿、范贵、冯孝慈，俱为将帅，数从征讨，并有名于世。然事皆亡失，故史官无所述焉。

史臣曰：楚、汉未分，绛、灌所以宣力；曹、刘竞逐，关、张所以立名。然则名立资草昧之初，力宣候经纶之会，攀附鳞翼，世有之矣。圆通、护兒之辈，定和、铁杖之伦，皆一时之壮士，困于贫贱。当其郁抑未遇，亦安知其有鸿鹄之志哉！终能振拔污泥之中，腾跃风云之上，符马革之愿，快生平之心，非遇其时，焉能至于此也！俱罗欲加之罪，非其咎畔，王辩殒身劾敌，志实勤王。陈棱缟素发丧，哀感行路，义之所动，固

隋书

·1095·

已深乎！孟才、钱杰、沈光等，感恩怀旧，临难忘生，虽功无所成，其志有可称矣。

列传第三十

周罗

周罗，字公布，九江寻阳人也。父法嵩，仕梁冠军将军、始兴太守、通直散骑常侍、南康内史，临蒸县侯。罗年十五，善骑射，好鹰狗，任侠放荡，收聚亡命，阴习兵书。从祖景彦诫之曰：“吾世恭谨，汝独放纵，难以保家。若不丧身，必将灭吾族。”罗终不改。陈宣帝时，以军功授开远将军、句容令。后从大都督吴明彻与齐师战于江阳，为流矢中其左目。齐师围明彻于宿预也，诸军相顾，莫有斗心。罗跃马突进，莫不披靡。太仆卿萧摩诃因而副之，斩获不可胜计。进师徐州，与周将梁士彦战于彭城，摩诃临阵坠马，罗进救，拔摩诃于重围之内，勇冠三军。明彻之败也，罗全众而归，拜光远将军、钟离太守。十一年，授使持节、都督霍州诸军事。平山贼十二洞，除右军将军、始安县伯，邑四百户，总管检校扬州内外诸军事。赐金银三千两，尽散之将士，分赏骁雄。陈宣帝深叹美之。出为晋陵太守，进爵为侯，增封一千户。除太仆卿，增封并前一千六百户。寻除雄信将军，使持节、都督豫章十郡诸军事、豫章内史。狱讼庭决，不关吏手，民怀其惠，立碑颂德焉。至德中，除持节，都督南川诸军事。江州司马吴世兴密奏罗甚得人心，拥众岭表，意在难测，陈主惑焉。萧摩诃、鲁广达等保明之。外有知者，或劝其反，罗拒绝之。军还，

除太子左卫率，信任逾重，时参宴席。陈主曰：“周左率武将，诗每前成，文士何为后也？”都官尚书孔范对曰：“周罗 执笔制诗，还如上马入阵，不在人后。”自是益见亲礼。出督湘州诸军事，还拜散骑常侍。

晋王广之伐陈也，都督巴峡缘江诸军事，以拒秦王俊，军不得渡，相持逾月。遇丹阳陷，陈主被擒，上江犹不下，晋王广遣陈主手书命之，罗 与诸将大临三日，放兵士散，然后乃降。高祖慰谕之，许以富贵。罗 垂泣而对曰：“臣荷陈氏厚遇，本朝沦亡，无节可纪。陛下所赐，获全为幸，富贵荣禄，非臣所望。”高祖甚器之。贺若弼谓之曰：“闻公郢、汉捉兵，即知扬州可得。王师利涉，果如所量。”罗 答曰：“若得与公周旋，胜负未可知也。”其年秋，拜上仪同三司，鼓吹羽仪，送之于宅。先是，陈裨将羊翔归降于我，使为乡导，位至上开府，班在罗 上。韩擒于朝堂戏之曰：“不知机变，立在羊翔之下，能无愧乎？”罗 答曰：“昔在江南，久承令问，谓公天下节士。今日所言，殊匪诚臣之论。”擒有愧色。其年冬，除豳州刺史，俄转泾州刺史，母忧去职。末期，复起，授豳州刺史，并有能名。

十八年，起辽东之役，徵为水军总管。自东莱泛海，趣平壤城，遭风，船多飘没，无功而还。十九年，突厥达头可汗犯塞，从杨素击之。虏众甚盛，罗 白素曰：“贼阵未整，请击之。”素许焉，与轻勇二十骑直冲虏阵，从申至酉，短兵屡接，大破之。进位大将军。仁寿元年，为东宫右虞候率，赐爵义宁郡公，食邑一千五百户。俄转右卫率。炀帝即位，授右武侯大将军。汉王谅反，诏副杨素讨平之，进授上大将军。其年冬，帝幸洛阳。陈主卒，罗 请一临哭，帝许之。缙经送至墓所，葬还，释服而后入朝。帝甚嘉尚，世论称其有礼。时谅馀党据

晋、绛等三州未下，诏罗 行绛、晋、吕三州诸军事，进兵围之。为流矢所中，卒于师，时年六十四。送柩还京，行数里，无故輿马自止，策之不动，有飘风旋绕焉。绛州长史郭雅稽顙咒曰：“公恨小寇未平邪？寻即除殄，无为恋恨。”于是风静马行，见者莫不悲叹。其年秋七月，子仲隐梦见罗 曰：“我明日当战。”其灵坐所有弓箭刀剑，无故自动，若人带持之状。绛州城陷，是其日也。赠柱国、右翊卫大将军，谥曰壮。赠物千段。子仲安，官至上开府。

周法尚

周法尚，字德迈，汝南安成人也。祖灵起，梁直閤将军、义阳太守、庐桂二州刺史。父炅，定州刺史、平北将军。法尚少果劲有风概，好读兵书。年十八，为陈始兴王中兵参军，寻加伏波将军。其父卒后，监定州事，督父本兵。数有战功，迁使持节、贞毅将军、散骑常侍，领齐昌郡事，封山阴县侯，邑五千户。以其兄武昌县公法僧代为定州刺史。

法尚与长沙王叔坚不相能，叔坚言其将反。陈宣帝执禁法僧，发兵欲取法尚。其下将吏皆劝之归北，法尚犹豫未决。长史殷文则曰：“乐毅所以辞燕，良由不犹已。事势如此，请早裁之。”法尚遂归于周。宣帝甚优宠之，拜开府、顺州刺史，封归义县公，邑千户。赐良马五匹，女妓五人，彩物五百段，加以金带。陈将樊猛济江讨之，法尚遣部曲督韩明诈为背己，奔于陈，伪告猛曰：“法尚部兵不愿降北，人皆窃议，尽欲叛还。若得军来，必无斗者，自当于阵倒戈耳。”猛以为然，引师急进。法尚乃阳为畏惧，自保于江曲。猛陈兵挑战，法尚先伏轻舸于浦中，又伏精锐于古村之北，自张旗帜，迎流拒之。战数合，伪退登岸，投古村，猛舍舟逐之，法尚又疾走。行数里，与村北军合，复前击猛。猛退走赴船，既而浦中伏舸取其

舟楫，建周旗帜。猛于是大败，仅以身免，虏八千人。

高祖为丞相，司马消难作乱，阴遣上开府段珣率兵阳为助守，因欲夺其城。法尚觉其诈，闭门不纳，珣遂围之。于时仓卒，兵散在外，因率吏士五百人守拒二十日。外无救援，自度力不能支，遂拔所领，弃城遁走。消难虏其母弟及家累三百人归于陈。高祖受禅，拜巴州刺史，破三鹑叛蛮于铁山，复从柱国王谊击走陈寇。迁衡州总管四州诸军事，改封谯郡公，邑二千户。后上幸洛阳，召之，及引见，赐金钿酒钟一双，彩五百段，良马十五匹，奴婢三百口，给鼓吹一部。法尚固辞，上曰：“公有大功于国，特给鼓吹者，欲令公乡人知朕之宠公也。”

“固与之。岁馀，转黄州总管。上降密诏，使经略江南，伺候动静。及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隶秦孝王，率舟师三万出于樊口。陈城州刺史熊门超出师拒战，击破之，擒超于阵。转鄂州刺史，寻迁永州总管，安集岭南，赐缣五百段，良马五匹，仍给黄州兵三千五百人为帐内。陈桂州刺史钱季卿、南康内史柳璇、西衡州刺史邓暹、阳山太守毛爽等前后诣法尚降。陈定州刺史吕子廓据山洞反，法尚引兵逾岭，子廓兵众日散，与千馀人走保岩险，其左右斩之而降。赐彩五百段，奴婢五十口，并银甕宝带，良马十匹。十年，寻转桂州总管，仍为岭南安抚大使。

后数年入朝，以本官宿卫。赐彩三百段，米五百石，绢五百匹。未几，桂州人李光仕举兵作乱，令法尚与上柱国王世积讨之。法尚驰往桂州，发岭南兵，世积出岳州，征岭北军，俱会于尹州。光仕来逆战，击走之。世积所部多遇瘴，不能进，顿于衡州，法尚独讨之。光仕帅劲兵保白石洞，法尚捕得其弟光略、光度，大获家口。其党有来降附，辄以妻子还之。居旬日，降者数千人。法尚捕兵列阵，以当光仕，亲率奇兵，蔽林

设伏。两阵始交，法尚驰击其栅，栅中人皆走散，光仕大溃，追斩之。赐奴婢百五十口，黄金百五十两，银百五十斤。仁寿中，遂州獠叛，复以行军总管讨平之。嵩州乌蛮叛，攻陷州城，诏令法尚便道击之。军将至，贼弃州城，散走山谷间，法尚捕不能得。于是遣使慰谕，假以官号，伪班师，日行二十里。军再舍，潜遣人觐之，知其首领尽归栅，聚饮相贺。法尚选步骑数千人，袭击破之，获其渠帅数千人，虏男女万馀口。赐奴婢百口，物三百段，蜀马二十匹。军还，检校潞州事。

炀帝嗣位，转云州刺史。后三岁，转定襄太守，进位金紫光禄大夫。时帝幸榆林，法尚朝于行宫。内史令元寿言于帝曰：“汉武出塞，旌旗千里。今御营之外，请分为二十四军，日别遣一军发，相去三十里，旗帜相望，钲鼓相闻，首尾连注，千里不绝。此亦出师之盛者也。”法尚曰：“不然，兵亘千里，动间山川，卒有不虞，四分五裂。腹心有事，首尾未知，道阻且长，难以相救。虽是故事，此乃取败之道也。”帝不恚曰：“卿意以为如何？”法尚曰：“结为方阵，四面外距，六宫及百官家口并住其间。若有变起，当头分抗，内引奇兵，出外奋击，车为壁垒，重设钩陈，此与据城理亦何异！若战而捷，抽骑追奔，或战不利，屯营自守。臣谓牢固万全之策也。”帝曰：“善。”因拜左武卫将军，赐良马一匹，绢三百匹。

明年，黔安夷向思多反，杀将军鹿愿，围太守萧造，法尚与将军李景分路讨之。法尚击思多于清江，破之，斩首三千级。还，从讨吐谷浑，法尚别出松州道，逐捕亡散，至于青海。赐奴婢一百口，物二百段，马七十匹。出为敦煌太守，寻领会宁太守。辽东之役，以舟师指朝鲜道，会杨玄感反，与将军宇文述，来护兒等破之。以功进右光禄大夫，赐物九百段。时有齐郡人王薄、孟让等举兵为盗，众十馀万，保长白山。频战，每

挫其锐。赐奴婢百口。明年，复临沧海，在军疾甚，谓长史崔君肃曰：“吾再临沧海，未能利涉，时不我与，将辞人世。立志不果，命也如何！”言毕而终，时年五十九。赠武卫大将军，谥曰僖。有子六人。长子绍基，灵寿令，少子绍范，最知名。

李景

李景，字道兴，天水休官人也。父超，周应、戎二州刺史。景容貌奇伟，膂力过人，美须髯，骁勇善射。平齐之役，颇有力焉，授仪同三司。以平尉迥，进位开府，赐爵平寇县公，邑千五百户。开皇九年，以行军总管从王世积伐陈，陷陈有功，进位上开府，赐奴婢六十口，物千五百段。及高智慧等作乱江南，复以行军总管从杨素击之。别平仓岭，还授鄜州刺史。十七年，辽东之役，为马军总管。及还，配事汉王。高祖奇其壮武，使袒而观之，曰：“卿相表当位极人臣。”寻从史万岁击突厥于大斤山，别路邀贼，大破之。后与上明公杨纪送义成公主于突厥，至恆安，遇突厥来寇。时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景率所领数百人援之。力战三日，杀虏甚众，赐物三千段，授韩州刺史。以事王故，不之官。仁寿中，检校代州总管。汉王谅作乱并州，景发兵拒之。谅遣刘勰袭景，战于城东。升楼射之，无不应弦而倒。选壮士击之，斩获略尽。谅复遣岚州刺史乔钟葵率劲勇三万攻之。景战士不过数千，加以城池不固，为贼冲击，崩毁相继。景且战且筑，士卒皆殊死斗，屡挫贼锋。司马冯孝慈、司法参军吕玉并骁勇善战，仪同三司侯莫陈乂多谋画，工拒守之术。景知将士可用，其后推诚于此三人，无所关预，唯在阁持重，时出抚循而已。月馀，朔州总管杨义臣以兵来援，合击，大破之。先是，景府内井中鬻上生花如莲，并有龙见，时变为铁马甲士。又有神人长数丈见于城下，其迹长四尺五寸。景问巫，对曰：“此是不祥之物，来食人血耳。”

景大怒，推出之。旬日而兵至，死者数万焉。景寻被征入京，进位柱国，拜右武卫大将军，赐缣九千匹，女乐一部，加以珍物。

景智略非所长，而忠直为时所许，帝甚信之。击叛蛮向思多，破之，赐奴婢八十口。明年，击吐谷浑于青海，破之，进位光禄大夫。赐奴婢六十口，缣二千匹。五年，车驾西巡，至天水，景献食于帝。帝曰：“公，主人也。”赐坐齐王暕之上。至陇川宫，帝将大猎，景与左武卫大将军郭衍俱有难言，为人所奏。帝大怒，令左右暴之，竟以坐免。岁余，复位，与宇文述等参掌选举。明年，攻高丽武厉城，破之，赐爵苑丘侯，物一千段。八年，出浑弥道。九年，复出辽东。及旋师，以景为殿。高丽追兵大至，景击走之。赉物三千段，进爵滑国公。杨玄感之反也，朝臣子弟多预焉，而景独无关涉。帝曰：“公诚直天然，我之梁栋也。”赐以美女。帝每呼李大将军而不名，其见重如此。十二年，帝令景营辽东战具于北平，赐御马一匹，名师子吉。会幽州贼杨仲绪率众万馀人来攻北平，景督兵击破之，斩仲绪。于时盗贼蜂起，道路隔绝，景遂召募，以备不虞。武贲郎将罗艺与景有隙，遂诬景将反。帝遣其子慰谕之曰：“纵人言公窥天阙，据京师，吾无疑也。”后为高开道所围，独守孤城，外无声援，岁馀，士卒患脚肿而死者十将六七，景抚循之，一无离叛。辽东军资多在其所，粟帛山积，既逢离乱，景无所私焉。及帝崩于江都，辽西太守邓霁率兵救之，遂归柳城。后将还幽州，在道遇贼，见害。契丹、靺鞨素感其恩，闻之莫不流涕，幽、燕人士于今伤惜之。有子世谟。

慕容三藏

慕容三藏，燕人也。父绍宗，齐尚书左仆射、东南道大行台。三藏幼聪敏，多武略，颇有父风。仕齐，释褐太尉府参军

事，寻迁备身都督。武平初，袭爵燕郡公，邑八百户。其年，败周师于孝水，又破陈师于寿阳，转武卫将军。又败周师于河阳，授武卫大将军。又转右卫将军，别封范阳县公，食邑千户。周师入鄴也，齐后主失守东遁，委三藏等留守鄴宫。齐之王公以下皆降，三藏犹率麾下抗拒周师。及齐平，武帝引见，恩礼甚厚，诏曰：“三藏父子诚节著闻，宜加荣秩。”授开府仪同大将军。其年，稽胡叛，令三藏讨平之。开皇元年，授吴州刺史。九年，奉诏持节凉州道黜陟大使。其年，岭南酋长王仲宣反，围广州，诏令柱国、襄阳公韦洸为行军总管，三藏为副。至广州，与贼交战，洸为流矢所中，卒，诏令三藏检校广州道行军事。十年，贼众四面攻围，三藏固守月馀。城中粮少矢尽，三藏以为不可持久，遂自率骁锐，夜出突围击之。贼众败散，广州获全。以功授大将军，赐奴婢百口，加以金银杂物。十二年，授廓州刺史。州极西界，与吐谷浑邻接，奸宄犯法者皆迁配彼州，流人多有逃逸。及三藏至，招纳绥抚，百姓爱悦，繙负日至，吏民歌颂之。高祖闻其能，屡有劳问。其年，当州畜产繁孳，获醍醐奉献，贖物百段。十三年，州界连云山响，称万年者三，诏颁郡国，仍遣使醮于山所。其日景云浮于上，雉间兔驯坛侧，使还具以闻，上大悦。十五年，授叠州总管。党项羌时有翻叛，三藏随便讨平之，部内夷夏咸得安辑。仁寿元年，改封河内县男。大业元年，授和州刺史。三年，转任淮南郡太守，所在有惠政。其年，改授金紫光禄大夫。大业七年卒。

三藏从子遐，为澧水丞，汉王反，抗节不从，以诚节闻。

薛世雄

薛世雄，字世英，本河东汾阴人也，其先寓居关中。父回，字道弘，仕周，官至泾州刺史。开皇初，封舞阴郡公，领漕渠监，以年老致事，终于家。世雄为儿童时，与群辈游戏，辄画

地为城郭，令诸兒为攻守之势，有不从令者，世雄辄挞之，诸兒畏惮，莫不齐整。其父见而奇之，谓人曰：“此兒当兴吾家矣。”年十七，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拜帅都督。开皇时，数有战功，累迁仪同三司、右亲卫车骑将军。炀帝嗣位，番禺夷、獠相聚为乱，诏世雄讨平之。迁右监门郎将。从帝征吐谷浑，进位通议大夫。

世雄性廉谨，凡所行军破敌之处，秋毫无犯，帝由是嘉之。帝尝从容谓群臣曰：“我欲举好人，未知诸君识不？”群臣咸曰：“臣等何能测圣心。”帝曰：“我欲举者薛世雄。”群臣皆称善。帝复曰：“世雄廉正节概，有古人之风。”于是超拜右翊卫将军。岁馀，以世雄为玉门道行军大将，与突厥启民可汗连兵击伊吾。师次玉门，启民可汗背约，兵不至，世雄孤军度碛。伊吾初谓隋军不能至，皆不设备，及闻世雄兵已度碛，大惧，请降，诣军门上牛酒。世雄遂于汉旧伊吾城东筑城，号新伊吾，留银青光禄大夫王威以甲卒千馀人戍之而还。天子大悦，进位正议大夫，赐物二千段。辽东之役，以世雄为沃沮道军将，与宇文述同败绩于平壤。还次白石山，为贼所围百馀重，四面矢下如雨。世雄以羸师为方阵，选劲骑二百先犯之，贼稍却，因而纵击，遂破之而还。所亡失多，竟坐免。明年，帝复征辽东，拜右候卫将军，兵指蹋顿道。军至乌骨城，会杨玄感作乱，班师。帝至柳城，以世雄为东北道大使，行燕郡太守，镇怀远。于时突厥颇为寇盗，缘边诸郡多苦之，诏世雄发十二郡士马，巡塞而还。十年，复从帝至辽东，迁左御卫大将军，仍领涿郡留守。未几，李密逼东都，中原骚动，诏世雄率幽、蓟精兵将击之。军次河间，营于郡城南，河间诸县并集兵，依世雄大军为营，欲讨窦建德。建德将家口遁，自选精锐数百，夜来袭之。先犯河间兵，溃奔世雄营。时遇雰雾晦冥，莫相辨

识，军不得成列，皆腾栅而走，于是大败。世雄与左右数十骑遁入河间城，恚发病，归于涿郡，未几而卒，时年六十三。有子万述、万淑、万钧、万彻，并以骁武知名。

王仁恭

王仁恭，字元实，天水上邽人也。祖建，周凤州刺史。父猛，鄆州刺史。仁恭少刚毅修谨，工骑射。弱冠，州补主簿，秦孝王引为记室，转长道令，迁车骑将军。从杨素击突厥于灵武，以功拜上开府，赐物三千段。以骠骑将军典蜀王军事。山獠作乱，蜀王命仁恭讨破之，赐奴婢三百口。及蜀王以罪废，官属多罹其患。上以仁恭素质直，置而不问。炀帝嗣位，汉王谅举兵反，从杨素击平之。以功进位大将军，拜吕州刺史，赐帛四千匹，女妓十人。岁馀，转卫州刺史，寻改为汲郡太守，有能名。征入朝，帝呼上殿，劳勉之，赐杂彩六百段，良马二匹。迁信都太守，汲郡吏民扣马号哭于道，数日不得出境，其得人情如此。辽东之役，以仁恭为军将。及帝班师，仁恭为殿，遇贼，击走之。进授左光禄大夫，赐绢六千段，马四十匹。明年，复以军将指扶馀道，帝谓之曰：“往者诸军多不利，公独以一军破贼。古人云，败军之将不可以言勇，诸将其可任乎？今委公为前军，当副所望也。”赐良马十匹，黄金百两。仁恭遂进军，至新城，贼数万背城结阵，仁恭率劲骑一千击破之。贼婴城拒守，仁恭四面攻围。帝闻而大悦，遣舍人诣军劳问，赐以珍物。进授光禄大夫，赐绢五千匹。会杨玄感作乱，其兄子武贲郎将仲伯预焉，仁恭由是坐免。寻而突厥屡为寇患，帝以仁恭宿将，频有战功，诏复本官，领马邑太守。其年，始毕可汗率骑数万来寇马邑，复令二特勤将兵南过。时郡兵不满三千，仁恭简精锐逆击，破之。其二特勤众亦溃，仁恭纵兵乘之，获数千级，并斩二特勤。帝大悦，赐缣三千匹。其后突厥复入

定襄，仁恭率兵四千掩击，斩千馀级，大获六畜而归。于时天下大乱，百姓饥馑，道路隔绝，仁恭颇改旧节，受纳货贿，又不敢辄开仓廩，赈恤百姓。其麾下校尉刘武周与仁恭侍婢奸通，恐事泄，将为乱，每宣言郡中曰：“父老妻子冻馁，填委沟壑，而王府君闭仓不救百姓，是何理也！”以此激怒众，吏民颇怨之。其后仁恭正坐事，武周率其徒数十人大呼而入，因害之，时年六十。武周于是开仓赈给，郡内皆从之，自称天子，署置百官，转攻傍郡。

权武

权武，字武掇，天水人也。祖超，魏秦州刺史。父袭庆，周开府，从武元皇帝与齐师战于并州，被围百馀重。袭庆力战矢尽，短兵接战，杀伤甚众，刀矛皆折，脱胄掷地，向贼大骂曰：“何不来斫头也！”贼遂杀之。武以忠臣子，起家拜开府，袭爵齐郡公，邑千二百户。武少果劲，勇力绝人，能重甲上马。尝倒投于井，未及泉，复跃而出，其拳捷如此。从王谦破齐服龙等五城，增邑八百户。平齐之役，攻陷邵州，别下六城，以功增邑三百户。宣帝时，拜劲捷左旅上大夫，进位上开府。高祖为丞相，引置左右。及受禅，增邑五百户。后六岁，拜浙州刺史。伐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晋王出六合，还拜豫州刺史。在职数年，以创业之旧，进位大将军，检校潭州总管。其年，桂州人李世贤作乱，武以行军总管与武侯大将军虞庆则击平之。庆则以罪诛，功竟不录，复还于州。多造金带，遗岭南酋领，其人复答以宝物，武皆纳之，由是致富。后武晚生一子，与亲客宴集，酒酣，遂擅赦所部内狱囚。武常以南越边远，治从其俗，务适便宜，不依律令，而每言当今法急，官不可为。上令有司案其事，皆验。上大怒，命斩之。武于狱中上书，言其父为武元皇帝战死于马前，以此求哀。由是除名为民。仁寿

中，复拜大将军，封邑如旧。未几，授太子右卫率。炀帝即位，拜右武卫大将军，坐事免，授桂州刺史。俄转始安太守。久之，征拜右屯卫大将军，寻坐事除名。卒于家。有子弘。

吐万绪

吐万绪，字长绪，代郡鲜卑人也。父通，周郢州刺史。绪少有武略，在周，起家抚军将军，袭爵元寿县公。数从征伐，累迁大将军、少司武。高祖受禅，拜襄州总管，进封谷城郡公，邑二千五百户。寻转青州总管，颇有治名。岁馀，突厥寇边，朝廷以绪有威略，徙为朔州总管，甚为北夷所惮。其后高祖潜有吞陈之志，转徐州总管，令修战具。及大举济江，以绪领行军总管，与西河公纥豆陵、洪景屯兵江北。及陈平，拜夏州总管。晋王广之在藩也，颇见亲遇，及为太子，引为左虞候率。炀帝嗣位，汉王谅时镇并州，帝恐其为变，拜绪晋、绛二州刺史，驰传之官。绪未出关，谅已遣兵据蒲坂，断河桥，绪不得进。诏绪率兵从杨素击破之，拜左武侯将军。大业初，转光禄卿。贺若弼之遇谗也，引绪为证，绪明其无罪，由是免官。岁馀，守东平太守。未几，帝幸江都，路经其境，迎谒道傍。帝命升龙舟，绪因顿首陈谢往事。帝大悦，拜金紫光禄大夫，太守如故。辽东之役，请为先锋，帝嘉之，拜左屯卫大将军，率马步数万指盖马道。及班师，留镇怀远，进位左光禄大夫。时刘元进作乱江南，以兵攻润州，帝征绪讨之。绪率众至杨子津，元进自茅浦将渡江，绪勒兵击走。绪因济江，背水为栅。明旦，元进来攻，又大挫之，贼解润州围而去。绪进屯曲阿，元进复结栅拒。绪挑之，元进出战，阵未整，绪以骑突之，贼众遂溃，赴江水而死者数万。元进挺身夜遁，归保其垒。伪署仆射硃燮、管崇等屯于毗陵，连营百馀里。绪乘势进击，复破之，贼退保黄山。绪进军围之，贼穷蹙请降，元进、硃燮仅以身免。于阵

斩管崇及其将军陆顓等五千余人，收其子女三万馀口，送江都宫。进解会稽围。元进复据建安，帝令进讨之，绪以士卒疲敝，请息甲待至来春。帝不悦，密令求绪罪失，有司奏绪怯懦违诏，于是除名为民，配防建安。寻有诏征诣行在所，绪郁郁不得志，还至永嘉，发疾而卒。

董纯

董纯，字德厚，陇西成纪人也。祖和，魏太子左卫率。父升，周柱国。纯少有膂力，便弓马。在周仕历司御上士、典驭下大夫，封固始县男，邑二百户。从武帝平齐，以功拜仪同，进爵大兴县侯，增邑通前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汉曲县公，累迁骠骑将军。后以军功进位上开府。开皇末，以劳旧擢拜左卫将军，寻改封顺政县公。汉王谅作乱并州，以纯为行军总管、河北道安抚副使，从杨素击平之。以功拜柱国，进爵为郡公，增邑二千户。转左备身将军，赐女妓十人，缣彩五千匹。数年，转左骁卫将军、彭城留守。齐王暕之得罪也，纯坐与交通，帝庭谴之曰：“汝阶缘宿卫，以至大官，何乃附傍吾儿，欲相离间也？”纯曰：“臣本微贱下才，过蒙奖擢，先帝察臣小心，宠逾涯分，陛下重加收采，位至将军。欲竭馀年，报国恩耳。比数诣齐王者，徒以先帝、先后往在仁寿宫，置元德太子及齐王于膝上，谓臣曰：‘汝好看此二儿，勿忘吾言也。’臣奉诏之后，每于休暇出入，未尝不诣王所。臣诚不敢忘先帝之言。于时陛下亦侍先帝之侧。”帝改容曰：“诚有斯旨。”于是舍之。后数日，出为汶山太守。岁馀，突厥寇边，朝廷以纯宿将，转为榆林太守。虏有至境，纯辄击却之。会彭城贼帅张大彪、宗世模等众至数万，保悬薄山，寇掠徐、兖。帝令纯讨之。纯初闭营不与战，贼屡挑之不出，贼以纯为怯，不设备，纵兵大掠。纯选精锐击之，合战于昌虑，大破之，斩首万馀级，筑为

京观。贼魏骐驎众万余人，据单父，纯进击，又破之。及帝重征辽东，复以纯为彭城留守。东海贼彭孝才众数千，掠怀仁县，转入沂水，保五不及山。纯以精兵击之，擒孝才于阵，车裂之，馀党各散。时百姓思乱，盗贼日益，纯虽频战克捷，所在蜂起。有人潜纯怯懦，不能平贼，帝大怒，遣使锁纯诣东都。有司见帝怒甚，遂希旨致纯死罪，竟伏诛。

赵才

赵才，字孝才，张掖酒泉人也。祖隗，魏银青光禄大夫、乐浪太守。父寿，周顺政太守。才少骁武，便弓马，性粗悍，无威仪。周世为舆正上士。高祖受禅，屡以军功迁上仪同三司。配事晋王，及王为太子，拜右虞候率。炀帝即位，转左备身骠骑，后迁右骁卫将军。帝以才籓邸旧臣，渐见亲待。才亦恪勤匪懈，所在有声。岁余，转右候卫将军。从征吐谷浑，以为行军总管，率卫尉卿刘权、兵部侍郎明雅等出合河道，与贼相遇，击破之，以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及辽东之役，再出碣石道，还授左候卫将军。俄迁右候卫大将军。时帝每有巡幸，才恆为斥候，肃遏奸非，无所回避。在途遇公卿妻子有违禁者，才辄丑言大骂。多所援及，时人虽患其不逊，然才守正，无如之何。十年驾幸汾阳宫，以才留守东都。十二年，帝在洛阳，将幸江都。才见四海土崩，恐为社稷之患，自以荷恩深重，无容坐看亡败，于是入谏曰：“今百姓疲劳，府藏空竭，盗贼蜂起，禁令不行。愿陛下还京师，安兆庶，臣虽愚蔽，敢以死请。”帝大怒，以才属吏。旬日，帝意颇解，乃令出之。帝遂幸江都，待遇逾昵。时江都粮尽，将士离心，内史侍郎虞世基、秘书监袁充等多劝帝幸丹阳。帝廷议其事，才极陈入京之策，世基盛言渡江之便。帝默然无言，才与世基相忿而出。宇文化及弑逆之际，才时在苑北，化及遣骁果席德方矫诏追之。才闻诏

而出，德方命其徒执之，以诣化及。化及谓才曰：“今日之事，只得如此，幸勿为怀。”才默然不对。化及忿才无言，将杀之，三日乃释。以本官从事，郁郁不得志。才尝对化及宴饮，请劝其同谋逆者一十八人杨士览等酒，化及许之。才执杯曰：“十八人止可一度作，勿复馀处更为。”诸人默然不对。行至聊城，遇疾。俄而化及为窦建德所破，才复见虏。心弥不平，数日而卒，时年七十三。

仁寿、大业间，有兰兴浴、贺兰蕃，俱为武侯将军，刚严正直，不避强御，咸以称职知名。

史臣曰：罗、法尚、李景、世雄、慕容三藏并以骁武之姿，当有事之日，致兹富贵，自取之也。仁恭初在汲郡，以清能显达，后居马邑，以贪吝败亡，鲜克有终，惜矣！吐万绪、董纯各以立效当年，取斯高秩。绪请息兵见责，纯遭谮毁被诛。大业之季，盗可尽乎！淫刑暴逞，能不及焉！赵才虽人而无仪，志在强直，固拒世基之议，可谓不苟同矣。权武素无行检，不拘刑宪，终取黜辱，宜哉。

列传第三十一

李谔

李谔，字士恢，赵郡人也。好学，解属文。仕齐为中书舍人，有口辩，每接对陈使。周武帝平齐，拜天官都上士，谔见高祖有奇表，深自结纳。及高祖为丞相，甚见亲待，访以得失。于时兵革屡动，国用虚耗，谔上《重谷论》以讽焉。高祖深纳之。及受禅，历比部、考功二曹侍郎，赐爵南和伯。谔性公方，明达世务，为时论所推。迁治书侍御史，上谓群臣曰：“朕昔为大司马，每求外职，李谔陈十二策，苦劝不许，朕遂决意在内。今此事业，谔之力也。”赐物二千段。

谔见礼教凋敝，公卿薨亡，其爱妾侍婢，子孙辄嫁卖之，遂成风俗。谔上书曰：“臣闻追远慎终，民德归厚，三年无改，方称为孝。如闻朝臣之内，有父祖亡没，日月未久，子孙无赖，便分其妓妾，嫁卖取财。有一于兹，实损风化。妾虽微贱，亲承衣履，服斩三年，古今通式。岂容遽褫纓弊，强傅铅华，泣辞灵几之前，送付他人之室。凡在见者，犹致伤心，况乎人子，能堪斯忍？复有朝廷重臣，位望通贵，平生交旧，情若弟兄，及其亡没，杳同行路，朝闻其死，夕规其妾，方便求娉，以得为限，无廉耻之心，弃友朋之义。且居家理治，可移于官，既不正私，何能赞务？”上览而嘉之。五品以上妻妾不得改醮，始于此也。

谓又以属文之家，体尚轻薄，递相师效，流宕忘反，于是上书曰：

臣闻古先哲王之化民也，必变其视听，防其嗜欲，塞其邪放之心，示以淳和之路。五教六行为训民之本，《诗》《书》《礼》《易》为道义之门。故能家复孝慈，人知礼让，正俗调风，莫大于此。其有上书献赋，制诔镌铭，皆以褒德序贤，明勋证理。苟非惩劝，义不徒然。降及后代，风教渐落。魏之三祖，更尚文词，忽君人之大道，好雕虫之小艺。下之从上，有同影响，竞骋文华，遂成风俗。江左齐、梁，其弊弥甚，贵贱贤愚，唯务吟咏。遂复遗理存异，寻虚逐微，竞一韵之奇，争一字之巧。连篇累牍，不出月露之形，积案盈箱，唯是风云之状。世俗以此相高，朝廷据兹擢士。禄利之路既开，爱尚之情愈笃。于是闾里童昏，贵游总丱，未窥六甲，先制五言。至如羲皇、舜、禹之典，伊、傅、周、孔之说，不复关心，何尝入耳。以傲诞为清虚，以缘情为勋绩，指儒素为古拙，用词赋为君子。故文笔日繁，其政日乱，良由弃大圣之轨模，构无用以为用也。损本逐末，流遍华壤，递相师祖，久而愈扇。及大隋受命，圣道聿兴，屏黜轻浮，遏止华伪，自非怀经抱质，志道依仁，不得引预搢绅，参厕纓冕。开皇四年，普诏天下，公私之翰，并宜实录。其年九月，泗州刺史司马幼之文表华艳，付所司治罪。自是公卿大臣，咸知正路，莫不钻仰坟集，弃绝华绮，择先王之令典，行大道于兹世。如闻外州远县，仍钟敝风，选吏举人，未遵典则，至有宗党称孝，乡曲归仁，学必典谟，交不苟合，则摈落私门，不加收齿；其学不稽古，逐俗随时，作轻薄之篇章，结朋党而求誉，则选充吏职，举送天朝。盖由县令、刺史未行风教，犹挟私情，不存公道。臣既忝宪司，职当纠察。若闻风即劾，恐挂网者多，请勒诸司，普加搜访，有如此者，具

状送台。

谔又以当官者好自矜伐，复上奏曰：

臣闻舜戒禹云：“汝惟不矜，天下莫与汝争能；汝惟不伐，天下莫与汝争功。”言偃又云：“事君数，斯辱矣，朋友数，斯疏矣。”此皆先哲之格言，后王之轨辙。然则人臣之道，陈力济时，虽勤比大禹，功如师望，亦不得厚自矜伐，上要君父。况复功无足纪，勤不补过，而敢自陈勋绩，轻干听览！世之丧道，极于周代，下无廉耻，上使之然。用人唯信其口，取士不观其行。矜夸自大，便以干济蒙擢；谦恭静退，多以恬默见遗。是以通表陈诚，先论己之功状；承颜敷奏，亦道臣最用心。自銜自媒，都无惭耻之色；强干横请，唯以干没为能。自隋受命，此风顿改，耕夫贩妇，无不革心，况乃大臣，仍遵敝俗！如闻刺史入京朝觐，乃有自陈勾检之功，喧诉阶墀之侧，言辞不逊，高自称誉，上黷冕旒，特为难恕，凡如此辈，具状送台，明加罪黜，以惩风轨。

上以谔前后所奏颁示天下，四海靡然向风，深革其弊。谔在职数年，务存大体，不尚严猛，由是无刚褻之誉，而潜有匡正多矣。邳公苏威以临道店舍，乃求利之徒，事业污杂，非敦本之义，遂奏高祖，约遣归农，有愿依旧者，所在州县录附市籍，仍撤毁旧店，并令远道，限以时日。正值冬寒，莫敢陈诉。谔因别使，见其如此，以为四民有业，各附所安，逆旅之与旗亭，自古非同一般，即附市籍，于理不可，且行旅之所托，岂容一朝而废，徒为劳扰，于事非宜，遂专决之，并令依旧，使还诣阙，然后奏闻。高祖善之曰：“体国之臣，当如此矣。”以年老，出拜通州刺史，甚有惠政，民夷悦服。后三岁，卒官，有子四人。大体、大钧，并官至尚书郎。世子大方袭爵，最有材品，大业初，判内史舍人。帝方欲任之，遇卒。

鲍宏

鲍宏，字润身，东海郟人也。父机，以才学知名。事梁，官至治书侍御史。宏七岁而孤，为兄泉之所爱育。年十二，能属文，尝和湘东王绎诗，绎嗟赏不已，引为中记室，迁镇南府谘议、尚书水部郎，转通直散骑侍郎。江陵既平，归于周。明帝甚礼之，引为麟趾殿学士。累迁遂伯下大夫，与杜子暉聘于陈，谋伐齐也。陈遂出兵江北以侵齐。帝尝问宏取齐之策，宏对云：“我强齐弱，势不相侔。齐主昵近小人，政刑日紊，至尊仁惠慈恕，法令严明。事等建瓴，何忧不克。但先皇往日出师洛阳，彼有其备，每不克捷。如臣计者，进兵汾、潞，直掩晋阳，出其不虞，以为上策。”帝从之。及定山东，除少御正，赐爵平遥县伯，邑六百户，加上仪同。高祖作相，奉使山南。会王谦举兵于蜀，路次潼州，为谦将达奚期所执，逼送成都，竟不屈节。谦败之后，驰传入京，高祖嘉之，赐以金带。及受禅，加开府，除利州刺史，进爵为公。转邛州刺史，秩满还京。时有尉义臣者，其父崇不从尉迥，后复与突厥战死，上嘉之，将赐姓为金氏。访及群下，宏对曰：“昔项伯不同项羽，汉高赐姓刘氏，秦真父能死难，魏武赐姓曹氏。如臣愚见，请赐以皇族。”高祖曰：“善。”因赐义臣姓为杨氏。后授均州刺史，以目疾免，卒于家，时年九十六。初，周武帝敕宏修《皇室谱》一部，分为《帝绪》、《疏属》、《赐姓》三篇。有集十卷，行于世。

裴政

裴政，字德表，河东闻喜人也。高祖寿孙，从宋武帝徙家于寿阳，历前军长史、庐江太守。祖邃，梁侍中、左卫将军、豫州大都督。父之礼，廷尉卿。政幼明敏，博闻强记，达于时政，为当时所称。年十五，辟邵陵王府法曹参军事，转起部郎、

枝江令。湘东王之临荆州也，召为宣惠府记室，寻除通直散骑侍郎。侯景作乱，加壮武将军，帅师随建宁侯王琳进讨之。擒贼率宋子仙，献于荆州。及平侯景，先锋入建鄴，以军功连最封夷陵侯。征授给事黄门侍郎，复帅师副王琳拒萧纪，破之于硖口。加平越中郎将、镇南府长史。及周师围荆州，琳自桂州来赴难，次于长沙。政请从间道先报元帝。至百里洲，为周人所获，萧警谓政曰：“我武皇帝之孙也，不可为尔君乎？尔亦何烦殉身于七父？若从我计，则贵及子孙；如或不然，分腰领矣。”政诡曰：“唯命。”警锁之，送至城下，使谓元帝曰：“王僧辩闻台城被围，已自为帝。王琳孤弱，不复能来。”政许之。既而告城中曰：“援兵大至，各思自勉。吾以间使被擒，当以碎身报国。”监者击其口，终不易辞。警怒，命趣行戮。蔡大业谏曰：“此民望也。若杀之，则荆州不可下矣。”因得释。会江陵陷，与城中朝士俱送于京师。周文帝闻其忠，授员外散骑侍郎，引事相府。命与卢辩依《周礼》建六卿，设公卿大夫士，并撰次朝仪，车服器用，多遵古礼，革汉、魏之法，事并施行。寻授刑部下大夫，转少司宪。政明习故事，又参定《周律》。能饮酒，至数斗不乱。簿案盈几，剖决如流，用法宽平，无有冤滥。囚徒犯极刑者，乃许其妻子入狱就之，至冬，将行决，皆曰：“裴大夫致我于死，死无所恨。”其处法详平如此。又善钟律，尝与长孙绍远论乐，语在《音律志》。宣帝时，以忤旨免职。

高祖摄政，召复本官。开皇元年，转率更令，加位上仪司三司。诏与苏威等修定律令。政采魏、晋刑典，下至齐、梁，沿革轻重，取其折衷。同撰著者十有馀人，凡疑滞不通，皆取决于政。进位散骑常侍，转左庶子，多所匡正，见称纯悫。东宫凡有大事，皆以委之。右庶子刘荣，性甚专固。时武职交番，

通事舍人赵元愷作辞见帐，未及成。太子有旨，再三催促，荣语元愷云：“但尔口奏，不须造帐。”及奏，太子问曰：“名帐安在？”元愷曰：“禀承刘荣，不听造帐。”太子即以诘荣，荣便拒讳，云“无此语”。太子付政推问。未及奏状，有附荣者先言于太子曰：“政欲陷荣，推事不实。”太子召责之，政奏曰：“凡推事有两，一察情，一据证，审其曲直，以定是非。臣察刘荣，位高任重，纵令实语元愷，盖是纤介之愆。计理而论，不须隐讳。又察元愷受制于荣，岂敢以无端之言妄相点累。二人之情，理正相似。元愷引左卫率崔茜等为证，茜等款状悉与元愷符同。察情既敌，须以证定。臣谓荣语元愷，事必非虚。”太子亦不罪荣，而称政平直。

政好面折人短，而退无后言。时云定兴数入侍太子，为奇服异器，进奉后宫，又缘女宠，来往无节。政数切谏，太子不纳。政因谓定兴曰：“公所为者，不合礼度。又元妃暴薨，道路籍籍，此于太子非令名也。愿公自引退，不然将及祸。”定兴怒，以告太子，太子益疏政，由是出为襄州总管。妻子不之官，所受秩奉，散给僚吏。民有犯罪者，阴悉知之，或竟岁不发，至再三犯，乃因都会时，于众中召出，亲案其罪，五人处死，流徙者甚众，合境惶惧，令行禁止，小民苏息，称为神明。尔后不修囹圄，殆无争讼。卒官，年八十九。著《承圣降录》十卷。及太子废，高祖追忆之曰：“向遣裴政、刘行本在，共匡弼之，犹应不令至此。”子南金，仕至膳部郎。

柳庄

柳庄，字思敬，河东解人也。祖季远，梁司徒从事中郎。父遐，霍州刺史。庄少有远量，博览坟籍，兼善辞令。济阳蔡大宝有重名于江左，时为岳阳王萧詧咨议，见庄便叹曰：“襄阳水镜，复在于兹矣。”大宝遂以女妻之，俄而詧辟为参军，

转法曹。及警称帝，还署中书舍人，历给事黄门侍郎、吏部郎中、鸿胪卿。及高祖辅政，萧岿令庄奉书入关。时三方构难，高祖惧岿有异志，及庄还，谓庄曰：“孤昔以开府从役江陵，深蒙梁主殊眷。今主幼时艰，猥蒙顾托，中夜自省，实怀惭惧。梁主奕叶重光，委诚朝廷，而今已后，方见松筠之节。君还本国，幸申孤此意于梁主也。”遂执庄手而别。时梁之将帅咸潜请兴师，与尉迥等为连衡之势，进可以尽节于周氏，退可以席卷山南。唯岿疑为不可。会庄至自长安，具申高祖结托之意，遂言于岿曰：“昔袁绍、刘表、王凌、诸葛诞之徒，并一时之雄杰也。及据要害之地，拥哮阰之群，功业莫建，而祸不旋踵者，良由魏武、晋氏挟天子，保京都，仗大义以为名，故能取威定霸。今尉迥虽曰旧将，昏耄已甚，消难、王谦，常人之下者，非有匡合之才。况山东、庸蜀从化日近，周室之恩未洽，在朝将相，多为身计，竞效节于杨氏。以臣料之，迥等终当覆灭，隋公必移周国。未若保境息民，以观其变。”岿深以为然，众议遂止。未几，消难奔陈，迥及谦相次就戮，岿谓庄曰：“近者若从众人之言，社稷已不守矣。”

高祖践阼，庄又入朝，高祖深慰勉之。及为晋王广纳妃于梁，庄因是往来四五反，前后赐物数千段。萧琮嗣位，迁太府卿。及梁国废，授开府仪同三司，寻除给事黄门侍郎，并赐以田宅。庄明习旧章，雅达政事，凡所驳正，帝莫不称善。苏威为纳言，重庄器识，常奏帝云：“江南人有学业者，多不习世务，习世务者，又无学业。能兼之者，不过于柳庄。”高颎亦与庄甚厚。庄与陈茂同官，不能降意，茂见上及朝臣多属意于庄，心每不平，常谓庄为轻己。帝与茂有旧，曲被引召，数陈庄短。经历数载，谮醢颇行。尚书省尝奏犯罪人依法合流，而上处以大辟。庄奏曰：“臣闻张释之有言，法者天子所与天下

共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于民心。方今海内无事，正是示信之时，伏愿陛下思释之之言，则天下幸甚。”帝不从，由是忤旨。俄属尚药进丸药不称旨，茂因密奏庄不亲监临，帝遂怒。十一年，徐璿等反于江南，以行军总管长史随军讨之。璿平，即授饶州刺史，甚有治名。后数载卒官，年六十二。

源师

源师，字践言，河南洛阳人也。父文宗，有重名于齐，开皇初，终于莒州刺史。师早有声望，起家司空府参军事，稍迁尚书左外兵郎中，又摄祠部。后属孟夏，以龙见请雩。时高阿那肱为相，谓真龙出见，大惊喜，问龙所在，师整容报曰：“此是龙星初见，依礼当雩祭郊坛，非谓真龙别有所降。”阿那肱忿然作色曰：“何乃干知星宿！”祭竟不行。师出而窃叹曰：“国家大事，在祀与戎。礼既废也，何能久乎？齐亡无日矣。”七年，周武帝平齐，授司赋上士。高祖受禅，除魏州长史，入为尚书考功侍郎，仍摄吏部。朝章国宪，多所参定。十七年，历尚书左右丞，以明干著称。时蜀王秀颇违法度，乃以师为益州总管司马。俄而秀被征，秀恐京师有变，将谢病不行。师数劝之不可违命，秀作色曰：“此自我家事，何预卿也！”师垂涕对曰：“师荷国厚恩，忝参府幕，僚吏之节，敢不尽心。但比年以来，国家多故，秦孝王寝疾，奄至薨殂，庶人二十年太子，相次沦废。圣上之情，何以堪处！而有敕追王，已淹时月，今乃迁延未去，百姓不识王心，僮生异议，内外疑骇，发雷霆之诏，降一介之使，王何以自明？愿王自计之。”秀乃从征。秀废之后，益州官属多相连坐，师以此获免。后加仪同三司。炀帝即位，拜大理少卿。帝在显仁宫，敕宫外卫士不得辄离所守。有一主帅，私令卫士出外，帝付大理绳之。师据律奏徒，帝令斩之，师奏曰：“此人罪诚难恕，若陛下初便杀之，自可

不关文墨。既付有司，义归恆典，脱宿卫近侍者更有此犯，将何以加之？”帝乃止。转刑部侍郎。师居职强明，有口辩，而无廉平之称。未几，卒官。有子昆玉。

郎茂

郎茂，字蔚之，恆山新市人也。父基，齐颍川太守。茂少敏慧，七岁诵《骚》《雅》，日千馀言。十五师事国子博士河间权会，受《诗》《易》《三礼》及玄象、刑名之学。又就国子助教长乐张率礼受《三传》群言，至忘寝食。家人恐茂成病，恆节其灯烛。及长，称为学者，颇解属文。年十九，丁父忧，居丧过礼。仕齐，解褐司空府行参军。会陈使傅縡来聘，令茂接对之。后奉诏于秘书省刊定载籍。迁保城令，有能名，百姓为立《清德颂》。及周武平齐，上柱国王谊荐之，授陈州户曹。属高祖为亳州总管，见而悦之，命掌书记。时周武帝为《象经》，高祖从容谓茂曰：“人主之所为也，感天地，动鬼神，而《象经》多纠法，将何以致治？”茂窃叹曰：“此言岂常人所及也！”乃阴自结纳，高祖亦亲礼之。后还家为州主簿。高祖为丞相，以书召之，言及畴昔，甚欢。授卫州司录，有能名。寻除卫国令。时有系囚二百，茂亲自究审数日，释免者百馀人。历年辞讼，不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谓茂曰：“长史言卫国民不敢申诉者，畏明府耳。”茂进曰：“民犹水也，法令为堤防。堤防不固，必致奔突，苟无决溢，使君何患哉？”暉无以应之。有民张元预，与从父弟思兰不睦。丞尉请加严法，茂曰：“元预兄弟，本相憎疾，又坐得罪，弥益其忿，非化民之意也。”于是遣县中耆旧更往敦谕，道路不绝。元预等各生感悔，诣县顿首请罪。茂晓之以义，遂相亲睦，称为友悌。

茂自延州长史转太常丞，迁民部侍郎。时尚书右仆射苏威立条章，每岁责民间五品不逊。或答者乃云：“管内无五品之

家。”不相应领，类多如此。又为余粮簿，拟有无相贍。茂以为繁纤不急，皆奏罢之。数岁，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又奏身死王事者，子不退田，品官年老不减地，皆发于茂。茂性明敏，剖决无滞，当时以吏干见称。仁寿初，以本官领大兴令。炀帝即位，迁雍州司马，寻转太常少卿。后二岁，拜尚书左丞，参掌选事。茂工法理，为世所称。时工部尚书宇文愷、右翊卫大将军于仲文竞河东银窟。茂奏劾之曰：“臣闻贵贱殊礼，士农异业，所以人知局分，家识廉耻。宇文愷位望已隆，禄赐优厚，拔葵去织，寂尔无闻，求利下交，曾无愧色。于仲文大将，宿卫近臣，趋侍阶庭，朝夕闻道，虞、芮之风，抑而不慕，分铢之利，知而必争。何以貽范庶僚，示民轨物！若不纠绳，将亏政教。”愷与仲文竟坐得罪。茂撰《州郡图经》一百卷奏之，赐帛三百段，以书付秘府。

于时帝每巡幸，王纲已紊，法令多失。茂既先朝旧臣，明习世事，然善自谋身，无谗谀之节。见帝忌刻，不敢措言，唯窃叹而已。以年老，上表乞骸骨，不许。会帝亲征辽东，以茂为晋阳宫留守。其年，恆山赞治王文同与茂有隙，奏茂朋党，附下罔上。诏遣纳言苏威、御史大夫裴蕴杂治之。茂素与二人不平，因深文巧诋，成其罪状。帝大怒，及其弟司隶别驾楚之皆除名为民，徙且末郡。茂怡然受命，不以为忧。在途作《登垆赋》以自慰，词义可观。复附表自陈，帝颇悟。十年，追还京兆，岁馀而卒，时年七十五。有子知年。

高构

高构，字孝基，北海人也。性滑稽，多智，辩给过人，好读书，工吏事，弱冠，州补主簿。仕齐河南王参军事，历徐州司马、兰陵、平原二郡太守。刘灭后，周武帝以为许州司马。高祖受禅，转冀州司马，甚有能名。征拜比部侍郎，寻转民部。

时内史侍郎晋平东与兄子长茂争嫡，尚书省不能断，朝臣三议不决。构断而合理，上以为能，召入内殿，劳之曰：“我闻尚书郎上应列宿，观卿才识，方知古人之言信矣。嫡庶者，礼教之所重，我读卿判数遍，词理惬当，意所不能及。”赐米百石。由是知名。寻迁雍州司马，以明断见称。岁馀，转吏部侍郎，号为称职。复徙雍州司马，坐事左转整饬令，甚有治名。上善之，复拜雍州司马，又为吏部侍郎，以公事免。炀帝立，召令复位。时为吏部者，多以不称职去官，唯构最有能名，前后典选之官，皆出其下。时人以构好剧谈，颇谓轻薄，然其内怀方雅，特为吏部尚书牛弘所重。后以老病解职，弘时典选，凡将有所擢用，辄遣人就第问其可不。河东薛道衡才高当世，每称构有清鉴，所为文笔，必先以草呈构，而后出之。构有所诋诃，道衡未尝不嗟伏。大业七年，终于家，时年七十二。所举杜如晦、房玄龄等，后皆自致公辅，论者称构有知人之鉴。

开皇中，昌黎豆卢实为黄门侍郎，称为慎密。河东裴术为右丞，多所纠正。河东士燮、平原东方举、安定皇甫聿道，俱为刑部，并执法平允。弘农刘士龙、清河房山基为考功，河东裴镜民为兵部，并称明干。京兆韦焜为民曹，屡进谏言。南阳韩则为延州长史，甚有惠政。此等事行遗阙，皆有吏干，为当时所称。

张虔威

张虔威，字元敬，清河东武城人也。父晏之，齐北徐州刺史。虔威性聪敏，涉猎群书。其世父嵩之谓人曰：“虔威，吾家千里驹也。”年十二，州补主簿。十八为太尉中兵参军，后累迁太常丞。及齐亡，仕周为宣纳中士。高祖得政，引为相府典签。开皇初，晋王广出镇并州，盛选僚佐，以虔威为刑狱参军，累迁为属。王甚美其才，与河内张衡俱见礼重，晋邸称为

“二张”焉。及王为太子，迁员外散骑侍郎、太子内舍人。炀帝即位，授内史舍人、仪同三司。寻以籓邸之旧，加开府。寻拜谒者大夫，从幸江都，以本官摄江都赞治，称为干理。虔威尝在途见一遗囊，恐其主求失，因令左右负之而行。后数日，物主来认，悉以付之。淮南太守杨缙尝与十余人同来谒见，帝问虔威曰：“其首立者为谁？”虔威下殿就视而答曰：“淮南太守杨缙。”帝谓虔威曰：“卿为谒者大夫，而乃不识参见人，何也？”虔威对曰：“臣非不识杨缙，但虑不审，所以不敢轻对。石建数马足，盖慎之至也。”帝甚嘉之。其廉慎皆此类也。于时帝数巡幸，百姓疲敝，虔威因上封事以谏。帝不悦，自此见疏。未几，卒官。有子爽，仕至兰陵令。

虔威弟虔雄，亦有才器。秦孝王俊为秦州总管，选为法曹参军。王尝亲案囚徒，虔雄误不持状，口对百余人，皆尽事情，同辈莫不叹服。后历寿春、阳城二县令，俱有治绩。

荣毗兄建绪

荣毗，字子谏，北平无终人也。父权，魏兵部尚书。毗少刚鲠有局量，涉猎群言，仕周，释褐汉王记室，转内史下士。开皇中，累迁殿内监。时以华阴多盗贼，妙选长吏，杨素荐毗为华州长史，世号为能。素之田宅，多在华阴，左右放纵，毗以法绳之，无所宽贷。毗因朝集，素谓之曰：“素之举卿，适以自罚也。”毗答曰：“奉法一心者，但恐累公所举。”素笑曰：“前者戏耳。卿之奉法，素之望也。”时晋王在扬州，每令人密覘京师消息。遣张衡于路次往往置马坊，以畜牧为辞，实给私人也。州县莫敢违，毗独遏绝其事。上闻而嘉之，赉绢百匹，转蒲州司马。汉王谅之反也，河东豪杰以城应谅。刺史丘和觉，遁归关中。长史渤海高义明谓毗曰：“河东要害，国之东门，若失之，则为难不细。城中虽复恟涣，非悉反也。但

收桀黠者十余人斩之，自当立定耳，”毗然之。义明驰马追和，将与协计。至城西门，为反者所杀，毗亦被执。及谅平，拜治书侍御史，帝谓之曰：“今日之举，马坊之事也。无改汝心。”帝亦敬之。毗在朝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后以母忧去职，岁余，起令视事，寻卒官。赠鸿胪少卿。

毗兄建绪，性甚亮直，兼有学业。仕周为戟师下大夫、仪同三司。及平齐之始，留镇鄴城，因著《齐纪》三十卷。建绪与高祖有旧，及为丞相，加位开府，拜息州刺史。将之官，时高祖阴有禅代之计，因谓建绪曰：“且踌躇，当共取富贵。”建绪自以周之大夫，因义形于色曰：“明公此旨，非仆所闻。”高祖不悦，建绪遂行。开皇初来朝，上谓之曰：“卿亦悔不？”建绪稽首曰：“臣位非徐广，情类杨彪。”上笑曰：“朕虽不解书语，亦知卿此言不逊也。”历始、洪二州刺史，俱有能名。

陆知命

陆知命，字仲通，吴郡富春人也。父敖，陈散骑常侍。知命性好学，通识大体，以贞介自持，释褐陈始兴王行参军，后历太学博士、南狱正。及陈灭，归于家，会高智慧等作乱于江左，晋王广镇江都，以其三吴之望，召令讽谕反者。知命说下贼十七城，得其渠帅陈正绪、萧思行等三百余人，以功拜仪同三司，赐以田宅，复用其弟恪为汧阳令。知命以恪非百里才，上表陈让，朝廷许之。时见天下一统，知命劝高祖都洛阳，因上《太平颂》以讽焉。文多不载。数年不得调，诣朝堂上表，请使高丽，曰：“臣闻圣人当辰，物色刍豢，匹夫奔謁，或陈狂瞽。伏愿暂辍旒纛，览臣所謁。昔轩辕驭历，既缓夙沙之诛，虞舜握图，犹稽有苗之伐，陛下当百代之末，膺千载之期，四海廓清，三边底定，唯高丽小竖，狼顾燕垂。王度含弘，每怀遵养者，良由恶杀好生，欲谕之以德也。臣请以一节，宣示皇

风，使彼君臣面缚阙下。”书奏，天子异之。岁余，授普宁镇将。人或言其正直者，由是待诏于御史台。炀帝嗣位，拜治书侍御史，侃然正色，为百僚所惮，帝甚敬之，后坐事免。岁余，复职。时齐王暕颇骄纵，昵小人，知命奏劾之。暕竟得罪，百僚震栗。辽东之役，为东暕道受降使者，卒于师，时年六十七。赠御史大夫。

房彦谦

房彦谦，字孝冲，本清河人也，七世祖谌，仕燕太尉掾，随慕容氏迁于齐，子孙因家焉。世为著姓。高祖法寿，魏青、冀二州刺史，壮武侯。曾祖伯祖，齐郡、平原二郡太守。祖翼，宋安太守，并世袭爵壮武侯。父熊，释褐州主簿，行清河、广川二郡守。彦谦早孤，不识父，为母兄之所鞠养。长兄彦询，雅有清鉴，以彦谦天性颖悟，每奇之，亲教读书。年七岁，诵数万言，为宗党所异。十五，出后叔父子贞，事所继母，有逾本生，子贞哀之，抚养甚厚。后丁所继母忧，勺饮不入口者五日。事伯父乐陵太守豹，竭尽心力，每四时珍果，口弗先尝。遇期功之戚，必蔬食终礼，宗从取则焉。其后受学于博士尹琳，手不释卷，遂通涉五经。解属文，工草隶，雅有词辩，风概高人。年十八，属广宁王孝珩为齐州刺史，辟为主簿。时禁网疏阔，州郡之职，尤多纵弛，及彦谦在职，清简守法，州境肃然，莫不敬惮。及周师入鄴，齐主东奔，以彦谦为齐州治中。彦谦痛本朝倾覆，将纠率忠义，潜谋匡辅。事不果而止。齐亡，归于家。周帝遣柱国辛遵为齐州刺史，为贼帅辅带剑所执。彦谦以书谕之，带剑惭惧。送遵还州，诸贼并各归首。及高祖受禅之后，遂优游乡曲，誓无仕心。

开皇七年，刺史韦艺固荐之，不得已而应命。吏部尚书卢恺一见重之，擢授承奉郎，俄迁监察御史。后属陈平，奉诏安

抚泉、括等十州，以衔命称旨，赐物百段，米百石，衣一袭，奴婢七口。迁秦州总管录事参军。尝因朝集，时左仆射高颀定考课，彦谦谓颀曰：“书称三载考绩，黜陟幽明，唐、虞以降，代有其法。黜陟合理，褒贬无亏，便是进必得贤，退皆不肖，如或舛谬，法乃虚设。比见诸州考校，执见不同，进退多少，参差不类。况复爱憎肆意，致乖平坦，清介孤直，未必高名，卑谄巧官，翻居上等，直为真伪混淆，是非瞽乱。宰贵既不精练，斟酌取舍，曾经驱使者，多以蒙识获成，未历台省者，皆为不知被退。又四方悬远，难可详悉，唯量准人数，半破半成。徒计官员之少多，莫顾善恶之众寡，欲求允当，其道无由。明公鉴达幽微，平心遇物，今所考校，必无阿枉，脱有前件数事，未审何以裁之？唯愿远布耳目，精加采访，褒秋毫之善，贬纤介之恶，非直有光至治，亦足标奖贤能。”词气侃然，观者属目。颀为之动容，深见嗟赏。因历问河西、陇右官人景行，彦谦对之如响，颀顾谓诸州总管、刺史曰：“与公言，不如独与秦州考使语。”后数日，颀言于上，上弗能用。以秩满，迁长葛令，甚有惠化，百姓号为慈父。仁寿中，上令持节使者巡行州县，察长吏能不，以彦谦为天下第一，超授都州司马。吏民号哭相谓曰：“房明府今去，吾属何用生为！”其后百姓思之，立碑颂德。都州久无刺史，州务皆归彦谦，名有异政。

内史侍郎薛道衡，一代文宗，位望清显，所与交结，皆海内名贤。重彦谦为人，深加友敬，及兼襄州总管，辞翰往来，交错道路。炀帝嗣位，道衡转牧番州，路经彦谦所，留连数日，屑涕而别。黄门侍郎张衡，亦与彦谦相善。于时帝营东都，穷极侈丽，天下失望。又汉王构逆，罹罪者多，彦谦见衡当途而不能匡救，以书谕之曰：

窃闻赏者所以劝善，刑者所以惩恶，故疏贱之人，有善必

赏，尊贵之戚，犯恶必刑，未有罚则避亲，赏则遗贱者也。今诸州刺史，受委宰牧，善恶之间，上达本朝，慑惮宪章，不敢怠慢。国家祇承灵命，作民父母，刑赏曲直，升闻于天，夤畏照临，亦宜谨肃。故文王云：“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以此而论，虽州国有殊，高下悬邈，然忧民慎法，其理一也。至如并州畔逆，须有甄明。若杨谅实以诏命不通，虑宗社危逼，征兵聚众，非为干纪，则当原其本情，议其刑罚，上副圣主友于之意，下晓愚民疑惑之心；若审知内外无虞，嗣后纂统，而好乱乐祸，妄有觊觎，则管、蔡之诛，当在于谅，同恶相济，无所逃罪，泉悬孥戮，国有常刑。其间乃有情非协同，力不自固，或被拥逼，沦陷凶威，遂使籍没流移，恐为冤滥。恢恢天网，岂其然乎？罪疑从轻，斯义安在？昔叔向置鬻狱之死，晋国所嘉，释之断犯辟之刑，汉文称善。羊舌宁不爱弟，廷尉非苟违君，但以执法无私，不容轻重。且圣人大宝，是曰神器，苟非天命，不可妄得。故蚩尤、项籍之骁勇，伊尹、霍光之权势，李老、孔丘之才智，吕望、孙武之兵术，吴、楚连磐石之据，产、禄承母后之基，不应历运之兆，终无帝王之位。况乎蕞尔一隅，蜂扇蚁聚，杨谅之愚鄙，群小之凶慝，而欲凭陵畿甸，凯幸非望者哉！开辟以降，书契云及，帝皇之迹，可得而详。自非积德累仁，丰功厚利，孰能道洽幽显，义感灵祇！是以古之哲王，昧旦丕显，履冰在念，御朽竞怀。逮叔世骄荒，曾无戒惧，肆于民上，聘嗜奔欲，不可具载，请略陈之。

曩者齐、陈二国，并居大位，自谓与天地合德，日月齐明，罔念忧虞，不恤刑政。近臣怀宠，称善而隐恶，史官曲笔，掩瑕而录美。是以民庶呼嗟，终闭塞于视听，公卿虚誉，日敷陈于左右。法网严密，刑辟日多，徭役烦兴，老幼疲苦。昔郑有子产，齐有晏婴，楚有叔敖，晋有士会。凡此小国，尚足名臣，

齐、陈之疆，岂无良佐？但以执政壅蔽，怀私徇躯，忘国忧家，外同内忌。设有正直之士，才堪干持，于己非宜，即加摈压；倘遇谄佞之辈，行多秽匿，于我有益，遂蒙荐举。以此求贤，何从而至！夫贤材者，非尚膂力，岂系文华，唯须正身负载，确乎不动。譬栋之处屋，如骨之在身，所谓栋梁骨鲠之材也。齐、陈不任骨鲠，信近谗谀，天高听卑，监其淫僻，故总收神器，归我大隋。向使二国祇敬上玄，惠恤鰥寡，委任方直，斥远浮华，卑菲为心，惻隐为务，河朔强富，江湖险隔，各保其业，民不思乱，泰山之固，弗可动也。然而寝卧积薪，宴安鸩毒，遂使禾黍生庙，雾露沾衣，吊影抚心，何嗟及矣！故诗云：“殷之未丧师，克配上帝。宜鉴于殷，骏命不易。”万机之事，何者不须熟虑哉！

伏惟皇帝望云就日，仁孝夙彰，锡社分珪，大成规矩。及总统淮海，盛德日新，当璧之符，遐迹金属。赞历甫尔，宽仁已布，率土苍生，翘足而喜。并州之乱，变起仓卒，职由杨谅诡惑，诖误吏民，非有构怨本朝，弃德从贼者也。而有司将帅，称其愿反，非止诬陷良善，亦恐大点皇猷。足下宿当重寄，早殒心膂，粤自藩邸，柱石见知。方当书名竹帛，传芳万古，稷、契、伊、吕，彼独何人？既属明时，须存謇谏，立当世之大诚，作将来之宪范。岂容曲顺人主，以爱亏刑，又使胁从之徒，横貽罪谴？忝蒙眷遇，辄写微诚，野人愚瞽，不知忌讳。

衡得书叹息，而不敢奏闻。

彦谦知王纲不振，遂去官隐居不仕，将结构蒙山之下，以求其志。会置司隶官，盛选天下知名之士。朝廷以彦谦公方宿著，时望所归，征授司隶刺史。彦谦亦慨然有澄清天下之志，凡所荐举，皆人伦表式。其有弹射，当之者曾无怨言。司隶别驾刘焯，陵上侮下，讪以为直，刺史惮之，皆为之拜。唯彦谦

执志不挠，亢礼长揖，有识嘉之。

炆亦不敢为恨。大业九年，从驾渡辽，监扶余道军。其后隋政渐乱，朝廷靡然，莫不变节。彦谦直道守常，介然孤立，颇为执政者之所嫉，出为泾阳令。未几，终于官，时年六十九。

彦谦居家，每子侄定省，常为讲说督勉之，亶癖不倦。家有旧业，资产素殷，又前后居官，所得俸禄，皆以周恤亲友，家无余财，车服器用，务存素俭。自少及长，一言一行，未尝涉私，虽致屡空，怡然自得。尝从容独笑，顾谓其子玄龄曰：“人皆因禄富，我独以官贫。所遗子孙，在于清白耳。”所有文笔，恢廓闲雅，有古人之深致。又善草隶，人有得其尺牍者，皆宝玩之。太原王邵，北海高构，蓇县李纲，河东柳彧、薛孺，皆一时知名雅澹之士，彦谦并与为友。虽冠盖成列，而门无杂宾。体资文雅，深达政务，有识者咸以远大许之。初，开皇中，平陈之后，天下一统，论者咸云将致太平。彦谦私谓所亲赵郡李少通曰：“主上性多忌克，不纳谏争。太子卑弱，诸王擅威，在朝唯行苛酷之政，未施弘大之体。天下虽安，方忧危乱。”少通初谓不然，及仁寿、大业之际，其言皆验。大唐驭宇，追赠徐州都督、临淄县公。谥曰定。

史臣曰：大厦云构，非一木之枝；帝王之功，非一士之略。长短殊用，大小异宜，咨咨悦栋梁，莫可弃也。李谔等或文能遵义，或才足干时，识用显于当年，故事留于台阁。参之有隋多士，取其开物成务，皆廊庙之榱桷，亦北辰之众星也。

列传第三十二

虞世基

虞世基，字茂世，会稽余姚人也。父荔，陈太子中庶子。世基幼沉静，喜愠不形于色，博学有高才，兼善草隶。陈中书令孔奂见而曰：“南金之贵，属在斯人。”少傅徐陵闻其名，召之，世基不往。后因公会，陵一见而奇之，顾谓朝士曰：“当今潘、陆也。”因以弟女妻焉。仕陈，释褐建安王法曹参军事，历祠部殿中二曹郎、太子中舍人。迁中庶子、散骑常侍、尚书左丞。陈主尝于莫府山校猎，令世基作《讲武赋》，于坐奏之曰：

夫玩居常者，未可论匡济之功；应变通者，然后见帝王之略。何则？化有文质，进让殊风，世或浇淳，解张累务。虽复顺纪合符之后，望云就日之君，且修战于版泉，亦治兵于丹浦。是知文德武功，盖因时而并用，经邦创制，固与俗而推移。所以树鸿名，垂大训，拱揖百灵，包举六合，其唯圣人乎！

鹑火之岁，皇上御宇之四年也。万物交泰，九有乂安，俗跻仁寿，民资日用。然而足食足兵，犹载怀于履薄；可久可大，尚懍乎于御朽。至如昆吾远赆，肃慎奇賸，史不绝书，府无虚月。贝冑雍弧之用，犀渠阙巩之殷，铸名剑于尚方，积雕戈于武库。熊罴百万，貔豹千群，利尽五材，威加四海。爰于农隙，有事春蒐，舍爵策动，观使臣之以礼，沮劝赏罚，乃示民以知

禁。盛矣哉，信百王之不易，千载之一时也！昔上林从幸，相如于是颂德，长杨校猎，子云退而为赋。虽则体物缘情，不同年而语矣，英声茂实，盖可得而言焉。其辞曰：

惟则天以稽古，统资始于群分。膺录图而出震，树司牧以为君。既济宽而济猛，亦乃武而乃文。北怨劳乎殷履，南伐盛于唐勋。彼周干与夏戚，粤可得而前闻。我大陈之创业，乃拨乱而为武。戡定艰难，平壹区宇。从喋喋之乐推，爰苍苍而再补。故累仁以积德，谅重规而袭矩。惟皇帝之休烈，体徇齐之睿哲。敷九畴而咸叙，奄四海而有截。既搜扬于帝难，又文思之安安。幽明请吏，俊乂在官。御璇玑而七政辨，朝玉帛而万国欢。昧旦丕显，未明思治。道藏往而知来，功参天而两地。运圣人之上德，尽生民之能事。于是礼畅乐和，刑清政肃。西暨析支，东渐蟠木。罄图谋而效祉，漏川泉而禔福。在灵贶而必臻，亦何思而不服。虽至治之隆平，犹戒国而强兵。选羽林于六郡，诏蹶张于五营。兼折冲而余勇，咸重义而轻生。遂乃因农隙以教民，在春蒐而习战。命司马以示法，帅掌固而清甸。导甸始以前驱，伏钩陈而后殿。抗鸟旌于析羽，饰鱼文于被练。尔乃革轩按辔，玉虬齐鞅。屯左矩以启行，击右钟而传响。交云罕之掩映，纷剑骑而来往。指摄提于斗极，洞闾阖之弘敞。跨玄武而东临，款黄山而北上。隐圆阙之迢递，届方泽之坦爽。于斯时也，青春晚候，朝阳明岫。日月光华，烟云吐秀。澄波澜于江海，静氛埃于宇宙。乘輿乃御太一之玉堂，授军令于紫房。蕴龙韬之妙算，誓武旅于戎场。锐金颜于庸蜀，躡铁骑于渔阳。馘神弩而持满，覆天弧而并张。曳虹旗之正正，振夔鼓之鏗鏘。八陈肃而成列，六军俨以相望。拒飞梯于萦带，耸楼车于武冈。或掉鞅而直指，乍交绥而弗伤。裁应变而蛇击，俄蹈厉以鹰扬。中小枝于戟刃，彻蹲札于甲裳。聊七纵于孟获，

乃两擒于卡庄。始轩轩而鹤举，遂离离以雁行。振川谷而横八表，荡海岳而耀三光。谅窈冥之不测，羌进退而难常。亦有投石扛鼎，超乘挟辘。冲冠耸剑，铁楯铜头。熊渠殆凶，武勇操牛。虽任鄙与贲、育，故无得而为仇。九攻既决，三略已周。鸣镝振响，风卷电收。于是勇爵班，金奏设，登元、凯而陪位，命方、邵而就列。三献式序，八音未阕。舞干戚而有豫，听鼓鞀而载悦。俾挟纆与投醪，咸忘躯而殉节。方席卷而横行，见王师之有征。登燕山而戮封豕，临瀚海而斩长鲸。望云亭而载蹕，礼升中而告成。实皇王之神武，信荡荡而难名者也。

陈主嘉之，赐马一匹。及陈灭归国，为通直郎，直内史省。贫无产业，每佣书养亲，怏怏不平。尝为五言诗以见意，情理凄切，世以为工，作者莫不吟咏。未几，拜内史舍人。

炀帝即位，顾遇弥隆。礼书监河东柳顾言博学有才，罕所推谢，至是与世基相见，叹曰：“海内当共推此一人，非吾侪所及也。”俄迁内史侍郎，以母忧去职，哀毁骨立。有诏起令视事，拜见之日，殆不能起，帝令左右扶之。哀其羸瘠，诏令进肉，世基食辄悲哽，不能下。帝使谓之曰：“方相委任，当为国惜身。”前后敦劝者数矣。帝重其才，亲礼逾厚，专典机密，与纳言苏威、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黄门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蕴等参掌朝政。于时天下多事，四方表奏日有百数。帝方凝重，事不庭决，入閤之后，始召世基口授节度。世基至省，方为敕书，日且百纸，无所遗谬。其精审如是。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后从幸雁门，帝为突厥所围，战士多败。世基劝帝重为赏格，亲自抚循，又下诏停辽东之事。帝从之，师乃复振。及围解，勋格不行，又下伐辽之诏。由是言其诈众，朝野离心。

帝幸江都，次巩县，世基以盗贼日盛，请发兵屯洛口仓，

以备不虞。帝不从，但答云：“卿是书生，定犹恇怯。”于时天下大乱，世基知帝不可谏止，又以高颀、张衡等相继诛戮，惧祸及己，虽居近侍，唯诺取容，不敢忤意。盗贼日甚，郡县多没。世基知帝恶数闻之，后有告败者，乃抑损表状，不以实闻。是后外间有变，帝弗之知也。尝遣太仆杨义臣捕盗于河北，降贼数十万，列状上闻。帝叹曰：“我初不闻贼顿如此，义臣降贼何多也！”世基对曰：“鼠窃虽多，未足为虑。义臣克之，拥兵不少，久在阍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义臣，放其兵散。又越王侗遣太常丞元善达间行贼中，诣江都奏事，称李密有众百万，围逼京都，贼据洛口仓，城内无食，若陛下速还，乌合必散，不然者，东都决没。因歔歔呜咽，帝为之改容。世基见帝色忧，进曰：“越王年小，此辈诳之。若如所言，善达何缘来至？”帝乃勃然怒曰：“善达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经贼中，向东阳催运，善达遂为群盗所杀。此后外人杜口，莫敢以贼闻奏。

世基貌沉审，言多合意，是以特见亲爱，朝臣无与为比。其继室孙氏，性骄淫，世基惑之，恣其奢靡。雕饰器服，无复素士之风。孙复携前夫子夏侯俨入世基舍，而顽鄙无赖，为其聚敛。鬻官卖狱，贿赂公行，其门如市，金宝盈积。其弟世南，素国士，而清贫不立，未曾有所贍。由是为论者所讥，朝野咸共疾怨。宇文化及杀逆也，世基乃见害焉。

长子肃，好学多才艺，时人称有家风。弱冠早没。肃弟熙，大业末为符玺郎。次子柔、晦，并宣义郎。化及将乱之夕，宗人虞彳及知而告熙曰：“事势以然，吾将济卿南渡，且得免祸，同死何益！”熙谓彳及曰：“弃父背君，求生何地？感尊之怀，自此诀矣。”及难作，兄弟竞请先死，行刑人于是先世基杀之。

裴蕴

裴蕴，河东闻喜人也。祖之平，梁卫将军。父忌，陈都官尚书，与吴明彻同没于周，赐爵江夏郡公，在隋十余年而卒。蕴性明辩，有吏干。在陈仕历直阁将军、兴宁令。蕴以其父在北，阴奉表于高祖，请为内应。及陈平，上悉阅江南衣冠之士，次至蕴，上以为夙有向化之心，超授仪同。左仆射高颀不悟上旨，进谏曰：“裴蕴无功于国，宠逾伦辈，臣未见其可。”上又加蕴上仪同，颀复进谏，上曰：“可加开府。”颀乃不敢复言，即日拜开府仪同三司，礼赐优洽。历洋、直、隶三州刺史，俱有能名。大业初，考绩连最。炀帝闻其善政，征为太常少卿。初，高祖不好声技，遣牛弘定乐，非正声清商及九部四舞之色，皆罢遣从民。至是，蕴揣知帝意，奏括天下周、齐、梁、陈乐家子弟，皆为乐户。其六品已下，至于民庶，有善音乐及倡优百戏者，皆直太常。是后异技淫声咸萃乐府，皆置博士弟子，递相教传，增益乐人至三万余。帝大悦，迁民部侍郎。

于时犹承高祖和平之后，禁网疏阔，户口多漏。或年及成丁，犹诈为小，未至于老，已免租赋。蕴历为刺史，素知其情，因是条奏，皆令貌阅。若一人不实，则官司解职，乡正里长皆远流配。又许民相告，若纠得一丁者，令被纠之家代输赋役。是岁大业五年也，诸郡计帐，进丁二十四万三千，新附口六十四万一千五百。帝临朝览状，谓百官曰：“前代无好人，致此罔冒。今进民户口皆从实者，全由裴蕴一人用心。古语云，得贤而治，验之信矣。”由是渐见亲委，拜京兆赞治，发擿纤毫，吏民慑惮。

未几，擢授御史大夫，与裴矩、虞世基参掌机密。蕴善候伺人主微意，若欲罪者，则曲法顺情，锻成其罪。所欲宥者，则附从轻典，因而释之。是后大小之狱皆以付蕴，宪部大理莫

敢与夺，必禀承进止，然后决断。蕴亦机辩，所论法理，言若悬河，或重或轻，皆由其口，剖析明敏，时人不能致诘。杨玄感之反也，帝遣蕴推其党与，谓蕴曰：“玄感一呼而从者十万，益知天下人不欲多，多即相聚为盗耳。不尽加诛，则后无以劝。”蕴由是乃峻法治之，所戮者数万人，皆籍没其家。帝大称善，赐奴婢十五口。司隶大夫薛道衡以忤意获谴，蕴知帝恶之，乃奏曰：“道衡负才恃旧，有无君之心。见诏书每下，便腹非私议，推恶于国，妄造祸端。论其罪名，似如隐昧，源其情意，深为悖逆。”帝曰：“然。我少时与此人相随行役，轻我童稚，共高颀、贺若弼等外擅威权，自知罪当诬愬。及我即位，怀不自安，赖天下无事，未得反耳。公论其逆，妙体本心。”于是诛道衡。又帝问苏威以讨辽之策，威不愿帝复行，且欲令帝知天下多贼，乃诡答曰：“今者之役，不愿发兵，但诏赦群盗，自可得数十万。遣关内奴贼及山东历山飞、张金称等头别为一军，出辽西道，诸河南贼王薄、孟让等十余头并给舟楫，浮沧海道，必喜于免罪，竞务立功，一岁之间，可灭高丽矣。”帝不怩曰：“我去尚犹未克，鼠窃安能济乎？”威出后，蕴奏曰：“此大不逊，天下何处有许多贼！”帝悟曰：“老革多奸，将贼胁我。欲搭其口，但隐忍之，诚极难耐。”蕴知上意，遣张行本奏威罪恶，帝付蕴推鞠之，乃处其死。帝曰：“未忍便杀。”遂父子及孙三世并除名。蕴又欲重己权势，令虞世基奏罢司隶刺史以下官属，增置御史百余人。于是引致奸黠，共为朋党，郡县有不附者，阴中之。于时军国多务，凡是兴师动众，京都留守，及与诸蕃互市，皆令御史监之。宾客附隶，遍于郡国，侵扰百姓，帝弗之知也。以渡辽之役，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及司马德戡将为乱，江阳长张惠绍夜驰告之。蕴共惠绍谋，欲矫诏发郭下兵民，尽取荣公来护儿节度，收在外逆党宇文化及

等，仍发羽林殿脚，遣范富娄等入自西苑，取梁公萧钜及燕王处分，扣门援帝。谋议已定，遣报虞世基。世基疑反者不实，抑其计。须臾，难作，蕴叹曰：“谋及播郎，竟误人事。”遂见害。子愔为尚辇直长，亦同日死。

裴矩

裴矩，字弘大，河东闻喜人也。祖他，魏都官尚书。父讷之，齐太子舍人。矩襁褓而孤，及长好学，颇爱文藻，有智数。世父让之谓矩曰：“观汝神识，足成才士，欲求宦达，当资干世之务。”矩始留情世事。齐北平王贞为司州牧，辟为兵曹从事，转高平王文学。及齐亡，不得调。高祖为定州总管，召补记室，甚亲敬之。以母忧去职。高祖作相，遣使者驰召之，参相府记室事。及受禅，迁给事郎，奏舍人事。伐陈之役，领元帅记室。既破丹阳，晋王广令矩与高颀收陈图籍。明年，奏诏巡抚岭南，未行而高智慧、汪文进等相聚作乱，吴、越道闭，上难遣矩行。矩请速进，上许之。行至南康，得兵数千人。时儻帅王仲宣逼广州，遣其所部将周师举围东衡州。矩与大将军鹿愿赴之，贼立九栅，屯大庾岭，共为声援。矩进击破之，贼惧，释东衡州，据原长岭。又击破之，遂斩师举，进军自南海援广州。仲宣惧而溃散。矩所绥集者二十余州，又承制署其渠帅为刺史、县令。及还报，上大悦，命升殿劳苦之，顾谓高颀，杨素曰：“韦洸将二万兵，不能早度岭，朕每患其兵少。裴矩以三千散卒，径至南康。有臣若此，朕亦何忧！”以功拜开府，赐爵闻喜县公，赉物二千段。除民部侍郎，寻迁内史侍郎。

时突厥强盛，都蓝可汗妻大义公主，即宇文氏之女也，由是数为边患。后因公主与从胡私通，长孙晟先发其事，矩请出使说都蓝，显戮宇文氏。上从之。竟如其言，公主见杀。后都蓝与突利可汗构难，屡犯亭鄣，诏太平公史万岁为行军总管，

出定襄道，以矩为行军长史，破达头可汗于塞外。万岁被诛，功竟不录。上以启民可汗初附，令矩抚慰之，还为尚书左丞。其年，文献皇后崩，太常旧无仪注，矩与牛弘据齐礼参定之。转吏部侍郎，名为称职。炀帝即位，营建东都，矩职修府省，九旬而就。时西域诸蕃，多至张掖，与中国交市。帝令矩掌其事。矩知帝方勤远略，诸商胡至者，矩诱令言其国俗山川险易，撰《西域图记》三卷，入朝奏之。其序曰：

臣闻禹定九州，导河不逾积石；秦兼六国，设防止及临洮。故知西胡杂种，僻居遐裔，礼教之所不及，书典之所罕传。自汉氏兴基，开拓河右，始称名号者，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乃五十五王。仍置校尉、都护，以存招抚。然叛服不恆，屡经征战，后汉之世，频废此官。虽大宛以来，略知户数，而诸国山川，未有名目。至如姓氏风土，服章物产，全无纂录，世所弗闻。复以春秋递谢，年代久远，兼并诛讨，互有兴亡。或地是故邦，改从今号，或人非旧类，因袭昔名。兼复部民交错，封疆移改，戎狄音殊，事难穷验。于阗之北，葱岭以东，考于前史，三十余国。其后更相屠灭，仅有十存。自余沦没，扫地俱尽，空有丘墟，不可记识。皇上膺天育物，无隔华夷，率土黔黎，莫不慕化。风行所及，日入以来，职贡皆通，无远不至。臣既因抚纳，监知关市，寻讨书传，访采胡人，或有所疑，即详众口。依其本国服饰仪形，王及庶人，各显容止，即丹青模写，为《西域图记》，共成三卷，合四十四国。仍别造地图，穷其要害。从西顷以去，北海之南，纵横所亘，将二万里。谅由富商大贾，周游经涉，故诸国之事，罔不遍知。复有幽荒远地，卒访难晓，不可凭虚，是以致阙。而二汉相踵，西域为传，户民数十，即称国王，徒有名号，乃乖其实。今者所编，皆余千户，利尽西海，多产珍异。其山居之属，非有国名，及部落

小者，多亦不载。发自敦煌，至于西海，凡为三道，各有襟带。北道从伊吾，经蒲类海铁勒部突厥可汗庭，度北流河水，至拂菻国，达于西海。其中道从高昌、焉耆、龟兹、疏勒、度葱岭，又经钹汗、苏对沙那国、康国、曹国、何国、大小安国、穆国，至波斯，达于西海。其南道从鄯善，于阗，硃俱波、喝槃陀，度葱岭，又经护密、吐火罗、挹怛、帆延，漕国，至北婆罗门，达于西海。其三道诸国，亦各自有路，南北交通。其东女国、南婆罗门国等，并随其所往，诸处得达。故知伊吾、高昌、鄯善，并西域之门户也。总凑敦煌，是其咽喉之地。以国家威德，将士骁雄，泛濛汜而扬旌，越昆仑而跃马，易如反掌，何往不至！但突厥、吐浑分领羌胡之国，为其拥遏，故朝贡不通。今并因商人密送诚款，引领翘首，愿为臣妾。圣情含养，泽及普天，服而抚之，务存安辑。故皇华遣使，弗动兵车，诸蕃即从，浑、厥可灭。混一戎夏，其在兹乎！不有所记，无以表威化之远也。

帝大悦，赐物五百段，每日引矩至御坐，亲问西方之事。矩盛言胡中多诸宝物，吐谷浑易可并吞。帝由是甘心，将通西域，四夷经略，咸以委之。转民部侍郎，未视事，迁黄门侍郎。帝复令矩往张掖，引致西蕃，至者十余国。大业三年，帝有事于恆岳，咸来助祭。帝将巡河右，复令矩往敦煌。矩遣使说高昌王鞠伯雅及伊吾吐屯设等，啖以厚利，导使入朝。及帝西巡，次燕支山，高昌王、伊吾设等及西蕃胡二十七国，谒于道左。皆令佩金玉，被锦罽，焚香奏乐，歌舞喧噪。复令武威、张掖士女盛饰纵观，骑乘填咽，周亘数十里，以示中国之盛。帝见而大悦。竟破吐谷浑，拓地数千里，并遣兵戍之。每岁委输亿万计，诸蕃慑惧，朝贡相续。帝谓矩有绥怀之略，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其冬，帝至东都，矩以蛮夷朝贡者多，讽帝令都下

大戏。征四方奇技异艺，陈于端门街，衣锦绮、珥金翠者以十数万。又勒百官及民士女列坐棚阁而纵观焉。皆被服鲜丽，终月乃罢。又令三市店肆皆设帷帐，盛列酒食，遣掌蕃率蛮夷与民贸易，所至之处，悉令邀延就坐，醉饱而散。蛮夷嗟叹，谓中国为神仙。帝称其至诚，顾谓宇文述、牛弘曰：“裴矩大识朕意，凡所陈奏，皆朕之成算。未发之顷，矩辄以闻。自非奉国用心，孰能若是！”帝遣将军薛世雄城伊吾，令矩共往经略。矩讽谕西域诸国曰：“天子为蕃人交易悬远，所以城伊吾耳。”咸以为然，不复来竞。及还，赐钱四十万。矩又白状，令反间射匱，潜攻处罗，语在《突厥传》。后处罗为射匱所迫，竟随使者入朝。帝大悦，赐矩以貂裘及西域珍器。

从帝巡于塞北，幸启民帐。时高丽遣使先通于突厥，启民不敢隐，引之见帝。矩因奏状曰：“高丽之地，本孤竹国也。周代以之封于箕子，汉世分为三郡，晋氏亦统辽东。今乃不臣，别为外域，故先帝疾焉，欲征之久矣。但以杨谅不肖，师出无功。当陛下之时，安得不事，使此冠带之境，仍为蛮貊之乡乎？今其使者朝于突厥，亲见启民，合国从化，必惧皇灵之远畅，虑后伏之先亡。胁令入朝，当可致也。”帝曰：“如何？”矩曰：“请面诏其使，放还本国，遣语其王，令速朝观。不然者，当率突厥，即日诛之。”帝纳焉。高元不用命，始建征辽之策。王师临辽，以本官领武贲郎将。明年，复从至辽东。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帝令矩兼掌兵事。以前后渡辽之役，进位右光禄大夫。于时皇纲不振，人皆变节，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内史侍郎虞世基等用事，文武多以贿闻。唯矩守常，无赃秽之响，以是为世所称。

还至涿郡，帝以杨玄感初平，令矩安集陇右。因之会宁，存问曷萨那部落，遣阙达度设寇吐谷浑，频有虏获，部落致富。

还而奏状，帝大赏之。后从师至怀远镇，诏护北蕃军事。矩以始毕可汗部众渐盛，献策分其势，将以宗女嫁其弟叱吉设，拜为南面可汗。叱吉不敢受，始毕闻而渐怨。矩又言于帝曰：“突厥本淳，易可离间，但由其内多有群胡，尽皆桀黠，教导之耳。臣闻史蜀胡悉尤多奸计，幸于始毕，请诱杀之。”帝曰：“善。”矩因遣人告胡悉曰：“天子大出珍物，今在马邑，欲共蕃内多作交关。若前来者，即得好物。”胡悉贪而信之，不告始毕，率其部落，尽驱六畜，星驰争进，冀先互市。矩伏兵马邑下，诱而斩之。诏报始毕曰：“史蜀胡悉忽领部落走来至此，云背可汗，请我容纳。突厥既是我臣，彼有背叛，我当共杀。今已斩之，故令往报。”始毕亦知其状，由是不朝。十一年，帝北巡狩，始毕率骑数十万，围帝于雁门。诏令矩与虞世基每宿朝堂，以待顾问。及围解，从至东都。属射匱可汗遣其犹子，率西蕃诸胡朝贡，诏矩宴接之。

寻从幸江都宫。时四方盗贼蜂起，郡县上奏者不可胜计。矩言之，帝怒，遣矩诣京师接候蕃客，以疾不行。及义兵入关，帝令虞世基就宅问矩方略。矩曰：“太原有变，京畿不静，遥为处分，恐失事机。唯愿銮舆早还，方可平定。”矩复起视事。俄而骁卫大将军屈突通败问至，矩以闻，帝失色。矩素勤谨，未尝忤物，又见天下方乱，恐为身祸，其待遇人，多过其所望，故虽至厮役，皆得其欢心。时从驾骁果数有逃散，帝忧之，以问矩。矩答曰：“方今车驾留此，已经二年。骁果之徒，尽无家口，人无匹合，则不能久安。臣请听兵士于此纳室。”帝大喜曰：“公定多智，此奇计也。”因令矩检校，为将士等娶妻。矩召江都境内寡妇及未嫁女，皆集宫监，又召将帅及兵等恣其所取。因听自首，先有奸通妇女及尼、女冠等，并即配之。由是骁果等悦，咸相谓曰：“裴公之惠也。”

宇文文化及之乱，矩晨起将朝，至坊门，遇逆党数人，控矩马诣孟景所。贼皆曰：“不关裴黄门。”既而化及从百余骑至，矩迎拜，化及慰谕之。令矩参定仪注，推秦王子浩为帝，以矩为侍内，随化及至河北。及僭帝位，以矩为尚书右仆射，加光禄大夫，封蔡国公，为河北道安抚大使。及宇文氏败，为窦建德所获，以矩隋代旧臣，遇之甚厚。复以为吏部尚书，寻转尚书右仆射，专掌选事。建德起自群盗，未有节文，矩为制定朝仪。旬月之间，宪章颇备，拟于王者。建德大悦，每谘访焉。及建德渡河讨孟海公，矩与曹旦等于洛州留守。建德败于武牢。群帅未知所属，曹旦长史李公淹、大唐使人魏徵等说旦及齐善行令归顺。旦等从之，乃令矩与徵、公淹领旦及八玺，举山东之地归于大唐。授左庶子，转詹事、民部尚书。

史臣曰：世基初以雅淡著名，兼以文华见重，亡国羁旅，特蒙任遇。参机衡之职，预帷幄之谋，国危未尝思安，君昏不能纳谏。方更鬻官卖狱，黷货无厌，颠隕厥身，亦其所也。裴蕴素怀奸险，巧于附会，作威作福，唯利是视，灭亡之祸，其可免乎？裴矩学涉经史，颇有干局，至于恪勤匪懈，夙夜在公，求诸古人，殆未之有。与闻政事，多历岁年，虽处危乱之中，未亏廉谨之节，美矣。然承望风旨，与时消息，使高昌入朝，伊吾献地，聚粮且末，师出玉门，关右骚然，颇亦矩之由也。

列传第三十三

宇文愷

宇文愷，字安乐，杞国公忻之弟也。在周，以功臣子，年三岁，赐爵双泉伯，七岁，进封安平郡公，邑二千户。愷少有器局。家世武将，诸兄并以弓马自达，愷独好学，博览书记，解属文，多伎艺，号为名父公子。初为千牛，累迁御正中大夫、仪同三司。高祖为丞相，加上开府中大夫。及践阼，诛宇文氏，愷初亦在杀中，以其与周本别，兄忻有功于国，使人驰赦之，仅而得免。后拜营宗庙副监、太子左庶子。庙成，别封甑山县公，邑千户。及迁都，上以愷有巧思，诏领营新都副监。高颀虽总大纲，凡所规画，皆出于愷。后决渭水达河，以通运漕，诏愷总督其事。后拜莱州刺史，甚有能名。兄忻被诛，除名于家，久不得调。会朝廷以鲁班故道久绝不行，令愷修复之。既而上建仁寿宫，访可任者，右仆射杨素言愷有巧思，上然之，于是检校将作大匠。岁余，拜仁寿宫监，授仪同三司，寻为将作少监。文献皇后崩，愷与杨素营山陵事，上善之，复爵安平郡公，邑千户。炀帝即位，迁都洛阳，以愷为营东都副监，寻迁将作大匠。愷揣帝心在宏侈，于是东京制度穷极壮丽。帝大悦之，进位开府，拜工部尚书。及长城之役，诏愷规度之。时帝北巡，欲夸戎狄，令愷为大帐，其下坐数千人。帝大悦，赐物千段。又造观风行殿，上容侍卫者数百人，离合为之，下施

轮轴，推移倏忽，有若神功。戎狄见之，莫不惊骇。帝弥悦焉，前后赏赉，不可胜纪。

自永嘉之乱，明堂废绝，隋有天下，将复古制，议者纷然，皆不能决。愷博考群籍，奏《明堂议表》曰：

臣闻在天成象，房心为布政之宫，在地成形，丙午居正阳之位。观云告月，顺生杀之序；五室九宫，统人神之际。金口木舌，发令兆民；玉瓚黄琮，式严宗祀。何尝不矜庄宸宁，尽妙思于规摹，凝睟冕旒，致子来于矩矱。

伏惟皇帝陛下，提衡握契，御辩乘乾，减五登三，复上皇之化，流凶去暴，丕下武之绪。用百姓之异心，驱一代以同域，康哉康哉，民无能而名矣。故使天符地宝，吐醴飞甘，造物资生，澄源反朴。九围清谧，四表削平，袭我衣冠，齐其文轨。茫茫上玄，陈珪璧之敬；肃肃清庙，感霜露之诚。正金奏《九韶》、《六茎》之乐，定石渠五官、三雍之礼。乃卜瀘西，爰谋洛食，辨方面势，仰禀神谋，敷土浚川，为民立极。兼聿遵先言，表置明堂，爰诏下臣，占星揆日。于是采崧山之秘简，披汶水之灵图，访通议于残亡，购《冬官》于散逸。总集众论，勒成一家。昔张衡浑象，以三分为一度，裴秀舆地，以二寸为千里。臣之此图，用一分为一尺，推而演之，冀轮奂有序。而经构之旨，议者殊途，或以绮井为重屋，或以圆楣为隆栋，各以臆说，事不经见。今录其疑难，为之通释，皆出证据，以相发明。议曰：

臣愷谨案《淮南子》曰：“昔者神农之治天下也，甘雨以时，五谷蕃植，春生夏长，秋收冬藏，月省时考，终岁献贡，以时尝谷，祀于明堂。明堂之制，有盖而无四方，风雨不能袭，燥湿不能伤，迂延而入之。”臣愷以为上古朴略，创立典刑。

《尚书帝命验》曰：“帝者承天立五府，以尊天重象。赤曰文

祖，黄曰神斗，白曰显纪，黑曰玄矩，苍曰灵府。”注云：“唐、虞之天府，夏之世室，殷之重屋，周之明堂，皆同矣。”《尸子》曰：“有虞氏曰总章。”《周官·考工记》曰：“夏后氏世室，堂修二七，博四修一。”注云：“修南北之深也。夏度以步，今修十四步，其博益以四分修之一，则明堂博十七步半也。”臣恺按，三王之世，夏最为古，从质尚文，理应渐就宽大，何因夏室乃大殷堂？相形为论，理恐不尔。《记》云“堂修七，博四修一”，若夏度以步，则应修七步。注云“今堂修十四步”，乃是增益《记》文。殷、周二堂独无加字，便是其义，类例不同。山东《礼》本辄加二七之字，何得殷无加寻之文，周阙增筵之义？研核其趣，或是不然。雠校古书，并无二字，此乃桑间俗儒信情加减。《黄图议》云：“夏后氏益其堂之大一百四十四尺，周人明堂以为两杼间。”马宫之言，止论堂之一面，据此为准，则三代堂基并方，得为上圆之制。诸书所说，并云下方，郑注《周官》，独为此义，非直与古违异，亦乃乖背礼文。寻文求理，深恐未惬。《尸子》曰：“殷人阳馆。”《考工记》曰：“殷人重屋，堂修七寻，堂崇三尺，四阿重屋。”注云：其修七寻，五丈六尺，放夏周则其博九寻，七丈二尺。”又曰：“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东西九筵。南北七筵。堂崇一筵。五室，凡二筵。”《礼记·明堂位》曰：“天子之庙，复庙重檐。”郑注云：“复庙，重屋也。”注《玉藻》云：“天子庙及露寝，皆如明堂制。”《礼图》云：“于内室之上，起通天之观，观八十一尺，得宫之数，其声浊，君之象也。”《大戴礼》曰：“明堂者，古有之。凡九室，一室有四户八牖。以茅盖，上圆下方，外水曰璧澌。赤缀户，白缀牖。堂高三尺，东西九仞，南北七筵。其宫方三百步。凡人民疾，六畜疫，五谷灾，生于天道不顺。天道不顺，生于明堂不

饰。故有天灾，则饰明堂。”《周书·明堂》曰：“堂方百一十二尺，高四尺，阶博六尺三寸。室居内，方百尺，室内方六十尺。户高八尺，博四尺。”《作洛》曰：“明堂太庙露寝，咸有四阿，重亢重廊。”孔氏注云：“重亢累栋，重廊累屋也。”《礼图》曰：“秦明堂九室十二阶，各有所居。”《吕氏春秋》曰：“有十二堂。”与《月令》同，并不论尺丈。臣恺案，十二阶虽不与《礼》合，一月一阶，非无理思。《黄图》曰：“堂方百四十四尺，法坤之策也，方象地。屋圆楣径二百一十六尺，法乾之策也，圆象天。太室九宫，法九州。太室方六丈，法阴之变数。十二堂法十二月，三十六户法极阴之变数，七十二牖法五行所行日数。八达象八风，法八卦。通天台径九尺，法乾以九覆六。高八十一尺，法黄钟九九之数。二十八柱象二十八宿。堂高三尺，上阶三等，法三统。堂四向五色，法四时五行。殿门去殿七十二步，法五行所行。门堂长四丈，取太室三之二。垣高无蔽目之照，牖六尺，其外倍之。殿垣方，在水内，法地阴也。水四周于外，象四海，圆法阳也。水阔二十四丈，象二十四气。水内径三丈，应《觐礼经》。”武帝元封二年，立明堂汶上，无室。其外略依此制。《泰山通议》今亡，不可得而辨也。

元始四年八月，起明堂、辟雍长安城南门，制度如仪。一殿，垣四面，门八观，水外周，堤壤高四尺，和会筑作三旬。五年正月六日辛未，始郊太祖高皇帝以配天。二十二日丁亥，宗祀孝文皇帝于明堂以配上帝，及先贤、百辟、卿士有益者，于是秩而祭之。亲扶三老五更，袒而割牲，跪而进之。因班时令，宣恩泽。诸侯王、宗室、四夷君长、匈奴、西国侍子，悉奉贡助祭。

《礼图》曰：“建武三十年作明堂，明堂上圆下方，上圆

法天，下方法地，十二堂法日辰，九室法九州。室八牖，八九七十二，法一时之王。室有二户，二九十八户，法土王十八日。内堂正坛高三尺，土阶三等。”胡伯始注《汉官》云：“古清庙盖以茅，今盖以瓦，瓦下藉茅，以存古制。”《东京赋》曰：“乃营三宫，布政颁常。复庙重屋，八达九房。造舟清池，惟水泱泱。”薛综注云：“复重廡覆，谓屋平覆重栋也。”《续汉书·祭祀志》云：“明帝永平二年，祀五帝于明堂，五帝坐各处其方，黄帝在未，皆如南郊之位。光武位在青帝之南，少退西面，各一犊，奏乐如南郊。”臣恺按《诗》云，《我将》祀文王于明堂，“我将我享，维牛维羊”。据此则备太牢之祭。今云一犊，恐与古殊。自晋以前，未有鹑尾，其圆墙璧水，一依本图。《晋起居注》裴頠议曰：“尊祖配天，其义明著，庙宇之制，理据未分。直可为一殿，以崇严祀，其余杂碎，一皆除之。”臣恺案，天垂象，圣人则之。辟雍之星，既有图状，晋堂方构，不合天文。既阙重楼，又无璧水，空堂乖五室之义，直殿违九阶之文。非古欺天，一何过甚！后魏于北台城南造圆墙，在璧水外，门在水内迥立，不与墙相连。其堂上九室，三三相重，不依古制，室间通巷，违舛处多。其室皆用壑累，极成褊陋。后魏《乐志》曰：“孝昌二年立明堂，议者或言九室，或言五室，诏断从五室。后元叉执政，复改为九室，遭乱不成。”《宋起居注》曰：“孝武帝大明五年立明堂，其墙宇规范，拟则太庙，唯十二间，以应期数。依汉《汶上图仪》，设五帝位。太祖文皇帝对飨，鼎俎簠簋，一依庙礼。”梁武即位之后，移宋时太极殿以为明堂。无室，十二间。《礼疑议》云：“祭用纯漆俎瓦樽，文于郊，质于庙。止一献，用清酒。”平陈之后，臣得目观，遂量步数，记其尺丈。犹见基内有焚烧残柱，毁斫之余，入地一丈，俨然如旧。柱下以樟木为跗，长丈余，

阔四尺许，两两相并。瓦安数重。宫城处所，乃在郭内。虽湫隘卑陋，未合规摹，祖宗之灵，得崇严祀。周、齐二代，阙而不修，大飨之典，于焉靡托。

自古明堂图惟有二本，一是宗周，刘熙、阮谡、刘昌宗等作，三图略同。一是后汉建武三十年作，《礼图》有本，不详撰人。臣远寻经传，傍求子史，研究众说，总撰今图。其样以木为之，下为方堂，堂有五室，上为圆观，观有四门。

帝可其奏。会辽东之役，事不果行。以渡辽之功，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其年卒官，时年五十八。帝甚惜之。谥曰康。撰《东都图记》二十卷、《明堂图议》二卷、《释疑》一卷，见行于世。子儒童，游骑尉。少子温，起部承务郎。

阎毗

阎毗，榆林盛乐人也。祖进，魏本郡太守。父庆，周上柱国、宁州总管。毗七岁，袭爵石保县公，邑千户。及长，仪貌矜严，颇好经史。受《汉书》于萧该，略通大旨。能篆书，工草隶，尤善画，为当时之妙。周武帝见而悦之，命尚清都公主。宣帝即位，拜仪同三司，授千牛左右。高祖受禅，以技艺侍东宫，数以雕丽之物取悦于皇太子，由是甚见亲待，每称之于上。寻拜车骑，宿卫东宫。上尝遣高颀大阅于龙台泽，诸军部伍多不齐整，唯毗一军法制肃然。颀言之于上，特蒙赐帛。俄兼太子宗卫率长史，寻加上仪同。太子服玩之物，多毗所为。及太子废，毗坐杖一百，与妻子俱配为官奴婢。后二岁，放免为民。炀帝嗣位，盛修军器，以毗性巧，谙练旧事，诏典其职。寻授朝请郎。毗立议，辇辂车舆，多所增损，语在《舆服志》。擢拜起部郎。

帝尝大备法驾，嫌属车太多，顾谓毗曰：“开皇之日，属车十有二乘，于事亦得。今八十一乘，以牛驾车，不足以益文

物。朕欲减之，从何为可？”毗对曰：“臣初定数，共宇文恺参详故实，据汉胡伯始、蔡邕等议，属车八十一乘，此起于秦，遂为后式。故张衡赋云‘属车九九’是也。次及法驾，三分减一，为三十六乘。此汉制也。又据宋孝建时，有司奏议，晋迁江左，惟设五乘，尚书令、建平王宏曰：‘八十一乘，议兼九国，三十六乘，无所准凭。江左五乘，俭不中礼。但帝王文物，旂旒之数，爰及冕玉，皆同十二。今宜准此，设十二乘。’开皇平陈，因以为法。今宪章往古，大驾依秦，法驾依汉，小驾依宋，以为差等。”帝曰：“何用秦法乎？大驾宜三十六，法驾宜用十二，小驾除之。”毗研精故事，皆此类也。

长城之役，毗总其事。及帝有事恆岳，诏毗营立坛场。寻转殿内丞，从幸张掖郡。高昌王朝于行所，诏毗持节迎劳，遂将护入东都。寻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将兴辽东之役，自洛口开渠，达于涿郡，以通运漕。毗督其役。明年，兼领右翊卫长史，营建临朔宫。及征辽东，以本官领武贲郎将，典宿卫。时众军围辽东城，帝令毗诣城下宣谕，贼弓弩乱发，所乘马中流矢，毗颜色不变，辞气抑扬，卒事而去。寻拜朝请大夫，迁殿内少监，又领将作少监事。后复从帝征辽东，会杨玄感作逆，帝班师，兵部侍郎斛斯政奔辽东，帝令毗率骑二千追之，不及。政据高丽柏崖城，毗攻之二日，有诏征还。从至高阳，暴卒，时年五十。帝甚悼惜之，赠殿内监。

何稠刘龙黄巨巨弟袞

何稠，字桂林，国子祭酒妥之兄子也。父通，善斫玉。稠性绝巧，有智思，用意精微。年十余岁，遇江陵陷，随妥入长安。仕周御饰下士。及高祖为丞相，召补参军，兼掌细作署。开皇初，授都督，累迁御府监，历太府丞。稠博览古图，多识旧物。波斯尝献金锦袍，组织殊丽。上命稠为之。稠锦既成，

逾所献者，上甚悦。时中国久绝琉璃之作，匠人无敢厝意，稠以绿瓷为之，与真不异。寻加员外散骑侍郎。

开皇末，桂州俚李光仕聚众为乱，诏稠召募讨之。师次衡岭，遣使者谕其渠帅洞主莫崇解兵降款。桂州长史王文同锁崇以诣稠所。稠诈宣言曰：“州县不能绥养，致边民扰叛，非崇之罪也。”乃命释之，引崇共坐，并从者四人，为设酒食而遣之。崇大悦，归洞不设备。稠至五更，掩入其洞，悉发俚兵，以临余贼。象州逆帅杜条辽、罗州逆帅庞靖等相继降款。分遣建州开府梁昵讨叛夷罗寿，罗州刺史冯暄讨贼帅李大檀，并平之，传首军门。承制署首领为州县官而还，众皆悦服。有钦州刺史宁猛力，帅众迎军。初，猛力倔强山洞，欲图为逆，至是惶惧，请身入朝。稠以其疾笃，因示无猜贰，遂放还州，与之约曰：“八九月间，可诣京师相见。”稠还奏状，上意不怪。其年十月，猛力卒，上谓稠曰：“汝不前将猛力来，今竟死矣。”稠曰：“猛力共臣为约，假令身死，当遣子入侍。越人性直，其子必来。”初，猛力临终，诫其子长真曰：“我与大使为约，不可失信于国土。汝葬我讫，即宜上路。”长真如言入朝，上大悦曰：“何稠著信蛮夷，乃至于此。”以勋授开府。

仁寿初，文献皇后崩，与宇文恺参典山陵制度。稠性少言，善候上旨，由是渐见亲昵。及上疾笃，谓稠曰：“汝既曾葬皇后，今我方死，宜好安置。属此何益，但不能忘怀耳。魂其有知，当相见于地下。”上因揽太子颈谓曰：“何稠用心，我付以后事，动静当共平章。”

大业初，炀帝将幸扬州，谓稠曰：“今天下大定，朕承洪业，服章文物，阙略犹多。卿可讨阅图籍，营造舆服羽仪，送至江都也。”其日，拜太府少卿。稠于是营黄麾三万六千人仗，及车舆辇辂、皇后卤簿、百官仪服，依期而就，送于江都。所

役工十万余人，用金银钱物巨亿计。帝使兵部侍郎明雅、选部郎薛迈等勾核之，数年方竟，毫厘无舛。稠参会今古，多所改创。魏、晋以来，皮弁有纓而无笄导。稠曰：“此古田猎之服也。今服以入朝，宜变其制。”故弁施象牙簪导，自稠始也。又从省之服，初无佩绶，稠曰：“此乃晦朔小朝之服。安有人臣谒帝而去印绶，兼无佩玉之节乎？”乃加兽头小绶及佩一只。旧制，五辂于轅上起箱，天子与参乘同在箱内。稠曰：“君臣同所，过为相逼。”乃广为盘舆，别构栏盾，侍臣立于其中。于内复起须弥平坐，天子独居其上。自余靡幢文物，增损极多，事见《威仪志》。帝复令稠造戎车万乘，钩陈八百连，帝善之，以稠守太府卿。后三岁，兼领少府监。辽东之役，摄右屯卫将军，领御营弩手三万人。时工部尚书宇文愷造辽水桥不成，师不得济，右屯卫大将军麦铁杖因而遇害。帝遣稠造桥，二日而就。初，稠制行殿及六合城，至是，帝于辽左与贼相对，夜中施之。其城周回八里，城及女垣合高十仞，上布甲士，立仗建旗。四隅置阙，面别一观，观下三门，迟明而毕。高丽望见，谓若神功。是岁，加金紫光禄大夫。明年，摄左屯卫将军，从至辽左。

十二年，加右光禄大夫，从幸江都。遇宇文化及作乱，以为工部尚书。化及败，陷于窦建德，建德复以为工部尚书、舒国公。建德败，归于大唐，授将作少匠，卒。

开皇时，有刘龙者，河间人也。性强明，有巧思。齐后主知之，令修三爵台，甚称旨，因而历职通显。及高祖践阼，大见亲委，拜右卫将军，兼将作大匠。迁都之始，与高颉参掌制度，代号为能。

大业时，有黄亘者，不知何许人也，及其弟衮，俱巧思绝人。炀帝每令其兄弟直少府将作。于时改创多务，亘、衮每参

典其事。凡有所为，何稠先令亘、袞立样，当时工人皆称其善，莫能有所损益。亘官至朝散大夫，袞官至散骑侍郎。

史臣曰：宇文恺学艺兼该，思理通贍，规矩之妙，参纵班、尔，当时制度，咸取则焉。其起仁寿宫，营建洛邑，要求时幸，穷侈极丽，使文皇失德，炀帝亡身，危乱之源，抑亦此之由。至于考览书传，定《明堂图》，虽意过其通，有足观者。毗、稠巧思过人，颇习旧事，稽前王之采章，成一代之文物。虽失之于华盛，亦有可传于后焉。

列传第三十四

王劭

王劭，字君懋，太原晋阳人也。父松年，齐通直散骑侍郎。劭少沈默，好读书。弱冠，齐尚书仆射魏收辟参开府军事，累迁太子舍人，待诏文林馆。时祖孝徵、魏收、阳休之等尝论古事，有所遗忘，讨阅不能得，因呼劭问之。劭具论所出，取书验之，一无舛误。自是大为时人所许，称其博物。后迁中书舍人。齐灭，入周，不得调。高祖受禅，授著作佐郎。以母忧去职，在家著《齐书》。时制禁私撰史，为内史侍郎李元操所奏，上怒，遣使收其书，览而悦之。于是起为员外散骑侍郎，修起居注。劭以古有钻燧改火之义，近代废绝，于是上表请变火，曰：“臣谨案《周官》，四时变火，以救时疾。明火不数变，时疾必兴。圣人作法，岂徒然也！在晋时，有以洛阳火渡江者，代代事之，相续不灭，火色变青。昔师旷食饭，云是劳薪所爨。晋平公使视之，果然车辍。今温酒及炙肉，用石炭、柴火、竹火、草火、麻荻火，气味各不同。以此推之，新火旧火，理应有异。伏愿远遵先圣，于五时取五木以变火，用功甚少，救益方大。纵使百姓习久，未能顿同，尚食内厨及东宫诸主食厨，不可不依古法。”上从之。劭又言上有龙颜戴干之表，指示群臣。上大悦，赐物数百段。拜著作郎。劭上表言符命曰：

昔周保定二年，岁在壬午，五月五日，青州黄河变清，十

里镜澈，齐氏以为己瑞，改元曰河清。是月，至尊以大兴公始作隋州刺史，历年二十，隋果大兴。臣谨案《易坤灵图》曰：“圣人受命，瑞先见于河。河者最浊，未能清也。”窃以灵贶休祥，理无虚发，河清启圣，实属大隋。午为鹑火，以明火德，仲夏火王，亦明火德。月五日五，合天数地数，既得受命之辰，允当先见之兆。开皇初，邵州人杨令愬近河，得青石图一，紫石图一，皆隐起成文，有至尊名，下云：“八方天心。”永州又得石图，剖为两段，有杨树之形，黄根紫叶。汝水得神龟，腹下有文曰：“天卜杨兴。”安邑掘地，得古铁版，文曰：“皇始天年，赉杨铁券，王兴。”同州得石龟，文曰：“天子延千年，大吉。”臣以前之三石，不异龙图。何以用石？石体久固，义与上名符合。龟腹七字，何以著龟？龟亦久固，兼是神灵之物。孔子叹河不出图，洛不出书，今于大隋圣世，图书屡出。建德六年，亳州大周村有龙斗，白者胜，黑者死。大象元年夏，焚阳汴水北有龙斗，初见白气属天，自东方历阳武而来。及至，白龙也，长十许丈。有黑龙乘云而至，两相薄，乍合乍离，自午至申，白龙升天，黑龙坠地。谨案：龙，君象也。前斗于亳州周村者，盖象至尊以龙斗之岁为亳州总管，遂代周有天下。后斗于焚阳者，“焚”字三火，明火德之盛也。白龙从东方来，历阳武者，盖象至尊将登帝位，从东第入自崇阳门也。西北升天者，当乾位天门。《坤灵图》曰：“圣人杀龙。”龙不可得而杀，皆盛气也。又曰：“泰姓商名宫，黄色，长八尺，六十世，河龙以正月辰见，白龙与五黑龙斗，白龙陵，故泰人有命。”谨案：此言皆为大隋而发也。圣人杀龙者，前后龙死是也。姓商者，皇家于五姓为商也。名宫者，武元皇帝讳于五声为宫。黄色者，隋色尚黄。长八尺者，武元皇帝身长八尺。河龙以正月辰见者，泰正月卦，龙见之所，于京师为辰地。白

龙与黑龙斗者，亳州茌阳龙斗是也。胜龙所以白者，杨姓纳音为商，至尊又辛酉岁生，位皆在西方，西方色白也。死龙所以黑者，周色黑。所以称五者，周、闵、明、武、宣、靖凡五帝。赵、陈、代、越、滕五王，一时伏法，亦当五数。白龙陵者，陵犹胜也。郑玄说：“陵当为除。”凡斗能去敌曰除。臣以泰人有命者，泰之为言通也，大也，明其人道通德大，有天命也。《乾凿度》曰：“泰表戴干。”郑玄注云：“表者，人形体之彰识也。干，盾也。泰人之表戴干。”臣伏见至尊有戴干之表，益知泰人之表不爽毫厘。《坤灵图》所云，字字皆验。《纬书》又称“汉四百年”，终如其言，则知六十世亦必然矣。昔宗周卜世三十，今则倍之。

《稽览图》云：“太平时，阴阳和合，风雨咸同，海内不偏，地有阻险，故风有迟疾。虽太平之政，犹有不能均同，唯平均乃不鸣条，故欲风于亳。亳者，陈留也。”谨案：此言盖明至尊者为陈留公世子，亳州总管，遂受天命，海内均同，不偏不党，以成太平之风化也。在大统十六年，武元皇帝改封陈留公。是时齐国有《秘记》云：“天王陈留入并州。”齐王高洋为是诛陈留王彭乐。其后武元皇帝果将兵入并州。周武帝时，望气者云亳州有天子气，于是杀亳州刺史纥豆陵恭，至尊代为之。又陈留老子祠有枯柏，世传云老子将度世，云待枯柏生东南枝回指，当有圣人出，吾道复行。至齐，枯柏从下生枝，东南上指。夜有三童子相与歌曰：“老子庙前古枯树，东南状如伞，圣主从此去。”及至尊牧亳州，亲至祠树之下。自是柏枝回抱，其枯枝，渐指西北，道教果行。校考众事，太平主出于亳州陈留之地，皆如所言。《稽览图》又云：“治道得，则阴物变为阳物。”郑玄注云：“葱变为韭亦是。”谨案：自六年以来，远近山石，多变为玉，石为阴，玉为阳。又左卫园中葱

皆变为韭。

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未几，劾复上书曰：

《易乾凿度》曰：“随上六，拘系之，乃从维之，王用享于西山。随者二月卦，阳德施行，藩决难解，万物随阳而出。故上六欲九五拘系之，维持之，明被阳化而阴随从之也。”《易稽览图》：“坤六月，有子女，任政，一年，传为复。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西北地动星坠，阳卫。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赵地动。北方三十日，千里马数至。”谨案：“凡此《易》纬所言，皆是大隋符命。随者二月之卦，明大隋以二月即皇帝位也。阳德施行者，明杨氏之德教施行于天下也。藩决难解者，明当时藩鄣皆是通决，险难皆解散也。万物随阳而出者，明天地间万物尽随杨氏而出见也。上六欲九五拘系之者，五为王，六为宗庙，明宗庙神灵欲令登九五之位，帝王拘民以礼，系民以义也。“拘民以礼”，系民以义”，此二句亦是《乾凿度》之言。维持之者，明能以纲维持正天下也。被阳化而欲阴随之者，明阴类被服杨氏之风化，莫不随从。阴谓臣下也。王用享于西山者，盖明至尊常以岁二月幸西山仁寿宫也。凡四称随，三称阳，欲美隋杨，丁宁之至也。坤六月者，坤位在未，六月建未，言至尊以六月生也。有子女任政者，言乐平公主是皇帝子女，而为周后，任理内政也。一年传为复者，复是坤之一世卦，阳气初生，言周宣帝崩后一年，传位与杨氏也。五月贫之从东北来立者，“贫之”当为“真人”，字之误也。言周宣帝以五月崩，真人革命，当在此时，至尊谦让而逆天意，故逾年乃立。昔为定州总管，在京师东北，本而言之，故曰真人从东北来立。大起土邑者，大起即大兴，言营大兴城邑也。西北地动星坠者，盖天意去周授隋，故变动也。阳卫者，言杨氏得天卫助。屯十一月神人从中山出者，此卦动而大亨作，故

至尊以十一月被授亳州总管，将从中山而出也。赵之时，停留三十日也。千里马者，盖至尊旧所乘狄骊马也。屯卦震下坎上，震于马作足，坎于马为美脊，是故狄骊马脊有肉鞍，行则先作弄四足也。数至者，言历数至也。

《河图帝通纪》曰：“形瑞出，变矩衡。赤应随，叶灵皇。《河图皇参持》曰：“皇辟出，承元讫。道无为，治率。被遂矩，戏作术。开皇色，握神日。投辅提，象不绝。立皇后，翼不格。道终始，德优劣。帝任政，河曲出。叶辅嬉，烂可述。”谨案：凡此《河图》所言，亦是大隋符命。形瑞出、变矩衡者，矩，法也，衡，北斗星名，所谓璇玑玉衡者也。大隋受命，形兆之瑞始出，天象则为之变动。北斗主天之法度，故曰矩衡。《易》纬“伏戏矩衡神”，郑玄注亦以为法玉衡之神，与此《河图》矩衡义同。赤应隋者，言赤帝降精，感应而生隋也。故隋以火德为赤帝天子。叶灵皇者，叶，合也，言大隋德合上灵天皇大帝也。又年号开皇，与《灵宝经》之开皇年相合，故曰叶灵皇。皇辟出者，皇，大也，辟，君也，大君出盖谓至尊受命出为天子也。承元讫者，言承周天元终讫之运也。道无为、治率者，治下脱一字，言大道无为，治定天下率从。被遂矩、戏作术者，矩，法也。昔遂皇握机矩，伏戏作八卦之术，言大隋被服三皇之法术也。遂皇机矩，语见《易》纬。开皇色者，言开皇年易服色也。握神日者，握持群神，明照如日也。又开皇以来日渐长，亦其义。投辅提者，言投授政事于辅佐，使之提挈也。象不绝者，法象不废绝也。立皇后、翼不格者，格，至也，言本立太子以为皇家后嗣，而其辅翼之人不能至于善也。道终始、德优劣者，言前东宫道终而德劣，今皇太子道始而德优也。帝任政、河曲出者，言皇帝亲任政事，而邵州河滨得石图也。叶辅嬉、烂可述者，叶，合也，嬉，兴也，言群臣合心

辅佐，以兴政治，烂然可纪述也。所以于《皇参持》、《帝通纪》二篇陈大隋符命者，明皇道帝德，尽在隋也。

上大悦，以劭为至诚，宠锡日隆。时有人于黄凤泉浴，得二白石，颇有文理，遂附致其文以为字，复言有诸物象而上奏曰：“其大玉有日月星辰，八卦五岳，及二麟双凤，青龙硃雀，驺虞玄武，各当其方位。又有五行、十日、十二辰之名，凡二十七字，又有‘天门地户人门鬼门闭’九字。又有却非及二鸟，其鸟皆人面，则《抱朴子》所谓‘千秋万岁’也。其小玉亦有五岳、却非、虬犀之象。二玉俱有仙人玉女乘云控鹤之象。别有异状诸神，不可尽识，盖是风伯、雨师、山精、海若之类。又有天皇大帝，皇帝及四帝坐，钩陈、北斗、三公、天将军、土司空、老人、天仓、南河、北河、五星、二十八宿，凡四十五宫。诸字本无行伍，然往往偶对。于大玉则有皇帝姓名，并临南面，与日字正鼎足。复有老人星，盖明南面象日而长寿也。皇后二字在西，上有月形，盖明象月也。于次玉则皇帝名与九千字次比，两杨字与万年字次比，隋与吉字正并，盖明长久吉庆也。”劭复回互其字，作诗二百八十篇奏之。上以为诚，赐帛千匹。劭于是采民间歌谣，引图书讖纬，依约符命，摭摭佛经，撰为《皇隋灵感志》，合三十卷，奏之。上令宣示天下。劭集诸州朝集使，洗手焚香，闭目而读之，曲折其声，有如歌咏。经涉旬朔，遍而后罢。上益喜，赏赐优洽。

仁寿中，文献皇后崩，劭复上言曰：“佛说人应生天上，及上品上生无量寿国之时，天佛放大光明，以香花妓乐来迎之。如来以明星出时入涅槃。伏惟大行皇后圣德仁慈，福善祲符，备诸秘记，皆云是妙善菩萨。臣谨案：八月二十二日，仁寿宫内再雨金银之花。二十三日，大宝殿后夜有神光。二十四日卯时，永安宫北有自然种种音乐，震满虚空。至夜五更中，奄然

如寐，便即升遐，与经文所说，事皆符验。臣又以愚意思之，皇后迁化，不在仁寿、大兴宫者，盖避至尊常居正处也。在永安宫者，象京师之永安门，平生所出入也。后升遐后二日，苑内夜有钟声三百余处，此则生天之应显然也。”上览而且悲且喜。

时蜀王秀以罪废，上顾谓劼曰：“嗟乎！吾有五子，三子不才。”劼进曰：“自古圣帝明王，皆不能移不肖之子。黄帝有二十五子，同姓者二，余各异德。尧十子，舜九子，皆不肖。夏有五观，周有三监。”上然其言。其后上梦欲上高山而不能得，崔彭捧脚，李盛扶肘得上，因谓彭曰：“死生当与尔俱。”劼曰：“此梦大吉。上高山者，明高崇大安，永如山也。彭犹彭祖，李犹李老，二人扶侍，实为长寿之徵。”上闻之，喜见容色。其年，上崩。未几，崔彭亦卒。

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帝不忍加诛。劼上书曰：“臣闻黄帝灭炎，盖云母弟，周公诛管，信亦天伦。叔向戮叔鱼，仲尼谓之遗直，石碻杀石厚，丘明以为大义。此皆经籍明文，帝王常法。今陛下置此逆贼，度越前圣，含弘宽大，未有以谢天下。谨案贼谅毒被生民者也。是知古者同德则同姓，异德则异姓，故黄帝有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有四人，唯青阳、夷鼓，与黄帝同为姬姓。谅既自绝，请改其氏。”劼以此求媚，帝依违不从。迁秘书少监，数载，卒官。

劼在著作将二十年，专典国史，撰《隋书》八十卷。多录口敕，又采迂怪不经之语及委巷之言，以类相从，为其题目，辞义繁杂，无足称者，遂使隋代文武名臣列将善恶之迹，堙没无闻。初撰《齐志》为编年体，二十卷，复为《齐书》纪传一百卷，及《平贼记》三卷。或文词鄙野，或不轨不物，骇人视听，大为有识所嗤鄙。然其采摭经史谬误，为《读书记》三十

卷，时人服其精博。爰自志学，暨乎暮齿，笃好经史，遗落世事。用思既专，性颇恍忽，每至对食，闭目凝思，盘中之肉，辄为仆从所啖。劬弗之觉，唯责肉少，数罚厨人。厨人以情白劬，劬依前闭目，伺而获之，厨人方免笞辱。其专固如此。

袁充

袁充，字德符，本陈郡阳夏人也。其后寓居丹阳。祖昂，父君正，俱为梁侍中。充少敬悟，年十余岁，其父党至门，时冬初，充尚衣葛衫。客戏充曰：“袁郎子絺兮霰兮，凄其以风。”充应声答曰：“唯絺与霰，服之无数。”以是大见嗟赏。仕陈，年十七，为秘书郎。历太子舍人、晋安王文学、吏部侍郎、散骑常侍。及陈灭，归国，历蒙、鄱二州司马。充性好道术，颇解占候，由是领太史令。时上将废皇太子，正穷治东宫官属，充见上雅信符应，因希旨进曰：“比观玄象，皇太子当废。”上然之。充复表奏，隋兴已后，日影渐长，曰：“开皇元年，冬至日影一丈二尺七寸二分，自尔渐短。至十七年，冬至影一丈二尺六寸三分。四年冬至，在洛阳测影，一丈二尺八寸八分。二年，夏至影一尺四寸八分，自尔渐短。至十六年，夏至影一尺四寸五分。《周官》以土圭之法正日影，日至之影尺有五寸。郑玄云：‘冬至之影一丈三尺。’今十六年夏至之影，短于旧影五分，十七年冬至之影，短于旧影三寸七分。日去极近则影短而日长，去极远则影长而日短，行内道则去极近，外道则去极远。《尧典》云：‘日短星昴，以正仲冬。’据昴星昏中，则知尧时仲冬，日在须女十度。以历数推之，开皇已来冬至，日在斗十一度，与唐尧之代去极并近。谨案《春秋元命包》云：‘日月出内道，璇玑得常，天帝崇灵，圣王祖功。’京房《别对》曰：‘太平日行上道，升平行次道，霸世行下道。’伏惟大隋启运，上感乾元，影短日长，振古未之有也。”上大悦，

告天下。将作役功，因加程课，丁匠苦之。仁寿初，充言上本命与阴阳律吕合者六十余条而奏之，因上表曰：“皇帝载诞之初，非止神光瑞气，嘉祥应感，至于本命行年，生月生日，并与天地日月、阴阳律吕运转相符，表里合会。此诞圣之异，宝历之元。今与物更新，改年仁寿。岁月日子，还共诞圣之时并同，明合天地之心，得仁寿之理。故知洪基长算，永永无穷。

“上大悦，赏赐优崇，侪辈莫之比。

仁寿四年甲子岁，炀帝初即位，充及太史丞高智宝奏言：“去岁冬至，日影逾长，今岁皇帝即位，与尧受命年合。昔唐尧受命四十九年，到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陛下即位，其年即当上元第一纪甲子，天正十一月庚戌冬至，正与唐尧同。自放勋以来，凡经八上元，其间绵代，未有仁寿甲子之合。谨案：第一纪甲子，太一在一宫，天目居武德，阴阳历数并得符同。唐尧丙辰生，丙子年受命，止合三五，未若己丑甲子，支干并当六合。允一元三统之期，合五纪九章之会，共帝尧同其数，与皇唐比其踪。信所谓皇哉唐哉，唐哉皇哉者矣。”仍讽齐王暕率百官拜表奉贺。其后荧惑守太微者数旬，于时缮治宫室，征役繁重，充上表称“陛下修德，荧惑退舍”。百僚毕贺。帝大喜，前后赏赐将万计。时军国多务，充候帝意欲有所为，便奏称天文见象，须有改作，以是取媚于上。大业六年，迁内史舍人。从征辽东，拜朝请大夫、秘书少监。其后天下乱，帝初罹雁门之厄，又盗贼益起，帝心不自安。充复假托天文，上表陈嘉瑞，以媚于上曰：

臣闻皇天辅德，皇天福谦，七政斯齐，三辰告应。伏惟陛下握录图而馭黔首，提万善而化八紘，以百姓为心，匪以一人受庆，先天罔违所欲，后天必奉其时。是以初膺宝历，正当上元之纪，乾之初九，又与天命符会。斯则圣人冥契，故能动合

天经。谨按去年已来，玄象星瑞，毫厘无爽，谨录尤异，上天降祥、破突厥等状七事：

其一，去八月二十八日夜，大流星如斗，出王良北，正落突厥营，声如崩墙。其二，八月二十九日夜，复有大流星如斗，出羽林，向北流，正当北方。依占，频二夜流星坠贼所，贼必败散。其三，九月四日夜，频有两星大如斗，出北斗魁，向东北流。依占，北斗主杀伐，贼必败。其四，岁星主福德，频行京、都二处分野。依占，国家之福。其五，七月内，荧惑守羽林，九月七日已退舍。依占，不出三日，贼必败散。其六，去年十一月二十日夜，有流星赤如火，从东北向西南，落贼帅卢明月营，破其童车。其七，十二月十五日夜，通汉镇北有赤气亘北方，突厥将亡之应也。依勘《城录》，河南洛阳并当甲子，与乾元初九爻及上元甲子符合。此是福地，永无所虑。旋观往政，侧闻前古，彼则异时间出，今则一朝总萃。岂非天赞有道，助歼凶孽，方清九夷于东獫，沉五狄于北溟，告成岱岳，无为汾水。

书奏，帝大悦，超拜秘书令，亲待逾昵。帝每欲征讨，充皆预知之，乃假托星象，奖成帝意，在位者皆切患之。宇文化及杀逆之际，并诛充，时年七十五。

史臣曰：王劼爱自幼童，迄乎白首，好学不倦，究极群书。搢绅洽闻之士，无不推其博物。雅好著述，久在史官，既撰《齐书》，兼修隋典。好诡怪之说，尚委巷之谈，文词鄙秽，体统繁杂。直愧南、董，才无迁、固，徒烦翰墨，不足观采。袁充少在江左，初以警悟见称，委质隋朝，更以玄象自命。并要求时幸，干进务入。劼经营符瑞，杂以妖讹，充变动星占，谬增晷影。厚诬天道，乱常侮众，刑兹勿舍，其在斯乎！且劼为河朔清流，充乃江南望族，干没荣利，得不以道，颓其家声，良

隋书

·1161·

可叹息。

列传第三十五

杨玄感李子雄赵元淑斛斯政刘元进

杨玄感，司徒素之子也。体貌雄伟，美须髯。少时晚成，人多谓之痴，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儿不痴也。”及长，好读书，便骑射。以父军功，位至柱国，与其父俱为第二品，朝会则齐列。其后高祖命玄感降一等，玄感拜谢曰：“不意陛下宠臣之甚，许以公廷获展私敬。”初拜郢州刺史，到官，潜布耳目，察长吏能不。其有善政及脏污者，纤介必知之，往往发其事，莫敢欺隐。吏民敬服，皆称其能。后转宋州刺史，父忧去职。岁余，起拜鸿胪卿，袭爵楚国公，迁礼部尚书。性虽骄傲，而爱重文学，四海知名之士多趋其门。自以累世尊显，有盛名于天下，在朝文武多是父之将吏，复见朝纲渐紊，帝又猜忌日甚，内不自安，遂与诸弟潜谋废帝，立秦王浩。及从征吐谷浑，还至大斗拔谷，时从官狼狈，玄感欲袭击行宫。其叔慎谓玄感曰：“土心尚一，国未有衅，不可图也。”玄感乃止。时帝好征伐，玄感欲立威名，阴求将领。谓兵部尚书段文振曰：“玄感世荷国恩，宠逾涯分，自非立效边裔，何以塞责！若方隅有风尘之警，庶得执鞭行阵，少展丝发之功。明公兵革是司，敢布心腹。”文振因言于帝，帝嘉之，顾谓群臣曰：“将门必有将，相门必有相，故不虚也。”于是赉物千段，礼遇益隆，颇预朝政。

帝征辽东，命玄感于黎阳督运。于时百姓苦役，天下思乱，玄感遂与武贲郎将王仲伯、汲郡赞治赵怀义等谋议，欲令帝所军众饥馑，每为逗留，不时进发。帝迟之，遣使者逼促，玄感扬言曰：“水路多盗贼，不可前后而发。”其弟武贲郎将玄纵、鹰扬郎将万硕并从幸辽东，玄感潜遣人召之。时将军来护儿以舟师自东莱将入海，趣平壤城，军未发。玄感无以动众，乃遣家奴伪为使者，从东方来，谬称护儿失军期而反。玄感遂入黎阳县，闭城大索男夫。于是取帆布为牟甲，署官属，皆准开皇之旧。移书傍郡，以讨护儿为名，各令发兵，会于仓所。以东光县尉元务本为黎州刺史，赵怀义为卫州刺史，河内郡主簿唐祚为怀州刺史。有众且一万，将袭洛阳。唐帙至河内，驰往东都告之。越王侗、民部尚书樊子盖等大惧，勒兵备御。修武县民相率守临清关，玄感不得济，遂于汲郡南渡河，从乱者如市。数日，屯兵上春门，众至十余万。子盖令河南赞治裴弘策拒之，弘策战败。漷、洛父老竞致牛酒。玄感屯兵尚书省，每誓众曰：“我身为上柱国，家累巨万金，至于富贵，无所求也。今者不顾破家灭族者，但为天下解倒悬之急，救黎元之命耳。”众皆悦，诣辕门请自效者，日有数千。与樊子盖书曰：

夫建忠立义，事有多途，见机而作，盖非一揆。昔伊尹放太甲于桐宫，霍光废刘贺于昌邑，此并公度内，不能一二披陈。高祖文皇帝诞膺天命，造兹区宇，在〔玠以齐七政，握金镜以驭六龙，无为而至化流，垂拱而天下治。今上纂承宝历，宜固洪基，乃自绝于天，殄民败德。频年肆书，盗贼于是滋多，所在修治，民力为之凋尽。荒淫酒色，子女必被其侵，耽玩鹰犬，禽兽皆离其毒。朋党相扇，货贿公行，纳邪佞之言，杜正直之口。加以转输不息，遥役无期，士卒填沟壑，骸骨蔽原野。黄河之北，则千里无烟，江淮之间，则鞠为茂草。玄感世荷国恩，

位居上将，先公奉遗诏曰：“好子孙为我辅弼之，恶子孙为我屏黜之。”所以上禀先旨，下顺民心，废此淫昏，更立明哲。四海同心，九州响应，士卒用命，如赴私雠，民庶相趋，义形公道。天意人事，较然可知。公独守孤城，势何支久！愿以黔黎在念，社稷为心，勿拘小礼，自贻伊戚。谁谓国家，一旦至此，执笔潜滋，言无所具。

遂进逼都城。

刑部尚书卫玄，率众数万，自关中来援东都。以步骑二万渡灋、涧挑战，玄感伪北。玄逐之，伏兵发，前军尽没。后数日，玄复与玄感战，兵始合，玄感诈令人大呼曰：“官军已得玄感矣。”玄军稍怠，玄感与数千骑乘之，于是大溃，拥八千人而去。玄感骁勇多力，每战亲运长矛，身先士卒，暗鸣叱咤，所当者莫不震慑。论者方之项羽。又善抚驭，士乐致死，由是战无不捷。玄军日蹙，粮又尽，乃悉众决战，阵于北邙，一日之间，战十余合。玄感弟玄挺中流矢而毙，玄感稍却。樊子盖复遣兵攻尚书省，又杀数百人。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攻元务本于黎阳，武卫将军屈突通屯河阳，左翊大将军宇文述发兵继进，右骁卫大将军来护儿复来赴援。玄感请计于前民部尚书李子雄，子雄曰：“屈突通晓习兵事，若一渡河，则胜负难决，不如分兵拒之。通不能济，则樊、卫失援。”玄感然之，将拒通。子盖知其谋，数击其营，玄感不果进。通遂济河，军于破陵。玄感为两军。西抗卫玄，东拒屈突通。子盖复出兵，于是大战，玄感军频北。复请计于子雄，子雄曰：“东都援军益至，我师屡败，不可久留。不如直入关中，开永丰仓以赈贫乏，三辅可指麾而定。据有府库，东面而争天下，此亦霸王之业。”会华阴诸杨请为乡导，玄感遂释洛阳，西图关中，宣言曰：“我已破东都，取关西矣。”宇文述等诸军蹙之。至弘农宫，父老遮

说玄感曰：“宫城空虚，又多积粟，攻之易下。进可绝敌人之食，退可割宜阳之地。”玄感以为然，留攻之。三日城不下，追兵遂至。玄感西至阌乡，上盘豆，布阵亘五十里，与官军且战且行，一日三败。复阵于董杜原，诸军击之，玄感大败，独与十余骑窜林木间，将奔上洛。追骑至，玄感叱之，皆惧而返走。至葭芦戍，玄感窘迫，独与弟积善步行。自知不免，谓积善曰：“事败矣。我不能受人戮辱，汝可杀我。”积善抽刀斫杀之，因自刺，不死，为追兵所执，与玄感首俱送行在所，磔其尸于东都市三日，复齧而焚之。余党悉平。其弟玄奖为义阳太守，将归玄感，为郡丞周〔玉〕所杀。玄纵弟万硕，自帝所逃归，至高阳，止传舍，监事许华与郡兵执之，斩于涿郡。万硕弟民行，官至朝请大夫，斩于长安。并具梟磔。公卿请改玄感姓为臬氏，诏可之。

初，玄感围东都也，梁郡人韩相国举兵应之，玄感以为河南道元帅。旬月间，众十余万，攻剽郡县。至于襄城，遇玄感败，兵渐溃散，为吏所执，传首东都。

李子雄，渤海蓆人也。祖伯贲，魏谏议大夫。父桃枝，东平太守。与乡人高仲密同归于周，官至冀州刺史。子雄少慷慨有壮志，弱冠从周武帝平齐，以功授帅都督。高祖作相，从韦孝宽破尉迥于相州，拜上开府，赐爵建昌县公。高祖受禅，为骠骑将军。伐陈之役，以功进位大将军，历郴、江二州刺史，并有能名。仁寿中，坐事免。汉王谅之作乱也，炀帝将发幽州兵以讨之。时竇抗为幽州总管，帝恐其有二心，问可任者于杨素。素进子雄，授大将军，拜廉州刺史，驰至幽州，止传舍，召募得千余人。抗恃素贵，不时相见。子雄遣人谕之。后二日，抗从铁骑二千，来诣子雄所。子雄伏甲，请与相见，因擒抗。遂发幽州兵步骑三万，自井陘以讨谅。时谅遣大将军刘建略地

燕、赵，正攻井陘，相遇于抱犊山下，力战，破之。迁幽州总管，寻征拜民部尚书。

子雄明辩有器干，帝甚任之。新罗尝遣使朝贡，子雄至朝堂与语，因问其冠制所由。其使者曰：“皮弁遗象。安有大国君子而不识皮弁也！”子雄因曰：“中国无礼，求诸四夷。”使者曰：“自至已来，此言之外，未见无礼。”宪司以子雄失词，奏劾其事，竟坐免。俄而复职，从幸江都。帝以仗卫不整，顾子雄部伍之。子雄立指麾，六军肃然。帝大悦曰：“公真武侯才也。”寻转右武侯大将军，后坐事除名。辽东之役，帝令从军自效，因从来护兒自东平将指沧海。会杨玄感反于黎阳，帝疑之，诏锁子雄送行在所。子雄杀使者，亡归玄感。玄感每请计于子雄，语在《玄感传》。及玄感败，伏诛，籍没其家。

博陵赵元淑，父世模，初事高宝宁，后以众归周，授上开府，寓居京兆之云阳。高祖践阼，恆典宿卫。后从晋王伐陈，先锋遇贼，力战而死。朝廷以其身死王事，以元淑袭父本官，赐物二千段。元淑性疏诞，不治产业，家徒壁立。后数岁，授骠骑将军。将之官，无以自给。时长安富人宗连，家累千金，仕周为三原令。有季女，慧而有色，连独奇之，每求贤夫，闻元淑如是，请与相见。连有风仪，美谈笑，元淑亦异之。及至其家，服玩居处拟于将相。酒酣，奏女乐，元淑所未见也。元淑辞出，连曰：“公子有暇，可复来也。”后数日，复造之，宴乐更侈。如此者再三，因谓元淑曰：“知公子素贫，老夫当相济。”因问元淑所需，尽买与之。临别，元淑再拜致谢，连复拜曰：“鄙人窃不自量，敬慕公子。今有一女，愿为箕帚妾，公子意何如？”元淑感愧，遂娉为妻。连复送奴婢二十口、良马十余匹，加以缣帛锦绮及金宝珍玩。元淑遂为富人。及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元淑从杨素击平之。以功进位柱国，拜德

州刺史，寻转颍川太守，并有威惠。因入朝，会司农不时纳诸郡租谷，元淑奏之。帝谓元淑曰：“如卿意者，几日当了？”元淑曰：“如臣意不过十日。”帝即日拜元淑为司农卿，纳天下租，如言而了。帝悦焉。礼部尚书杨玄感潜有异志，以元淑可与共乱，遂与结交，多遗金宝。辽东之役，领将军典宿卫，加授光禄大夫，封葛公。明年，帝复征高丽，以元淑镇临渝。及玄感作乱，其弟玄纵自帝所逃归，路经临渝。元淑出其小妻魏氏见玄纵，对宴极欢，因与通谋，并授玄纵赂遗。及玄感败，人有告其事者，帝以属吏。元淑言与玄感结婚，所得金宝则为财聘，实无他故。魏氏复言初不受金。帝亲临问，卒无异辞。帝大怒，谓侍臣曰：“此则反状，何劳重问！”元淑及魏氏俱斩于涿郡，籍没其家。

河南斛斯政，祖椿，魏太保、尚书令、常山文宣王。父恢，散骑常侍、新蔡郡公。政明悟有器干，初为亲卫，后以军功授仪同，甚为杨素所礼。大业中，为尚书兵曹郎。政有风神，每奏事，未尝不称旨。炀帝悦之，渐见委信。杨玄感兄弟俱与之交。辽东之役，兵部尚书段文振卒，侍郎明雅复以罪废，帝弥属意。寻迁兵部侍郎。于时外事四夷，军国多务，政处断辩速，称为干理。玄感之反也，政与通谋。及玄纵等亡归，亦政之计也。帝在辽东，将班师，穷治玄纵党与。内不自安，遂亡奔高丽。明年，帝复东征，高丽请降，求执送政。帝许之，遂锁政而还。至京师，以政告庙，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奏曰：“斛斯政之罪，天地所不容，人神所同忿。若同常刑，贼臣逆子何以惩肃？请变常法。”帝许之。于是将政出金光门，缚政于柱，公卿百僚并亲击射，脔割其肉，多有啖者。啖后烹煮，收其余骨，焚而扬之。

余杭刘元进，少好任侠，为州里所宗。两手各长尺余，臂

垂过膝。炀帝与辽东之役，百姓骚动，元进自以相表非常，阴有异志，遂聚众，合亡命。会帝复征辽东，征兵吴会，士卒皆相谓曰：“去年吾辈父兄从帝征者，当全盛之时，犹死亡太半，骸骨不归；今天下已罢敝，是行也，吾属其无遗类矣。”于是多有亡散，郡县捕之急。既而杨玄感起于黎阳，元进知天下思乱，于是举兵应之。三吴苦役者莫不响至，旬月众至数万。将渡江，而玄感败。吴郡硃燮、晋陵管崇亦举兵，有众七万，共迎元进，奉以为主。据吴郡，称天子，燮、崇俱为仆射，署置百官。毗陵、东阳、会稽、建安豪杰多执长吏以应之。帝令将军吐万绪、光禄大夫鱼俱罗率兵讨焉。元进西屯茅浦，以抗官军，频战互有胜负。元进退保曲阿，与硃燮、管崇合军，众至十万。绪进军逼之。相持百余日，为绪所败，保于黄山。绪复破之，燮战死，元进引趣建安，休兵养士。二将亦以师老，顿军自守。俄而二将俱得罪，帝令江都郡丞王世充发淮南兵击之，有大流星坠于江都，未及地而南逝，磨拂竹木皆有声，至吴郡而落于地。元进恶之，令掘地，入二丈，得一石，径丈余。后数日，失石所在。世充既渡江，元进将兵拒战，杀千余人，世充窘急，退保延陵栅。元进遣兵，人各持茅，因风纵火。世充大惧，将弃营而遁。遇反风，火转，元进之众惧烧而退。世充简锐卒掩击，大破之，杀伤太半，自是频战辄败。元进谓管崇曰：“事急矣，当以死决之。”于是出挑战，俱为世充所杀。其众悉降，世充坑之于黄亭涧，死者三万人。其余党往往保险为盗。其后董道冲、沈法兴、李子通等乘此而起，战争不息，逮于隋亡。

李密裴仁基

李密，字法主，真乡公衍之从孙也。祖耀，周邢国公。父宽，骁勇善战，干略过人，自周及隋，数经将领，至柱国、蒲

山郡公，号为名将。密多筹算，才兼文武，志气雄远，常以济物为己任。开皇中，袭父爵蒲山公，乃散家产，周贍亲故，养客礼贤，无所爱吝。与杨玄感为刎颈之交。后更折节，下帷耽学，尤好兵书，诵皆在口。师事国子助教包恺，受《史记》、《汉书》，励精忘倦，恺门徒皆出其下。大业初，授亲卫大都督，非其所好，称疾而归。

及杨玄感在黎阳，有逆谋，阴遣家僮至京师召密，令与弟玄挺等同赴黎阳。玄感举兵而密至，玄感大喜，以为谋主。玄感谋计于密，密曰：“愚有三计，惟公所择。今天子出征，远在辽外，地去幽州，悬隔千里。南有巨海之限，北有胡戎之患，中间一道，理极艰危。今公拥兵，出其不意，长驱入蓟，直扼其喉。前有高丽，退无归路，不过旬月，赍粮必尽。举麾一召，其众自降，不战而擒，此计之上也。又关中四塞，天府之国，有卫文升，不足为意。今宜率众，经城勿攻，轻赍鼓行，务早西入。天子虽还，失其襟带，据险临之，故当必克，万全之势，此计之中也。若随近逐便，先向东都，唐祚告之，理当固守。引兵攻战，必延岁月，胜负殊未可知，此计之下也。”玄感曰：“不然。公之下计，乃上策矣。今百官家口并在东都，若不取之，安能动物？且经城不拔，何以示威？”密计遂不行。玄感既至东都，皆捷，自谓天下响应，功在朝夕。及获韦福嗣，又委以腹心，是以军旅之事，不专归密。福嗣既非同谋，因战被执，每设筹画，皆持两端。后使作檄文，福嗣固辞不肯。密揣知其情，因谓玄感曰：“福嗣元非同盟，实怀观望。明公初起大事，而奸人在侧，听其是非，必为所误矣。请斩谢众，方可安辑。”玄感曰：“何至于此！”密知言之不用，退谓所亲曰：“楚公好反而不欲胜，如何？吾属今为虏矣！”后玄感将西入，福嗣竟亡归东都。

时李子雄劝玄感速称尊号，玄感以问于密。密曰：“昔陈胜自欲称王，张耳谏而被外，魏武将求九锡，荀彧止而见疏。今者密欲正言，还恐追踪二子，阿谀顺意，又非密之本图。何者？兵起已来，虽复频捷，至于郡县，未有从者。东都守御尚强，天下救兵益至，公当身先士众，早定关中。乃欲急自尊崇，何示不广也！”玄感笑而止。及宇文述、来护儿等军且至，玄感谓密曰：“计将安出？”密曰：“元弘嗣统强兵于陇右，今可扬言其反，遣使迎公，因此入关，可得给众。”玄感遂以密谋号令其众，因引西入。至陕县，欲围弘农宫，密谏之曰：“公今诈众入西，军事在速，况乃追兵将至，安可稽留！若前不得据关，退无所守，大众一散，何以自全？”玄感不从，遂围之，三日攻不能拔，方引而西。至于阌乡，追兵遂及。

玄感败，密间行入关，与玄感从叔询相随，匿于冯翊询妻之舍。寻为邻人所告，遂捕获，囚于京兆狱。是时炀帝在高阳，与其党俱送帝所。在途谓其徒曰：“吾等之命，同于朝露，若至高阳，必为俎醢。今道中犹可为计，安得行就鼎镬，不规逃避也？”众咸然之。其徒多有金，密令出示使者曰：“吾等死日，此金并留付公，幸用相瘞。其余即皆报德。”使者利其金，遂相然许。及出关外，防禁渐弛，密请通市酒食，每宴饮喧哗竟夕，使者不以为意。行次邯郸，夜宿村中，密等七人皆穿墙而遁，与王仲伯亡抵平原贼帅郝孝德。孝德不甚礼之，备遭饥谨，至削树皮而食。仲伯潜归天水，密诣淮阳，舍于村中，变姓名称刘智远，聚徒教授。经数月，密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曰：“金凤荡初节，玉露凋晚林。此夕穷途士，空轸郁陶心。眺听良多感，慷慨独沾襟。沾襟何所为？怅然怀古意。秦俗犹未平，汉道将何冀！樊哙市井徒，萧何刀笔吏。一朝时运合，万古传名器。寄言世上雄，虚生真可愧。”诗成而泣下数行。

时人有怪之者，以告太守赵他。县捕之，密乃亡去，抵其妹夫雍丘令丘君明。后君明从子怀义以告，帝令捕密，密得遁去，君明竟坐死。

会东郡贼帅翟让聚党万余人，密归之，其中有知密是玄感亡将，潜劝让害之。密大惧，乃因王伯当以策干让。让遣说诸小贼，所至辄降下，让始敬焉，召与计事。密谓让曰：“今兵众既多，粮无所出，若旷日持久，则人马困敝，大敌一临，死亡无日。未若直趣荥阳，休兵馆谷，待士马肥充，然可与人争利。”让从之，于是破金堤关，掠荥阳诸县，城堡多下之。荥阳太守郇王庆及通守张须陀以兵讨让。让数为须陀所败，闻其来，大惧，将远避之。密曰：“须陀勇而无谋，兵又骤胜，既骄且狠，可一战而擒。公但列阵以待，保为公破之。”让不得已，勒兵将战，密分兵千余人于林木间设伏。让与战不利，军稍却，密发伏自后掩之，须陀众溃。与让合击，大破之，遂斩须陀于阵。让于是令密建牙，别统所部。密复说让曰：“昏主蒙尘，播荡吴越，蝟毛竞起，海内饥荒。明公以英桀之才，而统骁雄之旅，宜当廓清天下，诛剪群凶，岂可求食草间，常为小盗而已！今东都土庶，中外离心，留守诸官，政令不一，明公亲率大众，直掩兴洛仓，发粟以赈穷乏，远近孰不归附！百万之众，一朝可集，先发制人，此机不可失也。”让曰：“仆起陇亩之间，望不至此。必如所图，请君先发，仆领诸军，便为后殿。得仓之日，当别议之。”密与让领精兵七千人，以大业十三年春，出阳城，北逾方山，自罗口袭兴洛仓，破之。开仓恣民所取，老弱负糶，道路不绝。

越王侗武贵郎将刘长恭率步骑二万五千讨密，密一战破之，长恭仅以身免。让于是推密为主。密城洛口周回四十里以居之。房彦藻说下豫州，东都大惧。让上密号为魏公。密初辞

不受，诸将等固请，乃从之。设坛场，即位，称元年，置官属，以房彦藻为左长史，郟元真右长史，杨德方左司马，郑德韬右司马。拜让司徒，封东郡公。其将帅封拜各有差。长白山贼孟让掠东都，烧丰都市而归。密攻下巩县，获县长柴孝和，拜为护军。武贲郎将裴仁基以武牢归密，因遣仁基与孟让率兵二万余人袭回洛仓，破之，烧天津桥，遂纵兵大掠。东都出兵乘之，仁基等大败，仅以身免。密复亲率兵三万逼东都，将军段达、武贲郎将高毗、刘长恭等出兵七万拒之，战于故都，官军败走，密复下回洛仓而据之。俄而德韬、德方俱死，复以郑颀为左司马，郑虔象为右司马。柴孝和说密曰：“秦地阻山带河，西楚背之而亡，汉高都之而霸。如愚意者，令仁基守回洛，翟让守洛口，明公亲简精锐，西袭长安，百姓孰不郊迎，必当有征无战。既克京邑，业固兵强，方更长驱崤、函，扫荡京、洛，传檄指撻，天下可定。但今英雄竞起，实恐他人我先，一朝失之，噬脐何及！”密曰：“君之所图，仆亦思之久矣，诚为上策。但昏主尚在，从兵犹众，我之所部，并山东人，既见未下洛阳，何肯相随西入！诸将出于群盗，留之各竞雌雄。若然者，殆将败矣。”孝和曰：“诚如公言，非所及也。大军既未可西出，请间行观隙。”密从之。孝和与数十骑至陕县，山贼归之者万余人。密时兵锋甚锐，每入苑，与官军连战。会密为流矢所中，卧于营内，后数日，东都出兵击之，密众大溃，弃回洛仓，归洛口。孝和之众闻密退，各分散而去。孝和轻骑归密。帝遣王世充率江淮劲卒五万来讨密，密逆拒之，战不利。柴孝和溺死于洛水，密甚伤之。世充营于洛西，与密相拒百余日。武阳郡丞元宝藏、黎阳贼帅李文相、洹水贼帅张升、清河贼帅赵君德、平原贼帅郝孝德并归于密，共袭破黎阳仓，据之。周法明举江、黄之地以附密，齐郡贼帅徐圆朗、任城大侠徐师仁、淮阳太守

赵他等前后款附，以千百数。

翟让所部王儒信劝让为大冢宰，总统众务，以夺密权。让兄宽复谓让曰：“天子止可自作，安得与人？汝若不能作，我当为之。”密闻其言，有图让之计。会世充列阵而至，让出拒之，为世充所击退者数百步。密与单雄信等率精锐赴之，世充败走。让欲乘胜进破其营，会日暮，密固止之。明日，让与数百人至密所，欲为宴乐。密具饌以待之，其所将左右，各分令就食。诸门并设备，让不之觉也。密引让入坐，有好弓，出示让，遂令让射。让引满将发，密遣壮士蔡建自后斩之，殒于床下。遂杀其兄宽及王儒信，并其从者亦有死焉。让所部将徐世勣，为乱兵所斫中，重创，密遽止之，仅而得免。单雄信等皆叩头求哀，密并释而慰谕之。于是率左右数百人诣让本营。王伯当、邴元真、单雄信等入营，告以杀让之意，众无敢动者。乃令徐世勣、单雄信、王伯当分统其众。

未几，世充夜袭仓城，密逆拒破之，斩武贲郎将费青奴。世充复移营洛北，南对巩县，其后遂于洛水造浮桥，悉众以击密。密与千骑拒之，不利而退。世充因薄其城下，密简锐卒数百人，分为三队出击之。官军稍却，自相陷溺，死者数万人，武贲郎将杨威、王辩、霍世举、刘长恭、梁德重、董智通等诸将率皆没于阵。世充仅而获免，不敢还东都，遂走河阳。其夜雨雪尺余，众随之者，死亡殆尽。密于是修金墉故城居之，众三十余万。复来攻上春门，留守韦津出拒战，密击败之，执津于阵。其党劝密即尊号，密不许。及义师围东都，密出军争之，交绥而退。

俄而宇文化及杀逆，率众自江都北指黎阳，兵十余万。密乃自率步骑二万拒之。会越王侗称尊号，遣使者授密太尉、尚书令、东南道大行台、行军元帅、魏国公，令先平化及，然后

入朝辅政。密遣使报谢焉。化及与密相遇，密知其军少食，利在急战，故不与交锋，又遏其归路，使不得西。密遣徐世勣守仓城，化及攻之，不能下。密与化及隔水而语，密数之曰：“卿本匈奴阜隶破野头耳，父兄子弟并受隋室厚恩，富贵累世，至妻公主，光荣隆显，举朝莫二。荷国土之遇者，当须国土报之，岂容主上失德，不能死谏，反因众叛，躬行杀虐，诛及子孙，傍立支庶，擅自尊崇，欲规篡夺，污辱妃后，枉害无辜？不追诸葛瞻之忠诚，乃为霍禹之恶逆。天地所不容，人神所莫祐。拥逼良善，将欲何之！今若速来归我，尚可得全后嗣。”化及默然，俯视良久，乃嗔目大言曰：“共你论相杀事，何须作书语邪？”密谓从者曰：“化及庸懦如此，忽欲图为帝王，斯乃赵高、圣公之流，吾当折杖驱之耳。”化及盛修攻具，以逼黎阳仓城，密领轻骑五百驰赴之。仓城兵又出相应，焚其攻具，经夜火不灭。密知化及粮且尽，因伪与和，以敝其众。化及不之悟，大喜，恣其兵食，冀密馈之。会密下有人获罪，亡投化及，具言密情，化及大怒。其食又尽，乃渡永济渠，与密战于童山之下，自辰达酉。密为流矢所中，顿于汲县。化及掠汲郡，北趣魏县，其将陈智略、张童仁等所部兵归于密者，前后相继。初，化及以輜重留于东郡，遣其所署刑部尚书王轨守之。至是，轨举郡降密，以轨为滑州总管。密引兵而西，遣记室参军李俭朝于东都，执杀炀帝人于弘达以献越王侗。侗以俭为司农少卿，使之反命，召密入朝。密至温县，闻世充已杀元文都、卢楚等，乃归金墉。

世充既得擅权，乃厚赐将士，缮治器械，人心渐锐。然密兵少衣，世充乏食，乃请交易。密初难之，郟元真等各求私利，递来劝密，密遂许焉。初，东都绝粮，人归密者，日有数百。至此，得食，而降人益少，密方悔而止。密虽据仓，无府库，

兵数战不获赏，又厚抚初附之兵，于是众心渐怨。时遣邴元真守兴洛仓。元真起自微贱，性又贪鄙，宇文温疾之，每谓密曰：“不杀元真，公难未已。”密不答，而元真知之，阴谋叛密。扬庆闻而告密，密固疑焉。会世充悉众来决战，密留王伯当守金墉，自引精兵就偃师，北阻邙山以待之。世充军至，令数百骑渡御河，密遣裴行俨率众逆之。会日暮，暂交而退，行俨、孙长乐、程金等骁将十数人皆遇重创，密甚恶之。世充夜潜济师，诘朝而阵，密方觉之，狼狈出战，于是败绩，与万余人驰向洛口。世充夜围偃师，守将郑颀为其部下所翻，以城降世充。密将入洛口仓城，元真已遣人潜引世充矣。密阴知之而不发其事，因与众谋，待世充之兵半济洛水，然后击之。及世充军至，密候骑不时觉，比将出战，世充军悉已济矣。密自度不能支，引骑而遁。元真竟以城降于世充。

密众渐离，将如黎阳。人或谓密曰：“杀翟让之际，徐世勣几至于死。今创犹未复，其心安可保乎？”密乃止。时王伯当弃金墉，保河阳，密以轻骑自武牢渡河以归之，谓伯当曰：“兵败矣！久苦诸君，我今自刎，请以谢众。”众皆泣，莫能仰视。密复曰：“诸君幸不相弃，当共归关中。密身虽愧无功，诸君必保富贵。”其府掾柳燮对曰：“昔盆子归汉，尚食均输，明公与长安宗族有畴昔之遇，虽不陪起义，然而阻东都，断隋归路，使唐国不战而据京师，此亦公之功也。”众咸曰：“然。”密遂归大唐，封邢国公，拜光禄卿。

河东裴仁基，字德本。祖伯凤，周汾州刺史。父定，上仪同。仁基少骁武，便弓马。开皇初，为亲卫。平陈之役，先登陷阵，拜仪同，赐物千段。以本官领汉王谅府亲信。炀帝嗣位，谅举兵作乱，仁基苦谏。谅大怒，囚之于狱。及谅败，帝嘉之，超拜护军。数岁，改授武贲郎将，从将军李景讨叛蛮向思多于

黔安，以功进位银青光禄大夫，赐奴婢百口，绢五百匹。击吐谷浑于张掖，破之，加授金紫光禄大夫。斩获寇掠鞮鞞，拜左光禄大夫。从征高丽，进位光禄大夫。

帝幸江都，李密据洛口，令仁基为河南道讨捕大使，据武牢以拒密。及荥阳通守张须陀为密所杀，仁基悉收其众，每与密战，多所斩获。时隋大乱，有功者不录。仁基见强寇在前，士卒劳敝，所得军资，即用分赏。监军御史萧怀静每抑止之，众咸怨怒。怀静又阴持仁基长短，欲有所奏劾。仁基惧，遂杀怀静，以其众归密。密以为河东郡公。其子行俨，骁勇善战，密复以为绛郡公，甚相委昵。王世充以东都食尽，悉众诣偃师，与密决战。密问计于诸将，仁基对曰：“世充尽锐而至，洛下必虚，可分兵守其要路，令不得东。简精兵三万，傍河西出，以逼东都。世充却还，我且按甲，世充重出，我又逼之。如此则此有余力，彼劳奔命，兵法所谓‘彼出我归，彼归我出，数战以疲之，多方以误之’者也。”密曰：“公知其一，不知其二。东都兵马有三不可当：器械精，一也；决计而来，二也；食尽求断，三也。我按甲蓄力，以观其敝，彼求断不得，欲走无路，不过十日，世充之首可悬于麾下。”单雄信等诸将轻世充，皆请战，仁基苦争不得。密难违诸将之言，战遂大败，仁基为世充所虏。世充以其父子并骁锐，深礼之，以兄女妻行俨。及僭尊号，署仁基为礼部尚书，行俨为左辅大将军。行俨每有攻战，所当皆披靡，号为“万人敌”。世充惮其威名，颇加猜防。仁基知其意，不自安，遂与世充所署尚书左丞宇文儒童、尚食直长陈谦、秘书丞崔德本等谋反，令陈谦于上食之际，持匕首以劫世充，行俨以兵应于阶下，指麾事定，然后出越王侗以辅之。事临发，将军张童仁知其谋而告之，俱为世充所杀。

史臣曰：古先帝王之兴也，非夫至德深仁格于天地，有丰

功博利，弘济艰难，不然，则其道无由矣。自周邦不竞，隋运将隆，武元、高祖并著大功于王室，平南国，摧东夏，总百揆，定三方，然后变讴歌，迁宝鼎。于时匈奴骄倨，勾吴不朝，既争长于黄池，亦饮马于清渭。高祖内绥外御，日不暇给，委心膺于俊杰，寄折冲于爪牙，文武争驰，群策毕举。服猾夏之虏，扫黄旗之寇，峻五岳以作镇，环四海以为池，厚泽被于域中，余威震于殊俗。炀帝蒙故业，践丕基，阻伊、洛而固崤、函，跨两都而总万国。矜历数之在己，忽王业之艰难，不务以道恤人，将以申威海外。运拒谏之智，骋饰非之辩，耻辙迹之未远，忘德义之不修。于是凿通渠，开驰道，树以柳杞，隐以金槌。西出玉门，东逾碣石，堑山堙谷，浮河达海。民力凋尽，徭戍无期，率土之心，鸟惊鱼溃。方西规奄蔡，南讨流求，视总八狄之师，屡践三韩之域。自以威行万物，顾指无违，又躬为长君，功高曩列，宠不假于外戚，权不逮于群下，足以轹轩、唐，奄吞周、汉，子孙万代，人莫能窥，振古以来，一君则已。遂乃外疏猛士，内忌忠良，耻有盗窃之声，恶闻丧乱之事。出师命将，不料众寡，兵少力屈者，以畏懦受显诛，竭诚克胜者，以功高蒙隐戮。或毙锋刃之下，或殒鸩毒之中。赏不可以有功求，刑不可以无罪免，畏首畏尾，进退维谷。彼山东之群盗，多出厮役之中，无尺土之资，十家之产，岂有陈涉亡秦之志，张角乱汉之谋哉！皆苦于上欲无厌，下不堪命，饥寒交切，救死萑蒲。莫识旌旗什伍之容，安知行师用兵之势！但人自为战，众怒难犯，故攻无完城，野无横阵，星离棋布，以千百数。豪杰因其机以动之，乘其势而用之，虽有勇敢之士，明智之将，连踵复没，莫之能御。炀帝魂气慑，望绝两京，谋窜身于江湖，袭永嘉之旧迹。既而祸生毂下，衅起舟中，思早告而莫追，唯请死而获可。身弃南巢之野，首悬白旗之上，子孙剿绝，宗

庙为墟。

夫以开皇之初，比于大业之盛，度土地之广狭，料户口之众寡，算甲兵之多少，校仓廩之虚实，九鼎之譬鸿毛，未喻轻重，培塿之方嵩岱，曾何等级！论地险则辽隧未拟于长江，语人谋则勾丽不侔于陈国。高祖扫江南以清六合，炀帝事辽东而丧天下。其故何哉？所为之迹同，所用之心异也。高祖北却强胡，南并百越，十有余载，戎车屡动，民亦劳止，不为无事。然其动也，思以安之，其劳也，思以逸之。是以民致时雍，师无怨讟，诚在于爱利，故其兴也勃焉。炀帝嗣承平之基，守已安之业，肆其淫放，虐用其民，视亿兆如草芥，顾群臣如寇讎，劳近以事远，求名而丧实。兵缠魏阙，陆危弗图，围解雁门，慢游不息。天夺之魄，人益其灾，群盗并兴，百殃俱起，自绝民神之望，故其亡也忽焉。讯之古老，考其行事，此高祖之所由兴，而炀帝之所以灭者也，可不谓然乎！其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始皇并吞六国，高祖统一九州，二世虐用威刑，炀帝肆行猜毒，皆祸起于群盗，而身殒于匹夫。原始要终，若合符契矣。

玄感宰相之子，荷国重恩，君之失德，当竭股肱。未议致身，先图问鼎，遂假伊、霍之事，将肆莽、卓之心。人神同疾，败不旋踵，兄弟就菹醢之诛，先人受焚如之酷，不亦甚乎！李密遭会风云，夺其鳞翼，思封函谷，将割鸿沟。期月之间，众数十万，破化及，摧世充，声动四方，威行万里。虽运乖天眷，事屈兴王，而义协人谋，雄名克振，壮矣！然志性轻狡，终致颠覆，其度长挈大，抑陈、项之季孟欤？

列传第三十六

诚节

《易》称：“圣人大宝曰位，何以守位曰仁。”又云：“立人之道曰仁与义。”然而士之立身成名，在乎仁义而已。故仁道不远，则杀身以成仁，义重于生，则捐生而取义。是以龙逢投躯于夏癸，比干竭节于商辛，申蒯断臂于齐庄，弘演纳肝于卫懿。爰逮汉之纪信、栾布，晋之向雄、嵇绍，凡在立名之士，莫不庶几焉。至于临难忘身，见危授命，虽斯文不坠，而行之盖寡，固知士之所重，信在兹乎！非夫内怀铁石之心，外负凌霜之节，孰能安之若命，赴蹈如归者也。皇甫诞等，当抗攘之际，践必死之机，白刃临颈，确乎不拔，可谓岁寒贞柏，疾风劲草，千载之后，懔懔如生。岂独闻彼伯夷，懦夫立志，亦冀将来君子，有所庶几。故掇采所闻，为《诚节传》。

刘弘

刘弘，字仲远，彭城丛亭里人，魏太常卿芳之孙也。少好学，有行检，重节概。仕齐行台郎中、襄城、沛郡、谷阳三郡太守、西楚州刺史。及齐亡，周武帝以为本郡太守。尉迥之乱也，遣其将席毗掠徐、兖。弘勒兵拒之，以功授仪同、永昌太守、齐州长史。志在立功，不安佐职。平陈之役，表请从军，以行军长史从总管吐万绪度江。以功加上仪同，封濩泽县公，拜泉州刺史。会高智慧作乱，以兵攻州，弘城守百余日，救兵

不至。前后出战，死亡太半，粮尽无所食，与士卒数百人煮犀甲腰带，及剥树皮而食之，一无离叛。贼知其饥饿，欲降之，弘抗节弥厉。贼悉众来攻，城陷，为贼所害。上闻而嘉叹者久之，赐物二千段。子长信，袭其官爵。

皇甫诞陶模敬钊

皇甫诞，字玄虑，安定乌氏人也。祖和，魏胶州刺史。父璠，周隋州刺史。诞少刚毅，有器局。周毕王引为仓曹参军。高祖受禅，为兵部侍郎。数年，出为鲁州长史。开皇中，复入为比部、刑部二曹侍郎，俱有能名。迁治书侍御史，朝臣无不肃惮。上以百姓多流亡，令诞为河南道大使以检括之。及还，奏事称旨，上甚悦，令判大理少卿。明年，迁尚书右丞，俄以母忧去职。未期，起令视事。寻转尚书左丞。时汉王谅为并州总管，朝廷盛选僚佐，前后长史、司马，皆一时名士。上以诞公方著称，拜并州总管司马，总府政事，一以谘之，谅甚敬焉。及炀帝即位，征谅入朝，谅用谘议王颍之谋，发兵作乱。诞数谏止，谅不纳。诞因流涕曰：“窃料大王兵资，无敌京师者，加以君臣位定，逆顺势殊，士马虽精，难以取胜。愿王奉诏入朝，守臣子之节，必有松、乔之寿，累代之荣。如更迁延，陷身叛逆，一挂刑书，为布衣黔首不可得也。愿察区区之心，思万全之计，敢以死请。”谅怒而囚之。及杨素将至，谅屯清源以拒之。谅主簿豆卢毓出诞于狱，相与协谋，闭城拒谅。谅袭击破之，并抗节而遇害。帝以诞亡身徇国，嘉悼者久之，下诏曰：“褒显名节，有国通规，加等饰终，抑惟令典。并州总管司马皇甫诞，性理淹通，志怀审正，效官赞务，声绩克宣。值狂悖构祸，凶威孔炽，确殉单诚，不从妖逆。虽幽繫寇手，而雅志弥厉，遂潜与义徒据城抗拒。众寡不敌，奄致非命。可赠柱国，封弘义公，谥曰明。”子无逸嗣。

无逸寻为涪阳太守，政甚有声。《大业令》行，旧爵例除，以无逸诚义之后，赐爵平舆侯。入为刑部侍郎，守右卫将军。

初，汉王谅之反也，州县莫不响应，有岚州司马陶模、繁峙令敬钊，并抗节不从。

陶模，京兆人也。性明敏，有器干。仁寿初，为岚州司马。谅既作乱，刺史乔钟葵发兵将赴逆，模拒之曰：“汉王所图不轨，公荷国厚恩，致位方伯，谓当竭诚效命以答慈造，岂有大行皇帝梓宫未掩，翻为厉阶！”钟葵失色曰：“司马反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葵义而释之。军吏进曰：“若不斩模，何以压众心？”于是囚之于狱，悉掠取资财，分赐党与。及谅平，炀帝嘉之，拜开府，授大兴令。杨玄感之反也，率兵从卫玄击之，以攻进位银青光禄大夫，卒官。

敬钊字积善，河东蒲坂人也。父元约，周布宪中大夫。钊仁寿中为繁峙令，甚有能名。及贼至，力战城陷。贼帅墨弼掠其资产而临之以兵，钊辞气不挠。弼义而止之，执送于伪将乔钟葵所。钟葵释之，署为代州总管司马，钊正色拒之，至于再三。钟葵忿然曰：“受官则可，不然当斩！”钊答曰：“忝为县宰，遭逢逆乱，进不能保境，退不能死节，为辱已多，何乃复以伪官相迫也？死生唯命，余非所闻。”钟葵怒甚，熟视钊曰：“卿不畏死邪？”复将杀之。会杨义臣军至，钟葵遽出战，因而大败，钊遂得免。大业三年，炀帝避暑汾阳宫，代州长史柳铨、司马崔宝山上其状，付有司将加褒赏，会虞世基奏格而止。后迁朝邑令，未几，终。

游元

游元，字楚客，广平任人，魏五更明根之玄孙也。父宝藏，位至太守。元少聪敏，年十六，齐司徒徐显秀引为参军事。周武帝平齐之后，历寿春令、谯州司马，俱有能名。开皇中，为

殿内侍御史。晋王广为扬州总管，以元为法曹参军，父忧去职。后为内直监。炀帝嗣位，迁尚书度支郎。辽东之役，领左骁卫长史，为盖牟道监军，拜朝请大夫，兼治书侍御史。宇文述等九军败绩，帝令元按其狱。述时贵幸，其子士及又尚南阳公主，势倾朝廷。遣家僮造元，有所请属。元不之见。他日，数述曰：“公地属亲贤，腹心是寄，当咎身责己，以劝事君，乃遣人相造，欲何所道？”按之愈急，仍以状劾之。帝嘉其公正，赐朝服一袭。九年，奉使于黎阳督运，杨玄感作逆，乃谓元曰：“独夫肆虐，天下士大夫肝脑涂地，加以陷身绝域之所，军粮断绝，此亦天亡之时也。我今亲率义兵，以诛无道，卿意如何？”元正色答曰：“尊公荷国宠灵，功参佐命，高官重禄，近古莫俦，公之弟兄，青紫交映，当谓竭诚尽节，上答鸿恩。岂意坟土未干，亲图反噬，深为明公不取，愿思祸福之端。仆有死而已，不敢闻命。”玄感怒而囚之，屡胁以兵，竟不屈节，于是害之。帝甚嘉叹，赠银青光禄大夫，赐缣五百匹。拜其子仁宗为正义大夫、弋阳郡通守。

冯慈明

冯慈明，字无佚，信都长乐人也。父子琮，仕齐官至尚书右仆射。慈明在齐，以戚属之故，年十四，为淮阳王开府参军事。寻补司州主簿，进除中书舍人。周武平齐，授帅都督。高祖受禅，开三府官，除司空司仓参军事。累迁行台礼部侍郎。晋王广为并州总管，盛选僚属，以慈明为司士。后历吏部员外郎，兼内史舍人。炀帝即位，以母忧去职。帝以慈明始事藩邸，后更在台，意甚衔之，至是谪为伊吾镇副。未之官，转交止郡丞。大业九年，被征入朝。时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奔高丽，帝见慈明，深慰勉之。俄拜尚书兵曹郎，加位朝请大夫。十三年，摄江都郡丞事。李密之逼东都也，诏令慈明安集麇、洛，追

兵击密。至鄢陵，为密党崔枢所执。密延慈明于坐，劳苦之，因而谓曰：“隋祚已尽，区宇沸腾，吾躬率义兵，所向无敌，东都危急，计日将下。今欲率四方之众，问罪于江都，卿以为何如？”慈明答曰：“慈明直道事人，有死而已，不义之言，非所敢对。”密不悦，冀其后改，厚加礼焉。慈明潜使人奉表江都，及致书东都留守，论贼形势。密知其状，又义而释之。出至营门，贼帅翟让怒曰：“尔为使人，为我所执，魏公相待至厚，曾无感戴，宁有畏乎？”慈明勃然曰：“天子使我来，正欲除尔辈，不图为贼党所获。我岂从汝求活耶？欲杀但杀，何须骂詈！”因谓群贼曰：“汝等本无恶心，因饥馑逐食至此。官军至，早为身计。”让益怒，于是乱刀斩之。时年六十八。梁郡通守杨汪上状，帝叹惜之，赠银青光禄大夫。拜其二子惇、怱俱为尚书承务郎。王充推越王侗为主，重赠柱国、户部尚书、昌黎郡公，谥曰壮武。

长子忱，先在东都，王充破李密，忱亦在军中，遂遣奴负父尸枢诣东都，身不自送。未几，又盛花烛纳室。时论丑之。

张须陀

张须陀，弘农阆乡人也。性刚烈，有勇略。弱冠从史万岁讨西爨，以功授仪同，赐物三百段。炀帝嗣位，汉王谅作乱并州，从杨素击平之，加开府。大业中，为齐郡丞。会兴辽东之役，百姓失业，又属岁饥，谷米踊贵，须陀将开仓赈给，官属咸曰：“须待诏敕，不可擅与。”须陀曰：“今帝在远，遣使往来，必淹岁序。百姓有倒悬之急，如待报至，当委沟壑矣。吾若以此获罪，死无所恨。”先开仓而后上状，帝知之而不责也。明年，贼帅王薄聚结亡命数万人，寇掠郡境。官军击之，多不利。须陀发兵拒之，薄遂引军南，转掠鲁郡。须陀蹙之，及于岱山之下。薄恃骤胜，不设备。须陀选精锐，出其不意击

之，薄众大溃，因乘胜斩首数千级。薄收合亡散，得万余人，将北度河。须陀追之，至临邑，复破之，斩五千余级，获六畜万计。时天下承平日久，多不习兵，须陀独勇决善战。又长于抚驭，得士卒心，论者号为名将。薄复北战，连豆子贼孙宣雅、石祗闾、郝孝德等众十余万攻章丘。须陀遣舟师断其津济，亲率马步二万袭击，大破之，贼徒散走。既至津梁，复为舟师所拒，前后狼狈，获其家累辎重不可胜计，露布以闻。帝大悦，优诏褒扬，令使者图画其形容而奏之。其年，贼裴长才、石子河等众二万，奄至城下，纵兵大掠。须陀未暇集兵，亲率五骑与战。贼竞赴之，围百余重，身中数创，勇气弥厉。会城中兵至，贼稍却，须陀督军复战，长才败走。后数旬，贼帅秦君弘、郭方预等合军围北海，兵锋甚锐，须陀谓官属曰：“贼自恃强，谓我不能救，吾今速去，破之必矣。”于是简精兵，倍道而进，贼果无备，击大破之，斩数万级，获辎重三千两。司隶刺史裴操之上状，帝遣使劳问之。十年，贼左孝友众将十万，屯于蹲狗山。须陀列八风营以逼之，复分兵扼其要害。孝友窘迫，面缚来降。其党解象、王良、郑大彪、李宛等众各万计，须陀悉讨平之，威振东夏。以功迁齐郡通守，领河南道十二郡黜陟讨捕大使。俄而贼庐明月众十余万，将寇河北，次祝阿，须陀邀击，杀数千人。贼吕明星、帅仁泰、霍小汉等众各万余，扰济北，须陀进军击走之。寻将兵拒东郡贼翟让，前后三十余战，每破走之。转荥阳通守。时李密说让取洛口仓，让惮须陀，不敢进。密劝之，让遂与密率兵逼荥阳，须陀拒之。让惧而退，须陀乘之，逐北十余里。时李密先伏数千人于林木间，邀击须陀军，遂败绩。密与让合军围之，须陀溃围辄出，左右不能尽出，须陀跃马入救之。来往数四，众皆败散，乃仰天曰：“兵败如此，何面见天子乎？”乃下马战死。时年五十二。其所部

兵，尽夜号哭，数日不止。越王侗遣左光禄大夫裴仁基招抚其众，移镇武牢。帝令其子元备总父兵，元备时在齐郡，遇贼，竟不果行。

杨善会

杨善会，字敬仁，弘农华阴人也。父初，官至毗陵太守。善会大业中为郟令，以清正闻。俄而山东饥馑，百姓相聚为盗，善会以左右数百人逐捕之，往皆克捷。其后贼帅张金称众数万，屯于县界，屠城剽邑，郡县莫能御。善会率励所领，与贼搏战，或日有数合，每挫其锋。炀帝遣将军段达来讨金称，善会进计于达，达不能用，军竟败焉。达深谢善会。后复与贼战，进止一以谋之，于是大克。金称复引渤海贼孙宣雅、高士达等众数十万，破黎阳而还，军锋甚盛。善会以劲兵千人邀击，破之，擢拜朝请大夫、清河郡丞。金称稍更屯聚，以轻兵掠冠氏。善会与平原通守杨元弘步骑数万众，袭其本营。武贲郎将王辩军亦至，金称释冠氏来援，因与辩战，不利，善会选精锐五百赴之，所当皆靡，辩军复振。贼退守本营，诸军各还。于时山东思乱，从盗如市，郡县微弱，陷没相继。能抗贼者，唯善会而已。前后七百余阵，未尝负败，每恨众寡悬殊，未能灭贼。会太仆杨义臣讨金称，复为贼所败，退保临清。取善会之策，频与决战，贼乃退走。乘胜遂破其营，尽俘其众。金称将数百人遁逃，后归漳南，招集余党。善会追捕斩之，传首行在所。帝赐以尚方甲槊弓箭，进拜清河通守。其年，从杨义臣斩漳南贼帅高士达，传首江都宫，帝下诏褒扬之。士达所部将窦建德，自号长乐王，来攻信都。临清贼王安阻兵数千，与建德相影响。善会袭安斩之。建德既下信都，复扰清河，善会逆拒之，反为所败，婴城固守。贼围之四旬，城陷，为贼所执。建德释而礼之，用为贝州刺史。善会骂之曰：“老贼何敢拟议国土！恨吾

力劣，不能擒汝等。我岂是汝屠酤兒辈，敢欲更相吏邪？”临之以兵，辞气不挠。建德犹欲活之，为其部下所请，又知终不为己用，于是害之。清河士庶莫不伤痛焉。

独孤盛

独孤盛，上柱国楷之弟也。性刚烈，有胆气。炀帝在藩，盛以左右从，累迁为车骑将军。及帝嗣位，以藩邸之旧，渐见亲待，累转为右屯卫将军。宇文化及之作乱也，裴虔通引兵至成象殿，宿卫者皆释仗而走。盛谓虔通曰：“何物兵？形势太异也！”虔通曰：“事势已然，不预将军事。将军慎无动。”盛大骂曰：“老贼是何物语！”不及被甲，与左右十余人逆拒之，为乱兵所杀。越王侗称制，赠光禄大夫、纪国公，谥曰武节。

元文都

元文都，洵阳公孝矩之兄子也。父孝则，周小冢宰、江陵总管。文都性鲠直，明辩有器干。仕周为右侍上士。开皇初，授内史舍人，历库部、考功二曹郎，俱有能名。擢为尚书左丞，转太府少卿。炀帝嗣位，转司农少卿、司隶大夫，寻拜御史大夫，坐事免。未几，授太府卿，帝渐任之，甚有当时之誉。大业十三年，帝幸江都宫，诏文都与段达、皇甫无逸、韦津等同为东都留守。及帝崩，文都与达、津等共推越王侗为帝。侗署文都为内史令、开府仪同三司、光禄大夫、左骁卫大将军、摄右翊卫将军、鲁国公。既而宇文化及立秦王浩为帝，拥兵至彭城，所在响震。文都讽侗遣使通于李密。密于是请降，因授官爵，礼其使甚厚。王充不悦，因与文都有隙。文都知之，阴有诛充之计。侗复以文都领御史大夫，充固执而止。卢楚说文都曰：“王充外军一将耳，本非留守之徒，何得预吾事！且洛口之败，罪不容诛，今者敢怀跋扈，宰制时政，此而不除，方为

国患。”文都然之，遂怀奏入殿。事临发，有人以告充。充时在朝堂，惧而驰还含嘉城，谋作乱。文都频遣呼之，充称疾不赴。至夜作乱，攻东太阳门而入，拜于紫微观下。侗遣人谓之曰：“何为者？”充曰：“元文都、卢楚谋相杀害，请斩文都，归罪司寇。”侗见兵势渐盛，度终不免，谓文都曰：“公自见王将军也。”文都迁延而泣，侗遣其署将军黄桃树执文都以出。文都顾谓侗曰：“臣今朝亡，陛下亦当夕及。”侗恸哭而遣之，左右莫不悯默。出至兴教门，充令左右乱斩之，诸子并见害。

卢楚

卢楚，涿郡范阳人也。祖景祚，魏司空掾。楚少有才学，鯁急口吃，言语涩难。大业中，为尚书右司郎，当朝正色，甚为公卿所惮。及帝幸江都，东都官僚多不奉法，楚每存纠举，无所回避。越王侗称尊号，以楚为内史令、左备身将军、摄尚书左丞、右光禄大夫，封涿郡公，与元文都等同心戮力以辅幼主。及王充作乱，兵攻太阳门，武卫将军皇甫无逸斩关逃难，呼楚同去。楚谓之曰：“仆与元公有约，若社稷有难，誓以俱死，今舍去不义。”及兵入，楚匿于太官署，贼党执之，送于充所。充奋袂令斩之，于是锋刃交下，肢体糜碎。

刘子翊

刘子翊，彭城丛亭里人也。父徧，齐徐州司马。子翊少好学，颇解属文，性刚讷，有吏干。仕齐殿中将军。开皇初，为南和丞，累转秦州司法参军事。十八年，入考功，尚书右仆射杨素见而异之，奏为侍御史。时永宁令李公孝四岁丧母，九岁外继，其后父更别娶后妻，至是而亡。河间刘炫以无抚育之恩，议不解任。子翊驳之曰：

《传》云：“继母如母，与母同也。”当以配父之尊，居母之位，齐杖之制，皆如亲母。又“为人后者，为其父母期”。

报期者，自以本生，非殊亲之与继也。父虽自处傍尊之地，于子之情，犹须隆其本重。是以令云：“为人后者，为其父母并解官，申其心丧。父卒母嫁，为父后者虽不服，亦申心丧。其继母嫁不解官。”此专据嫁者生文耳。将知继母在父之室，则制同亲母。若谓非有抚育之恩，同之行路，何服之有乎？服既有之，心丧焉可独异？三省令旨，其义甚明。今言令许不解，何其甚谬！且后人者为其父母期，未有变隔以亲继，亲继既等，故知心丧不殊。《服问》云：“母出则为继母之党服。”岂不以出母族绝，推而远之，继母配父，引而亲之乎？子思曰：“为伋也妻，是为白也母。有为伋及也妻，是不为白也母。”定知服以名重，情因父亲，所以圣人敦之以孝慈，弘之以名义。是使子以名服，同之亲母，继以义报，等之己生。如谓继母之来，在子出之后，制有浅深者，考之经传，未见其文。譬出后之人，所后者初亡，后之者始至，此复可以无抚育之恩而不服重乎？昔长沙人王愨，汉末为上计诣京师，既而吴、魏隔绝，愨于内国更娶，生子昌。愨死后为东平相，始知吴之母亡，便情系居重，不摄职事。于时议者，不以为非。然则继母之与前母，于情无别。若要以抚育始生服制，王昌复何足云乎？又晋镇南将军羊祜无子，取弟子伊为子。祜薨，伊不服重，祜妻表闻，伊辞曰：“伯生存养己，伊不敢违。然无父命，故还本生。”尚书彭权议：“子之出养，必由父命，无命而出，是为叛子。”于是下诏从之。然则心服之制，不得缘恩而生也。

论云：“礼者称情而立文，仗义而设教。”还以此义，谕彼之情。称情者，称如母之情，仗义者，仗为子之义。名义分定，然后能尊父顺名，崇礼笃敬。苟以母养之恩始成母子，则恩由彼至，服自己来，则慈母如母，何得待父命？又云：“继母慈母，本实路人，临己养己，同之骨肉。”若如斯言，子不

由父，纵有恩育，得如母乎？其慈继虽在三年之下，而居齐期之上，礼有伦例，服以称情。继母本以名服，岂藉恩之厚薄也。至于兄弟之子犹子也，私昵之心实殊，礼服之制无二。彼言“以”轻“如”重，自以不同。此谓如重之辞，即同重法，若使轻重不等，何得为“如”？律云“准枉法”者，但准其罪，“以枉法论”者，即同真法。律以弊刑，礼以设教，准者准拟之名，以者即真之称。“如”“以”二字，义用不殊，礼律两文，所防是一。将此明彼，足见其义，取譬伐柯，何远之有。

又论云：“取子为后者，将以供承祧庙，奉养己身，不得使宗子归其故宅，以子道事本父之后妻也。”然本父后妻，因父而得母称，若如来旨，本父亦可无心丧乎？何直父之后妻。论又云：“礼言旧君，其尊岂复君乎？已去其位，非复纯臣，须言‘旧’以殊之。别有所重，非复纯孝，故言‘其’已见之。目以其父之文，是名异也。”此又非通论。何以言之？“其‘旧’训殊，所用亦别，旧者易新之称，其者因彼之辞，安得以相类哉？至如《礼》云：“其父析薪，其子不克负荷。”《传》云：“卫虽小，其君在焉。”若其父而有异，其君复有异乎？斯不然矣，斯不然矣。今炫敢违礼乖令，侮圣干法，使出后之子，无情于本生，名义之分，有亏于风俗。徇饰非于明世，强媒孽于礼经，虽欲扬己露才，不觉言之伤理。

事奏，竟从子翊之议。仁寿中，为新丰令，有能名。大业三年，除大理正，甚有当时之誉。擢授治书侍御史，每朝廷疑议，子翊为之辩析，多出众人意表。从幸江都。值天下大乱，帝犹不悟，子翊因侍切谏，由是忤旨，令子翊为丹阳留守。寻遣于上江督运，为贼吴棋所虏。子翊说之，因以众首。复遣领首贼清江。遇炀帝被杀，贼知而告之。子翊弗信，斩所言者。贼又欲请以为主，子翊不从。群贼执子翊至临川城下，使告城

中，云“帝已崩”。子翊反其言，于是见害，时年七十。

尧君素陈孝意张季珣松赞

尧君素，魏郡汤阴人也。炀帝为晋王时，君素以左右从。及嗣位，累迁鹰击郎将。大业之末，盗贼蜂起，人多流亡，君素所部独全。后从骁卫大将军屈突通拒义兵于河东。俄而通引兵南遁，以君素有胆略，署领河东通守。义师遣将吕绍宗、韦义节等攻之，不克。及通军败，至城下呼之。君素见通，歔歔流涕，悲不自胜，左右皆哽咽，通亦泣下沾衿，因谓君素曰：“吾军已败，义旗所指，莫不响应。事势如此，卿当早降，以取富贵。”君素答曰：“公当爪牙之寄，为国大臣，主上委公以关中，代王付公以社稷，国祚隆替，悬之于公。奈何不思报效，以至于此。纵不能远惭主上，公所乘马，即代王所赐也，公何面目乘之哉！”通曰：“吁！君素，我力屈而来。”君素曰：“方今力犹未屈，何用多言。”通惭而退。时围甚急，行李断绝，君素乃为木鹅，置表于颈，具论事势，浮之黄河，沿流而下。河阳守者得之，达于东都。越王侗见而叹息，于是承制拜君素为金紫光禄大夫，密遣行人劳苦之。监门直阁庞玉、武卫将军皇甫无逸前后自东都归义，俱造城下，为陈利害。大唐又赐金券，待以不死。君素卒无降心。其妻又至城下谓之曰：“隋室已亡，天命有属，君何自苦，身取祸败。”君素曰：“天下事非妇人所知。”引弓射之，应弦而倒。君素亦知事必不济，然要在守死不易，每言及国家，未尝不歔歔。尝谓将士曰：“吾是藩邸旧臣，累蒙奖擢，至于大义，不得不死。今谷支数年，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必若隋室倾败，天命有归，吾当断头以付诸君也。”时百姓苦隋日久，及逢义举，人有息肩之望。然君素善于统领，下不能叛。岁余，颇得外生口，城中微知江都倾覆。又粮食乏绝，人不聊生，男女相食，众心离

骇。白虹降于府门，兵器之端，夜皆光见。月余，君素为左右所害。

河东陈孝意，少有志尚，弱冠以贞介知名。大业初，为鲁郡司法书佐，郡内号为廉平。太守苏威尝欲杀一囚，孝意固谏，至于再三，威不许。孝意因解衣，请先受死。良久，威意乃解，谢而遣之，渐加礼敬。及威为纳言，奏孝意为侍御史。后以父忧去职，居丧过礼，有白鹿驯扰其庐，时人以为孝感之应。末期，起授雁门郡丞。在郡菜食斋居，朝夕哀临，每一发声，未尝不绝倒，柴毁骨立，见者哀之。于时政刑日紊，长吏多贼污，孝意清节弥厉，发奸撻伏，动若有神，吏民称之。炀帝幸江都，马邑刘武周杀太守王仁恭，举兵作乱。孝意率兵与武贲郎将王智辩讨之，战于下馆城，反为所败。武周遂转攻傍郡，百姓凶凶，将怀叛逆。前郡丞杨长仁、雁门令王确等，并桀黠，为无赖所归，谋应武周。孝意阴知之，族灭其家，郡中战栗，莫敢异志。俄而武周引兵来攻，孝意拒之，每致克捷。但孤城独守，外无声援，孝意执志，誓以必死。每遣使江都，道路隔绝，竟无报命。孝意亦知帝必不反，每旦暮向诏敕库俯伏流涕，悲动左右。围城百余日，粮尽，为校尉张伦所杀，以城归武周。

京兆张季珣，父祥，少为高祖所知，其后引为丞相参军事。开皇中，累迁并州司马。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其将刘建略地燕、赵。至井陘，祥勒兵拒守，建攻之，复纵火烧其郭下。祥见百姓惊骇，其城侧有西王母庙，祥登城望之再拜，号泣而言曰：“百姓何罪，致此焚烧！神其有灵，可降雨相救。”言讫，庙上云起，须臾骤雨，其火遂灭。士卒感其至诚，莫不用命。城围月余，李雄援军至，贼遂退走。以功授开府，历汝州刺史、灵武太守，入为都水监，卒官。季珣少慷慨有志节。大业末，为鹰击郎将，其府据箕山为固，与洛口连接。及李密、

翟让攻陷仓城，遣人呼之。季珣骂密极口，密怒，遣兵攻之，连年不能克。时密众数十万在其城下，季珣四面阻绝，所领不过数百人，而执志弥固，誓以必死。经三年，资用尽，樵苏无所得，撤屋而爨，人皆穴处，季珣抚巡之，一无离叛。粮尽，士卒羸病不能拒战，遂为所陷。季珣坐听事，颜色自若，密遣兵擒送之。群贼曳季珣令拜密，季珣曰：“吾虽为败军之将，犹是天子爪牙之臣，何容拜贼也！”密壮而释之。翟让从之求金不得，遂杀之，时年二十八。

其弟仲琰，大业末为上洛令。及义兵起，率吏人城守，部下杀之以归义。仲琰弟琮，为千牛左右，宇文文化及之乱遇害。季珣家素忠烈，兄弟俱死国难，论者贤之。

北海松赞，性刚烈，重名义，为石门府队正。大业末，有贼杨厚拥徒作乱，来攻北海县，赞从郡兵讨之。赞轻骑觐贼，为厚所获，厚令赞谓城中，云郡兵已破，宜早归降。赞伪许之。既至城下，大呼曰：“我是松赞，为官军觐贼，邂逅被执，非力屈也。今官军大来，并已至矣，贼徒寡弱，旦暮擒剪，不足为忧。”贼以刀筑赞口，引之而去，殴击交下。赞骂厚曰：“老贼何敢致辱贤良，祸自及也！”言未卒，贼已斩断其腰。城中望之，莫不流涕扼腕，锐气益倍。北海卒完。炀帝遣户曹郎郭子贱讨厚，破之，以赞亡身殉节，嗟悼不已，上表奏之。优诏褒扬，赠朝散大夫、本郡通守。

史臣曰：古人以天下至大，方身则小，生为重矣，比义则轻。然则死有重于太山，生以理全者也，生有轻于鸿毛，死与义合者也。然死不可追，生无再得，故处不失节，所以为难矣。杨谅、玄感、李密反形已成，凶威方炽，皇甫诞、游元、冯慈明临危不顾，视死如归，可谓勇于蹈义矣。独孤盛、元文都、卢楚、尧君素岂不知天之所废，人不能兴，甘就菹醢之诛，以

徇忠贞之节。虽功未存于社稷，力无救于颠危，然视彼苟免之徒，贯三光而洞九泉矣。须陀、善会有温序之风，子翊、松赞蹈解扬之烈。国家昏乱有忠臣，诚哉斯言也。

列传第三十七

孝义

《孝经》云：“夫孝，天之经也，地之义也，人之行也。”“《论语》云：“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孝悌也者，其为仁之本与！”《吕览》云：“夫孝，三皇、五帝之本务，万事之纲纪也。执一术而百善至，百邪去，天下顺者，其唯孝乎！”然则孝之为德至矣，其为道远矣，其化人深矣。故圣帝明王行之于四海，则与天地合其德，与日月齐其明。诸侯卿大夫行之于国家，则永保其宗社，长守其禄位。匹夫匹妇行之于闾阎，则播微烈于当年，扬休名于千载。此皆资纯至以感物，故圣哲之所重。田翼、郎方贵等，闾稽古之学，无俊伟之才，并能任其自然，情无矫饰。笃于天性，勤其四体，竭股肱之力，尽爱敬之心，自足膝下之欢，忘怀轩冕之贵。不言之化，人神通感。虽或位登台辅，爵列王侯，禄积万钟，马逾千驷，死之日，曾不得与斯人之徒隶齿。孝之大也，不其然乎！故述其所行，为《孝义传》。

陆彦师

陆彦师，字云房，魏郡临漳人。祖希道，魏定州刺史。父子彰，中书监。彦师少有行检，为邦族所称。长而好学，解属文。魏襄城王元旭引为参军事。以父艰去职，哀毁殆不胜丧。与兄印庐于墓次，负土成坟。公卿重之，多就墓侧存问，晦朔

之际，车马不绝。齐文宣闻而嘉叹，旌表其闾，号其所住为孝终里。中书令河间邢邵表荐之，未报，彭城王浹为司州牧，召补主簿。后历中外府东阁祭酒。兄印当袭父始平侯，以彦师昆弟中最幼，表让封焉。彦师固辞而止。时称友悌孝义，总萃一门。迁中书舍人，寻转通直散骑侍郎。每陈使至，必令高选主客，彦师所对接者，前后六辈。历中书黄门侍郎，以不阿宦者，遇谗，出为中山太守，有惠政。数年，征为吏部郎中。周武平齐，授载师下大夫。宣帝时，转少纳言，赐爵临水县男，奉使幽、蓟。俄而高祖为丞相，彦师遇疾，请假还鄴。尉迥将为乱，彦师微知之，遂委妻子，潜归长安。高祖嘉之，授内史下大夫，拜上仪同。高祖受禅，拜尚书左丞，进爵为子。彦师素多病，未几，以务剧疾动，乞解所职，有诏听以本官就第。岁余，转吏部侍郎。隋承周制，官无清浊，彦师在职，凡所任人，颇甄别于士庶，论者美之。后复以病出为汾州刺史，卒官。

田德懋

田德懋，观国公仁恭之子也。少以孝友著名。开皇初，以父军功赐爵平原郡公，授太子千牛备身。丁父艰，哀毁骨立，庐于墓侧，负土成坟。上闻而嘉之，遣员外散骑侍郎元志就吊焉。复降玺书曰：“皇帝谢田德懋。知在穷疾，哀毁过礼，倚庐墓所，负土成坟。朕孝理天下，思弘名教，复与汝通家，情义素重，有闻孝感，嘉叹兼深。春日暄和，气力何似？宜自抑割，以礼自存也。”并赐缣二百匹，米百石。复下诏表其门闾。后历太子舍人、义州司马。大业中，为给事郎、尚书驾部郎，卒官。

薛濬

薛濬，字道躋，刑部尚书、内阳公胄之从祖弟也。父琰，周渭南太守。濬少丧父，早孤，养母以孝闻。幼好学，有志行，

寻师于长安。时初平江陵，何妥归国，见而异之，授以经业。周天和中，袭爵虞城侯，历纳言上士、新丰令。开皇初，擢拜尚书虞部侍郎，寻转考功侍郎。帝闻濬事母至孝，以其母老，赐舆服机杖，四时珍味，当时荣之。后其母疾，濬貌甚忧瘁，亲故弗之识也。暨丁母艰，诏鸿胪监护丧事，归葬夏阳。于时隆冬极寒，濬衰经徒跣，冒犯霜雪，自京及乡，五百余里，足冻坠指，疮血流离，朝野为之伤痛。州里赙助，一无所受。寻起令视事，濬屡陈诚款，请终丧制，优诏不许。及至京，上见其毁瘠过甚，为之改容，顾谓群臣曰：“吾见薛濬哀毁，不觉悲感伤怀。”嗟异久之。濬竟不胜丧，病且卒。其弟谟时为晋王府兵曹参军事，在扬州，濬遗书与谟曰：

吾以不造，幼丁艰酷，穷游约处，屡绝箠瓢。晚生早孤，不闻《诗》《礼》，赖奉先人贻厥之训，获禀母氏圣善之规，负笈裹粮，不惮艰远，从师就业，欲罢不能。砥行厉心，困而弥笃，服膺教义，爰至长成。自释耒登朝，于兹二十三年矣。虽官非闻达，而禄喜逮亲，庶保期颐，得终色养。何图精诚无感，祸酷荐臻，兄弟俱被夺情，苫庐靡申哀诉。是用扣心泣血，隕气摧魂者也。既而创巨衅深，不胜荼毒，启手启足，幸及全归。使夫死而有知，得从先人于地下矣，岂非至愿哉。但念尔伶俜孤宦，远在边服，顾此恨恨，如何可言。适已有书，冀得与汝面诀，忍死待汝，已历一旬。汝既未来，便成今古，緬然永别，为恨何言。勉之哉，勉之哉！

书成而绝，时年四十二。有司以闻，高祖为之屑涕，降使赉册书吊祭曰：“皇帝咨故考功侍郎薛濬：於戏！惟尔操履贞和，器业详敏，允膺列宿，勤饗克彰。及遭私艰，奄从毁灭。嘉尔诚孝，感于朕怀，奠酌有加，抑惟朝典。故遣使人，指申往命，魂而有灵，歆兹荣渥。呜呼哀哉！”濬性清俭，死之日，

家无遗资。濬初为童儿时，与宗中诸儿游戏于涧滨。见一黄蛇有角及足，召群儿共视，了不见者。濬以为不祥，归大忧悴。母逼而问之，濬以实对。时有胡僧诣宅乞食，濬母怖而告之，僧曰：“此乃儿之吉应。且是儿也，早有名位，然寿不过六七耳。”言终而出，忽然不见，时咸异之。既而终于四十二，六七之言，于是验矣。子乾福，武安郡司仓书佐。

王颁

王颁，字景彦，太原祁人也。祖神念，梁左卫将军。父僧辩，太尉。颁少倨傲，有文武干局。其父平侯景，留颁质于荆州，遇元帝为周师所陷，颁因入关。闻其父为陈武帝所杀，号恸而绝，食顷乃苏，哭泣不绝声，毁瘠骨立。至服闋，常布衣蔬食，藉藁而卧。周明帝嘉之，召授左侍上士，累迁汉中太守，寻拜仪同三司。开皇初，以平蛮功，加开府，封蛇丘县公。献取陈之策，上览而异之，召与相见，言毕而歔歔，上为之改容。及大举伐陈，颁自请行，率徒数百人，从韩擒先锋夜济。力战被伤，恐不堪复斗，悲感呜咽。夜中因睡，梦有人授药，比寤而创不痛，时人以为孝感。及陈灭，颁密召父时士卒，得千余人，对之涕泣。其间壮士或问颁曰：“郎君来破陈国，灭其社稷，讎耻已雪，而悲哀不止者，将为霸先早死，不得手刃之邪？请发其丘垄，断椁焚骨，亦可申孝心矣。”颁顿颡陈谢，额尽流血，答之曰：“其为帝王，坟茔甚大，恐一宵发掘，不及其尸，更至明朝，事乃彰露，若之何？”诸人请具锹锄，一旦皆萃。于是夜发其陵，剖棺，见陈武帝须并不落，其本皆出自骨中。颁遂焚骨取灰，投水而饮之。既而自缚，归罪于晋王。王表其状，高祖曰：“朕以义平陈，王颁所为，亦孝义之道也，朕何忍罪之！”舍而不问。有司录其战功，将加柱国，赐物五千段，颁固辞曰：“臣缘国威灵，得雪怨耻，本心徇私，非是

为国，所加官赏，终不敢当。”高祖从之。拜代州刺史，甚有惠政。母忧去职。后为齐州刺史，卒官，时年五十二。弟頵，见《文学传》。

杨庆

杨庆，字伯悦，河间人也。祖玄，父刚，并以至孝知名。庆美姿仪，性辩慧。年十六，齐国子博士徐遵明见而异之。及长，颇涉书记。年二十五，郡察孝廉，以侍养不行。其母有疾，不解襟带者七旬。及居母忧，哀毁骨立，负土成坟。齐文宣帝表其门闾，赐帛三十匹，绵十屯，粟五十石。高祖受禅，屡加褒赏，擢授仪同三司，版授平阳太守。年八十五，终于家。

郭俊

郭俊，字弘义，太原文水人也。家门雍睦，七叶共居，犬豕同乳，乌鹊通巢，时人以为义感之应。州县上其事，上遣平昌公宇文弼诣其家劳问之。治书御史柳彧巡省河北，表其门闾。汉王谅为并州总管，闻而嘉叹，赐兄弟二十余人衣各一袭。

田翼

田翼，不知何许人也。性至孝，养母以孝闻。其后母卧疾岁余，翼亲易燥湿，母食则食，母不食则不食。母患暴痢，翼谓中毒，遂亲尝恶。及母终，翼一恸而绝，其妻亦不胜哀而死，乡人厚共葬之。

纽回

纽回，字孝政，河东安邑人也。性至孝，周武成中，父母丧，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庐前生麻一株，高丈许，围之合拱，枝叶郁茂，冬夏恆青。有乌栖其上，回举声哭，乌即悲鸣，时人异之。周武帝表其闾，擢授甘棠令。开皇初卒。

子士雄，少质直孝友，丧父，复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其庭前有一槐树，先甚郁茂，及士雄居丧，树遂枯死。服阙还宅，

死树复荣。高祖闻之，叹其父子至孝，下诏褒扬，号其所居为累德里。

刘士俊

刘士俊，彭城人也。性至孝，丁母丧，绝而复苏者数矣。勺饮不入口者七日，庐于墓侧，负土成坟，列植松柏。狐狼驯扰，为之取食。高祖受禅，表其门闾。

郎方贵

郎方贵，淮南人也。少有志尚，与从父弟双贵同居。开皇中，方贵尝因出行遇雨，淮水泛长，于津所寄渡，船人怒之，挝方贵臂折。至家，其弟双贵惊问所由，方贵具言之。双贵恚恨，遂向津殴击船人致死。守津者执送之县官，案问其状，以方贵为首，当死，双贵从坐，当流。兄弟二人争为首坐，县司不能断，送诣州。兄弟各引咎，州不能定，二人争欲赴水而死。州状以闻，上闻而异之，特原其罪，表其门闾，赐物百段，后为州主簿。

翟普林

翟普林，楚丘人也。性仁孝，事亲以孝闻。州郡辟命，皆固辞不就，躬耕色养，乡邻谓为楚丘先生。后父母疾，亲易燥湿，不解衣者七旬。大业初，父母俱终，哀毁殆将灭性。庐于墓侧，负土为坟，盛冬不衣缁絮，唯著单纁而已。家有一乌犬，随其在墓，若普林哀临，犬亦悲号，见者嗟异焉。有二鹊巢其庐前柏树，每入其庐，驯狎无所惊惧。大业中，司隶巡察，奏其孝感，擢授孝阳令。

李德饶

李德饶，赵郡柏人人也。祖彻，魏尚书右丞。父纯，开皇中为介州长史。德饶少聪敏好学，有至性，宗党咸敬之。弱冠为校书郎，仍直内史省，参掌文翰。转监察御史，纠正不避贵

戚。大业三年，迁司隶从事，每巡四方，理雪冤枉，褒扬孝悌。虽位秩未通，其德行为当时所重。凡与交结，皆海内髦彦。性至孝，父母寝疾，辄终日不食，十旬不解衣。及丁忧，水浆不入口五日，哀恸呕血数升。及送葬之日，会仲冬积雪，行四十余里，单纁徒跣，号踊几绝。会葬者千余人，莫不为之流涕。后甘露降于庭树，有鸠巢其庐。纳言杨达巡省河北，诣其庐吊慰之，因改所居村名孝敬村，里为和顺里。后为金河长，未之官，值群盗蜂起，贼帅格谦、孙宣雅等十余头，聚众于渤海。时有敕许其归首，谦等惧不敢降，以德饶信行有闻，遣使奏曰：“若使德饶来者，即相率归首。”帝于是遣德饶往渤海慰谕诸贼。行至冠氏，会他盗攻陷县城，德饶见害。

其弟德召，性重然诺。大业末，为离石郡司法书佐，太守杨子崇特礼之。及义兵起，子崇遇害，弃尸城下，德召赴哭尽哀，收瘞之。至介休，诣义师，请葬子崇。大将军嘉之，因赠子崇官，令德召为使者，往离石礼葬子崇焉。

华秋

华秋，汲郡临河人也。幼丧父，事母以孝闻。家贫，佣赁为养。其母遇患，秋容貌毁悴，须鬓顿改，州里咸嗟异之。及母终之后，遂绝栉沐，发尽秃落。庐于墓侧，负土成坟，有人欲助之者，秋辄拜而止之。大业初，调狐皮，郡县大猎。有一兔，人逐之，奔入秋庐中，匿秋膝下。猎人至庐所，异而免之。自尔此兔常宿庐中，驯其左右。郡县嘉其孝感，俱以状闻。炀帝降使劳问，表其门闾。后群盗起，常往来庐之左右，咸相诫曰：“勿犯孝子。”乡人赖秋而全者甚众。

徐孝肃

徐孝肃，汲郡人也。宗族数千家，多以豪侈相尚，唯孝肃性俭约，事亲以孝闻。虽在幼齿，宗党间每有争讼，皆至孝肃

所平论之，为孝肃所短者，无不引咎而退。孝肃早孤，不识父，及长，问其母父状，因求画工，图其形像，构庙置之而定省焉，朔望享祭。养母至孝，数十年，家人未见其有忿恚之色。及母老疾，孝肃亲易燥湿，忧悴数年，见者无不悲悼。母终，孝肃茹蔬饮水，盛冬单纁，毁瘠骨立。祖父母、父母墓皆负土成坟，庐于墓所四十余载，被发徒跣，遂以身终。

其弟德备，聪敏，通涉五经，河朔间称为儒者。德备终，子处默又庐于墓侧，奕叶称孝焉。

史臣曰：昔者弘爱敬之理，必籍王公大人，近古敦孝友之情，多茅屋之下。而彦师、道贇，或家传纓冕，或身誓山河，遂乃负土成坟，致毁灭性。虽乖先王之制，亦观过以知仁矣。郎贵昆弟，争死而身全，田翼夫妻，俱丧而名立，德饶仁怀群盗，德劬义感兴王，亦足称也。纽回、刘俊之伦，翟林、华秋之辈，或茂草嘉树荣枯于庭宇，或走兽翔禽驯狎于庐墓，非夫孝悌之至，通于神明者乎！

列传第三十八

循吏

古之善牧人者，养之以仁，使之以义，教之以礼，随其所便而处之，因其所欲而与之，从其所好而劝之。如父母之爱子，如兄之爱弟，闻其饥寒为之哀，见其劳苦为之悲，故人敬而悦之，爱而亲之。若子产之理郑国，子贱之居单父，贾琮之牧冀州，文翁之为蜀郡，皆可以恤其灾患，导以忠厚，因而利之，惠而不费。其晖映千祀，声芳不绝，夫何为哉？用此道也。然则五帝、三王不易人而化，皆在所由化之而已。故有无能之吏，无不可化之人。高祖膺运抚图，除凶静乱，日旰忘食，思迈前王。然不敦诗书，不尚道德，专任法令，严察临下。吏存苟免，罕闻宽惠，乘时射利者，多以一切求名。既炀帝嗣兴，志存远略，车辙马迹，将遍天下，纲纪弛紊，四维不张。其或善于侵渔，强于剥割，绝亿兆之命，遂一人之求者，谓之奉公，即时升擢。其或顾名节，存纲纪，抑夺攘之心，以从百姓之欲者，则谓之附下，旋及诛夷。夫吏之侵渔，得其所欲，虽重其禁，犹或为之。吏之清平，失其所欲，虽崇其赏，犹或不为。况于上赏其奸，下得其欲，求得廉洁，不亦难乎！彦光等立严察之朝，属昏狂之主，执心平允，终行仁恕，余风遗爱，没而不忘，宽惠之音，足以传于来叶。故列其行事，以系《循吏》之篇尔。

梁彦光

梁彦光，字修芝，安定乌氏人也。祖茂，魏秦、华二州刺史。父显，周邢州刺史。彦光少岐嶷，有至性，其父每谓所亲曰：“此儿有风骨，当兴吾宗。”七岁时，父遇笃疾，医云饵五石可愈。时求紫石英不得。彦光忧瘁不知所为，忽于园中见一物，彦光所不识，怪而持归，即紫石英也。亲属咸异之，以为至孝所感。魏大统末，入太学，略涉经史，有规检，造次必以礼。解褐秘书郎，时年十七。周受禅，迁舍人上士。武帝时，累迁小驭下大夫。母忧去职，毁瘁过礼。未几，起令视事，帝见其毁甚，嗟叹久之，频蒙慰谕。后转小内史下大夫。建德中，为御正下大夫。从帝平齐，以功授开府、阳城县公，邑千户。宣帝即位，拜华州刺史，进封华阳郡公，增邑五百户，以阳城公转封一子。寻进位上大将军，迁御正上大夫。俄拜柱国、青州刺史，属帝崩，不之官。及高祖受禅，以为岐州刺史，兼领岐州宫监，增邑五百户，通前二千户。甚有惠政，嘉禾连理，出于州境。开皇二年，上幸岐州，悦其能，乃下诏曰：“赏以劝善，义兼训物。彦光操履平直，识用凝远，布政岐下，威惠在人，廉慎之誉，闻于天下。三载之后，自当迁陟，恐其匮乏，且宜旌善。可赐粟五百斛，物三百段，御伞一枚，庶使有感朕心，日增其美。四海之内，凡曰官人，慕高山而仰止，闻清风而自励。”未几，又赐钱五万。后数岁，转相州刺史。彦光前在岐州，其俗颇质，以静镇之，合境大化，奏课连最，为天下第一。及居相部，如岐州法。鄴都杂俗，人多变诈，为之作歌，称其不能理化。上闻而谴之，竟坐免。岁余，拜赵州刺史，彦光言于上曰：“臣前待罪相州，百姓呼为戴帽汤。臣自分废黜，无复衣冠之望，不谓天恩复垂收采。请复为相州，改弦易调，庶有以变其风俗，上答隆恩。”上从之，复为相州刺史。豪猾者闻彦光自请而来，莫不嗤笑。彦光下车，发摘奸隐，有若神

明，于是狡猾之徒，莫不潜窜，合境大骇。初，齐亡后，衣冠士人多迁关内，唯技巧、商贩及乐户之家移实州郭。由是人情险诘，妄起风谣，诉讼官人，万端千变。彦光欲革其弊，乃用秩俸之物，招致山东大儒，每乡立学，非圣哲之书不得教授。常以季月召集之，亲临策试。有勤学异等、聪令有闻者，升堂设饌，其余并坐廊下。有好诤讼、惰业无成者，坐之庭中，设以草具。及大成，当举行宾贡之礼，又于郊外祖道，并以财物资之。于是人皆克励，风俗大改。有滏阳人焦通，性酗酒，事亲礼阙，为从弟所讼。彦光弗之罪，将至州学，令观于孔子庙。于时庙中有韩伯瑜，母杖不痛，哀母力弱，对母悲泣之像，通遂感悟，既悲且愧，若无自容。彦光训谕而遣之。后改过励行，卒为善士。以德化人，皆此类也。吏人感悦，略无诤讼。后数岁，卒官，时年六十。赠冀、定、青、瀛四州刺史，谥曰襄。子文谦嗣。

文谦弘雅有父风，以上柱国嫡子，例授仪同。开皇十五年，拜上州刺史。炀帝即位，转饶州刺史。岁余，为鄱阳太守，称为天下之最。征拜户部侍郎。辽东之役，领武贲郎将，寻以本官兼检校太府、卫尉二少卿。明年，又领武贲郎将，为卢龙道军副。会杨玄感作乱，其弟武贲郎将玄纵先隶文谦，玄感反问未至而玄纵逃走，文谦不之觉，坐是配防桂林而卒，时年五十六。

少子文让，初封阳城县公，后为鹰扬郎将。从卫玄击杨玄感于东都，力战而死，赠通议大夫。

樊叔略

樊叔略，陈留人也。父欢，仕魏为南兖州刺史、阿阳侯。属高氏专权，将谋兴复之计，为高氏所诛。叔略时在髻髻，遂被腐刑，给使殿省。身長九尺，志气不凡，颇为高氏所忌。内

不自安，遂奔关西。周太祖见而器之，引置左右。寻授都督，袭爵为侯。大冢宰宇文护执政，引为中尉。叔略多计数，晓习时事，护渐委信之，兼督内外。累迁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护诛后，齐王宪引为园苑监。时宪素有吞关东之志，叔略因事数进兵谋，宪甚奇之。建德五年，从武帝伐齐，叔略部率精锐，每战身先士卒。以功加上开府，进封清乡县公，邑千四百户。拜汴州刺史，号为明决。宣帝时，于洛阳营建东京，以叔略有巧思，拜营构监，宫室制度，皆叔略所定。功未就而帝崩。尉迥之乱，高祖令叔略镇大梁。迥将宇文威来寇，叔略击走之。以功拜大将军，复为汴州刺史。高祖受禅，加位上大将军，进爵安定郡公。在州数年，甚有声誉。鄴都俗薄，号曰难化，朝廷以叔略所在著称，迁相州刺史，政为当时第一。上降玺书褒美之，赐物三百段，粟五百石，班示天下。百姓为之语曰：“智无穷，清乡公。上下正，樊安定。”征拜司农卿，吏人莫不流涕，相与立碑颂其德政。自为司农，凡种植，叔略别为条制，皆出人意表。朝廷有疑滞，公卿所未能决者，叔略辄为评理。虽无学术，有所依据，然师心独见，暗与理合。甚为上所亲委，高颎、杨素亦礼遇之。叔略虽为司农，往往参督九卿事。性颇豪侈，每食必方丈，备水陆。十四年，从祠太山，行至洛阳，上令录囚徒。具状将奏，晨起，至狱门，于马上暴卒，时年五十九。上悼惜久之，赠亳州刺史，谥曰襄。

赵轨

赵轨，河南洛阳人也。父肃，魏廷尉卿。轨少好学，有行检。周蔡王引为记室，以清苦闻。迁卫州治中。高祖受禅，转齐州别驾，有能名。其东邻有桑，萁落其家，轨遣人悉拾还其主，诫其诸子曰：“吾非以此求名，意者非机杼之物，不愿侵人。汝等宜以为诫。”在州四年，考绩连最。持节使者郃阳公

梁子恭状上，高祖嘉之，赐物三百段，米三百石，征轨入朝。父老相送者各挥涕曰：“别驾在官，水火不与百姓交，是以不敢以壶酒相送。公清若水，请酌一杯水奉饯。”轨受而饮之。既至京师，诏与奇章公牛弘撰定律令格式。时卫王爽为原州总管，上见爽年少，以轨所在有声，授原州总管司马。在道夜行，其左右马逸入田中，暴人禾。轨驻马待明，访禾主酬直而去。原州人吏闻之，莫不改操。后数年，迁硤州刺史，抚缉萌夷，甚有恩惠。寻转寿州总管长史。芍陂旧有五门堰，芜秽不修。轨于是劝课人吏，更开三十六门，灌田五千余顷，人赖其利。秩满归乡里，卒于家，时年六十二。子弘安、弘智，并知名。

房恭懿

房恭懿，字慎言，河南洛阳人也。父谟，齐吏部尚书。恭懿性沉深，有局量，达于从政。仕齐，释褐开府参军事，历平恩令、济阴守，并有能名。会齐亡，不得调。尉迥之乱，恭懿预焉，迥败，废于家。开皇初，吏部尚书苏威荐之，授新丰令，政为三辅之最。上闻而嘉之，赐物四百段，恭懿以所得赐分给穷乏。未几，复赐米三百石，恭懿又以赈贫人。上闻而止之。时雍州诸县令每朔朝谒，上见恭懿，必呼至榻前，访以理人之术。苏威重荐之，超授泽州司马，有异绩，赐物百段，良马一匹。迁德州司马，在职岁余，卢恺复奏恭懿政为天下之最。上甚异之，复赐百段，因谓诸州朝集使曰：“如房恭懿志存体国，爱养我百姓，此乃上天宗庙之所佑助，岂朕寡薄能致之乎！朕即拜为刺史。岂止为一州而已，当今天下模范之，卿等宜师学也。”上又曰：“房恭懿所在之处，百姓视之如父母。朕若置之而不赏，上天宗庙其当责我。内外官人宜知我意。”于是下诏曰：“德州司马房恭懿出宰百里，毗赞二藩，善政能官，标映伦伍。班条按部，实允金属，委以方岳，声实俱美。可使持

节海州诸军事、海州刺史。”未几，会国子博士何妥奏恭懿尉迥之党，不当仕进，威、愷二人朋党，曲相荐举。上大怒，恭懿竟得罪，配防岭南。未几，征还京师，行至洪州，遇患卒。论者于今冤之。

公孙景茂

公孙景茂，字元蔚，河间阜城人也。容貌魁梧，少好学，博涉经史。在魏，察孝廉，射策甲科，为襄城王长史，兼行参军。迁太常博士，多所损益，时人称为书库。后历高唐令、大理正，俱有能名。及齐灭，周武帝闻而召见，与语器之，授济北太守。以母忧去职。

开皇初，诏征入朝，访以政术，拜汝南太守。郡废，转曹州司马。在职数年，以老病乞骸骨，优诏不许。俄迁息州刺史，法令清静，德化大行。时属平陈之役，征人在路，有疾病者，景茂撤减俸禄，为饘粥汤药，分赈济之，赖全活者以千数。上闻而嘉之，诏宣告天下。十五年，上幸洛阳，景茂谒见，时年七十七。上命升殿坐，问其年几。景茂以实对。上哀其老，嗟叹久之。景茂再拜曰：“吕望八十而遇文王，臣逾七十而逢陛下。”上甚悦，赐物三百段。诏曰：“景茂修身洁己，耆宿不亏，作牧化人，声绩显著。年终考校，独为称首，宜升戎秩，兼进藩条。可上仪同三司，伊州刺史。”明年，以疾征，吏人号泣于道。及疾愈，复乞骸骨，又不许，转道州刺史。悉以秩俸买牛犊鸡猪，散惠孤弱不自存者。好单骑巡人，家至户入，阅视百姓产业。有修理者，于都会时乃褒扬称述。如有过恶，随即训导，而不彰也。由是人行义让，有无均通，男子相助耕耘，妇人相从纺绩。大村或数百户，皆如一家之务。其后请政事，上优诏听之。仁寿中，上明公杨纪出使河北，见景茂神力不衰，还以状奏。于是就拜淄州刺史，赐以马鬣，便道之官。

前后历职，皆有德政，论者称为良牧。大业初卒官，年八十七。谥曰康。身死之日，诸州人吏赴丧者数千人，或不及葬，皆望坟恸哭，野祭而去。

辛公义

辛公义，陇西狄道人也。祖徽，魏徐州刺史。父季庆，青州刺史。公义早孤，为母氏所养，亲授书传。周天和中，选良家子任太学生，以勤苦著称。武帝时，召入露门学，令受道义。每月集御前令与大儒讲论，数被嗟异，时辈慕之。建德初，授宣纳中士。从平齐，累迁掌治上士、扫寇将军。高祖作相，授内史上士，参掌机要。开皇元年，除主客侍郎，摄内史舍人事，赐爵安阳县男，邑二百户。每陈使来朝，常奉诏接宴。转驾部侍郎，使往江陵安辑边境。七年，使勾检诸马牧，所获十余万匹。高祖喜曰：“唯我公义，奉国罄心。”从军平陈，以功除岷州刺史。土俗畏病，若一人有疾，即合家避之，父子夫妻不相看养，孝义道绝，由是病者多死。公义患之，欲变其俗。因分遣官人巡检部内，凡有疾病，皆以床舆来，安置事。暑月疫时，病人或至数百，廊廡悉满。公义亲设一榻，独坐其间，终日连夕，对之理事。所得秩俸，尽用市药，为迎医疗之，躬劝其饮食，于是悉差，方召其亲戚而谕之曰：“死生由命，不关相着。前汝弃之，所以死耳。今我聚病者，坐卧其间，若言相染，那得不死，病儿复差！汝等勿复信之。”诸病家子孙惭谢而去。后人有遇病者，争就使君，其家无亲属，因留养之。始相慈爱，此风遂革，合境之内呼为慈母。后迁牟州刺史，下车，先至狱中，因露坐牢侧，亲自验问。十余日间，决断咸尽，方还大。受领新讼，皆不立文案，遣当直佐僚一人，侧坐讯问。事若不尽，应须禁者，公义即宿事，终不还閤。人或谏之曰：“此事有程，使君何自苦也！”答曰：“刺史无德可以

导人，尚令百姓系于囹圄，岂有禁人在狱而心自安乎？”罪人闻之，咸自款服。后有欲讼者，其乡间父老遽相晓曰：“此盖小事，何忍勤劳使君。”讼者多两让而止。时山东霖雨，自陈、汝至于沧海，皆苦水灾。境内犬牙，独无所损。山出黄银，获之以献。诏水部郎娄勣就公义祷焉。乃闻空中有金石丝竹之响。仁寿元年，追充扬州道黜陟大使。豫章王暕恐其部内官僚犯法，未入州境，预令属公义。公义答曰：“奉诏不敢有私。”及至扬州，皆无所纵舍，暕衔之。及炀帝即位，扬州长史王弘入为黄门侍郎，因言公义之短，竟去官。吏人守阙诉冤，相继不绝。后数岁，帝悟，除内史侍郎。丁母忧。未几，起为司隶大夫，检校右御卫武贲郎将。从征至柳城郡卒，时年六十二。子融。

柳俭郭绚敬肃

柳俭，字道约，河东解人也。祖元璋，魏司州大中正、相华二州刺史。父裕，周闻喜令。俭有局量，立行清苦，为州里所敬，虽至亲昵，无敢狎侮。周代历宣纳上士、畿伯大夫。及高祖受禅，擢拜水部侍郎，封率道县伯。未几，出为广汉太守，甚有能名。俄而郡废。时高祖初有天下，励精思政，妙简良能，出为牧宰，以俭仁明著称，擢拜蓬州刺史。狱讼者庭遣，不为文书，约束佐史，从容而已。狱无系囚。蜀王秀时镇益州，列上其事，迁邛州刺史。在职十余年，萌夷悦服。蜀王秀之得罪也，俭坐与交通，免职。及还乡里，乘敝车羸马，妻子衣食不赡，见者咸叹服焉。炀帝嗣位，征之。于时以功臣任职，牧州领郡者，并带戎资，唯俭起自良吏。帝嘉其绩，用特授朝散大夫，拜弘化太守，赐物一百段而遣之。俭清节逾励。大业五年入朝，郡国毕集，帝谓纳言苏威、吏部尚书牛弘曰：“其中清名天下第一者为谁？”威等以俭对。帝又问其次，威以涿郡丞

郭绚、颍川郡丞敬肃等二人对。帝赐俭帛二百匹，绚、肃各一百匹。令天下朝集使送至郡邸，以旌异焉。论者美之。及大业末，盗贼蜂起，数被攻逼。俭抚结人夷，卒无离叛，竟以保全。及义兵至长安，尊立恭帝，俭与留守李粲缟素于州，南向恸哭。既而归京师，相国赐俭物三百段，就拜上大将军。岁余，卒于家，时年八十九。

郭绚，河东安邑人也。家素寒微。初为尚书令史，后以军功拜仪同，历数州司马长史，皆有能名。大业初，刑部尚书宇文弼巡省河北，引绚为副。炀帝将有事于辽东，以涿郡为冲要，访可任者。闻绚有干局，拜涿郡丞，吏人悦服。数载，迁为通守，兼领留守。及山东盗贼起，绚逐捕之，多所克获。时诸郡无复完者，唯涿郡独全。后将兵击窦建德于河间，战死，人吏哭之，数月不息。

敬肃，字弘俭，河东蒲坂人也。少以贞介知名，释褐州主簿。开皇初，为安陵令，有能名，擢拜秦州司马，转豳州长史。仁寿中，为卫州司马，俱有异绩。炀帝嗣位，迁颍川郡丞。大业五年，朝东都，帝令司隶大夫薛道衡为天下群官之状。道衡状称肃曰：“心如铁石，老而弥笃。”时左翊卫大将军宇文述当途用事，其邑在颍川，每有书属肃。肃未尝开封，辄令使者持去。述宾客有放纵者，以法绳之，无所宽贷。由是述衔之。八年，朝于涿郡，帝以其年老有治名，将擢为太守者数矣，辄为述所毁，不行。大业末，乞骸骨，优诏许之。去官之日，家无余财。岁余，终于家，时年八十。

刘旷

刘旷，不知何许人也。性谨厚，每以诚恕应物。开皇初，为平乡令，单骑之官。人有争讼者，辄丁宁晓以义理，不加绳劾，各自引咎而去。所得俸禄，赈施穷乏。百姓感其德化，更

相笃励，曰：“有君如此，何得为非！”在职七年，风教大洽，狱中无系囚，争讼绝息，囹圄尽皆生草，庭可张罗。及去官，吏人无少长，号泣于路，将送数百里不绝。迁为临颖令，清名善政，为天下第一。尚书左仆射高颍言其状，上召之，及引见，劳之曰：“天下县令固多矣，卿能独异于众，良足美也！”顾谓侍臣曰：“若不殊奖，何以为劝！”于是下优诏，擢拜莒州刺史。

王伽

王伽，河间章武人也。开皇末，为齐州行参军，初无足称。后被州使送流囚李参等七十余人诣京师。时制，流人并枷锁传送。伽行次荥阳，哀其辛苦，悉呼而谓之曰：“卿辈既犯国刑，亏损名教，身婴縲绁，此其职也。今复重劳援卒，民独不愧于心哉！”参等辞谢。伽曰：“汝等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辛苦。吾欲与汝等脱去，行至京师总集，能不违期不？”皆拜谢曰：“必不敢违。”伽于是悉脱其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却，吾当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咸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之，召见与语，称善久之。于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于殿庭而赦之。乃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稟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治。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遵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在于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是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晓示，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厝不用，其何远哉！”于是擢伽为雍令，政有能名。

魏德深

魏德深，本巨鹿人也。祖冲，仕周为刑部大夫、建州刺史，因家弘农。父毗，郁林令。德深初为文帝挽郎，后历冯翊书佐、武阳司户书佐，以能迁贵乡长。为政清静，不严而治。会与辽东之役，征税百端，使人往来，责成郡县。于时王纲弛紊，吏多赃贿，所在征敛，下不堪命。唯德深一县，有无相通，不竭其力，所求皆给，百姓不扰，称为大治。于时盗贼群起，武阳诸城多被沦陷，唯贵乡独全。郡丞元宝藏受诏逐捕盗贼，每战不利，则器械必尽，辄征发于人，动以军法从事，如此者数矣。其邻城营造，皆聚于 事，吏人递相督责，昼夜喧嚣，犹不能济。德深各问其所欲任，随便修营，官府寂然，恆若无事。唯约束长吏，所修不须过胜余县，使百姓劳苦。然在下各自竭心，常为诸县之最。寻转馆陶长，贵乡吏人闻之，相与言及其事，皆歔歔流涕，语不成声。及将赴任，倾城送之，号泣之声，道路不绝。既至馆陶，阖境老幼皆如见其父母。有猾人员外郎赵君实，与郡丞元宝藏深相交结，前后令长未有不受其指麾者。自德深至县，君实屏处于室，未尝辄敢出门。逃窜之徒，归来如市。贵乡父老冒涉艰险，诣阙请留德深，有诏许之。馆陶父老复诣郡相讼，以贵乡文书为诈。郡不能决。会持节使者韦霁、杜整等至，两县诣使讼之，乃断从贵乡。贵乡吏人歌呼满道，互相称庆。馆陶众庶合境悲哭，因而居住者数百家。宝藏深害其能。会越王侗征兵于郡，宝藏遂令德深率兵千人赴东都。俄而宝藏以武阳归李密。德深所领，皆武阳人也，以本土从贼，念其亲戚，辄出都门东向恸哭而反。人或谓之曰：“李密兵马近在金墉，去此二十余里。汝必欲归，谁能相禁，何为自苦如此！”其人皆垂泣曰：“我与魏明府同来，不忍弃去，岂以道路艰难乎！”其得人心如此。后与贼战，没于阵，贵乡、馆陶人庶至今怀之。

时有栢阳令渤海高世衡、萧令彭城刘高、城皋令弘农刘焯，俱有恩惠。大业之末，长吏多脏污，衡、高及焯清节逾厉，风教大洽，狱无系囚，为吏人所称。

史臣曰：古语云，善为水者，引之使平，善化人者，抚之使静。水平则无损于堤防，人静则不犯于宪章。然则易俗移风，服教从义，不资于明察，必藉于循良者也。彦光等皆内怀直道，至诚待物，故得所居而化，所去见思。至于景茂之遏恶扬善，公义之抚视疾病，刘旷之化行所部，德深之爱结人心，虽信臣、杜诗、郑浑、硃邑，不能继也。《诗》云：“恺悌君子，人之父母。”岂徒言哉！恭懿所在尤异，屡简帝心，追既往之一眚，遂流亡于道路，惜乎！柳俭去官，妻子不贍，赵轨秩满，酌水饯离，清矣！

列传第三十九

酷吏

夫为国之体有四焉：一曰仁义，二曰礼制，三曰法令，四曰刑罚。仁义礼制，政之本也，法令刑罚，政之末也。无本不立，无末不成。然教化远而刑罚近，可以助化而不可以专行，可以立威而不可以繁用。《老子》曰：“其政察察，其人缺缺。”又曰：“法令滋章，盗贼多有。”然则令之烦苛，吏之严酷，不能致理，百代可知。考览前载，有时而用之矣。昔秦任狱吏，赭衣满道。汉革其风，矫枉过正。禁网疏阔，遂漏吞舟，大奸巨猾，犯义侵礼。故刚克之吏，摧拉凶邪，一切禁奸，以救时弊，虽垂教义，或有所取焉。高祖膺期，平一江左，四海九州，服教从义。至于威行郡国，力折公侯，乘传赋人，探丸斫吏者，所在蔑闻焉。无曩时之弊，亦已明矣。士文等功不足纪，才行无闻，遭遇时来，叨窃非据，肆其褊性，多行无礼，君子小人，咸罹其毒。凡厥所莅，莫不懍然。居其下者，视之如蛇虺，过其境者，逃之如寇仇。与人之恩，心非好善，加人之罪，事非疾恶。其所笞辱，多在无辜，察其所为，豺狼之不若也。无禁奸除猾之志，肆残虐幼贱之心，君子恶之，故编为《酷吏传》也。

匡狄士文

匡狄士文，代人也。祖干，齐左丞相。父敬，武卫将军、

肆州刺史。士文性孤直，虽邻里至亲莫与通狎。少读书。在齐袭封章武郡王，官至领军将军。周武帝平齐，山东衣冠多迎周师，唯士文闭门自守。帝奇之，授开府仪同三司、随州刺史。高祖受禅，加上开府，封湖陂县子，寻拜贝州刺史。性清苦，不受公料，家无余财。其子常啖官厨饼，士文枷之于狱累日，杖之一百，步送还京。僮隶无敢出门，所买盐菜，必于外境。凡有出入，皆封署其门，亲旧绝迹，庆吊不通。法令严肃，吏人股战，道不拾遗。有细过，必深文陷害。尝入朝，遇上置酒高会，赐公卿入左藏，任取多少。人皆极重，士文独口衔绢一匹，两手各持一匹。上问其故，士文曰：“臣口手俱满，余无所须。”上异之，别加赏物，劳而遣之。士文至州，发擿奸隐，长吏尺布升粟之赃，无所宽贷。得千余人而奏之，上悉配防岭南，亲戚相送，哭泣之声遍于州境。至岭南，遇瘴病死者十八九，于是父母妻子唯哭士文。士文闻之，令人捕捉，挝捶盈前，而哭者弥甚。有京兆韦焜为贝州司马，河东赵达为清河令，二人并苛刻，唯长史有惠政。时人为之语曰：“刺史罗刹政，司马蝮蛇瞋，长史含笑判，清河生吃人。”上闻而叹曰：“士文之暴，过于猛兽。”竟坐免。未几，以为雍州长史，士文谓人曰：“我向法深，不能窥候要贵，必死此官矣。”及下车，执法严正，不避贵戚，宾客莫敢至门，人多怨望。士文从父妹为齐氏嫔，有色，齐灭之后，赐薛国公长孙览为妾。览妻郑氏性妒，谮之于文献后，后令览离绝。士文耻之，不与相见。后应州刺史唐君明居母忧，娉以为妻，由是士文、君明并为御史所劾。士文性刚，在狱数日，愤恚而死。家无余财，有子三人，朝夕不继，亲友无内之者。

田式

田式，字显标，冯翊下邦人也。祖安兴，父长乐，仕魏，

俱为本郡太守。式性刚果，多武艺，拳勇绝人。周明帝时，年十八，授都督，领乡兵。后数载，拜渭南太守，政尚严猛，吏人重足而立，无敢违法者。迁本郡太守，亲故屏迹，请托不行。武帝闻而善之，进位仪同三司，赐爵信都县公，擢拜延州刺史。从帝平齐，以功加上开府，徙为建州刺史，改封梁泉县公。高祖总百揆，尉迥作乱鄴城，从韦孝宽击之。以功拜大将军，进爵武山郡公。及受禅，拜襄州总管，专以立威为务。每视事于外，必盛气以待其下，官属股栗，无敢仰视。有犯禁者，虽至亲昵，无所容贷。其女婿京兆杜宁，自长安省之，式诫宁无出入。宁久之不得还，窃上北楼，以暢羈思。式知之，笞宁五十。其所爱奴，尝诣式白事，有虫上其衣衿，挥袖拂去之。式以为慢己，立棒杀之。或僚吏奸赃，部内劫盗者，无问轻重，悉禁地牢中，寝处粪秽，令其苦毒，自非身死，终不得出。每赦书到州，式未暇读，先召狱卒，杀重囚，然后宣示百姓。其刻暴如此。由是为上所谴，除名为百姓。式恚恚不食，妻子至其所，辄怒，唯侍僮二人给使左右。从家中索椒，欲以自杀，家人不与。阴遣所侍僮诣市买毒药，妻子又夺而弃之。式恚卧。其子信时为仪同，至式前流涕曰：“大人既是朝廷旧臣，又无大过。比见公卿放辱者多矣，旋复升用，大人何能久乎？乃至于此！”式歎然而起，抽刀斫信，信遽走避之，刃中于阃。上知之，以式为罪己之深，复其官爵。寻拜广州总管，卒官。

燕荣

燕荣，字贵公，华阴弘农人也。父侖，周大将军。荣性刚严，有武艺，仕周为内侍上士。从武帝伐齐，以功授开府仪同三司，封高邑县公。高祖受禅，进位大将军，封落丛郡公，拜晋州刺史。从河间王弘击突厥，以功拜上柱国，迁青州总管。荣在州，选绝有力者为伍伯，吏人过之者，必加诘问，辄楚挞

之，创多见骨。奸盗屏迹，境内肃然。他州县人行经其界者，畏若寇仇，不敢休息。上甚善之。后因入朝觐，特加劳勉。荣以母老，请每岁入朝，上许之。及辞，上赐宴于内殿，诏王公作诗以饯之。伐陈之役，以为行军总管，率水军自东莱傍海，入太湖，取吴郡。既破丹阳，吴人共立萧瓛为主，阻兵于晋陵，为宇文述所败，退保包山。荣率精甲五千蹙之，瓛败走，为荣所执，晋陵、会稽悉平。检校扬州总管。寻征为右武侯将军。突厥寇边，以为行军总管，屯幽州。母忧去职。明年，起为幽州总管。荣性严酷，有威容，长史见者，莫不惶惧自失。范阳卢氏，代为著姓，荣皆署为吏卒以屈辱之。鞭笞左右，动至千数，流血盈前，饮啖自若。尝按部，道次见丛荆，堪为笞捶，命取之，辄以试人。人或自陈无咎，荣曰：“后若有罪，当免尔。”及后犯细过，将挝之，人曰：“前日被杖，使君许有罪宥之。”荣曰：“无过尚尔，况有过邪！”榜捶如旧。荣每巡省管内，闻官人及百姓妻女有美色，辄舍其室而淫之。贪暴放纵日甚。是时元弘嗣被除为幽州长史，惧为荣所辱，固辞。上知之，敕荣曰：“弘嗣杖十已上罪，皆须奏闻。”荣忿曰：“竖子何敢弄我！”于是遣弘嗣监纳仓粟，颺得一糠一秕，辄罚之。每笞虽不满十，然一日之中，或至三数。如是历年，怨隙日构，荣遂收付狱，禁绝其粮。弘嗣饥馁，抽衣絮，杂水咽之。其妻诣阙称冤，上遣考功侍郎刘士龙驰驿鞠问。奏荣虐毒非虚，又贼秽狼籍，遂征还京师，赐死。先是，荣家寝室无故有蛆数斛，从地坟出。未几，荣死于蛆出之处。有子询。

赵仲卿

赵仲卿，天水陇西人也。父刚，周大将军。仲卿性粗暴，有膂力，周齐王宪甚礼之。从击齐，攻临秦、统戎、威远、伏龙、张壁等五城，尽平之。又击齐将段孝先于姚襄城，苦战连

日，破之。以功授大都督，寻典宿卫。平齐之役，以功迁上仪同，兼赵郡太守。入为畿伯中大夫。王谦作乱，仲卿使在利州，即与总管豆卢勣发兵拒守。为谦所攻，仲卿督兵出战，前后一十七阵。及谦平，进位大将军，封长垣县公，邑千户。高祖受禅，进爵河北郡公。开皇三年，突厥犯塞，以行军总管从河间王弘出贺兰山。仲卿别道俱进，无虏而还。复镇平凉，寻拜石州刺史。法令严猛，纤微之失，无所容舍，鞭笞长史，辄至二百。官人战栗，无敢违犯，盗贼屏息，皆称其能。迁兖州刺史，未之官，拜朔州总管。于时塞北盛兴屯田，仲卿总管统之。微有不理者，仲卿辄召主掌，搥其胸背，或解衣倒曳于荆棘中。时人谓之猛兽。事多克济，由是收获岁广，边戍无馈运之忧。会突厥启民可汗求婚于国，上许之。仲卿因是间其骨肉，遂相攻击。十七年，启民窘迫，与隋使长孙晟投通汉镇。仲卿率骑千余驰援之，达头不敢逼。潜遣人诱致启民所部，至者二万余家。其年，从高颀指白道以击达头。仲卿率兵三千为前锋，至族蠡山，与虏相遇，交战七日，大破之。追奔至乞伏泊，复破之，虏千余口，杂畜万计。突厥悉众而至，仲卿为方阵，四面拒战。经五日，会高颀大兵至，合击之，虏乃败走。追度白道，逾秦山七百余里。时突厥降者万余家，上命仲卿处之恆安。以功进位上柱国，赐物三千段。朝廷虑达头掩袭启民，令仲卿屯兵二万以备之，代州总管韩洪、永康公李药王、蔚州刺史刘隆等，将步骑一万镇恆安。达头骑十万来寇，韩洪军大败，仲卿自乐宁镇邀击，斩首虏千余级。明年，督役筑金河、定襄二城，以居启民。时有表言仲卿酷暴者，上令御史王伟按之，并实，惜其功不罪也。因劳之曰：“知公清正，为下所恶。”赐物五百段。仲卿益恣，由是免官。仁寿中，检校司农卿。蜀王秀之得罪，奉诏往益州穷按之。秀宾客经过之处，仲卿必深文致法，

州县长吏坐者太半。上以为能，赏婢奴五十口，黄金二百两，米粟五千石，奇宝杂物称是。炀帝嗣位，判兵部、工部二曹尚书事。其年，卒，时年六十四。谥曰肃。赠物五百段。子弘嗣。

崔弘度弟弘升

崔弘度，字摩诃衍，博陵安平人也。祖楷，魏司空。父说，周敷州刺史。弘度膂力绝人，仪貌魁岸，须面甚伟。性严酷。年十七，周大冢宰宇文护引为亲信。寻授都督，累转大都督。时护子中山公训为蒲州刺史，令弘度从焉。尝与训登楼，至上层，去地四五丈，俯临之，训曰：“可畏也。”弘度曰：“此何足畏！”欬然掷下，至地无损伤。训以其拳捷，大奇之。后以战勋，授仪同。从武帝灭齐，进位上开府，鄴县公，赐物三千段，粟麦三千石，奴婢百口，杂畜千计。寻从汝南公宇文神举破卢昌期于范阳。宣帝嗣位，从郟国公韦孝宽经略淮南。弘度与化政公宇文忻、司水贺娄子干至肥口，陈将潘琛率兵数千来拒战，隔水而阵。忻遣弘度谕以祸福，琛至夕而遁。进攻寿阳，降陈守将吴文立，弘度功最。以前后勋，进位上大将军，袭父爵安平县公。及尉迥作乱，以弘度为行军总管，从韦孝宽讨之。弘度募长安骁雄数百人为别队，所当无不披靡。弘度妹先适迥子为妻，及破鄴城，迥窘迫升楼，弘度直上龙尾追之。迥弯弓将射弘度，弘度脱兜鍪谓迥曰：“相识不？今日各图国事，不得顾私。以亲戚之情，谨遏乱兵，不许侵辱。事势如此，早为身计，何所待也？”迥掷弓于地，骂大丞相极口而自杀。弘度顾其弟弘升曰：“汝可取迥头。”弘升遂斩之，进位上柱国。时行军总管例封国公，弘度不时杀迥，致纵恶言，由是降爵一等，为武乡郡公。开皇初，突厥入寇，弘度以行军总管出原州以拒之。虏退，弘度进屯灵武。月余而还，拜华州刺史。纳其妹为秦孝王妃。寻迁襄州总管。弘度素贵，御下严急，动

行捶罚，吏人誓气，闻其声，莫不战栗。所在之处，令行禁止，盗贼屏迹。梁王萧琮来朝，上以弘度为江陵总管，镇荆州。弘度未至，而琮叔父严拥居人以叛，弘度追之不及。陈人惮弘度，亦不敢窥荆州。平陈之役，以行军总管从秦孝王出襄阳道。及陈平，赐物五千段。高智慧等作乱，复以行军总管出泉门道，隶于杨素。弘度与素，品同而年长，素每屈下之，一旦隶素，意甚不平，素言多不用。素亦优容之。及还，检校原州事，仍领行军总管以备胡，无虏而还，上甚礼之，复以其弟弘升女为河南王妃。仁寿中，检校太府卿。自以一门二妃，无所降下，每诫其僚吏曰：“人当诚恕，无得欺诳。”皆曰：“诺。”后尝食鳖，侍者八九人，弘度一一问之曰：“鳖美乎？”人惧之，皆云：“鳖美。”弘度大骂曰：“佣奴何敢诳我？汝初未食鳖，安知其美？”俱杖八十。官属百工见之者，莫不流汗，无敢欺隐。时有屈突盖为武侯骠骑，亦严刻，长安为之语曰：“宁饮三升酢，不见崔弘度。宁茹三升艾，不逢屈突盖。”然弘度理家如官，子弟斑白，动行捶楚，闺门整肃，为当时所称。未几，秦王妃以罪诛，河南王妃复被废黜。弘度忧恚，谢病于家，诸弟乃与之别居，弥不得志。炀帝即位，河南王为太子，帝将复立崔妃，遣中使就第宣旨。使者诣弘升家，弘度不之知也。使者返，帝曰：“弘度有何言？”使者曰：“弘度称有疾不起。”帝默然，其事竟寢。弘度忧愤，未几，卒。

弘升字上客，在周为右侍上士。尉迥作乱相州，与兄弘度击之，以功拜上仪同。寻加上开府，封黄台县侯，邑八百户。高祖受禅，进爵为公，授骠骑将军。宿卫十余年，以勋旧迁慈州刺史。数岁，转郑州刺史。后以戚属之故，待遇愈隆，迁襄州总管。及河南王妃罪废，弘升亦免官。炀帝即位，历冀州刺史、信都太守，进位金紫光禄大夫，转涿郡太守。辽东之役，

检校左武卫大将军事，指平壤。与宇文述等同败绩，奔还，发病而卒，时年六十。

元弘嗣

元弘嗣，河南洛阳人也。祖刚，魏渔阳王。父经，周渔阳郡公。弘嗣少袭爵，十八为左亲卫。开皇九年，从晋王平陈，以功授上仪同。十四年，除观州总管长史，在州专以严峻任事，吏人多怨之。二十年，转幽州总管长史。于时燕荣为总管，肆虐于弘嗣，每被笞辱。弘嗣心不伏，荣遂禁弘嗣于狱，将杀之。及荣诛死，弘嗣为政，酷又甚之。每推鞫囚徒，多以酢灌鼻，或檐弋其下窍，无敢隐情，奸伪屏息。仁寿末，授木工监，修营东都。大业初，炀帝潜有取辽东之意，遣弘嗣往东莱海口监造船。诸州役丁苦其捶楚，官人督役，昼夜立于水中，略不敢息，自腰以下，无不生蛆，死者十三四。寻迁黄门侍郎，转殿内少监。辽东之役，进位金紫光禄大夫。明年，帝复征辽东，会奴贼寇陇右，诏弘嗣击之。及玄感作乱，逼东都，弘嗣屯兵安定。或告之谋应玄感者，代王侑遣使执之，送行在所。以无反形当释，帝疑不解，除名，徙日南，道死，时年四十九。有子仁观。

王文同

王文同，京兆颖阳人也。性明辩，有干用。开皇中，以军功拜仪同，寻授桂州司马。炀帝嗣位，征为光禄少卿，以忤旨，出为恆山郡丞。有一人豪猾，每持长吏长短，前后守令咸惮之。文同下车，闻其名，召而数之。因令左右剡木为大橛，埋之于庭，出尺余，四角各埋小橛。令其人蹈心于木橛上，缚四支于小橛，以棒殴其背，应时溃烂。郡中大骇，吏人相视慑气。及帝征辽东，令文同巡察河北诸郡。文同见沙门斋戒菜食者，以为妖妄，皆收系狱。比至河间，召诸郡官人，小有迟违者，辄

皆覆面于地而箠杀之。求沙门相聚讲论，及长老共为佛会者数百人，文同以为聚结惑众，尽斩之。又悉裸僧尼，验有淫状非童男女者数千人，复将杀之。郡中士女号哭于路，诸郡惊骇，各奏其事。帝闻而大怒，遣使者达奚善意驰锁之，斩于河间，以谢百姓，仇人剖其棺，齑其肉而啖之，斯须咸尽。

史臣曰：御之良者，不在于烦策，政之善者，无取于严刑。故虽宽猛相资，德刑互设，然不严而化，前哲所重。士文等运属钦明，时无桀黠，未闲道德，实怀残忍。贼人肌体，同诸木石，轻人性命，甚于刍狗。长恶不悛，鲜有不及，故或身婴罪戮，或忧恚颠陨。凡百君子，以为有天道焉。呜呼！后来之士，立身从政，纵不能为子高门以待封，其可令母扫墓而望丧乎？

列传第四十

儒林

儒之为教大矣，其利物博矣。笃父子，正君臣，尚忠节，重仁义，贵廉让，贱贪鄙，开政化之本源，凿生民之耳目，百王损益，一以贯之。虽世或污隆，而斯文不坠，经邦致治，非一时也。涉其流者，无禄而富，怀其道者，无位而尊。故仲尼顿挫于鲁君，孟轲抑扬于齐后，荀卿见珍于强楚，叔孙取贵于隆汉。其余处环堵以骄富贵，安陋巷而轻王公者，可胜数哉！自晋室分崩，中原丧乱，五胡交争，经籍道尽。魏氏发迹代阴，经营河朔，得之马上，兹道未弘。暨夫太和之后，盛修文教，搢绅硕学，济济盈朝，缝掖巨儒，往往杰出，其雅诰奥义，宋及齐、梁不能尚也。南北所治，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于毛公，《礼》则同遵于郑氏。大抵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爰自汉、魏，硕学多清通，逮乎近古，巨儒必鄙俗。文、武不坠，弘之在人，岂独愚蔽于当今，而皆明哲于往昔？在乎用与不用，知与不知耳。然曩之弼谐庶绩，必举德于鸿儒，近代左右邦家，咸取士于刀笔。纵有学优入室，勤逾刺股，名高海内，擢第甲科，若命偶时来，未有望于青紫，或数将运舛，

必委弃于草泽。然则古之学者，禄在其中，今之学者，困于贫贱。明达之人，志识之士，安肯滞于所习，以求贫贱者哉？此所以儒罕通人，学多鄙俗者也。昔齐列康庄之第，多士如林，燕起碣石之宫，群英自远。是知俗易风移，必由上之所好，非夫圣明御世，亦无以振斯颓俗矣。自正朔不一，将三百年，师说纷纶，无所取正。高祖膺期纂历，平一寰宇，顿天网以掩之，赍旌帛以礼之，设好爵以縻之，于是四海九州强学待问之士，靡不毕集焉。天子乃整万乘，率百僚，遵问道之仪，观释奠之礼。博士罄悬河之辩，侍中竭重席之奥，考正亡逸，研核异同，积滞群疑，涣然冰释。于是超擢奇秀，厚赏诸儒，京邑达乎四方，皆启黉校。齐、鲁、赵、魏，学者尤多，负笈追师，不远千里，讲诵之声，道路不绝。中州儒雅之盛，自汉、魏以来，一时而已。及高祖暮年，精华稍竭，不悦儒术，专尚刑名，执政之徒，咸非笃好。既仁寿间，遂废天下之学，唯存国子一所，弟子七十二人。炀帝即位，复开庠序，国子郡县之学，盛于开皇之初。征辟儒生，远近毕至，使相与讲论得失于东都之下，纳言定其差次，一以闻奏焉。于时旧儒多已凋亡，二刘拔萃出类，学通南北，博极今古，后生钻仰，莫之能测。所制诸经义疏，搢绅咸师宗之。既而外事四夷，戎马不息，师徒怠散，盗贼群起，礼义不足以防君子，刑罚不足以威小人，空有建学之名，而无弘道之实。其风渐坠，以至灭亡，方领矩步之徒，亦多转死沟壑。凡有经籍，自此皆湮没于煨尘矣。遂使后进之士不复闻《诗》、《书》之言，皆怀攘夺之心，相与陷于不义。《传》曰：“学者将植，不学者将落。”然则盛衰是系，兴亡攸在，有国有家者可不慎欤！诸儒有身没道存，遗风可想，皆采其余论，缀之于此篇云。

元善

元善，河南洛阳人也。祖叉，魏侍中。父罗，初为梁州刺史，及叉被诛，奔于梁，官至征北大将军、青冀二州刺史。善少随父至江南，性好学，遂通涉五经，尤明《左氏传》。及侯景之乱，善归于周。武帝甚礼之，以为太子宫尹，赐爵江阳县公。每执经以授太子。开皇初，拜内史侍郎，上每望之曰：“人伦仪表也。”凡有敷奏，词气抑扬，观者属目。陈使袁雅来聘，上令善就馆受书，雅出门不拜。善论旧事有拜之仪，雅不能对，遂拜，成礼而去。后迁国子祭酒。上尝亲临释奠，命善讲《孝经》。于是敷陈义理，兼之以讽谏。上大悦曰：“闻江阳之说，更起朕心。”赉绢百匹，衣一袭。善之通博，在何妥之下，然以风流醞藉，俯仰可观，音韵清朗，听者忘倦，由是为后进所归。妥每怀不平，心欲屈善。因善讲《春秋》，初发题，诸儒毕集。善私谓妥曰：“名望已定，幸无相苦。”妥然之。及就讲肆，妥遂引古今滞义以难，善多不能对。善深衔之，二人由是有隙。善以高颀有宰相之具，尝言于上曰：“杨素粗疏，苏威怯苻，元胄、元旻，正似鸭耳。可以付社稷者，唯独高颀。”上初然之，及颀得罪，上以善之言为颀游说，深责望之。善忧惧，先患消渴，于是疾动而卒，时年六十。

辛彦之

辛彦之，陇西狄道人也。祖世叙，魏凉州刺史。父灵辅，周滑州刺史。彦之九岁而孤，不交非类，博涉经史，与天水牛弘同志好学。后入关，遂家京兆。周太祖见而器之，引为中外府礼曹，赐以衣马珠玉。时国家草创，百度伊始，朝贵多出武人，修定仪注，唯彦之而已。寻拜中书侍郎。及周闵帝受禅，彦之与少宗伯卢辩专掌仪制。明、武时，历职典祀，太祝、乐部、御正四曹大夫，开府仪同三司。奉使迎突厥皇后还，赉马二百匹，赐爵龙门县公，邑千户。寻进爵五原郡公，加邑千户。

宣帝即位，拜少宗伯。高祖受禅，除太常少卿，改封任城郡公，进位上开府。寻转国子祭酒。岁余，拜礼部尚书，与秘书监牛弘撰《新礼》。吴兴沈重名为硕学，高祖尝令彦之与重论议，重不能抗，于是避席而谢曰：“辛君所谓金城汤池，无可攻之势。”高祖大悦。后拜随州刺史。于时州牧多贡珍玩，唯彦之所贡，并供祭之物。高祖善之，顾谓朝臣曰：“人安得无学！彦之所贡，稽古之力也。”迁潞州刺史，前后俱有惠政。彦之又崇信佛道，于城内立浮图二所，并十五层。开皇十一年，州人张元暴死，数日乃苏，云游天上，见新构一堂，制极崇丽。元问其故，人云潞州刺史辛彦之有功德，造此堂以待之。彦之闻而不悦。其年卒官，谥曰宣。彦之撰《坟典》一部，《六官》一部，《祝文》一部，《新要》一部，《新礼》一部，《五经异义》一部，并行于世。有子仲龛，官至猗氏令。

何妥萧该包凯

何妥，字栖凤，西城人也。父细胡，通商入蜀，遂家郫县，事梁武陵王妃，主知金帛，因致巨富，号为西州大贾。妥少机警，八岁游国子学，助教顾良戏之曰：“汝既姓何，是荷叶之荷，为是河水之河？”应声答曰：“先生姓顾，是眷顾之顾，是新故之故？”众咸异之。十七，以技巧事湘东王，后知其聪明，召为诵书左右。时兰陵萧该亦有俊才，住青杨巷，妥住白杨头，时人为之语曰：“世有两俊，白杨何妥，青杨萧该。”其见美如此。江陵陷，周武帝尤重之，授太学博士。宣帝初欲立五后，以问儒者辛彦之，对曰：“后与天子匹体齐尊，不宜有五。”妥驳曰：“帝尝四妃，舜又二妃，亦何常数？”由是封襄城县伯。高祖受禅，除国子博士，加通直散骑常侍，进爵为公。妥性劲急，有口才，好是非人物。时纳言苏威尝言于上曰：“臣先人每诫臣云，唯读《孝经》一卷，足可立身治国，

何用多为！”上亦然之。妥进曰：“苏威所学，非止《孝经》。厥父若信有此言，威不从训，是其不孝。若无此言，面欺陛下，是其不诚。不诚不孝，何以事君！且夫子有云：‘不读《诗》无以言，不读《礼》无以立。’岂容苏绰教子独反圣人之训乎？”威时兼领五职，上甚亲重之，妥因奏威不可信任。又以掌天文律度，皆不称职，妥又上八事以谏：

其一事曰：臣闻知人则哲，惟帝难之。孔子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由此言之，政之治乱，必慎所举，故进贤受上赏，蔽贤蒙显戮。察今之举人，良异于此，无论谄直，莫择贤愚。心欲崇高，则起家喉舌之任；意须抑屈，必白首郎署之官。人之不服，实由于此。臣闻爵人于朝，与士共之，刑人于市，与众弃之。伏见留心狱讼，爱人如子，每应决狱，无不询访群公，刑之不滥，君之明也。刑既如此，爵亦宜然。若有懋功简在帝心者，便可擢用。自斯以降，若选重官，必须参以众议，勿信一人之举；则上不偏私，下无怨望。

其二事曰：孔子云：“是察阿党，则罪无掩蔽。”又曰：“君子周而不比，小人比而不周。”所谓比者，即阿党也。谓心之所爱，既已光华荣显，犹加提挈；心之所恶，既已沈滞屈辱，薄言必怒。提挈既成，必相掩蔽，则欺上之心生矣；屈辱既加，则有怨恨，谤讟之言出矣。伏愿广加逖访，勿使朋党路开，威恩自任。有国之患，莫大于此。

其三事曰：臣闻舜举十六族，所谓八元、八恺也。计其贤明，理优今日，犹复择才授任，不相侵滥，故得四门雍穆，庶绩咸熙。今官员极多，用人甚少，有一人身上乃兼数职，为是国无人也？为是人不善也？今万乘大国，髦彦不少，纵有明哲，无由自达。东方朔言曰：“尊之则为将，卑之则为虏。”斯言信矣。今当官之人，不度德量力，既无吕望、傅说之能，自负

傅岩、滋水之气，不虑忧深责重，唯畏总领不多，安斯宠任，轻彼权轴，好致颠蹶，实此之由。《易》曰：“鼎折足，覆公餗，其形渥，凶。”言不胜其任也。臣闻穷力举重，不能为用。伏愿更任贤良，分才参掌，使各行有余力，则庶事康哉。

其四事曰：臣闻《礼》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者杀。”孔子曰：“仍旧贯，何必改作。”伏见比年以来，改作者多矣。至如范威漏刻，十载不成；赵翊尺称，七年方决。公孙济迂诞医方，费逾巨万；徐道庆回互子午，糜耗饮食。常明破律，多历岁时；王渥乱名，曾无纪极。张山居未知星位，前已蹂藉太常；曹魏祖不识北辰，今复辘轳太史。莫不用其短见，便自夸毗，邀射名誉，厚相诬罔。请今日已后，有如此者，若其言不验，必加重罚，庶令有所畏忌，不敢轻奏狂简。

其余文多不载。时苏威权兼数司，先尝隐武功，故妥言自负傅岩、滋水之气，以此激上。书奏，威大衔之。十二年，威定考文学，又与妥更相诋诮。威勃然曰：“无何妥，不虑无博士！”妥应声曰：“无苏威，亦何忧无执事！”由是与威有隙。其后上令妥考定钟律，妥又上表曰：

臣闻明则有礼乐，幽则有鬼神，然则动天地，感鬼神，莫近于礼乐。又云乐至则无怨，礼至则不争，揖让而治天下者，礼乐之谓也。臣闻乐有二，一曰奸声，二曰正声。夫奸声感人而逆气应之，逆气成象而淫乐兴焉。正声感人而顺气应之，顺气成象而和乐兴焉。故乐行而伦清，耳目聪明，血气和平，移风易俗，天下皆宁。孔子曰：“放郑声，远佞人。”故郑、卫、宋、赵之声出，内则发疾，外则伤人。是以宫乱则荒，其君骄；商乱则陂，其官坏；角乱则忧，其人怨；徵乱则哀，其事勤；羽乱则危，其财匮。五者皆乱，则国亡无日矣。魏文侯问子夏

曰：“吾端冕而听古乐则欲寐，听郑、卫之音而不知倦，何也？”子夏对曰：“夫古乐者，始奏以文，复乱以武，修身及家，平均天下。郑、卫之音者，奸声以乱，溺而不止，飘杂子女，不知父子。今君所问者乐也，所爱者音也。夫乐与音，相近而不同，为人君者，谨审其好恶。”案圣人之作乐也，非止苟悦耳目而已矣。欲使在宗庙之内，君臣同听之则莫不和敬；在乡里之内，长幼同听之则莫不和顺；在闺门之内，父子同听之则莫不和亲。此先王立乐之方也。故知声而不知音者，禽兽是也，知音而不知乐者，众庶是也。故黄钟大吕，弦歌干戚，僮子皆能僂之。能知乐者，其唯君子！不知声者，不可与言音，不知音者，不可与言乐，知乐则几于道矣。纣为无道，太师抱乐器以奔周。晋君德薄，师旷固惜清徵。

上古之时，未有音乐，鼓腹击壤，乐在其间。《易》曰：“先王作乐崇德，殷荐之上帝，以配祖考。”至于黄帝作《咸池》，颡项作《六茎》，帝尝作《五英》，尧作《大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汤作《大濩》，武王作《大武》，从夏以来，年代久远，唯有名字，其声不可得闻。自殷至周，备于《诗》《颂》。故自圣贤已下，多习乐者，至如伏羲减瑟，文王足琴，仲尼击磬，子路鼓瑟，汉高击筑，元帝吹箫。汉高祖之初，叔孙通因秦乐人制宗庙之乐。迎神于庙门，奏《嘉至》之乐，犹古降神之乐也。皇帝入庙门，奏《永至》之乐，以为行步之节，犹古《采芡》、《肆夏》也。乾豆上荐，奏《登歌》之乐，犹古清庙之歌也。《登歌》再终，奏《休成》之乐，美神飨也。皇帝就东厢坐定，奏《永安》之乐，美礼成也。其《休成》、《永至》二曲，叔孙通所制也。汉高祖庙奏《武德》、《文始》、《五行》之僂，当春秋时，陈公子完奔齐，陈是舜后，故齐有《韶》乐，孔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是也。秦

始皇灭齐，得齐《韶》乐。汉高祖灭秦，《韶》传于汉，高祖改名《文始》，以示不相袭也。《五行舞》者，本周《大武》乐也，始皇改曰《五行》。及于孝文，复作四时之舞，以示天下安和，四时顺也。孝景采《武德舞》以为《昭德》，孝宣又采《昭德》以为《盛德》，虽变其名，大抵皆因秦旧事。至于魏、晋，皆用古乐。魏之三祖，并制乐辞。自永嘉播越，五都倾荡，乐声南度，是以大备江东。宋、齐已来，至于梁代，所行乐事，犹皆

传古，三雍四始，实称大盛。及侯景篡逆，乐师分散，其四舞、三调，悉度伪齐。齐氏虽知传受，得曲而不用之于宗庙朝廷也。臣少好音律，留意管弦，年虽耆老，颇皆记忆。及东土克定，乐人悉返，访其逗遛，果云是梁人所教。今三调、四舞并皆有手，虽不能精熟，亦颇具雅声。若令教习传授，庶得流传古乐。然后取其会归，撮其指要，因循损益，更制嘉名。歌盛德于当今，传雅正于来叶，岂不美与！谨具录三调、四舞曲名，又制歌辞如别。其有声曲流宕，不可以陈于殿庭者，亦悉附之于后。

书奏，别敕太常取妥节度。于是作清、平、瑟三调声，又作八佾、《鞞》、《铎》、《巾》、《拂》四舞。先是，太常所传宗庙雅乐，数十年唯作大吕，废黄钟。妥又以深乖古意，乃奏请用黄钟。诏下公卿议，从之。俄而妥子蔚为秘书郎，有罪当刑，上哀之，减死论。是后恩礼渐薄。六年，出为龙州刺史。时有负笈游学者，妥皆为讲说教授之。为《刺史箴》，勒于州门外。在职三年，以疾请还，诏许之。复知学事。时上方使苏夔在太常，参议钟律。夔有所建议，朝士多从之，妥独不同，每言夔之短。高祖下其议，朝臣多排妥。妥复上封事，指陈得失，大抵论时政损益，并指斥当世朋党。于是苏威及吏部尚书卢恺、侍郎薛道衡等皆坐得罪。除伊州刺史，不行，寻为国子祭酒。

卒官。谥曰肃。撰《周易讲疏》十三卷，《孝经义疏》三卷，《庄子义疏》四卷，及与沈重等撰《三十六科鬼神感应等大义》九卷，《封禅书》一卷，《乐要》一卷，文集十卷，并行于世。

兰陵萧该者，梁鄱阳王恢之孙也。少封攸侯。梁荆州陷，与何妥同至长安。性笃学，《诗》、《书》、《春秋》、《礼记》并通大义，尤精《汉书》，甚为贵游所礼。开皇初，赐爵山阴县公，拜国子博士。奉诏书与妥正定经史，然各执所见，递相是非，久而不能就，上谴而罢之。该后撰《汉书》及《文选》音义，咸为当时所贵。

东海包恺，字和乐。其兄愉，明《五经》，恺悉传其业。又从王仲通受《史记》、《汉书》，尤称精究。大业中，为国子助教。于时《汉书》学者，以萧、包二人为宗匠。聚徒教授，著录者数千人，卒，门人为起坟立碣焉。

房晖远

房晖远，字崇儒，恆山真定人也。世传儒学。晖远幼有志行，治《三礼》、《春秋三传》、《诗》、《书》、《周易》，兼善图纬，恆以教授为务。远方负笈而从者，动以千计。齐南阳王绰为定州刺史，闻其名，召为博士。周武帝平齐，搜访儒俊，晖远首应辟命，授小学下士。及高祖受禅，迁太常博士。太常卿牛弘每称为五经库。吏部尚书韦世康荐之，为太学博士。寻与沛公郑译修正乐章。丁母忧，解任。后数岁，授殄寇将军，复为太常博士。未几，擢为国子博士。会上令国子生通一经者，并悉荐举，将擢用之。既策问讫，博士不能时定臧否。祭酒元善怪问之，晖远曰：“江南、河北，义例不同，博士不能遍涉。学生皆持其所短，称己所长，博士各各自疑，所以久而不决也。”祭酒因令晖远考定之，晖远览笔便下，初无疑滞。或有不服者，晖远问其所传义疏，辄为始末诵之，然后出其所短，自是

无敢饰非者。所试四五百人，数日便决，诸儒莫不推其通博，皆自以为不能测也。寻奉诏预修令式。高祖尝谓群臣曰：“自古天子有女乐乎？”杨素以下莫知所出，遂言无女乐。晖远进曰：“臣闻‘窈窕淑女，钟鼓乐之’，此即王者房中之乐，著于《雅颂》，不得言无。”高祖大悦。仁寿中卒官，时年七十二，朝廷嗟惜焉，赠赙甚厚，赠员外散骑常侍。

马光

马光，字荣伯，武安人也。少好学，从师数十年，昼夜不息，图书讖纬，莫不毕览，尤明《三礼》，为儒者所宗。开皇初，高祖征山东义学之士，光与张仲让、孔笼、窦士荣、张黑奴、刘祖仁等俱至，并授太学博士，时人号为六儒。然皆鄙野无仪范，朝廷不之贵也。士荣寻病死。仲让未几告归乡里，著书十卷，自云此书若奏，我必为宰相。又数言玄象事。州县列上其状，竟坐诛。孔笼、张黑奴、刘祖仁未几亦被谴去。唯光独存。尝因释奠，高祖亲幸国子学，王公以下毕集。光升座讲礼，启发章门。已而诸儒生以次论难者十余人，皆当时硕学，光剖析疑滞，虽辞非俊辨，而理义弘贍，论者莫测其浅深，咸共推服，上嘉而劳焉。山东《三礼》学者，自熊安生后，唯宗光一人。初，教授瀛、博间，门徒千数，至是多负笈从入长安。后数年，丁母忧归乡里，遂有终焉之志。以疾卒于家，时年七十三。

刘焯

刘焯，字士元，信都昌亭人也。父洽，郡功曹。焯犀额龟背，望高视远，聪敏沈深，弱不好弄。少与河间刘炫结盟为友，同受《诗》于同郡刘轨思，受《左传》于广平郭懋常，问《礼》于阜城熊安生，皆不卒业而去。武强交津桥刘智海家素多坟籍，焯与炫就之读书，向经十载，虽衣食不继，晏如也。遂以儒学

知名，为州博士。刺史赵昺引为从事，举秀才，射策甲科。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兼参议律历，仍直门下省，以待顾问。俄除员外将军。后与诸儒于秘书省考定群言。因假还乡里，县令韦之业引为功曹。寻复入京，与左仆射杨素、吏部尚书牛弘、国子祭酒苏威、国子祭酒元善、博士萧该、何妥、太学博士房晖远、崔宗德、晋王文学崔赜等于国子共论古今滞义前贤所不通者。每升座，论难锋起，皆不能屈，杨素等莫不服其精博。六年，运洛阳《石经》至京师，文字磨灭，莫能知者，奉敕与刘炫等考定。后因国子释奠，与炫二人论义，深挫诸儒，咸怀妒恨，遂为飞章所谤，除名为民。于是优游乡里，专以教授著述为务，孜孜不倦。贾、马、王、郑所传章句，多所是非。《九章算术》、《周髀》、《七曜历书》十余部，推步日月之经，量度山海之术，莫不核其根本，穷其秘奥。著《稽极》十卷，《历书》十卷，《五经述议》，并行于世。刘炫聪明博学，名亚于焯，故时人称二刘焉。天下名儒后进，质疑受业，不远千里而至者，不可胜数。论者以为数百年以来，博学通儒，无能出其右者。然怀抱不旷，又嗇于财，不行束修者，未尝有所教诲，时人以此少之。废太子勇闻而召之，未及进谒，诏令事蜀王，非其好也，久之不至。王闻而大怒，遣人枷送于蜀，配之军防。其后典校书籍。王以罪废，焯又与诸儒修定礼律，除云骑尉。炀帝即位，迁太学博士，俄以疾去职。数年，复被征以待顾问，因上所著《历书》，与太史令张胄玄多不同，被驳不用。大业六年卒，时年六十七。刘炫为之请谥，朝廷不许。

刘炫

刘炫，字光伯，河间景城人也。少以聪敏见称，与信都刘焯闭户读书，十年不出。炫眸子精明，视日不眩，强记默识，莫与为侔。左画方，右画圆，口诵，目数，耳听，五事同举，

无有遗失。周武帝平齐，瀛州刺史宇文充引为户曹从事。后刺史李绘署礼曹从事，以吏干知名。岁余，奉敕与著作郎王劭同修国史。俄直门下省，以待顾问。又与诸术者修天文律历，兼于内史省考定群言，内史令博陵李德林甚礼之。炫虽遍直三省，竟不得官，为县司责其赋役。炫自陈于内史，内史送诣吏部，吏部尚书韦世康问其所能。炫自为状曰：“《周礼》、《礼记》、《毛诗》、《尚书》、《公羊》、《左传》、《孝经》、《论语》孔、郑、王、何、服、杜等注，凡十三家，虽义有精粗，并堪讲授。《周易》、《仪礼》、《谷梁》，用功差少。史子文集，嘉言美事，咸诵于心。天文律历，穷核微妙。至于公私文翰，未尝假手。”吏部竟不详试，然在朝知名之士十余人，保明炫所陈不谬，于是除殿内将军。

时牛弘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余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后有人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归于家，以教授为务。太子勇闻而召之，既至京师，敕令事蜀王秀，迁延不往。蜀王大怒，枷送益州。既而配为帐内，每使执杖为门卫。俄而释之，典校书史。炫因拟屈原《卜居》，为《筮途》以自寄。

及蜀王废，与诸儒修定《五礼》，授旅骑尉。吏部尚书牛弘建议，以为礼诸侯绝傍期，大夫降一等。今之上柱国，虽不同古诸侯，比大夫可也，官在第二品，宜降傍亲一等。议者多以为然。炫驳之曰：“古之仕者，宗一人而已，庶子不得进。由是先王重適，其宗子有分祿之义。族人与宗子虽疏远，犹服纁三月，良由受其恩也。今之仕者，位以才升，不限適庶，与古既异，何降之有。今之贵者，多忽近亲，若或降之，民德之疏，自此始矣。”遂寝其事。开皇二十年，废国子四门及州县学，唯置太学博士二人，学生七十二人。炫上表言学校不宜废，

情理甚切，高祖不纳。开皇之末，国家殷盛，朝野皆以辽东为意。炫以为辽东不可伐，作《抚夷论》以讽焉，当时莫有悟者。及大业之季，三征不克，炫言方验。

炀帝即位，牛弘引炫修律令。高祖之世，以刀笔吏类多小人，年久长奸，势使然也。又以风俗陵迟，妇人无节。于是立格，州县佐史，三年而代之，九品妻无得再醮。炫著论以为不可，弘竟从之。诸郡置学官，及流外给廩，皆发自于炫。弘尝从容问炫曰：“案《周礼》士多而府史少，今令史百倍于前，判官减则不济，其故何也？”炫对曰：“古人委任责成，岁终考其殿最，案不重校，文不繁悉，府史之任，掌要目而已。古今不同，若此之相悬也，事繁政弊，职此之由。”弘又问：“魏、齐之时，令史从容而已，今则不遑宁舍，其事何由？”炫对曰：“齐氏立州不过数十，三府行台，递相统领，文书行下，不过十条。今州三百，其繁一也。往者州唯置纲纪，郡置守丞，县唯令而已。其所具僚，则长官自辟，受诏赴任，每州不过数十。今则不然，大小之官，悉由吏部，纤介之迹，皆属考功，其繁二也。省官不如省事，省事不如清心。官事不省而望从容，其可得乎？”弘甚善其言而不能用。纳言杨达举炫博学有文章，射策高第，除太学博士。岁余，以品卑去任，还至长平，奉敕追诣行在所。或言其无行，帝遂罢之，归于河间。于时群盗蜂起，谷食踊贵，经籍道息，教授不行。炫与妻子相去百里，声问断绝，郁郁不得志，乃自为赞曰：

通人司马相如、扬子云、马季长、郑康成等，皆自叙风徽，传芳来叶。余岂敢仰均先达，贻笑众昆。待以日迫桑榆，大命将近，故友飘零，门徒雨散，溘死朝露，埋魂朔野，亲故莫照其心，后人不见其迹，殆及余喘，薄言胸臆，贻及行迈，传示州里，使夫将来俊哲知余鄙志耳。余从绾发以来，迄于白首，

婴孩为慈亲所恕，捶楚未尝加，从学为明师所矜，榎楚弗之及。暨乎敦叙邦族，交结等夷，重物轻身，先人后己。昔在幼弱，乐参长者，爰及耆艾，数接后生。学则服而不厌，诲则劳而不倦，幽情寡适，心事方违。内省生平，顾循终始，其大幸有四，其深恨有一。性本愚蔽，家业贫窳，为父兄所饶，厕缙绅之末，遂得博览典诰，窥涉今古，小善著于丘园，虚名闻于邦国，其幸一也。隐显人间，沈浮世俗，数忝徒劳之职，久执城旦之书，名不挂于白简，事不染于丹笔，立身立行，惭慙实多，启手启足，庶几可免，其幸二也。以此庸虚，屡动神眷，以此卑贱，每升天府，齐轡骥騄，比翼鹓鸿，整缙素于凤池，记言动于麟阁，参谒宰辅，造请群公，厚礼殊恩，增荣改价，其幸三也。昼漏方尽，大耋已嗟，退反初服，归骸故里，玩文史以怡神，阅鱼鸟以散虑，观省野物，登临园沼，缓步代车，无罪为贵，其幸四也。仰休明之盛世，慨道教之陵迟，蹈先儒之逸轨，伤群言之芜秽，驰骛坟典，厘改僻谬，修撰始毕，图事适成，天违人愿，途不我与。世路未夷，学校尽废，道不备于当时，业不传于身后。衔恨泉壤，实在兹乎？其深恨一也。

时在郡城，粮饷断绝，其门人多随盗贼，哀炫穷乏，诣郡城下索炫，郡官乃出炫与之。炫为贼所将，过城下堡。未几，贼为官军所破，炫饥饿无所依，复投县城。长吏意炫与贼相知，恐为后变，遂闭门不纳。是时夜冰寒，因此冻馁而死，时年六十八。其后门人谥曰宣德先生。

炫性躁竞，颇俳谐，多自矜伐，好轻侮当世，为执政所丑，由是官途不遂。著《论语述议》十卷，《春秋攻昧》十卷，《五经正名》十二卷，《孝经述议》五卷，《春秋述议》四十卷，《尚书述议》二十卷，《毛诗述议》四十卷，《注诗序》一卷，《算术》一卷，并行于世。

褚辉

吴郡褚辉，字高明，以《三礼》学称于江南。炀帝时，征天下儒术之士，悉集内史省，相次讲论，辉博辩，无能屈者，由是擢为太学博士。撰《礼疏》一百卷。

顾彪

余杭顾彪，字仲文，明《尚书》、《春秋》。炀帝时为秘书学士，撰《古文尚书疏》二十卷。

鲁世达

余杭鲁世达，炀帝时为国子助教，撰《毛诗章句义疏》四十二卷，行于世。

张冲

吴郡张冲，字叔玄。仕陈为左中郎将，非其好也，乃覃思经典，撰《春秋义略》，异于杜氏七十余事，《丧服义》三卷，《孝经义》三卷，《论语义》十卷，《前汉音义》十二卷。官至汉王侍读。

王孝籍

平原王孝籍，少好学，博览群言，遍治五经，颇有文干。与河间刘炫同志友善。开皇中，召入秘书，助王劼修国史。劼不之礼，在省多年，而不免输税。孝籍郁郁不得志，奏记于吏部尚书牛弘曰：

窃以毒螫寔肤，则申旦不寐，饥寒切体，亦卒岁无聊。何则？痛苦难以安，贫穷易为蹙。况怀抱之内，冰火铄脂膏，腠理之间，风霜侵骨髓，安可齧舌絨脣，吞声饮气，恶呻吟之响，忍酸辛之酷哉！伏惟明尚书公动哀矜之色，开宽裕之怀，咳唾足以活枯鳞，吹嘘可用飞穷羽。芬椒兰之气，暖布帛之词，许小人之请，闻大君之听。虽复山川不远，鬼神在兹，信而有徵，言无不履，犹恐拯溺迟于援手，救经缓于扶足。待越人之舟楫，

求鲁匠之云梯，则必悬于槁树之枝，没于深渊之底矣。夫以一介贫人，七年直省，课役不免，庆赏不沾，卖贡禹之田，供释之之费，有弱子之累，乏强兄之产。加以老母在堂，光阴迟暮，寒暑违阙，关山超远，啮臂为期，前途逾邈，倚闾之望，朝夕已勤。谢相如之病，无官可以免，发梅福之狂，非仙所能避。愁疾甚乎厉鬼，人生异夫金石。营魂且散，恐筮予无徵，赍恨入冥，则虚缘恩顾，此乃王稽所以致言，应侯为之不乐也。潜鬓发之内，居眉睫之间，子野未曾闻，离硃所不见，沈沦东观，留滞南史，终无荐引，永同埋殡。三世不移，虽由寂寞，十年不调，实乏知己。夫不世出者，圣明之君也，不万一者，诚贤之臣也。以夫不世出而逢不万一，此小人所以为明尚书幸也。坐人物之源，运铨衡之柄，反披狐白，不好缁衣，此小人为明尚书不取也。昔荆玉未剖，刖卞和之足，百里未用，碎禽息之首。居得言之地，有能用之资，增耳目之明，无手足之蹙，憚而弗为，孰知其解！夫官或不称其能，士或未申其屈，一夫窃议，语流天下。劳不见图，安能无望！倘病未及死，狂还克念，汗穷愁之简，属离忧之词，记志于前修，通心于来哲，使千载之下，哀其不遇，追咎执事，有点清尘，则不肖之躯，死生为累，小人之罪，方且未刊。愿少加怜愍，留心无忽！

弘亦知其有学业，而竟不得调。后归乡里，以教授为业，终于家。注《尚书》及《诗》，遭乱零落。

史臣曰：古语云：“容体不足观，勇力不足恃，族姓不足道，先祖不足称，然而显闻四方，流声后胤者，其唯学乎？”信哉斯言也。晖远、荣伯之徒，笃志不倦，自求诸己，遂能闻道下风，称珍席上。或聚徒千百，或服冕乘轩，见重明时，实惟稽古之力也。江阳从容雅望，风韵闲远，清谈高论，籍甚当年；彦之敦经悦史，砥身砺行，志存典制，动蹈规矩；何妥通

涉俊爽，神情警悟，雅有口才，兼擅词笔，然讷以为直，失儒者之风焉；刘焯道冠缙绅，数穷天象，既精且博，洞幽究微，铭深致远，源流不测，数百年来，斯人而已；刘炫学实通儒，才堪成务，九流七略，无不该览，虽探赜索隐，不逮于焯，裁成义说，文雅过之。并道亚生知，时不我与，或才登于下士，或馁弃于沟壑，惜矣。子夏有言：“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天之所与者聪明，所不与者贵仕，上圣且犹不免，焯、炫其如命何！

列传第四十一

文学

《易》曰：“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传》曰：“言，身之文也，言而不文，行之不远。”故尧曰则天，表文明之称，周云盛德，著焕乎之美。然则文之为用，其大矣哉！上所以敷德教于下，下所以达情志于上，大则经纬天地，作训垂范，次则风谣歌颂，匡主和民。或离谗放逐之臣，途穷后门之士，道感轲而未遇，志郁抑而不申，愤激委约之中，飞文魏阙之下，奋迅泥滓，自致青云，振沈溺于一朝，流风声于千载，往往而有。是以凡百君子，莫不用心焉。自汉、魏以来，迄乎晋、宋，其体屡变，前哲论之详矣。暨永明、天监之际，太和、天保之间，洛阳、江左，文雅尤盛。于时作者，济阳江淹、吴郡沈约、乐安任昉、济阴温子升、河间邢子才、巨鹿魏伯起等，并学穷书圃，思极人文，缙彩郁于云霞，逸响振于金石。英华秀发，波澜浩荡，笔有余力，词无竭源。方诸张、蔡、曹、王，亦各一时之选也。闻其风者，声驰景慕，然彼此好尚，互有异同。江左宫商发越，贵于清绮，河朔词义贞刚，重乎气质。气质则理胜其词，清绮则文过其意，理深者便于时用，文华者宜于咏歌，此其南北词人得失之大较也。若能掇彼清音，简兹累句，各去所短，合其两长，则文质斌斌，尽善尽美矣。梁自大同之后，雅道沦缺，渐乖典则，争

驰新巧。简文、湘东，启其淫放，徐陵、庾信，分路扬镳。其意浅而繁，其文匿而彩，词尚轻险，情多哀思。格以延陵之听，盖亦亡国之音乎！周氏吞并梁、荆，此风扇于关右，狂简斐然成俗，流宕忘反，无所取裁。高祖初统万机，每念鷖雕为朴，发号施令，咸去浮华。然时俗词藻，犹多淫丽，故宪台执法，屡飞霜简。炀帝初习艺文，有非轻侧之论，暨乎即位，一变其风。其《与越公书》、《建东都诏》、《冬至受朝诗》及《拟饮马长城窟》，并存雅体，归于典制。虽意在骄淫，而词无浮荡，故当时缀文之士，遂得依而取正焉。所谓能言者未必能行，盖亦君子不以人废言也。爰自东帝归秦，逮乎青盖入洛，四庾咸暨，九州攸同，江汉英灵，燕赵奇俊，并该天网之中，俱为大国之宝。言刈其楚，片善无遗，润木圆流，不能十数，才之难也，不其然乎！时之文人，见称当世，则范阳卢思道、安平李德林、河东薛道衡、赵郡李元操、巨鹿魏澹、会稽虞世基、河东柳攄、高阳许善心等，或鹰扬河朔，或独步汉南，俱骋龙光，并驱云路，各有本传，论而叙之。其潘徽、万寿之徒，或学优而不切，或才高而无贵仕，其位可得而卑，其名不可堙没，今总之于此，为《文学传》云。

刘臻

刘臻，字宣挚，沛国相人也。父显，梁寻阳太守。臻年十八，举秀才，为邵陵王东阁祭酒。元帝时，迁中书舍人。江陵陷没，复归萧警，以为中书侍郎。周冢宰宇文护辟为中外府记室，军书羽檄，多成其手。后为露门学士，授大都督，封饶阳县子，历蓝田令、畿伯下大夫。高祖受禅，进位仪同三司。左仆射高颀之伐陈也，以臻随军，典文翰，进爵为伯。皇太子勇引为学士，甚褻狎之。臻无吏干，又性恍惚，耽悦经史，终日覃思，至于世事，多所遗忘。有刘讷者亦任仪同，俱为太子学

士，情好甚密。臻住城南，讷住城东，臻尝欲寻讷，谓从者曰：“汝知刘仪同家乎？”从者不知寻讷，谓臻还家，答曰：“知。”于是引之而去，既扣门，臻尚未悟，谓至讷家。乃据鞍大呼曰：“刘仪同可出矣。”其子迎门，臻惊曰：“此汝亦来耶？”其子答曰：“此是大人家。”于是顾盼，久之乃悟，叱从者曰：“汝大无意，吾欲造刘讷耳。”性好啖蚬，以音同父讳，呼为扁螺。其疏放多此类也。精于《两汉书》，时人称为汉圣。开皇十八年卒，年七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

王頔

王頔，字景文，齐州刺史颁之弟也。年数岁，值江陵陷，随诸兄入关。少好游侠，年二十，尚不知书。为其兄颢所责怒，于是感激，始读《孝经》、《论语》，尽夜不倦。遂读《左传》、《礼》、《易》、《诗》、《书》，乃叹曰：“书无不可读者！”勤学累载，遂遍通五经，究其旨趣，大为儒者所称。解缀文，善谈论。年二十二，周武帝引为露门学士。每有疑决，多頔所为。而頔性识甄明，精力不倦，好读诸子，偏记异书，当代称为博物。又晓兵法，益有纵横之志，每叹不逢时，常以将相自许。开皇五年，授著作佐郎。寻令于国子讲授。会高祖亲临释奠，国子祭酒元善讲《孝经》，頔与相论难，词义锋起，善往往见屈。高祖大奇之，超授国子博士。后坐事解职，配防岭南。数载，授汉王谅府谘议参军，王甚礼之。时谅见房陵及秦、蜀二王相次废黜，潜有异志。頔遂阴劝谅缮治兵甲。及高祖崩，谅遂举兵反，多頔之计也。頔后数进奇策，谅不能用。杨素至蒿泽，将战，頔谓其子曰：“气候殊不佳，兵必败。汝可随从我。”既而兵败，頔将归突厥，至山中，径路断绝，知必不免，谓其子曰：“吾之计数，不减杨素，但坐言不见从，遂至于此。不能坐受擒执，以成竖子名也。吾死之后，汝慎勿过亲故。”

于是自杀，瘞之石窟中。其子数日不得食，遂过其故人，竟为所擒。杨素求殓尸，得之，斩首，梟于太原。时年五十四。撰《五经大义》三十卷，有集十卷，并因兵乱，无复存者。

崔儵

崔儵，字岐叔，清河武城人也。祖休，魏青州刺史。父仲文，齐高阳太守。世为著姓。儵年十六，太守请为功曹，不就。少与范阳卢思道、陇西辛德源同志友善。每以读书为务，负恃才地，忽略世人。大署其户曰：“不读五千卷书者，无得入此室。”数年之间，遂博览群言，多所通涉。解属文，在齐举秀才，为员外散骑侍郎，迁殿中侍御史。寻与熊安生、马敬德等议《五礼》，兼修律令。寻兼散骑侍郎，聘于陈。使还，待诏文林馆。历殿中、膳部、员外三曹郎中。儵与顿丘李若俱见称重，时人为之语曰：“京师灼灼，崔儵、李若。”齐亡，归乡里，仕郡为功曹，州补主簿。开皇四年，征授给事郎，寻兼内史舍人。后数年，兼通直散骑侍郎，聘于陈，还授员外散骑侍郎。越国公杨素时方贵幸，重儵门地，为子玄纵娶其女为妻。聘礼甚厚。亲迎之始，公卿满座，素令骑迎儵，儵故敝其衣冠，骑驴而至。素推令上座，儵有轻素之色，礼甚倨，言又不逊。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罢座。后数日，儵方来谢，素待之如初。仁寿中，卒于京师，时年七十二。子世济。

诸葛颖

诸葛颖，字汉，丹阳建康人也。祖铨，梁零陵太守。父规，义阳太守。颖年八岁，能属文，起家梁邵陵王参军事，转记室。侯景之乱，奔齐，待诏文林馆。历太学博士、太子舍人。周武平齐，不得调，杜门不出者十余年。习《周易》、《图纬》、《仓》、《雅》、《庄》、《老》，颇得其要。清辨有俊才，晋王广素闻其名，引为参军事，转记室。及王为太子，除药藏监。炀帝即位，

迁著作郎，甚见亲幸。出入卧内，帝每赐之曲宴，辄与皇后嫔御连席共榻。颖因间隙，多所譖毁，是以时人谓之“冶葛”。后录恩旧，授朝散大夫。帝常赐颖诗，其卒章曰：“参翰长洲苑，侍讲肃成门。名理穷研核，英华恣讨论。实录资平允，传芳导后昆。”其见待遇如此。后征吐谷浑，加正议大夫。后从驾北巡，卒于道，年七十七。

颖性褊急，与柳扑每相忿阅，帝屡责怒之而犹不止，于后帝亦薄之。有集二十卷，撰《銮驾北巡记》三卷，《幸江都道里记》一卷，《洛阳古今记》一卷，《马名录》二卷，并行于世。有子嘉会。

孙万寿

孙万寿，字仙期，信都武强人也。祖宝，魏散骑常侍。父灵晖，齐国子博士。万寿年十四，就阜城熊安生受五经，略通大义，兼博涉子史。善属文，美谈笑，博陵李德林见而奇之。在齐，年十七，奉朝请。高祖受禅，滕穆王引为文学，坐衣冠不整，配防江南。行军总管宇文述召典军书。万寿本自书生，从容文雅，一旦从军，郁郁不得志，为五言诗赠京邑知友曰：

贾谊长沙国，屈平湘水滨。江南瘴疠地，从来多逐臣。粤余非巧宦，少小拙谋身。欲飞无假翼，思鸣不值晨。如何载笔士，翻作负戈人！飘飘如木偶，弃置同凶狗。失路乃西浮，非狂亦东走。晚岁出函关，方春度京口。石城临兽据，天津望牛斗。牛斗盛妖氛，泉獍已成群。郗超初入幕，王粲始从军。裹粮楚山际，被甲吴江汶。吴江一浩荡，楚山何纠纷。惊波上溅日，乔木下临云。击越恆资辩，喻蜀几飞文。鲁连唯救患，吾彦不争勋。羁游岁月久，归思常搔首。非关不树萱，岂为无杯酒！数载辞乡县，三秋别亲友。壮志后风云，衰鬓先蒲柳。心绪乱如丝，空怀畴昔时。昔时游帝里，弱岁逢知己。旅食南馆

中，飞盖西园里。河间本好书，东平唯爱士。英辩接天人，清言洞名理。凤池时寓直，麟阁常游止。胜地盛宾僚，丽景相携招。舟泛昆明水，骑指渭津桥。袂除临灞岸，供帐出东郊。宜城醞始熟，阳翟曲新调。绕树乌啼夜，雒麦雉飞朝。细尘梁下落，长袖掌中娇。欢娱三乐至，怀抱百忧销。梦想犹如昨，寻思久寂寥。一朝牵世网，万里逐波潮。回轮常自转，悬旆不堪摇。登高视衿带，乡关白云外。回首望孤城，愁人益不平。华亭宵鹤唳，幽谷早莺鸣。断绝心难续，惆怅魂屡惊。群纪通家好，邹鲁故乡情。若值南飞雁，时能访死生。

此诗至京，盛为当时之所吟诵，天下好事者多书壁而玩之。后归乡里，十余年不得调。仁寿初，征拜豫章王长史，非其好也。王转封于齐，即为齐王文学。当时诸王官属多被夷灭，由是弥不自安，因谢病免。久之，授大理司直，卒于官，时年五十二。有集十卷行于世。

王贞

王贞，字孝逸，梁郡东留人也。少聪敏，七岁好学，善《毛诗》、《礼记》、《左氏传》、《周易》，诸子百家，无不毕览。善属文词，不治产业，每以讽读为娱。开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略引为主簿，后举秀才，授县尉，非其好也。谢病于家。炀帝即位，齐王暕镇江都，闻其名，以书召之曰：

夫山藏美玉，光照廊庑之间，地蕴神剑，气浮星汉之表。是知毛遂颖脱，义感平原，孙慧文词，来迁东海。顾循寡薄，有怀髦彦，籍甚清风，为日久矣，未获披觐，良深伫迟。比高天流火，早应凉飙，陵云仙掌，方承清露，想摄卫攸宜，与时休适。前园后圃，从容丘壑之情，左琴右书，萧散烟霞之外。茂陵谢病，非无《封禅》之文，彭泽遗荣，先有《归来》之作。优游儒雅，何乐如之！余属当藩屏，宣条扬、越，坐棠听讼，

事绝咏歌，攀桂摘词，眷言高遁。至于扬旌北渚，飞盖西园，托乘乏应、刘，置醴闕申、穆，背淮之宾，徒闻其语，趋燕之客，罕值其人。卿道冠鹰扬，声高凤举，儒墨泉海，词章苑囿，栖迟衡泌，怀宝迷邦，徇兹独善，良以於邑。今遣行人，具宣往意，侧望起予，甚于饥渴，想便轻举，副此虚心。无信投石之谈，空慕凿坏之逸，书不尽言，更惭词费。

及贞至，王以客礼待之，朝夕遣问安不。又索文集，贞启谢曰：

属贺德仁宣教，须少来所有拙文。昔公旦之才艺，能事鬼神，夫子之文章，性与天道，雅志传于游、夏，余波鼓于屈、宋，雕龙之迹，具在风骚，而前贤后圣，代相师祖。赏逐时移，出门分路，变清音于正始，体高致于元康，咸言坐握蛇珠，谁许独为麟角。孝逸生于战争之季，长于风尘之世，学无半古，才不逮人。往属休明，寸阴已昃，虽居可封之屋，每怀贫贱之耻。适鄙郢而迷途，入邯郸而失步，归来反覆，心灰遂寒。岂谓横议过实，虚尘睿览，枉高车以载蹶，费明珠以弹雀，遂得裹粮三月，重高门之余地，背淮千里，望章台之后尘。与悬黎而并肆，将骏骥而同阜，终朝击缶，匪黄钟之所谐，日暮却行，何前人之能及！顾想平生，触途多感，但以积年沈痼，遗忘日久，拙思所存，才成三十三卷。仰而不至，方见学仙之远，窥而不睹，始知游圣之难。咫尺天人，周章不暇，怖甚真龙之降，惭过白豕之归，伏纸陈情，形神悚越。

齐王览所上集，善之，赐良马四匹。贞复上《江都赋》，王赐钱十万贯，马二匹。未几，以疾甚还乡里，终于家。

虞绰辛大德

虞绰，字士裕，会稽余姚人也。父孝曾，陈始兴王谘议。绰身長八尺，姿仪甚伟，博学有俊才，尤工草隶。陈左卫将军

傅縡有盛名于世，见绰词赋，叹谓人曰：“虞郎之文，无以尚也！”仕陈为太学博士，迁永阳王记室。及陈亡，晋王广引为学士。大业初，转为秘书学士，奉诏与秘书郎虞世南、著作佐郎庾自直等撰《长洲玉镜》等书十余部。绰所笔削，帝未尝不称善，而官竟不迁。初为校书郎，以籀邸左右，加宣惠尉。迁著作佐郎，与虞世南、庾自直、蔡允恭等四人常居禁中，以文翰待诏，恩盼隆洽。从征辽东，帝舍临海顿，见大鸟，异之，诏绰为铭。其辞曰：

维大业八年，岁在壬申，夏四月丙子，皇帝底定辽碣，班师振旅，龙驾南辕，鸾旗西迈，行宫次于柳城县之临海顿焉。山川明秀，实仙都也。旌门外设，款跨重阜，帐殿周施，降望大壑。息清跸，下轻舆，警百灵，绥万福，践素砂，步碧沚。同轩皇之襄野，迈汉宗于河上，想汾射以开襟，望蓬瀛而载伫。窅然齐肃，藐属殊庭，兼以圣德遐宣，息别风与淮雨，休符潜感，表重润于夷波。璧日晒光，卿云舒采，六合开朗，十洲澄镜。少选之间，倏焉灵感，忽有祥禽，皎同鹤鹭，出自霄汉，翻然双下。高逾一丈，长乃盈寻，靡霜晖于羽翮，激丹华于觜距。鸾翔凤跕，鹄起鸿骞，或蹶或啄，载飞载止，徘徊驯扰，咫尺乘舆。不藉挥琴，非因拊石，乐我君德，是用来仪。斯固类仙人之骐驎，冠羽族之宗长，西王青鸟，东海赤雁，岂可同年而语哉！窃以铭基华岳，事乖灵异，纪迹邹山，义非尽美，犹方册不泯，遗文可观。况盛德成功，若斯懿铄，怀真味道，加此感通，不镌名山，安用铭异！臣拜稽首，敢勒铭云：

来苏兴怨，帝自东征，言复禹绩，乃御轩营。六师薄伐，三韩肃清，龚行天罚，赫赫明明。文德上暢，灵武外薄，车徒不扰，苛慝靡作。凯歌载路，成功允铄，反旆还轩，遵林并壑。停舆海澨，驻驿岩陟，窅想遐凝，藐属千里。金台银阙，云

浮岳峙，有感斯应，灵禽效祉。飞来清汉，俱集华泉，好音玉响，皓质水鲜。狎仁驯德，习习翩翩，绝迹无泯，于万斯年。

帝览而善之，命有司勒于海上。以渡辽功，授建节尉。绰恃才任气，无所降下。著作郎诸葛颖以学业幸于帝，绰每轻侮之，由是有隙。帝尝问绰于颖，颖曰：“虞绰粗人也。”帝颔之。时礼部尚书杨玄感称为贵倨，虚襟礼之，与结布衣之友。绰数从之游。其族人虞世南诫之曰：“上性猜忌，而君过厚玄感。若与绝交者，帝知君改悔，可以无咎；不然，终当见祸。”“绰不从。寻有告绰以禁内兵书借玄感，帝甚衔之。及玄感败后，籍没其家，妓妾并入宫。帝因问之，玄感平时时与何人交往，其妾以虞绰对。帝令大理卿郑善果穷治其事，绰曰：“羁旅薄游，与玄感文酒谈款，实无他谋。”帝怒不解，徙绰且末。绰至长安而亡，吏逮之急，于是潜渡江，变姓名，自称吴卓。游东阳，抵信安令天水辛大德，大德舍之。岁余，绰与人争田相讼，因有识绰者而告之，竟为吏所执，坐斩江都，时年五十四。所有词赋，并行于世。

大德为令，诛翦群盗，甚得民和。与绰俱为使者所执，其妻泣曰：“每谏君无匿学士，今日之事，岂不哀哉！”大德笑曰：“我本图脱长者，反为人告之，吾罪也。当死以谢绰。”会有诏，死罪得以击贼自效。信安吏民诣使者叩头曰：“辛君人命所悬，辛君若去，亦无信安矣。”使者留之以讨贼。帝怒，斩使者，大德获全。

王胄

王胄，字承基，琅邪临沂人也。祖筠，梁太子詹事。父祥，陈黄门侍郎。胄少有逸才，仕陈，起家鄱阳王法曹参军，历太子舍人、东阳王文学。及陈灭，晋王广引为学士。仁寿末，从刘方击林邑，以功授帅都督。大业初，为著作佐郎，以文词为

炀帝所重。帝常自东都还京师，赐天下大酺，因为五言诗，诏胄和之。其词曰：“河洛称朝市，崑函实奥区。周营曲阜作，汉建奉春谟。大君苞二代，皇居盛两都。招摇正东指，天驷乃西驱。展轸齐玉软，式道耀金吾。千门驻罕羣，四达俨车徒。是节春之暮，神皋华实敷。皇情感时物，睿思属粉榆。诏问百年老，恩隆五日酺。小人荷熔铸，何由答大炉。”帝览而善之，因谓侍臣曰：“气高致远，归之于胄；词清体润，其于世基；意密理新，推庾自直。过此者，未可以言诗也。”帝所有篇什，多令继和。与虞绰齐名，同志友善，于时后进之士咸以二人为准的。从征辽东，进授朝散大夫。胄性疏率不伦，自恃才大，郁郁于薄宦，每负气陵傲，忽略时人。为诸葛颖所嫉，屡谮之于帝，帝爱其才而不罪。礼部尚书杨玄感虚襟与交，数游其第。及玄感败，与虞绰俱徙边。胄遂亡匿，潜还江左，为吏所捕，坐诛，时年五十六。所著词赋，多行于世。

胄兄，字元恭，博学多通。少有盛名于江左。仕陈，历太子洗马、中舍人。陈亡，与胄俱为学士。炀帝即位，授秘书郎，卒官。

庾自直

庾自直，颍川人也。父持，陈羽林监。自直少好学，沉静寡欲。仕陈，历豫章王府外兵参军、宣惠记室。陈亡，入关，不得调。晋王广闻之，引为学士。大业初，授著作佐郎。自直解属文，于五言诗尤善。性恭慎，不妄交游，特为帝所爱。帝有篇章，必先示自直，令其诋诃。自直所难，帝辄改之，或至于再三，俟其称善，然后方出。其见亲礼如此。后以本官知起居舍人事。化及作逆，以之北上，自载露车中，感激发病卒。有文集十卷行于世。

潘徽

潘徽，字伯彦，吴郡人也。性聪敏，少受《礼》于郑灼，受《毛诗》于施公，受《书》于张冲，讲《庄》、《老》于张讥，并通大义。尤精三史。善属文，能持论。陈尚书令江总引致文儒之士，徽一诣总，总甚敬之。释褐新蔡王国侍郎，选为客馆令。隋遣魏澹聘于陈，陈人使徽接对之。澹将返命，为启于陈主曰：“敬奉弘慈，曲垂饯送。”徽以为“伏奉”为重，“敬奉”为轻，却其启而不奏。澹立议曰：“《曲礼》注曰：‘礼主于敬。’《诗》曰：‘维桑与梓，必恭敬止。’《孝经》曰：‘宗庙致高。’又云：‘不敬其亲，谓之悖礼。’孔子敬天之怒，成汤圣敬日跻。宗庙极重，上天极高，父极尊，君极贵，四者咸同一敬，五经未有异文，不知以敬为轻，竟何所据？”徽难之曰：“向所论敬字，本不全以为轻，但施用处殊，义成通别。《礼》主于敬，此是通言，犹如男子‘冠而字之’，注云‘成人敬其名也’。《春秋》有冀缺，夫妻亦云‘相敬’。既于子则有敬名之义，在夫亦有敬妻之说，此可复并谓极重乎？至若‘敬谢诸公’，固非尊地，‘公子敬爱’，止施宾友，‘敬问’‘敬报’，弥见雷同，‘敬听’‘敬酬’，何关贵隔！当知敬之为义，虽是不轻，但敬之于语，则有时混漫。今云‘敬奉’，所以成疑。聊举一隅，未为深据。”澹不能对，遂从而改焉。及陈灭，为州博士，秦孝王俊闻其名，召为学士。尝从俊朝京师，在途，令徽于马上为赋，行一驿而成，名曰《述恩赋》。俊览而善之。复令为《万字文》，并遣撰集字书，名为《韵纂》。徽为序曰：

文字之来尚矣。初则羲皇出震，观象纬以法天，次则史颉佐轩，察蹄迹而取地。于是八卦爻始，爻文斯作，绳用既息，坟籍生焉。至如龙策授河，龟威出洛，绿绋白检，述勋、华之运，金绳玉字，表殷、夏之符，衔甲示于姬坛，吐卷徵于孔室，

莫不理包远迩，迹会幽明，仰协神功，俯照人事。其制作也如彼，其祥瑞也如此，故能宣流万代，正名百物，为生民之耳目，作后王之模范，颂美形容，垂芬篆素。暨大隋之受命也，追从三五，并曜参辰，外振武功，内修文德。飞英声而勒嵩岱，彰大定而铭钟鼎。春干秋羽，盛礼乐于胶庠，省俗观风，采歌谣于唐卫。我秦王殿下，降灵霄极，禀秀天机，质润珪璋，文兼黼黻。楚诗早习，颇属怀于言志，沛《易》先通，每留神于索隐。尊儒好古，三雍之对已遵，博物多能，百家之工弥洽。遨游必名教，渔猎唯图史。加以降情引汲，择善与微，筑馆招贤，攀枝伫异。剖连城于井里，賁束帛于丘园，薄技无遗，片言便赏。所以人加脂粉，物竞琢磨，俱报稻粱，各施鸣吠。于时岁次鹑火，月躔夷则，骏驾务隙，灵光意静。前临竹沼，却倚桂岩，泉石莹仁智之心，烟霞发文彩之致，宾僚雾集，教义风靡。乃讨论群艺，商略众书，以为小学之家，尤多舛杂，虽复周礼汉律，务在贯通，而巧说邪辞，递生同异。且文讹篆隶，音谬楚夏，《三苍》《急就》之流，微存章句，《说文》《字林》之属，唯别体形。至于寻声推韵，良为疑混，酌古会今，未臻功要。未有李登《声类》、吕静《韵集》，始判清浊，才分宫羽，而全无引据，过伤浅局，诗赋所须，卒难为用。遂躬纤睿旨，摛摘是非，撮举宏纲，裁断篇部，总会旧辙，创立新意，声别相从，即随注释。详之诂训，证以经史，备包《骚》《雅》，博牵子集，汗简云毕，题为《韵纂》，凡三十卷，勒成一家。方可藏彼名山，副诸石室，见群玉之为浅，鄙悬金之不定。爰命末学，制其都序。徽业术已寡，思理弥殫，心若死灰，文惭生气。徒以犬马识养，飞走怀仁，敢执颠沛之辞，遂操狂简之笔。而齐鲁富经学，楚郑多良士，西河之彦，幸不谪于索居，东里之才，请能加于润色。

未几，俊薨，晋王广复引为扬州博士，令与诸儒撰《江都集礼》一部。复令徽作序曰：

礼之为用至矣。大与天地同节，明与日月齐照，源开三本，体合四端。巢居穴处之前，即萌其理，龟文鸟迹以后，稍显其事。虽情存简易，意非玉帛，而夏造殷因，可得知也。至如秩宗三礼之职，司徒五礼之官，邦国以和，人神惟敬，道德仁义，非此莫成，进退俯仰，去兹安适！若玺印涂，犹防止水，岂直譬彼耕耨，均斯粉泽而已哉！自世属坑焚，时移汉、魏，叔孙通之硕解，高堂隆之博识，专门者雾集，制作者风驰，节文颇备，枝条互起。皇帝负宸垂旒，辨方正位，纂勋华之历象，缀文武之宪章。车书之所会通，触境斯应，云雨之所沾润，无思不跂。东探石篆之符，西蠹羽陵之策，鸣銮太室，偃伯灵台，乐备五常，礼兼八代。上柱国、太尉、扬州总管、晋王握珪璋之宝，履神明之德，隆化赞杰，藏用显仁。地居周邵，业冠河楚，允文允武，多才多艺。戎衣而笼关塞，朝服而扫江湖，收杞梓之才，辟康庄之馆。加以佃渔六学，网罗百氏，继稷下之绝轨，弘泗上之沦风，蹟无隐而不探，事有难而必综。至于采标绿错，华垂丹篆，刑名长短，儒墨是非，书圃翰林之域，理窟谈丛之内，谒者所求之余，侍医所校之逸，莫不澄泾辨渭，拾珠弃蚌。以为质文递改，损益不同，《明堂》、《曲台》之记，南宫、东观之说，郑、王、徐、贺之答，崔、譙、何、爽之论，简牒虽盈，菁华盖鲜。乃以宣条暇日，听讼余晨，娱情窥宝之乡，凝相观涛之岸，总括油素，躬披缃缥，芟芜刈楚，振领提纲，去其繁杂，撮其指要，勒成一家，名曰《江都集礼》。凡十二帙，一百二十卷，取方月数，用比星周，军国之义存焉，人伦之纪备矣。昔者龟、蒙令后，睢、涣名藩，诚复出警入跽，拟乘輿之制度，建鞶戟旂，用天子之礼乐。求诸述作，未闻兹

典。方可韜之叛水，副彼名山，见刻石之非工，嗤悬金之已陋。是知《沛王通论》，不独擅于前修，《宁朔新书》，更追惭于往册。徽幸楼仁岳，忝游圣海，谬承恩奖，敢叙该博之致云。

炀帝嗣位，诏徽与著作佐郎陆从典、太常博士褚亮、欧阳询等助越公杨素撰《魏书》，会素薨而止。授京兆郡博士。杨玄感兄弟甚重之，数相来往。及玄感败，凡交关多罹其患。徽以玄感故人，为帝所不悦，有司希旨，出徽为西海郡威定县主簿。意甚不平，行至陇西，发病卒。

杜正玄弟正藏

杜正玄，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为石赵从事中郎，因家于鄴。自曼至正玄，世以文学相授。正玄尤聪敏，博涉多通。兄弟数人，俱未弱冠，并以文章才辨籍甚三河之间。开皇末，举秀才，尚书试方略，正玄应对如响，下笔成章。仆射杨素负才傲物，正玄抗辞酬对，无所屈挠，素甚不悦。久之，会林邑献白鹦鹉，素促召正玄，使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赋。正玄仓卒之际，援笔立成。素见文不加点，始异之。因令更拟诸杂文笔十余条，又皆立成，而辞理华赡，素乃叹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授晋王行参军，转豫章王记室，卒官。弟正藏。

正藏字为善，尤好学，善属文。弱冠举秀才，授纯州行参军，历下邑正。大业中，学业该通，应诏举秀才，兄弟三人俱以文章一时诣阙，论者荣之，著碑诔铭颂诗赋百余篇。又著《文章体式》，大为后进所宝，时人号为文轨，乃至海外高丽、百济，亦共传习，称为《杜家新书》。

常得志

京兆常得志，博学善属文，官至秦王记室。及王薨，过故宫，为五言诗，辞理悲壮，甚为时人所重。复为《兄弟论》，

义理可称。

尹式

河间尹式，博学解属文，少有令问。仁寿中，官至汉王记室，王甚重之，及汉王败，式自杀。其族人正卿、彦卿俱有俊才，名显于世

刘善经

河间刘善经，博物洽闻，尤善词笔。历仕著作佐郎、太子舍人。著《酬德传》三十卷，《诸刘谱》三十卷，《四声指归》一卷，行于世。

祖君彦

范阳祖君彦，齐尚书仆射孝徵之子也。容貌短小，言辞讷涩，有才学。大业末，官至东平郡书佐。郡陷于翟让，因为李密所得。密甚礼之，署为记室，军书羽檄，皆成于其手。及密败，为王世充所杀。

孔德绍

会稽孔德绍，有清才，官至景城县丞。窦建德称王，署为中书令，专典书檄。及建德败，伏诛。

刘斌

南阳刘斌，颇有词藻，官至信都郡司功书佐。窦建德署为中书舍人。建德败，复为刘闳中书侍郎，与刘闳亡归突厥，不知所终。

史臣曰：魏文有言“古今文人，类不护细行，鲜能以名节自立”，信矣！王胄、虞绰之辈，崔儵、孝逸之伦，或矜气负才，遗落世事，或学优命薄，调高位下，心郁抑而孤愤，志盘桓而不定，啸傲当世，脱略公卿。是知蹶弛见遗，嫉邪忤物，不独汉阳赵壹、平原祢衡而已。故多离咎悔，鲜克有终。然其学涉稽古，文词辨丽，并邓林之一枝，昆山之片玉矣。有隋总

一寰宇，得人为盛，秀异之贡，不过十数。正玄昆季三人预焉，华萼相耀，亦为难兄弟矣。

列传第四十二

隐逸

自肇有书契，绵历百王，虽时有盛衰，未尝无隐逸之士。故《易》称“遁世无闷”，又曰“不事王侯”；《诗》云“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礼》云“儒有上不臣天子，下不事王侯”；语曰“举逸民，天下之人归心焉”。虽出处殊途，语默异用，各言其志，皆君子之道也。洪崖兆其始，箕山扇其风，七人作乎周年，四皓光乎汉日，魏、晋以降，其流逾广。其大者则轻天下，细万物，其小者则安苦节，甘贱贫。或与世同尘，随波澜以俱逝，或违时矫俗，望江湖而独往。狎玩鱼鸟，左右琴书，拾遗粒而织落毛，饮石泉而蔭松柏。放情宇宙之外，自足怀抱之中，然皆欣欣于独善，鲜汲汲于兼济。而受命哲王，守文令主，莫不束帛交驰，蒲轮结辙，奔走岩谷，唯恐不逮者，何哉？以其道虽未弘，志不可夺，纵无舟楫之功，终有贤贞之操。足以立懦夫之志，息贪竞之风，与夫苟得之徒，不可同年共日。所谓无用以为用，无为而无不为者也。故叙其人，列其行，以备《隐逸篇》云。

李士谦

李士谦，字子约，赵郡平棘人也。髻髻丧父，事母以孝闻。母曾呕吐，疑为中毒，因跪而尝之。伯父魏岐州刺史瑒，深所嗟尚，每称曰：“此儿吾家之颜子也。”年十二，魏广平王赞

辟开府参军事。后丁母忧，居丧骨立。有姊适宋氏，不胜哀而死。士谦服阕，舍宅为伽蓝，脱身而出。诣学请业，研精不倦，遂博览群籍，兼善天文术数。齐吏部尚书辛术召署员外郎，赵郡王睿举德行，皆称疾不就。和士开亦重其名，将讽朝廷，擢为国子祭酒。士谦知而固辞，得免。隋有天下，毕志不仕。自以少孤，未尝饮酒食肉，口无杀害之言。至于亲宾来萃，辄陈樽俎，对之危坐，终日不倦。李氏宗党豪盛，每至春秋二社，必高会极欢，无不沉醉喧乱。尝集士谦所，盛饌盈前，而先为设黍，谓群从曰：“孔子称黍为五谷之长，荀卿亦云食先黍稷，古人所尚，容可违乎？”少长肃然，不敢驰惰，退而相谓曰：“既见君子，方觉吾徒之不德也。”士谦闻而自责曰：“何乃为人所疏，顿至于此！”家富于财，躬处节俭，每以振施为务。州里有丧事不办者，士谦辄奔走赴之，随乏供济。有兄弟分财不均，至相阅讼，士谦闻而出财，补其少者，令与多者相埒。兄弟愧惧，更相推让，卒为善士。有牛犯其田者，士谦牵置凉处饲之，过于本主。望见盗刈其禾黍者，默而避之。其家僮尝执盗粟者，士谦慰谕之曰：“穷困所致，义无相责。”遽令放之。其奴尝与乡人董震因醉角力，震扼其喉，毙于手下。震惶惧请罪，士谦谓之曰：“卿本无杀心，何为相谢！然可远去，无为吏之所拘。”性宽厚，皆此类也。其后出粟数千石，以贷乡人，值年谷不登，债家无以偿，皆来致谢。士谦曰：“吾家余粟，本图振贍，岂求利哉！”于是悉召债家，为设酒食，对之燔契，曰：“债了矣，幸勿为念也。”各令罢去。明年大熟，债家争来偿谦，谦拒之，一无所受。他年又大饥，多有死者，士谦罄竭家资，为之糜粥，赖以全活者将万计。收埋骸骨，所见无遗。至春，又出粮种，分给贫乏。赵郡农民德之，抚其子孙曰：“此乃李参军遗惠也。”或谓士谦曰：“子多阴德。”

士谦曰：“所谓阴德者何？犹耳鸣，已独闻之，人无知者。今吾所作，吾子皆知，何阴德之有！”

士谦善谈玄理，尝有一客在坐，不信佛家应报之义，以为外典无闻焉。士谦喻之曰：“积善余庆，积恶余殃，高门待封，扫墓望丧，岂非休咎之应邪？佛经云轮转五道，无复穷已，此则贾谊所言，千变万化，未始有极，忽然为人之谓也。佛道未东，而贤者已知其然矣。至若鲧为黄熊，杜宇为鷓鴣，褒君为龙，牛哀为兽，君子为鹄，小人为猿，彭生为豕，如意为犬，黄母为鼯，宣武为鳖，邓艾为牛，徐伯为鱼，铃下为鸟，书生为蛇，羊祜前身，李氏之子，此非佛家变受异形之谓邪？”客曰：“邢子才云，岂有松柏后身化为樗栎，仆以为然。”士谦曰：“此不类之谈也。变化皆由心而作，木岂有心乎？”客又问三教优劣，士谦曰：“佛，日也；道，月也，儒，五星也。”客亦不能难而止。

士谦平生喜为咏怀诗，辄毁弃其本，不以示人。又尝论刑罚，遗文不具，其略曰：“帝王制法，沿革不同，自可损益，无为顿改。今之赃重者死，是酷而不愆也。语曰：‘人不畏死，不可以死恐之。’愚谓此罪宜从肉刑，刖其一趾，再犯者断其右腕。流刑刖去右手三指，又犯者下其腕。小盗宜黥，又犯则落其所用三指，又不悛下其腕，无不止也。无赖之人，窜之边裔，职为乱阶，适所以召戎矣，非求治之道也。博弈淫游，盗之萌也，禁而不止，黥之则可。”有识者颇以为得治体。

开皇八年，终于家，时年六十六。赵郡士女闻之，莫不流涕曰：“我曹不死，而令李参军死乎！”会葬者万余人。乡人李景伯等以士谦道著丘园，条其行状，诣尚书省请先生之谥，事寝不行，遂相与树碑于墓。

其妻范阳卢氏，亦有妇德，及夫终后，所有贖贈，一无所

受，谓州里父老曰：“参军平生好施，今虽殒歿，安可夺其志哉！”于是散粟五百石以赈穷乏。

崔廓子贽

崔廓，字士玄，博陵安平人也。父子元，齐燕州司马。廓少孤贫而母贱，由是不为邦族所齿。初为里佐，屡逢屈辱，于是感激，逃入山中。遂博览书籍，多所通涉，山东学者皆宗之。既还乡里，不应辟命。与郡李士谦为忘言之友，每相往来，时称崔、李。及士谦死，廓哭之恸，为之作传，输之秘府。士谦妻卢氏寡居，每有家事，辄令人谘廓取定。郭尝著论，言刑名之理，其义甚精，文多不载。大业中，终于家，时年八十。有子曰贽。

贽字祖浚，七岁能属文，容貌短小，有口才。开皇初，秦孝王荐之，射策高第，诏与诸儒定礼乐，授校书郎。寻转协律郎，太常卿苏威雅重之。母忧去职，性至孝，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征为河南、豫章二王侍读，每更日来往二王之第。及河南为晋王，转记室参军，自此去豫章。王重之不已，遗贽书曰：

昔汉氏西京，梁王建国，平台、东苑，慕义如林。马卿辞武骑之官，枚乘罢弘农之守。每览史传，尝切怪之，何乃脱略官荣，栖迟籓邸？以今望古，方知雅志。彼二子者，岂徒然哉！足下博闻强记，钩深致远，视汉臣之三篋，似涉蒙山，对梁相之五车，若吞云梦。吾兄钦贤重士，敬爱忘疲，先筑郭隗之宫，常置穆生之醴。今者重开土宇，更誓山河，地方七百，牢笼曲阜，城兼七十，包举临淄，大启南阳，方开东閤。想得奉飞盖，曳长裾，藉玳筵，躡珠履，歌山桂之偃蹇，赋池竹之檀栾。其崇贵也如彼，其风流也如此，幸甚幸甚，何乐如之！高视上京，有怀德祖，才谢天人，多惭子建，书不尽意，宁俟繁辞。

蹟答曰：

一昨伏奉教书，荣贶非恆，心灵自失。若乃理高《象》、《系》，管辂思而不解，事富《山海》，郭璞注而未详。至于五色相宣，八音繁会，凤鸣不足喻，龙章莫之比。吴札之论《周颂》，讎尽揄扬，郢客之奏《阳春》，谁堪赴节！伏惟令王殿下，稟润天潢，承辉日观，雅道贵于东平，文艺高于北海。汉则马迁、萧望，晋则裴楷、张华，鸡树腾声，鹤池播美，望我清尘，悠然路绝。祖浚燕南赘客，河朔惰游，本无意于希颜，岂有心于慕蔺！未尝聚萤映雪，悬头刺股，读《论》唯取披《庄》不过盈尺。复况桑榆渐暮，藜藿屡空，举烛无成，穿杨尽弃。但以燕求马首，薛养鸡鸣，谬齿鸿仪，虚班骥阜。挟太山而超北海，比报德而非难，堙昆仑以为池，匹酬恩而反易。忽属周桐锡瑞，康水承家，门有将相，树宜桃李。真龙将下，谁好有名，滥吹先逃，何须别听！但慈旨抑扬，损上益下，江海所以称王，丘陵为之不逮。曹植僥预闻高论，则不限令名，杨修若切在下风，亦讎亏淳德。无任荷戴之至，谨奉启以闻。

豫章得书，赉米五十石，并衣服钱帛。时晋邸文翰，多成其手。王入东宫，除太子斋帅，俄迁舍人。及元德太子薨，以疾归于家。后征授起居舍人。大业四年，从驾汾阳宫，次河阳镇。蓝田令王昙于蓝田山得一玉人，长三尺四寸，著大领衣，冠帻，奏之。诏问群臣，莫有识者，蹟答曰：“谨按汉文已前，未有冠帻，即是文帝以来所制作也。臣见魏大司农卢元明撰《嵩高山庙记》云，有神人，以玉为形，像长数寸，或出或隐，出则令世延长。伏惟陛下应天顺民，定鼎嵩洛，岳神自见，臣敢称庆。”因再拜，百官毕贺，天子大悦，赐缣二百匹。从驾登太行山，诏问蹟曰：“何处有羊肠坂？”蹟对曰：“臣按《汉书·地理志》，上党壶关县有羊肠坂。”帝曰：“不是。”又

答曰：“臣按皇甫士安撰《地书》云，太原北九十里羊肠坂。帝曰：“是也。”因谓牛弘曰：“崔祖浚所谓问一知二。”五年，受诏与诸儒撰《区宇图志》二百五十卷，奏之。帝不善之，更令虞世基、许善心衍为六百卷。以父忧去职，寻起令视事。辽东之役，授鹰扬长史，置辽东郡县名，皆贖之议也。奉诏作《东征记》。九年，除越王长史。于时山东盗贼蜂起，帝令抚慰高阳、襄国，归首者八百余人。十二年，从驾江都。宇文化及之弑帝也，引为著作郎，称疾不起。在路发疾，卒于彭城，时年六十九。

贖与洛阳元善、河东柳抃、太原王劭、吴兴姚察、琅邪诸葛颖、信都刘焯、河间刘炫相善，每因休假，清谈竟日。所著词赋碑志十余万言，撰《洽闻志》七卷，《八代四科志》三十卷，未及施行，江都倾覆，咸为煨烬。

徐则

徐则，东海郟人也。幼沈静，寡嗜欲。受业于周弘正，善三玄，精于议论，声擅都邑，则叹曰：“名者实之宾，吾其为宾乎！”遂怀栖隐之操，杖策入缙云山。后学数百人，苦请教授，则谢而遣之。不娶妻，常服巾褐。陈太建时，应召来憩于至真观。期月，又辞入天台山，因绝谷养性，所资唯松水而已，虽隆冬洄寒，不服绵絮。太傅徐陵为之刊山立颂。初在缙云山，太极真人徐君降之曰：“汝年出八十，当为王者师，然后得道也。”晋王广镇扬州，知其名，手书召之曰：“夫道得众妙，法体自然，包涵二仪，混成万物，人能弘道，道不虚行。先生履德养空，宗玄齐物，深明义味，晓达法门。悦性冲玄，怡神虚白，餐松饵术，栖息烟霞。望赤城而待风云，游玉堂而驾龙凤，虽复藏名台岳，犹且腾实江淮，藉甚嘉猷，有劳寤寐。钦承素道，久积虚襟，侧席幽人，梦想岩穴。霜风已冷，海气将

寒，偃息茂林，道体休念。昔商山四皓，轻举汉庭，淮南八公，来仪籓邸。古今虽异，山谷不殊，市朝之隐，前贤已说，导凡述圣，非先生而谁！故遣使人，往彼延请，想无劳束带，赍然来思，不待蒲轮，去彼空谷。希能屈己，伫望披云。”则谓门人曰：“吾今年八十一，王来召我，徐君之旨，信而有徵。”于是遂诣扬州。晋王将请受道法，则辞以时日不便。其后夕中，命侍者取香火，如平常朝礼之仪。至于五更而死，支体柔弱如生，停留数旬，颜色无变。晋王下书曰：“天台真隐东海徐先生，虚确居宗，冲玄成德，齐物处外，检行安身。草褐蒲衣，餐松饵术，栖隐灵岳，五十余年。卓矣仙才，飘然胜气，千寻万顷，莫测其涯。寡人钦承道风，久餐德素，频遣使乎，远此延屈，冀得虔受上法，式建良缘。至此甫尔，未淹旬日，厌尘羽化，反真灵府。身体柔软，颜色不变，经方所谓尸解地仙者哉！诚复师礼未申，而心许有在，虽忘怛化，犹怆于怀，丧事所资，随须供给。霓裳羽盖，既且腾云，空椹余衣，讵藉坟垄！但杖为犹存，示同俗法，宜遣使人，送还天台定葬。”是时自江都至于天台，在道多见则徒步，云得放还。至其旧居，取经书道法，分遗弟子，仍令净扫一房，曰：“若有客至，宜延之于此。”然后跨石梁而去，不知所之。须臾，尸枢至，方知其灵化。时年八十二。晋王闻而益异之，赠物千段，遣画工图其状貌，令柳抃为之赞曰：“可道非道，常道无名。上德不德，至德无盈。玄风扇矣，而有先生。夙炼金液，怡神玉清。石髓方软，云丹欲成。言追葛稚，将侣茅赢。我王遥属，爰感灵诚。柱下暂启，河上沉精。留符告信，化杖飞声。永思灵迹，曷用摭情？时披素绘，如临赤城。”

时有建安宋玉泉、会稽孔道茂、丹阳王远知等，亦行辟谷，以松水自给，皆为炆帝所重。

张文诩

张文诩，河东人也。父据，开皇中为洹水令，以清正闻。有书数千卷，教训子侄，皆以明经自达。文诩博览文籍，特精《三礼》，其《周易》、《诗》、《书》及《春秋三传》，并皆通习。每好郑玄注解，以为通博，其诸儒异说，亦皆详究焉。高祖引致天下名儒硕学之士，其房暉远、张仲让、孔笼之徒，并延之于博士之位。文诩时游太学，暉远等莫不推伏之，学内翕然，咸共宗仰。其门生多诣文诩，请质凝滞，文诩辄博引证据，辨说无穷，唯其所择。治书侍御史皇甫诞一时朝彦，恆执弟子之礼。适至南台，遽饰所乘马，就学邀屈。文诩每牵马步进，意在不因人以自致也。右仆射苏威闻其名而召之，与语，大悦，劝令从官。文诩意不在仕，固辞焉。仁寿末，学废，文诩策杖而归，灌园为业。州郡频举，皆不应命。事母以孝闻。每以德化人，乡党颇移风俗。尝有人夜中窃刈其麦者，见而避之，盗因感悟，弃麦而谢。文诩慰谕之，自誓不言，固令持去。经数年，盗者向乡人说之，始为远近所悉。邻家筑墙，心有不直，文诩因毁旧堵以应之。文诩尝有腰疾，会医者自言善禁，文诩令禁之，遂为刃所伤，至于顿伏床枕。医者叩头请罪，文诩遽遣之，因为其隐，谓妻子曰：“吾昨风眩，落坑所致。”其掩人之短，皆此类也。州县以其贫素，将加振恤，辄辞不受。每闲居无事，从容长叹曰：“老冉冉而将至，恐修名之不立！”以如意击几，皆有处所，时人方之闵子骞原宪焉。终于家，年四十。乡人为立碑颂，号曰张先生。

史臣曰：古之所谓隐逸者，非伏其身而不见也，非闭其言而不出也，非藏其智而不发也。盖以恬淡为心，不暎不昧，安时处顺，与物无私者也。士谦等忘怀纓冕，毕志丘园，隐不违亲，贞不绝俗，不教而劝，虚往实归，爱之如父母，怀之如亲

戚，非有自然之纯德，其孰能至于斯乎？然士谦闻誉不喜，文翊见伤无愠，徐则志在沉冥，不可亲疏，莫能贵贱，皆抱朴之士矣。崔廓感于屈辱，遂以肥遁见称，祖浚文籍之美，足以克隆先构，父子虽动静殊方，其于成名一也，美哉！

列传第四十三

艺术

夫阴阳所以正时日，顺气序者也；卜筮所以决嫌疑，定犹豫者也；医巫所以御妖邪，养性命者也；音律所以和人神，节哀乐者也；相术所以辩贵贱，明分理者也；技巧所以利器用，济艰难者也。此皆圣人无心，因民设教，救恤灾患，禁止淫邪。自三五哲王，其所由来久矣。然昔之言阴阳者，则有箕子、裨灶、梓慎、子韦；晓音律者，则师旷、师挚、伯牙、杜夔；叙卜筮，则史扁、史苏、严君平、司马季主；论相术，则内史叔服、姑布子卿、唐举、许负；语医，则文挚、扁鹊、季咸、华佗；其巧思，则奚仲、墨翟、张平子、马德衡。凡此诸君者，仰观俯察，探赜索隐，咸诣幽微，思侔造化，通灵入妙，殊才绝技。或弘道以济时，或隐身以利物，深不可测，固无得而称焉。近古涉乎斯术者，鲜有存夫贞一，多肆其淫僻，厚诬天道。或变乱阴阳，曲成君欲，或假托神怪，荧惑民心。遂令时俗妖讹，不获返其真性，身罹灾毒，莫得寿终而死。艺成而下，意在兹乎？历观经史百家之言，无不存夫艺术，或叙其玄妙，或记其迂诞，非徒用广异闻，将以明乎劝戒。是以后来作者，或相祖述，故今亦采其尤著者，列为《艺术篇》云。

庾季才子质卢太翼耿询

庾季才，字叔奕，新野人也。八世祖滔，随晋元帝过江，

官至散骑常侍，封遂昌侯，因家于南郡江陵县。祖诜，梁处士，与宗人易齐名。父曼倩，光禄卿。季才幼颖悟，八岁诵《尚书》，十二通《周易》，好占玄象。居丧以孝闻。梁庐陵王绩辟荆州主簿，湘东王绎重其术艺，引授外兵参军。西台建，累迁中书郎，领太史，封宜昌县伯。季才固辞太史，元帝曰：“汉司马迁历世尸掌，魏高堂隆犹领此职，不无前例，卿何惮焉。”帝亦颇明星历，因共仰观，从容谓季才曰：“朕犹虑祸起萧墙，何方可息？”季才曰：“顷天象告变，秦将入郢，陛下宜留重臣，作镇荆陕，整旆还都，以避其患。假令羯寇侵蹙，止失荆湘，在于社稷，可得无虑。必久停留，恐非天意也。”帝初然之，后与吏部尚书宗懔等议，乃止。俄而江陵陷灭，竟如其言。

周太祖一见季才，深加优礼，令参掌太史。每有征讨，恆预侍从。赐宅一区，水田十顷，并奴婢牛羊什物等，谓季才曰：“卿是南人，未安北土，故有此赐者，欲绝卿南望之心。宜尽诚事我，当以富贵相答。”初，郢都之陷也，衣冠士人多没为贱。季才散所赐物，购求亲故。文帝问：“何能若此？”季才曰：“仆闻魏克襄阳，先昭异度，晋平建业，喜得士衡。伐国求贤，古之道也。今郢都覆败，君信有罪，晋绅何咎，皆为贱隶！鄙人羁旅，不敢献言，诚切哀之，故赎购耳。”太祖乃悟曰：“吾之过也。微君遂失天下之望！”因出令免梁俘为奴婢者数千口。

武成二年，与王褒、庾信同补麟趾学士。累迁稍伯大夫、车骑大将军、仪同三司。其后大冢宰宇文护执政，谓季才曰：“比日天道，有何徵祥？”季才对曰：“荷恩深厚，若不尽言，便同木石。顷上台有变，不利宰辅，公宜归政天子，请老私门。此则自享期颐，而受旦、爽之美，子孙藩屏，终保维城之固。不然者，非复所知。”护沈吟久之，谓季才曰：“吾本意如此，

但辞未获免耳。公既王官，可依朝例，无烦别参寡人也。”自是渐疏，不复别见。及护灭之后，阅其书记，武帝亲自临检，有假托符命，妄造异端者，皆致诛戮。唯得季才书两纸，盛言纬候灾祥，宜反政归权。帝谓少宗伯斛斯徵曰：“庾季才至诚谨恇，甚得人臣之礼。”因赐粟三百石，帛二百段。迁太史中大夫，诏撰《灵台秘苑》，加上仪同，封临颖伯，邑六百户。宣帝嗣位，加骠骑大将军、开府仪同三司，增邑三百户。

及高祖为丞相，尝夜召季才而问曰：“吾以庸虚，受兹顾命，天时人事，卿以为何如？”季才曰：“天道精微，难可意察，切以人事卜之，符兆已定。季才纵言不可，公岂复得为箕、颖之事乎？”高祖默然久之，因举首曰：“吾今譬犹骑兽，诚不得下矣。”因赐杂彩五十匹，绢二百段，曰：“愧公此意，宜善为思之。”大定元年正月，季才言曰：“今月戊戌平旦，青气如楼阙，见于国城之上，俄而变紫，逆风西行。《气经》云：‘天不能无云而雨，皇王不能无气而立。’今王气已见，须即应之。二月日出卯入酉，居天之正位，谓之二八之门。日者，人君之象，人君正位，宜用二月。其月十三日甲子，甲为六甲之始，子为十二辰之初，甲数九，子数又九，九为天数。其日即是惊蛰，阳气壮发之时。昔周武王以二月甲子定天下，享年八百，汉高帝以二月甲午即帝位，享年四百，故知甲子、甲午为得天数。今二月甲子，宜应天受命。”上从之。

开皇元年，授通直散骑常侍。高祖将迁都，夜与高颀、苏威二人定议，季才旦而奏曰：“臣仰观玄象，俯察图记，龟兆允袭，必有迁都。且尧都平阳，舜都冀土，是知帝王居止，世代不同。且汉营此城，经今将八百岁，水皆咸卤，不甚宜人。愿陛下协天人之心，为迁徙之计。”高祖愕然，谓颀等曰：“是何神也！”遂发诏施行，购绢三百段，马两匹，进爵为公。

谓季才曰：“朕自今已后，信有天道矣。”于是令季才与其子质撰《垂象》、《地形》等志。上谓季才曰：“天地秘奥，推测多途，执见不同，或致差舛。朕不欲外人干预此事，故使公父子共为之也。”及书成奏之，赐米千石，绢六百段。九年，出为均州刺史。策书始降，将就籓，时议以季才术艺精通，有诏还委旧任。季才以年老，频表去职，每降优旨不许。会张胄玄历行，及袁充言日影长。上以问季才，季才因言充谬。上大怒，由是免职，给半禄归第。所有祥异，常使人就家访焉。仁寿三年卒，时年八十八。

季才局量宽弘，术业优博，笃于信义，志好宾游。常吉日良辰，与琅琊王褒、彭城刘、河东裴政及宗人信等，为文酒之会。次有刘臻、明克让、柳抃之徒，虽为后进，亦申游款。撰《灵台秘苑》一百二十卷，《垂象志》一百四十二卷，《地形志》八十七卷，并行于世。

庾质，字行修，少而明敏，早有志尚。八岁诵梁世祖《玄览》、《言志》等十赋，拜童子郎。仕周齐炀王记室。开皇元年，除奉朝请，历鄆陵令，迁陇州司马。大业初，授太史令。操履贞慤，立言忠鯁，每有灾异，必指事面陈。而炀帝性多忌刻，齐王暕亦被猜嫌。质子俭时为齐王属，帝谓质曰：“汝不能一心事我，乃使儿事齐王，何向背如此邪？”质曰：“臣事陛下，子事齐王，实是一心，不敢有二。”帝怒不解，由是出为合水令。八年，帝亲伐辽东，征诣行在所。至临渝谒见，帝谓质曰：“朕承先旨，亲事高丽，度其土地人民，才当我一郡，卿以为克不？”质对曰：“以臣管窥，伐之可克，切有愚见，不愿陛下亲行。”帝作色曰：“朕今总兵至此，岂可未见贼而自退也？”质又曰：“陛下若行，虑损军威。臣犹愿安驾住此，命骁将勇士指授规模，倍道兼行，出其不意。事宜在速，缓必无

功。”帝不悦曰：“汝既难行，可住此也。”及师还，授太史令。九年，复征高丽，又问质曰：“今段复何如？”对曰：“臣实愚迷，犹执前见。陛下若亲动万乘，糜费实多。”帝怒曰：“我自行尚不能克，直遣人去，岂有成功也！”帝遂行。既而礼部尚书杨玄感据黎阳反，兵部侍郎斛斯政奔高丽，帝大惧，遽而西还，谓质曰：“卿前不许我行，当为此耳。今者玄感其成事乎？”质曰：“玄感地势虽隆，德望非素，因百姓之劳苦，冀侥幸而成功。今天下一家，未易可动。”帝曰：“荧惑入斗如何？”对曰：“斗，楚之分，玄感之所封也。今火色衰谢，终必无成。”十年，帝自西京将往东都，质谏曰：“比岁伐辽，民实劳敝，陛下宜镇抚关内，使百姓毕力归农。三五年间，令四海少得丰实，然后巡省，于事为宜。陛下思之。”帝不悦，质辞疾不从。帝闻之，怒，遣使驰传，锁质诣行在所。至东都，诏令下狱，竟死狱中。

子俭，亦传父业，兼有学识。仕历襄武令、元德太子学士、齐王属。义宁初，为太史令，时有卢太翼、耿询，并以星历知名。

卢太翼，字协昭，河间人也，本姓章仇氏。七岁诣学，日诵数千言，州里号曰神童。及长，闲居味道，不求荣利。博综群书，爰及佛道，皆得其精微。尤善占候算历之术。隐于白鹿山，数年徙居林虑山茱萸涧。请业者自远而至，初无所拒，后惮其烦，逃于五台山。地多药物，与弟子数人庐于岩下，萧然绝世，以为神仙可致。皇太子勇闻而召之，太翼知太子必不为嗣，谓所亲曰：“吾拘逼而来，不知所税驾也！”及太子废，坐法当死，高祖惜其才而不害，配为官奴。久之，乃释。其后目盲，以手摸书而知其字。仁寿末，高祖将避暑仁寿宫，太翼固谏不纳，至于再三。太翼曰：“臣愚岂敢饰词，但恐是行銮

輿不反。”高祖大怒，系之长安狱，期还而斩之。高祖至宫寝疾，临崩，谓皇太子曰：“章仇翼，非常人也，前后言事，未尝不中。吾来日道当不反，今果至此，尔宜释之。”及炀帝即位，汉王谅反，帝以问之。答曰：“上稽玄象，下参人事，何所能为？”未几，谅果败。帝常从容言及天下氏族，谓太翼曰：“卿姓章仇，四岳之胄，与卢同源。”于是赐姓为卢氏。大业九年，从驾至辽东，太翼言于帝曰：“黎阳有兵气。”后数日而玄感反书闻，帝甚异之，数加赏赐。太翼所言天文之事，不可称数，关诸秘密，世莫得闻。后数载，卒于洛阳。

耿询，字敦信，丹阳人也。滑稽辩给，伎巧绝人。陈后主之世，以客从东衡州刺史王勇于岭南。勇卒，询不归，遂与诸越相结，皆得其欢心。会郡俚反叛，推询为主。柱国王世积讨擒之，罪当诛。自言有巧思，世积释之，以为家奴。久之，见其故人高智宝以玄象直太史，询从之受天文算术。询创意造浑天仪，不假人力，以水转之，施于暗室中，使智宝外候天时，合如符契。世积知而奏之，高祖配询为官奴，给使太史局。后赐蜀王秀，从往益州，秀甚信之。及秀废，复当诛，何稠言于高祖曰：“耿询之巧，思若有神，臣诚为朝廷惜之。”上于是特原其罪。询作马上刻漏，世称其妙。炀帝即位，进欹器，帝善之，放为良民。岁余，授右尚方署监事。七年，车驾东征，询上书曰：“辽东不可讨，师必无功。”帝大怒，命左右斩之，何稠苦谏得免。及平壤之败，帝以询言为中，以询守太史丞。宇文文化及弑逆之后，从至黎阳，谓其妻曰：“近观人事，远察天文，宇文必败，李氏当王，吾知所归矣。”询欲去之，为文化所杀。著《鸟情占》一卷，行于世。

韦鼎

韦鼎，字超盛，京兆杜陵人也。高祖玄，隐于商山，因而

归宋。祖睿，梁开府仪同三司。父正，黄门侍郎。鼎少通脱，博涉经史，明阴阳逆刺，尤善相术。仕梁，起家湘东王法曹参军。遭父忧，水浆不入口者五日，哀毁过礼，殆将灭性。服阕，为邵陵王主簿。侯景之乱，鼎兄昂卒于京城，鼎负尸出，寄于中兴寺。求棺无所得，鼎哀愤恸哭，忽见江中有物，流至鼎所，鼎切异之。往见，乃新棺也，因以充殓。元帝闻之，以为精诚所感。侯景平，司徒王僧辩以为户曹属，历太尉掾、大司马从事、中书侍郎。

陈武帝在南徐州，鼎望气知其当王，遂寄孥焉。因谓陈武帝曰：“明年有大臣诛死，后四岁，梁其代终，天之历数当归舜后。昔周灭殷氏，封妣满于宛丘，其裔子孙因为陈氏。仆观明公天纵神武，继绝统者，无乃是乎！”武帝阴有图僧辩意，闻其言，大喜，因而定策。及受禅，拜黄门侍郎，俄迁司农卿、司徒右长史、贞威将军，领安右晋安王长史、行府国事，转廷尉卿。太建中，为聘周主使，加散骑常侍。寻为秘书监、宣远将军，转临海王长史，行吴兴郡事。入为太府卿。至德初，鼎尽质货田宅，寓居僧寺。友人大匠卿毛彪问其故，答曰：“江东王气尽于此矣。吾与尔当葬长安。期运将及，故破产耳。”

初，鼎之聘周也，尝与高祖相遇，鼎谓高祖曰：“观公容貌，故非常人，而神监深远，亦非群贤所逮也。不久必大贵，贵则天下一家，岁一周天，老夫当委质。公相不可言，愿深自爱。”及陈平，上驰召之，授上仪同三司，待遇甚厚。上每与公王宴赏，鼎恆预焉。高祖尝从容谓之曰：“韦世康与公相去远近？”鼎对曰：“臣宗族分派，南北孤绝，自生以来，未尝访问。”帝曰：“公百世卿族，何得尔也。”乃命官给酒肴，遣世康与鼎还杜陵，乐饮十余日。鼎乃考校昭穆，自楚太傅孟以下二十余世，作《韦氏谱》七卷。时兰陵公主寡，上为之求

夫，选亲卫柳述及萧瑒等以示于鼎。鼎曰：“瑒当封侯，而无贵妻之相，述亦通显，而守位不终。”上曰：“位由我耳。”遂以主降述。上又问鼎：“诸儿谁得嗣？”答曰：“至尊、皇后所最爱者，即当与之，非臣敢预知也。”上笑曰：“不肯显言乎？”

开皇十二年，除光州刺史，以仁义教导，务弘清静。州中有土豪，外修边幅，而内行不轨，常为劫盗。鼎于都会时谓之曰：“卿是好人，那忽作贼？”因条其徒党谋议逗留，其人惊惧，即自首伏。又有人客游，通主家之妾，及其还去，妾盗珍物，于夜亡，寻于草中为人所杀。主家知客与妾通，因告客杀之。县司鞫问，具得奸状，因断客死。狱成，上于鼎，鼎览之曰：“此客实奸，而杀非也。乃某寺僧该妾盗物，令奴杀之，赃在某处。”即放此客，遣掩僧，并获赃物。自是部内肃然不言，咸称其有神，道无拾遗。寻追入京，以年老多病，累加优赐。顷之，卒，年七十九。

来和

来和，字弘顺，京兆长安人也。少好相术，所言多验。大冢宰宇文护引之左右，由是出入公卿之门。初为夏官府下士，累迁少卜上士，购爵安定乡男。迁畿伯下大夫，进封涇水县男。高祖微时，来诣和相，和待人去，谓高祖曰：“公当王有四海。”及为丞相，拜仪同，既受禅，进爵为子。开皇末，和上表自陈曰：

臣早奉龙颜，自周代天和三年已来，数蒙陛下顾问，当时具言至尊膺图受命，光宅区宇。此乃天授，非由人事所及。臣无劳效，坐致五品，二十余年。臣是何人，敢不惭愧！愚臣不任区区之至，谨录陛下龙潜之时，臣有所言一得，书之秘府，死无所恨。昔陛下在周，尝与永富公窦荣定语臣曰：“我闻有

行声，即识其人。”臣当时即言公眼如曙星，无所不照，当王有天下，愿忍诛杀。建德四年五月，周武帝在云阳宫，谓臣曰：“诸公皆汝所识，隋公相禄何如？”臣报武帝曰：“隋公止是守节人，可镇一方。若为将领，陈无不破。”臣即于宫东南奏闻。陛下谓臣，此语不忘。明年，乌丸轨言于武帝曰：“隋公非人臣。”帝寻以问臣，臣知帝有疑，臣诡报曰：“是节臣，更无异相。”于时王谊、梁彦光等知臣此语。大象二年五月，至尊从永巷东门入，臣在永巷门东，北面立，陛下问臣曰：“我无灾障不？”臣奏陛下曰：“公骨法气色相应，天命已有付属。”未几，遂总百揆。

上览之大悦，进位开府，购物五百段，米三百石，地十顷。

和同郡韩则，尝诣和相，和谓之曰：“后四五当得大官。

“人初不知所谓。则至开皇十五年五月而终，人问其故，和曰：“十五年为三五，加以五月为四五。大官，椹也。”和言多此类。著《相经》四十卷。

道士张宾、焦子顺、雁门人董子华，此三人，当高祖龙潜时，并私谓高祖曰：“公当为天子，善自爱。”及践阼，以宾为华州刺史，子顺为开府，子华为上仪同。

萧吉杨伯丑临孝恭刘祐

萧吉，字文休，梁武帝兄长沙宣武王懿之孙也。博学多通，尤精阴阳算术。江陵陷，遂归于周，为仪同。宣帝时，吉以朝政日乱，上书切谏。帝不纳。及隋受禅，进上仪同，以本官太常考定古今阴阳书。吉性孤峭，不与公卿相沉浮，又与杨素不协，由是摈落于世，郁郁不得志。见上好徵祥之说，欲干没自进，遂矫其迹为悦媚焉。开皇十四年上书曰：“今年岁在甲寅，十一月朔旦，以辛酉为冬至。来年乙卯，正月朔旦，以庚申为元日，冬至之日，即在朔旦。《乐汁图徵》云：‘天元十一月

朔旦冬至，圣王受享祚。’今圣主在位，居天元之首，而朔旦冬至，此庆一也。辛酉之日，即是至尊本命，辛德在丙，此十一月建丙子。酉德在寅，正月建寅为本命，与月德合，而居元朔之首，此庆二也。庚申之日，即是行年，乙德在庚，卯德在申，来年乙卯，是行年与岁合德，而在元旦之朝，此庆三也。

《阴阳书》云：‘年命与岁月合德者，必有福庆。’《洪范传》云：‘岁之朝，月之朝，日之朝，主王者。’经书并谓三长应之者，延年福吉。况乃甲寅部首，十一月阳之始，朔旦冬至，是圣王上元。正月是正阳之月，岁之首，月之先。朔旦是岁之元，月之朝，日之先，嘉辰之会。而本命为九元之先，行年为三长之首，并与岁月合德。所以《灵宝经》云：‘角音龙精，其祚日强。’来岁年命纳音俱角，历之与经，如合符契。又甲寅、乙卯，天地合也，甲寅之年，以辛酉冬至，来年乙卯，以甲子夏至。冬至阳始，郊天之日，即是至尊本命，此庆四也。夏至阴始，祀地之辰，即是皇后本命，此庆五也。至尊德并乾之覆育，皇后仁同地之载养，所以二仪元气，并会本辰。”上览之大悦，赐物五百段。

房陵王时为太子，言东宫多鬼嶻，鼠妖数见。上令吉诣东宫，禳邪气。于宣慈殿设神坐，有回风从艮地鬼门来，扫太子坐。吉以桃汤苇火驱逐之，风出宫门而止。又谢土，于未地设坛，为四门，置五帝坐。于时至寒，有禳螟从西南来，入人门，升赤帝坐，还从人门而出。行数步，忽然不见。上大异之，赏赐优洽。又上言太子当不安位，时上阴欲废立，得其言是之。由此每被顾问。

及献皇后崩，上令吉卜择葬所，吉历筮山原，至一处，云“卜年二千，卜世二百”，具图而奏之。上曰：“吉凶由人，不在于地。高纬父葬，岂不卜乎？国寻灭亡。正如我家墓田，

若云不吉，朕不当为天子；若云不凶，我弟不当战没。”然竟从吉言。吉表曰：“去月十六日，皇后山陵西北，鸡未鸣前，有黑云方圆五六百步，从地属天。东南又有旌旗车马帐幕，布满七八里，并有人往来检校，部伍甚整，日出乃灭，同见者十余人。谨案《葬书》云：‘气王与姓相生，大吉。’今黑气当冬王，与姓相生，是大吉利，子孙无疆之候也。”上大悦。其后上将亲临发殡，吉复奏上曰：“至尊本命辛酉，今岁斗魁及天冈，临卯酉，谨按《阴阳书》，不得临丧。”上不纳。退而告族人萧平仲曰：“皇太子遣宇文左率深谢余云：‘公前称我当为太子，竟有其验，终不忘也。今卜山陵，务令我早立。我立之后，当以富贵相报，’吾记之曰：‘后四载，太子御天下。’今山陵气应，上又临丧，兆益见矣。且太子得政，隋其亡乎！当有真人出治之矣。吾前给云卜年二千者，是三十字也；卜世二百者，取三十二运也。吾言信矣，汝其志之。”

及炀帝嗣位，拜太府少卿，加位开府。尝行经华阴，见杨素冢上有白气属天，密言于帝。帝问其故，吉曰：“其候素家当有兵祸，灭门之象。改葬者，庶可免乎！”帝后从容谓杨玄感曰：“公家宜早改葬。”玄感亦微知其故，以为吉祥，托以辽东未灭，不遑私门之事。未几而玄感以反族灭，帝弥信之。后岁余，卒官，著《金海》三十卷，《相经要录》一卷，《宅经》八卷，《葬经》六卷，《乐谱》二十卷及《帝王养生方》二卷，《相手版要诀》一卷，《太一立成》一卷，并行于世。

时有杨伯丑，临孝恭、刘祐，俱以阴阳术数知名。

杨伯丑，冯翊武乡人也。好读《易》，隐于华山。开皇初，被徵入朝，见公卿不为礼，无贵贱皆汝之。人不能测也。高祖召与语，竟无所答。上赐之衣服，至朝堂，舍之而去。于是被发阳狂，游行市里，形体垢秽，未尝栉沐。尝有张永乐者，卖

卜京师，伯丑每从之游。永乐为卦有不能决者，伯丑辄为分析爻象，寻幽入微。永乐嗟服，自以为非所及也。伯丑亦开肆卖卜。有人尝失子，就伯丑筮者。卦成，伯丑曰：“汝子在怀远坊南门道东北壁上，有青裙女子抱之，可往取也。”如言果得。或者有金数两，夫妻共藏之，于后失金，其夫意妻有异志，将逐之。其妻称冤，以诣伯丑，为筮之曰：“金在矣。”悉呼其家人，指一人曰：“可取金来！”其人赧然，应声而取之。道士韦知常诣伯丑问吉凶，伯丑曰：“汝勿东北行，必不得已，当早还。不然者，杨素斩汝头。”未几，上令知常事汉王谅。俄而上崩，谅举兵反，知常逃归京师。知常先与杨素有隙，及素平并州，先访知常，将斩之，赖此获免。又人有失马，来诣伯丑卜者。时伯丑为皇太子所召，在途遇之，立为作卦，卦成，曰：“我不遑为卿占之，卿且向西市东壁门南第三店，为我买鱼作脍，当得马矣。”其人如此言，须臾，有一人牵所失马而至，遂擒之。崖州尝献径寸珠，其使者阴易之，上心疑焉，召伯丑令筮。伯丑曰：“有物出自水中，质圆而色光，是大珠也。今为人所隐。”具言隐者姓名容状。上如言簿责之，果得本珠。上奇之，赐帛二十匹。国子祭酒何妥尝诣之论《易》，闻妥之言，倏然而笑曰：“何用郑玄、王弼之言乎！”久之，微有辨答，所说辞义，皆异先儒之旨，而思理玄妙，故论者以为天然独得，非常人所及也。竟以寿终。

临孝恭，京兆人也。明天文算术，高祖甚亲遇之。每言灾祥之事，未尝不中，上因令考定阴阳。官至上仪同。著《欹器图》三卷，《地动铜仪经》一卷，《九宫五墓》一卷，《遁甲月令》十卷，《元辰经》十卷，《元辰厄》一百九卷，《百怪书》十八卷，《禄命书》二十卷，《九宫龟经》一百一十卷，《太一式经》三十卷，《孔子马头易卜书》一卷，并行于世。

刘祐，荥阳人也。开皇初，为大都督，封索卢县公。其所占候，合如符契，高祖甚亲之。初与张宾、刘暉、马显定历。后奉诏撰兵书十卷，名曰《金韬》，上善之。复著《阴策》二十卷，《观台飞候》六卷，《玄象要记》五卷，《律历术文》一卷，《婚姻志》三卷，《产乳志》二卷，《式经》四卷，《四时立成法》一卷，《安历志》十二卷，《归正易》十卷，并行于世。

张胄玄

张胄玄，渤海蓆人也。博学多通，尤精术数。冀州刺史赵叟荐之，高祖征授云骑尉，直太史，参议律历事。时辈多出其下，由是太史令刘暉等甚忌之。然暉言多不中，胄玄所推步甚精密，上异之。令杨素与术数人立议六十一事，皆旧法久难通者，令暉与胄玄等辨析之。暉杜口一无所答，胄玄通者五十四焉。由是擢拜员外散骑侍郎，兼太史令，赐物千段，暉及党与八人皆斥逐之。改定新历，言前历差一日，内史通事颜敏楚上言曰：“汉时落下闳改《颛顼历》作《太初历》，云后当差一日。八百年当有圣者定之。计今相去七百一十年，术者举其成数，圣者之谓，其在今乎！”上大悦，渐见亲用。

胄玄所为历法，与古不同者有三事：

其一，宋祖冲之于岁周之末，创设差分，冬至渐移，不循旧轨。每四十六年，却差一度。至梁虞广立历法，嫌冲之所差太多，因以一百八十六年冬至移一度。胄玄以此二术，年限悬隔，追检古注，所失极多，遂折中两家，以为度法。冬至所宿，岁别渐移，八十三年却行一度，则上合尧时日永星火，次符汉历宿起牛初。明其前后，并皆密当。

其二，周马显造《丙寅元历》，有阴阳转法，加減章分，进退蚀余，乃推定日，创开此数。当时术者，多不能晓。张宾因而用之，莫能考正。胄玄以为加时先后，逐气参差，就月为

断，于理未可。乃因二十四气列其盈缩所出，实由日行迟则月逐日易及，令合朔加时早，日行速则月逐日少迟，令合朔加时晚。检前代加时早晚，以为损益之率。日行自秋分已后至春分，其势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八十度。自春分已后至秋分，日行迟，计一百八十二日而行一百七十六度。每气之下，即其率也。

其三，自古诸历，朔望值交，不问内外，入限便食。张宾立法，创有外限，应食不食，犹未能明。胄玄以日行黄道，岁一周天，月行月道，二十七日有余一周天。月道交络黄道，每行黄道内十三日有奇而出，又行黄道外十三日有奇而入，终而复始，月经黄道，谓之交，朔望去交前后各十五度已下，即为当食。若月行内道，则在黄道之北，食多有验。月行外道，在黄道之南也，虽遇正交，无由掩映，食多不验。遂因前法，别立定限，随交远近，逐气求差，损益食分，事皆明著。

其超古独异者有七事：

其一，古历五星行度皆守恆率，见伏盈缩，悉无格准。胄玄推之，各得其真率，合见之数，与古不同。其差多者，至加减三十许日。即如荧惑平见在雨水气，即均加二十九日，见在小雪气，则均减二十五日。虽减平见，以为定见。诸星各有盈缩之数，皆如此例，但差数不同。特其积候所知，时人不能原其意旨。

其二，辰星旧率，一终再见，凡诸古历，皆以为然，应见不见，人未能测。胄玄积候，知辰星一终之中，有时一见，及同类感召，相随而出。即如辰星平晨见在雨水气者，应见即不见，若平晨见在启蛰气者，去日十八度外，三十六度内，晨有木火土金一星者，亦相随见。

其三，古历步术，行有定限，自见已后，依率而推。进退

之期，莫知多少。胄玄积候，知五星迟速留退真数皆与古法不同，多者至差八十余日，留回所在亦差八十余度。即如荧惑前疾初见在立冬初，则二百五十日行一百七十七度，定见在夏至初，则一百七十日行九十二度。追步天验，今古皆密。

其四，古历食分，依平即用，推验多少，实数罕符。胄玄积候，知月从木、火、土、金四星行有向背。月向四星即速，背之则迟，皆十五度外，乃循本率。遂于交分，限其多少。

其五，古历加时，朔望同术。胄玄积候，知日食所在，随方改变，傍正高下，每处不同。交有浅深，迟速亦异，约时立差，皆会天象。

其六，古历交分即为食数，去交十四度者食一分，去交十三度食二分，去交十度食三分。每近一度，食益一分，当交即食既。其应少反多，应多反少，自古诸历，未悉其原。胄玄积候，知当交之中，月掩日不能毕尽，其食反少，去交五六时，月在日内，掩日便尽，故食乃既。自此已后，更远者其食又少。交之前后在冬至皆尔。若近夏至，其率又差。所立食分，最为详密。

其七，古历二分，昼夜皆等。胄玄积候，知其有差，春秋二分，昼多夜漏半刻，皆由日行迟疾盈缩使其然也。

凡此胄玄独得于心，论者服其精密。大业中卒官。

许智藏

许智藏，高阳人也。祖道幼，尝以母疾，遂览医方，因而究极，世号名医。诫其诸子曰：“为人子者，尝膳视药，不知方术，岂谓孝乎？”由是世相传授。仕梁，官至员外散骑侍郎。父景，武陵王谿议参军。智藏少以医术自达，仕陈为散骑侍郎。及陈灭，高祖以为员外散骑侍郎，使诣扬州。会秦孝王俊有疾，上驰召之。俊夜中梦其亡妃崔氏泣曰：“本来相迎，比闻许智

藏将至，其人若到，当必相苦，为之奈何？”明夜，俊又梦崔氏曰：“妾得计矣，当入灵府中以避之。”及智藏至，为俊诊脉，曰：“疾已入心，郎当发嘔，不可救也。”果如言，俊数日而薨。上奇其妙，赀物百段。炀帝即位，智藏时致仕于家，帝每有所苦，辄令中使就询访，或以菟迎入殿，扶登御床。智藏为方奏之，用无不效。年八十，卒于家。

宗人许澄，亦以医术显。父爽，仕梁太常丞、中军长史。随柳仲礼入长安，与姚僧垣齐名，拜上仪同三司。澄有学识，传父业，尤尽其妙。历尚药典御、谏议大夫，封贺川县伯。父子俱以艺术名重于周、隋二代。史失事，故附见云。

万宝常王令言

万宝常，不知何许人也。父大通，从梁将王琳归于齐。后复谋还江南，事泄，伏诛。由是宝常被配为乐户，因而妙达钟律，遍工八音。造玉磬以献于齐。又尝与人方食，论及声调。时无乐器，宝常因取前食器及杂物，以箸扣之，品其高下，宫商毕备，谐于丝竹，大为时人所赏。然历周泊隋，俱不得调。开皇初，沛国公郑译等定乐，初为黄钟调。宝常虽为伶人，译等每召与议，然言多不用。后译乐成奏之，上召宝常，问其可不，宝常曰：“此亡国之音，岂陛下之所宜闻！”上不悦。宝常因极言乐声哀怨淫放，非雅正之音，请以水尺为律，以调乐器。上从之。宝常奉诏，遂造诸乐器，其声率下郑译调二律。并撰《乐谱》六十四卷，具论八音旋相为宫之法，改弦移柱之变。为八十四调，一百四十四律，变化终于一千八百声。时人以《周礼》有旋宫之义，自汉、魏已来，知音者皆不能通，见宝常特创其事，皆哂之。至是，试令为之，应手成曲，无所凝滞，见者莫不嗟异。于是损益乐器，不可胜纪，其声雅淡，不为时人所好，太常善声者多排毁之。又太子洗马苏夔以钟律自

命，尤忌宝常。夔父威，方用事，凡言乐者，皆附之而短宝常。数诣公卿怨望，苏威因诘宝常，所为何所传受。有一沙门谓宝常曰：“上雅好符瑞，有言徵祥者，上皆悦之。先生当言就胡僧受学，云是佛家菩萨所传音律，则上必悦。先生所为，可以行矣。”宝常然之，遂如其言以答威。威怒曰：“胡僧所传，乃是四夷之乐，非中国所宜行也。”其事竟寢。宝常尝听太常所奏乐，泫然而泣。人问其故，宝常曰：“乐声淫厉而哀，天下不久相杀将尽。”时四海全盛，闻其言者皆谓为不然。大业之末，其言卒验。

宝常贫无子，其妻因其卧疾，遂窃其资物而逃。宝常饥馁，无人贍遗，竟饿而死。将死也，取其所著书而焚之，曰：“何用此为？”见者于火中探得数卷，见行于世，时论哀之。

开皇之世，有郑译、何妥、卢贲、苏夔、萧吉，并讨论坟籍，撰著乐书，皆为当世所用。至于天然识乐，不及宝常远矣。安马驹、曹妙达、王长通、郭令乐等，能造曲，为一时之妙，又习郑声，而宝常所为，皆归于雅。此辈虽公议不附宝常，然皆心服，谓以为神。

时有乐人王令言，亦妙达音律。大业末，炀帝将幸江都，令言之子尝从，于户外弹胡琵琶，作翻调《安公子曲》。令言时卧室中，闻之大惊，蹶然而起曰：“变，变！”急呼其子曰：“此曲兴自早晚？”其子对曰：“顷来有之。”令言遂歔歔流涕，谓其子曰：“汝慎无从行，帝必不返。”子问其故，令言曰：“此曲宫声往而不反，宫者君也，吾所以知之。”帝竟被杀于江都。

史臣曰：阴阳卜祝之事，圣人之教在焉，虽不可以专行，亦不可得而废也。人能弘道，则博利时俗，行非其义，则咎悔及身，故昔之君子所以戒乎妄作。今韦、来之骨法气色，庾、

张之推步盈虚，虽落下、高堂、许负、硃建，不能尚也。伯丑龟策，近知鬼神之情，耿询浑仪，不差辰象之度，宝常声律，动应宫商之和，虽不足远拟古人，皆一时之妙也。许氏之运针石，世载可称，萧吉之言阴阳，近于诬诞矣。

列传第四十四

外戚

历观前代外戚之家，乘母后之权以取高位厚秩者多矣，然而鲜有克终之美，必罹颠覆之患，何哉？皆由乎无德而尊，不知纪极，忽于满盈之戒，罔念高危之咎，故鬼瞰其室，忧必及之。夫其诚著艰难，功宣社稷，不以谦冲自牧，未免颠蹶之祸，而况道不足以济时，仁不足以利物，自矜于己，以富贵骄人者乎？此吕、霍、上官、阎、梁、窦、邓所以继踵而亡灭者也。昔文皇潜跃之际，献后便相推毂，炀帝大横方兆，萧妃密勿经纶，是以恩礼绸缪，始终不易。然内外亲戚，莫预朝权，昆弟在位，亦无殊宠。至于居擅玉堂，家称金穴，晖光戚里，重灼四方，将三司以比仪，命五侯而同拜者，终始一代，寂无闻焉。考之前王，可谓矫其弊矣。故虽时经扰攘，无有陷于不义，市朝迁贸，而皆得以保全。比夫凭藉宠私，阶缘恩泽，乘其非据，旋就颠陨者，岂可同日而言哉！此所谓爱之以礼，能改覆车。辄叙其事，为《外戚传》云。

高祖外家吕氏

高祖外家吕氏，其族盖微，平齐之后，求访不知所在。至开皇初，济南郡上言，有男子吕永吉，自称有姑字苦桃，为杨忠妻。勘验知是舅子，始追赠外祖双周为上柱国、太尉、八州诸军事、青州刺史，封齐郡公，谥曰敬，外祖母姚氏为齐敬公

夫人。诏并改葬，于齐州立庙，置守冢十家。以永吉袭爵，留在京师。大业中，授上党郡太守，性识庸劣，职务不理。后去官，不知所终。

永吉从父道贵，性尤顽驽，言词鄙陋。初自乡里征入长安，上见之悲泣。道贵略无戚容，但连呼高祖名，云：“种未定不可偷，大似苦桃姊。”是后数犯忌讳，动致违忤，上甚耽之。乃命高颀厚加供给，不许接对朝士。拜上仪同三司，出为济南太守，令即之任，断其入朝。道贵还至本郡，高自崇重，每与人言，自称皇舅。数将仪卫出入闾里，从故人游宴，官民咸苦之。后郡废，终于家，子孙无闻焉。

独孤罗弟陀

独孤罗，字罗仁，云中人也。父信，初仕魏为荆州刺史。武帝之入关也，信弃父母妻子西归长安，历职显贵，罗由是遂为高氏所囚。信后仕周为大司马。及信为宇文护所诛，罗始见释，寓居中山，孤贫无以自给。齐将独孤永业以宗族之故，见而哀之，为买田宅，遗以资畜。初，信入关之后，复娶二妻，郭氏生子六人，善、穆、藏、顺、陀、整，崔氏生献皇后。及齐亡，高祖为定州总管，献皇后遣人寻罗，得之，相见悲不自胜，侍御者皆泣。于是厚遗车马财物。未几，周武帝以罗功臣子，久沦异域，征拜楚安郡太守。以疾去官，归于京师。诸弟见罗少长贫贱，每轻侮之，不以兄礼事也。然性长者，亦不与诸弟校竞长短，后由是重之。及高祖为丞相，拜仪同，常置左右。既受禅，下诏追赠罗父信官爵曰：“褒德累行，往代通规，追远慎终，前王盛典。故柱国信，风宇高旷，独秀生民，睿哲居宗，清猷映世。宏谋长策，道著于弼谐，纬义经仁，事深于拯济。方当宣风廊庙，亮采台阶，而运属艰危，功高弗赏，眷言令范，事切于心。今景运初开，椒闱肃建，载怀涂山之义，

无忘褒、纪之典。可赠太师、上柱国、冀定等十州刺史、赵国公，邑万户。”其诸弟以罗母没齐，先无夫人之号，不当承袭。上以问后，后曰：“罗诚嫡长，不可诬也。”于是袭爵赵国公。以其弟善为河内郡公，穆为金泉县公，藏为武平县公，陀为武喜县公，整为千牛备身。擢拜罗为左领左右将军，寻迁左卫将军，前后赏赐不可胜计。久而出为凉州总管，进位上柱国。仁寿中，征拜左武卫大将军。炀帝嗣位，改封蜀国公。未几，卒官，谥曰恭。

子纂嗣，仕至河阳郡尉。纂弟武都，大业末，亦为河阳郡尉。庶长子开远，宇文化及之弑逆也，裴虔通率贼入成象殿，宿卫兵士皆从逆，开远时为千牛，与独孤盛力战于閤下，为贼所执，贼义而舍之。善后官至柱国。卒，子览嗣，仕至左候卫将军，大业末卒。

独孤陀，字黎邪。仕周胥附上士，坐父徙蜀郡十余年。宇文护被诛，始归长安。高祖受禅，拜上开府、右领左右将军。久之，出为郢州刺史，进位上大将军，累转延州刺史。好左道。其妻母先事猫鬼，因转入其家。上微闻而不之信也。会献皇后及杨素妻郑氏俱有疾，召医者视之，皆曰：“此猫鬼疾也。”上以陀后之异母弟，陀妻杨素之异母妹，由是意陀所为，阴令其兄穆以情喻之。上又避左右讽陀，陀言无有。上不悦，左转迁州刺史。出怨言。上令左仆射高颎、纳言苏威、大理正皇甫孝绪、大理丞杨远等杂治之。陀婢徐阿尼言，本从陀母家来，常事猫鬼。每以子日夜祀之。言子者鼠也。其猫鬼每杀人者，所死家财物潜移于畜猫鬼家。陀尝从家中素酒，其妻曰：“无钱可酤。”陀因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越公家，使我足钱也。”阿尼便咒之归。数日，猫鬼向素家。十一年，上初从并州还，陀于园中谓阿尼曰：“可令猫鬼向皇后所，使多赐吾物。”阿

尼复咒之，遂入宫中。杨远乃于门下外省遣阿尼呼猫鬼。阿尼于是夜中置香粥一盆，以匙扣而呼之曰：“猫女可来，无住宫中。”久之，阿尼色正青，若被牵曳者，云猫鬼已至。上以其事下公卿，奇章公牛弘曰：“妖由人兴，杀其人可以绝矣。”上令以犊车载陀夫妻，将赐死于其家。陀弟司勋侍中整诣阙求哀，于是免陀死，除名为民，以其妻杨氏为尼。先是，有人讼其母为人猫鬼所杀者，上以为妖妄，怒而遣之。及此，诏诛被讼行猫鬼家。经未几而卒。炀帝即位，追念舅氏，听以礼葬，乃下诏曰：“外氏衰祸，独孤陀不幸早世，迁卜有期。言念渭阳之情，追怀伤切，宜加礼命，允备哀荣。可赠正议大夫。”帝意犹不已，复下诏曰：“舅氏之尊，戚属斯重，而降年弗永，凋落相继。缅惟先往，宜崇徽秩。复赠银青光禄大夫。”有二子：延福、延寿。

陀弟整，官至幽州刺史，大业初卒，赠金紫光禄大夫，平乡侯。

萧岿子琮琬弟瓛

萧岿，字仁远，梁昭明太子统之孙也。父警，初封岳阳王，镇襄阳。侯景之乱，其兄河东王誉与其叔父湘东王绎不协，为绎所害。及绎嗣位，警称藩于西魏，乞师请讨绎。周太祖以警为梁主，遣柱国于谨等率骑五万袭绎，灭之。警遂都江陵，有荆郡、其西平州延袤三百里之地，称皇帝于其国，车服节文一同王者。仍置江陵总管，以兵戍之。警薨，岿嗣位，年号天保。岿俊辩有才学，兼好内典。周武帝平齐之后，岿来贺，帝享之甚欢。亲弹琵琶，令岿起舞，岿曰：“陛下亲御五乡玄，臣敢不同百兽！”高祖受禅，恩礼弥厚，遣使赐金五百两，银千两，布帛万匹，马五百匹。岿来朝，上甚敬焉，诏岿位在王公之上。岿被服端丽，进退闲雅，天子瞩目，百僚倾慕。赏赐以亿计。

月余归藩，帝亲饯于浚水之上。后备礼纳其女为晋王妃，又欲以其子瑒尚兰陵公主。由是渐见亲待。献皇后言于上曰：“梁主通家，腹心所寄，何劳猜防也。”上然之，于是罢江陵总管，岿专制其国。岁余，岿又来朝，赐缣万匹，珍玩称是。及还，上亲执手曰：“梁主久滞荆楚，未复旧都，故乡之念，良轸怀抱。朕当振旅长江，相送旋反耳。”岿拜谢而去。其年五月，寝疾，临终上表曰：“臣以庸暗，曲荷天慈，宠冠外藩，恩逾连山，爱及子女，尚主婚王。每愿躬擐甲冑，身先士卒，扫荡逋寇，上报明时。而摄生乖舛，遽罹痾疾，属纆在辰，顾阴待谢。长违圣世，感恋呜咽，遗嗣孤藐，特乞降慈。伏愿圣躬与山岳同固，皇基等天日俱永，臣虽九泉，实无遣恨。”并献所服金装剑，上览而嗟悼焉。岿在位二十三年，年四十四薨，梁之臣子谥曰孝明皇帝，庙号世宗。子琮嗣。岿著《孝经》、《周易义记》及《大小乘幽微》十四卷，行于世。

琮字温文，性宽仁，有大度，倜傥不羁，博学有文义。兼善弓马，遣人伏地著帖，琮驰马射之，十发十中，持帖者亦不惧。初封东阳王，寻立为梁太子。及嗣位，上赐玺书曰：“负荷堂构，其事甚重，虽穷忧劳，常须自力。辑谐内外，亲任才良，聿遵世业，是所望也。彼之疆守，咫尺陈人，水潦之时，特宜警备。陈氏比日虽复朝聘相寻，疆埸之间犹未清肃，唯当恃我必不可干，勿得轻人而不设备。朕与梁国，积世相知，重以亲姻，情义弥厚。江陵之地，朝寄非轻，为国为民，深宜抑割，恆加饘粥，以礼自存。”又赐梁之大臣玺书，诚勉之。时琮年号广运，有识者曰：“运之为字，军走也，吾君将奔走乎？”其年，琮遣大将军戚昕以舟师袭陈公安，不克而还。征琮叔父岑入朝，拜为大将军，封怀义公，因留不遣。复置江陵总管以监之。琮所署大将军许世武密以城召陈将宜黄侯陈纪，谋

泄，琮诛之。后二岁，上征琮入朝，率其臣下二百余人朝于京师，江陵父老莫不陨涕相谓曰：“吾君其不反矣！”上以琮来朝，遣武乡公崔弘度将兵戍之。军至都州，琮叔父岩及弟瓛等惧弘度掩袭之，遂引陈人至城下，虏居民而叛，于是废梁国。上遣左仆射高颎安集之，曲赦江陵死罪，给民复十年。梁二主各给守墓十户。拜琮为柱国，赐爵莒国公。炀帝嗣位，以皇后之故，甚见亲重。拜内史令，改封梁公。琮之宗族，缙麻以上，并随才擢用，于是诸萧昆弟布列朝廷。琮性淡雅，不以职务自婴，退朝纵酒而已。内史令杨约与琮同列，帝令约宣旨诫励，约复以私情喻之。琮答曰：“琮若复事事，则何异于公哉！”约笑而退。约兄素，时为尚书令，见琮嫁从父妹于钳耳氏，因谓琮曰：“公，帝王之族，望高戚美，何乃适妹钳耳氏乎？”琮曰：“前已嫁妹于侯莫陈氏，此复何疑！”素曰：“钳耳，羌也，侯莫陈，虏也，何得相比！”素意以虏优羌劣。琮曰：“以羌异虏，未之前闻。”素惭而止。琮虽羁旅，见北间豪贵，无所降下。尝与贺若弼深相友善，弼既被诛，复有童谣曰：“萧萧亦复起。”帝由是忌之，遂废于家，未几而卒。赠左光禄大夫。子铉，襄城通守。复以琮弟子钜为梁公。钜小名藏，炀帝甚昵之，以为千牛，与宇文暉出入宫掖，伺察内外。帝每有游宴，钜未尝不从焉，遂于宫中多行淫秽。江都之变，为宇文文化及所杀。

瓛字钦文，少聪敏，解属文。在梁为荆州刺史，颇有能名。崔弘度以兵至若卅州，瓛惧，与其叔父岩奔于陈。陈主以为侍中、安东将军、吴州刺史，甚得物情，三吴父老皆曰：“瓛吾君子也。”及陈亡，吴人推瓛为主。吴人见梁武、简文及警、岿等兄弟并第三而践尊位，瓛自以岿之第三子也，深自矜负。有谢异者，颇知废兴，梁、陈之际，言无不验，江南人甚敬信

之。及陈主被擒，异奔于璠，由是益为众所归。褒国公宇文述以兵讨之，璠遣王哀守吴州，自将拒述。述遣兵别道袭吴州，哀惧，衣道士服，弃城而遁。璠众闻之，悉无斗志，与述一战而败。璠将左右数人逃于太湖，匿于民家，为人所执，送于述所，斩之长安，时年二十一。

弟璟，为朝请大夫、尚衣奉御。瑒，历卫尉卿、秘书监、陶丘侯。瑀，历内史侍郎、河池太守。

史臣曰：三五哲王，防深虑远，舅甥之国，罕执钧衡，母后之家，无闻倾败。爰及汉、晋，颠覆继轨，皆由乎进不以礼，故其毙亦速。若使独孤权侔吕、霍，必败于仁寿之前，萧氏势均梁、窦，岂全于大业之后！今或不隳旧基，或更隆先构，岂非处之以道，不预权宠之所致乎！

列传第四十五

列女

自昔贞专淑媛，布在方策者多矣。妇人之德，虽在于温柔，立节垂名，咸资于贞烈。温柔，仁之本也；贞烈，义之资也。非温柔无以成其仁，非贞烈无以显其义。是以诗书所记，风俗所在，图像丹青，流声竹素，莫不守约以居正，杀身以成仁者也。若文伯、王陵之母，白公、杞植之妻，鲁之义姑，梁之高行，卫君灵主之妾，夏侯文宁之女，或抱信以含贞，或蹈忠而践义，不以存亡易心，不以盛衰改节，其修名彰于既往，徽音传于不朽，不亦休乎！或有王公大人之妃偶，肆情于淫僻之俗，虽衣绣衣，食珍膳，坐金屋，乘玉辇，不入彤管之书，不沾良史之笔，将草木以俱落，与麋鹿而同死，可胜道哉！永言载思，实庶姬之耻也。观夫今之静女，各励松筠之操，甘于玉折而兰摧，足以无绝今古。故述其雅志，以纂前代之列女云。

兰陵公主

兰陵公主，字阿五，高祖第五女也。美姿仪，性婉顺，好读书，高祖于诸女中特所钟爱。初嫁仪同王奉孝，卒，适河东柳述，时年十八。诸姊并骄贵，主独折节遵于妇道，事舅姑甚谨，遇有疾病，必亲奉汤药。高祖闻之大悦。由是述渐见宠遇。初，晋王广欲以主配其妃弟萧瑒，高祖初许之，后遂适述，晋王因不悦。及述用事，弥恶之。高祖既崩，述徙岭表。炀帝令

主与述离绝，将改嫁之。公主以死自誓，不复朝谒，上表请免主号，与述同徙。帝大怒曰：“天下岂无男子，欲与述同徙耶？”主曰：“先帝以妾适于柳家，今其有罪，妾当从坐，不愿陛下屈法申恩。”帝不从，主忧愤而卒，时年三十二。临终上表曰：“昔共姜自誓，著美前诗，郛妨不言，传芳往诰。妾虽负罪，窃慕古人。生既不得从夫，死乞葬于柳氏。”帝览之愈怒，竟不哭，乃葬主于洪渎川，资送甚薄。朝野伤之。

南阳公主者，炀帝之长女也。美风仪，有志节，造次必以礼。年十四，嫁于许国公宇文述子士及，以谨肃闻。及述病且卒，主视调饮食，手自奉上，世以此称之。及宇文化及杀逆，主随至聊城，而化及为窦建德所败，士及自济北西归大唐。时隋代衣冠并在其所，建德引见之，莫不惶惧失常，唯主神色自若。建德与语，主自陈国破家亡，不能报怨雪耻，泪下盈襟，声辞不辍，情理切至。建德及观听者莫不为之动容陨涕，咸肃然敬异焉。及建德诛化及，时主有一子，名禅师，年且十岁。建德遣武贲郎将于士澄谓主曰：“宇文化及躬行杀逆，人神所不容。今将族灭其家，公主之子，法当从坐，若不能割爱，亦听留之。”主泣曰：“武贲既是隋室贵臣，此事何须见问！”建德竟杀之。主寻请建德削发为尼。及建德败，将归西京，复与士及遇于东都之下，主不与相见。士及就之，立于户外，请复为夫妻。主拒之曰：“我与君仇家。今恨不能手刃君者，但谋逆之日，察君不预知耳。”因与告绝，诃令速去。士及固请之，主怒曰：“必欲就死，可相见也。”士及见其言切，知不可屈，乃拜辞而去。

襄城王恪妃

襄城王恪妃者，河东柳氏女也。父旦，循州刺史。妃姿仪端丽，年十余，以良家子合法相，聘以为妃。未几而恪被废，

妃修妇道，事之愈敬。炀帝嗣位，恪复徙边，帝令使者杀之于道。恪与辞诀，妃曰：“若王死，妾誓不独生。”于是相对恸哭。恪既死，棺敛讫，妃谓使者曰：“妾誓与杨氏同穴。若身死之后得不别埋，君之惠也。”遂抚棺号恸，自经而卒。见者莫不为之涕流。

华阳王楷妃

华阳王楷妃者，河南元氏之女也。父岩，性明敏，有气干。仁寿中，为黄门侍郎，封龙涸县公。炀帝嗣位，坐与柳述连事，除名为民，徙南海。后会赦，还长安。有人谮岩逃归，收而杀之。妃有姿色，性婉顺，初以选为妃。未几而楷被幽废，妃事楷逾谨，每见楷有忧惧之色，辄陈义理以慰谕之，楷甚敬焉。及江都之乱，楷遇宇文化及之逆，以妃赐其党元武达。武达初以宗族之礼，置之别舍，后因醉而逼之。妃自誓不屈，武达怒，搯之百余，辞色弥厉。因取髻自毁其面，血泪交下，武达释之。妃谓其徒曰：“我不能早死，致令将见侵辱，我之罪也。”因不食而卒。

谯国夫人

谯国夫人者，高凉冼氏之女也。世为南越首领，跨据山洞，部落十余万家。夫人幼贤明，多筹略，在父母家，抚循部众，能行军用师，压服诸越。每劝亲族为善，由是信义结于本乡。越人之俗，好相攻击，夫人兄南梁州刺史挺，恃其富强，侵掠傍郡，岭表苦之。夫人多所规谏，由是怨隙止息，海南、儋耳归附者千余洞。梁大同初，罗州刺史冯融闻夫人有志行，为其子高凉太守宝娉以为妻。融本北燕苗裔，初，冯弘之投高丽也，遣融大父业以三百人浮海归宋，因留于新会。自业及融，三世为守牧，他乡羁旅，号令不行。至是，夫人诫约本宗，使从民礼。每共宝参决辞讼，首领有犯法者，虽是亲族，无所舍纵。

自此政令有序，人莫敢违。遇侯景反，广州都督萧勃征兵援台。高州刺史李迁仕据大皋口，遣召宝。宝欲往，夫人止之曰：“刺史无故不合召太守，必欲诈君共为反耳。”宝曰：“何以知之？”夫人曰：“刺史被召援台，乃称有疾，铸兵聚众，而后唤君。今者若往，必留质，追君兵众。此意可见，愿且无行，以观其势。”数日，迁仕果反，遣主帅杜平虏率兵入瀛石。宝知之，遽告，夫人曰：“平虏，骁将也，领兵入瀛石，即与官兵相拒，未得还。迁仕在州，无能为也。若君自往，必有战斗。宜遣使诈之，卑辞厚礼，云身未敢出，欲遣妇往参。彼闻之喜，必无防虑。于是我将千余人，步担杂物，唱言输贖，得至栅下，贼必可图。”宝从之，迁仕果大喜，覘夫人众皆担物，不设备。夫人击之，大捷。迁仕遂走，保于宁都。夫人总兵与长城侯陈霸先会于瀛石。还谓宝曰：“陈都督大可畏，极得众心。我观此人必能平贼，君宜厚资之。”

及宝卒，岭表大乱，夫人怀集百越，数州晏然。至陈永定二年，其子仆年九岁，遗帅诸首领朝于丹阳，起家拜阳春郡守。后广州刺史欧阳纥谋反，召仆至高安，诱与为乱。仆遣使归告夫人，夫人曰：“我为忠贞，经今两代，不能惜汝，辄负国家。”遂发兵拒境，帅百越酋长迎章昭达。内外逼之，纥徒溃散。仆以夫人之功，封信都侯，加平越中郎将，转石龙太守。诏使持节册夫人为中郎将、石龙太夫人，赉绣幡油络驷马安车一乘，给鼓吹一部，并麾幢旌节，其卤簿一如刺史之仪。至德中，仆卒。后遇陈国亡，岭南未有所附，数郡共奉夫人，号为圣母，保境安民。

高祖遣总管韦洸安抚岭外，陈将徐澄以南康拒守。洸至岭下，逡巡不敢进。初，夫人以扶南犀杖献于陈主，至此，晋王广遣陈主遗夫人书，谕以国亡，令其归化，并以犀杖及兵符为

信，夫人见杖，验知陈亡，集首领数千，尽日恸哭。遣其孙魂帅众迎洸，入至广州，岭南悉定。表魂为仪同三司，册夫人为宋康郡夫人。未几，番禺人王仲宣反，首领皆应之，围洸于州城，进兵屯衡岭。夫人遣孙暄帅师救洸。暄与逆党陈佛智素相友善，故迟留不进。夫人知之，大怒，遣使执暄，系于州狱。又遣孙盎出讨佛智，战克，斩之。进兵至南海，与鹿愿军会，共败仲宣。夫人亲被甲，乘介马，张锦伞，领彀骑，卫诏使裴矩巡抚诸州，其苍梧首领陈坦、冈州冯岑翁、梁化邓马头、藤州李光略、罗州庞靖等皆来参谒。还令统其部落，岭表遂定。高祖异之，拜盎为高州刺史，仍赦出暄，拜罗州刺史。追赠宝为广州总管、谯国公，册夫人为谯国夫人。以宋康邑回授仆妾洗氏。仍开谯国夫人幕府，置长史以下官属，给印章，听发部落六州兵马，若有机急，便宜行事。降敕书曰：“朕抚育苍生，情均父母，欲使率土清静，兆庶安乐。而王仲宣等辄相聚结，扰乱彼民，所以遣往诛翦，为百姓除害。夫人情在奉国，深识正理，遂令孙盎斩获佛智，竟破群贼，甚有大功。今赐夫人物五千段。暄不进愆，诚合罪责，以夫人立此诚效，故特原免。夫人宜训导子孙，敦崇礼教，遵奉朝化，以副朕心。”皇后以首饰及宴服一袭赐之，夫人并盛于金篋，并梁、陈赐物各藏于一库。每岁时大会，皆陈于庭，以示子孙，曰：“汝等宜尽赤心向天子。我事三代主，唯用一好心。今赐物具存，此忠孝之报也，愿汝皆思念之。”

时番禺总管赵讷贪虐，诸俚獠多有亡叛。夫人遣长史张融上封事，论安抚之宜，并言讷罪状，不可以招怀远人。上遣推讷，得其赃贿，竟致于法。降敕委夫人招慰亡叛。夫人亲载诏书，自称使者，历十余州，宣述上意，谕诸俚獠，所至皆降。高祖嘉之，赐夫人临振县汤沐邑，一千五百户。赠仆为岩州总

管、平原郡公。仁寿初，卒，贖物一千段，谥为诚敬夫人。

郑善果母

郑善果母者，清河崔氏之女也。年十三，出适郑诚，生善果。而诚讨尉迥，力战死于阵。母年二十而寡，父彦穆欲夺其志，母抱善果谓彦穆曰：“妇人无再见男子之义。且郑君虽死，幸有此儿。弃儿为不慈，背死为无礼。宁当割耳截发以明素心。违礼灭慈，非敢闻命。”善果以父死王事，年数岁，拜使持节、大将军，袭爵开封县公，邑一千户。开皇初，进封武德郡公。年十四，授沂州刺史，转景州刺史，寻为鲁郡太守。

母性贤明，有节操，博涉书史，通晓治方。每善果出听事，母恆坐胡床，于鄣后察之。闻其剖断合理，归则大悦，即赐之坐，相对谈笑。若行事不允，或妄瞋怒，母乃还堂，蒙被而泣，终日不食。善果伏于床前，亦不敢起。母方起谓之曰：“吾非怒汝，乃愧汝家耳。吾为汝家妇，获奉洒扫，如汝先君，忠勤之士也，在官清恪，未尝问私，以身徇国，继之以死，吾亦望汝副其此心。汝既年小而孤，吾寡妇耳，有慈无威，使汝不知礼训，何可负荷忠臣之业乎？汝自童子承袭茅土，位至方伯，岂汝身致之邪？安可不思此事而妄加瞋怒，心缘骄乐，墮于公政！内则坠尔家风，或亡失官爵，外则亏天子之法，以取罪戾。吾死之日，亦何面目见汝先人于地下乎？”

母恆自纺绩，夜分而寐。善果曰：“儿封侯开国，位居三品，秩俸幸足，母何自勤如是邪？”答曰：“呜呼！汝年已长，吾谓汝知天下之理，今闻此言，故犹未也。至于公事，何由济乎？今此秩俸，乃是天子报尔先人之徇命也。当须散贍六姻，为先君之惠，妻子奈何独擅其利，以为富贵哉！又丝枲纺织，妇人之务，上自王后，下至大夫士妻，各有所制。若墮业者，是为骄逸。吾虽不知礼，其可自败名乎？”自初寡，便不御脂

粉，常服大练。性又节俭，非祭礼宾客之事，酒肉不妄陈于前。静室端居，未尝辄出门阁。内外姻戚有吉凶事，但厚加赠遗，皆不诣其家。非自手作及庄园禄赐所得，虽亲族礼遗，悉不许入门。

善果历任州郡，唯内自出馔，于衙中食之，公廨所供，皆不许受，悉用修治廨宇及分给僚佐。善果亦由此克己，号为清吏。炀帝遣御史大夫张衡劳之，考为天下最。征授光禄卿。其母卒后，善果为大理卿，渐骄恣，清公平允遂不如畴昔焉。

孝女王舜

孝女王舜者，赵郡王子春之女也。子春与从兄长忻不协，属齐灭之际，长忻与其妻同谋杀子春。舜时年七岁，有二妹，粲年五岁，璠年二岁，并孤苦，寄食亲戚。舜抚育二妹，恩义甚笃。而舜阴有复仇之心，长忻殊不为备。姊妹俱长，亲戚欲嫁之，辄拒不从。乃密谓其二妹曰：“我无兄弟，致使父仇不复。吾辈虽是女子，何用生为？我欲共汝报复，汝意如何？”二妹皆垂泣曰：“唯姊所命。”是夜，姊妹各持刀逾墙而入，手杀长忻夫妻，以告父墓。因诣县请罪，姊妹争为谋首，州县不能决。高祖闻而嘉叹，特原其罪。

韩凯妻

韩凯妻者，洛阳于氏女也，字茂德，父实，周大左辅。于氏年十四，适于凯。虽生长膏腴，家门鼎盛，而动遵礼度，躬自俭约，宗党敬之。年十八，凯从军战没，于氏哀毁骨立，恻感行路。每至朝夕奠祭，皆手自捧持。及免丧，其父以其幼少无子，将嫁之。誓无异志。复令家人敦喻，于氏尽夜涕泣，截发自誓。其父喟然伤感，遂不夺其志焉。因养夫之孳子世隆为嗣，身自抚育，爱同己生，训导有方，卒能成立。自孀居已后，唯时或归宁，至于亲族之家，绝不来往。有尊卑就省谒者，送

迎皆不出户庭。蔬食布衣，不听声乐，以此终身。高祖闻而嘉叹，下诏褒美，表其门闾，长安中号为节妇阙。终于家，年七十二。

陆让母

陆让母者，上党冯氏女也。性仁爱，有母仪，让即其孽子也。仁寿中，为番州刺史，数有聚敛，赃货狼籍，为司马所奏。上遣使按之皆验，于是囚诣长发，亲临问。让称冤，上复令治书侍御史抚按之，状不易前。乃命公卿百僚议之，咸曰“让罪当死”。诏可其奏。让将就刑，冯氏蓬头垢面诣朝堂数让曰：“无汗马之劳，致位刺史，不能竭诚奉国，以答鸿恩，而反违犯宪章，赃货狼籍。若言司马诬汝，百姓百官不应亦皆诬汝。若言至尊不怜愍汝，何故治书覆汝？岂诚臣？岂孝子？不诚不孝，何以为人！”于是流涕呜咽，亲持盂粥劝让令食。既而上表求哀，词情甚切，上愍然为之改容。献皇后甚奇其意，致请于上。治书侍御史柳彧进曰：“冯氏母德之至，有感行路。如或杀之，何以为劝？”上于是集京城士庶于朱雀门，遣舍人宣诏曰：“冯氏以嫡母之德，足为世范，慈爱之道，义感人神，特宜矜免，用奖风俗。让可减死，除名为民。”复下诏曰：“冯氏体备仁慈，夙闲礼度。孽让非其所生，往犯宪章，宜从极法。躬自诣阙，为之请命，匍匐顿颡。朕哀其义，特免死辜。使天下妇人皆如冯者，岂不闺门雍睦，风俗和平！朕每嘉叹不能已。宜标扬优赏，用章有德。可赐物五百段。”集诸命妇，与冯相识，以宠异之。

刘昶女

刘昶女者，河南长孙氏之妇也。昶在周，尚公主，官至柱国、彭国公，数为将帅，位望隆显。与高祖有旧。及受禅，甚亲任，历左武卫大将军、庆州总管。其子居士，为太子千牛备

身，聚徒任侠，不遵法度，数得罪。上以昶故，每辄原之。居士转恣，每大言曰：“男儿要当辫头反缚，籬籬上作獠舞。”取公卿子弟膂力雄健者，辄将至家，以车轮括其颈而棒之。殆死能不屈者，称为壮士，释而与交。党与三百人，其趯捷者号为饿鹞队，武力者号为蓬转队。每鞬鹰继犬，连骑道中，殴击路人，多所侵夺。长安市里无贵贱，见之者皆辟易，至于公卿妃主，莫敢与校者。其女则居士之姊也，每垂泣诲之，殷勤恳恻。居士不改，至破家产。昶年老，奉养甚薄。其女时寡居，哀昶如此，每归宁于家，躬勤纺绩，以致其甘脆。有人告居士与其徒游长安城，登故未央殿基，南向坐，前后列队，意有不逊，每相约曰：“当为一死耳。”又时有人言居士遣使引突厥令南寇，当于京师应之。上谓昶曰：“今日之事，当复如何？”昶犹恃旧恩，不自引咎，直前曰：“黑白在于至尊。”上大怒，下昶狱，捕居士党与，治之甚急。宪司又奏昶事母不孝。其女知昶必不免，不食者数日，每亲调饮食，手自捧持，诣大理饷其父。见狱卒，长跪以进，歔歔呜咽，见者伤之。居士坐斩，昶竟赐死于家。诏百僚临视。时其女绝而复苏者数矣，公卿慰谕之。其女言父无罪，坐子以及于祸。词情哀切，人皆不忍闻见。遂布衣蔬食以终其身。上闻而叹曰：“吾闻衰门之女，兴门之男，固不虚也！”

钟士雄母

钟士雄母者，临贺蒋氏女也。士雄仕陈为伏波将军。陈主以士雄岭南酋帅，虑其反覆，每质蒋氏于都下。及晋王广平江南，以士雄在岭表，欲以恩义致之，遣蒋氏归临贺。既而同郡虞子茂、钟文华等作乱，举兵攻城，遣人召士雄，士雄将应之。蒋氏谓士雄曰：“我前在扬都，备尝辛苦。今逢圣化，母子聚集，没身不能上报，焉得为逆哉！汝若禽兽其心，背德忘义者，

我当自杀于汝前。”士雄于是遂止。蒋氏复为书与子茂等，谕以祸福。子茂不从，寻为官军所败。上闻蒋氏，甚异之，封为安乐县君。

时尹州寡妇胡氏者，不知何氏妻也，甚有志节，为邦族所重。当江南之乱，讽谕宗党，皆守险不从叛逆，封为密陵郡君。

孝妇覃氏

孝妇覃氏者，上郡钟氏妇也。与其夫相见未几而夫死，时年十八。事后姑以孝闻。数年之间，姑及伯叔皆相继而死，覃氏家贫，无以葬。于是躬自节俭，昼夜纺绩，蓄财十年，而葬八丧，为州里所敬，上闻而赐米百石，表其门闾。

元务光母

元务光母者，范阳卢氏女也。少好读书，造次以礼。盛年寡居，诸子幼弱，家贫不能就学，卢氏每亲自教授，勸以义方，世以此称之。仁寿末，汉王谅举兵反，遣将慕容良往山东略地。良以务光为记室。及良败，慈州刺史上官政簿籍务光之家，见卢氏，悦而逼之，卢氏以死自誓。政为人凶悍，怒甚，以烛烧其身。卢氏执志弥固，竟不屈节。

裴伦妻

裴伦妻，河东柳氏女也，少有风训。大业末，伦为渭源令。属薛举之乱，县城为贼所陷，伦遇害。柳时年四十，有二女及儿妇三人，皆有美色。柳氏谓之曰：“我辈遭逢祸乱，汝父已死，我自念不能全汝。我门风有素，义不受辱于群贼，我将与汝等同死，如何？”其女等皆垂泣曰：“唯母所命。”柳氏遂自投于井，其女及妇相继而下，皆重死于井中。

赵元楷妻

赵元楷妻者，清河崔氏之女也。父儻，在《文学传》。家有素范，子女皆遵礼度。元楷父为仆射，家富于财，重其门望，

厚礼以聘之。元楷甚敬崔氏，虽在宴私，不妄言笑，进止容服，动合礼仪。化及之反也，元楷随至河北，将归长安。至滏口，遇盗攻掠，元楷仅以身免。崔氏为贼所拘，贼请以为妻，崔氏谓贼曰：“我士大夫女，为仆射子妻，今日破亡，自可即死。遣为贼妇，终必不能。”群贼毁裂其衣，形体悉露，缚于床箦之上，将凌之。崔氏惧为所辱，诈之曰：“今力已屈，当听处分，不敢相违，请解缚。”贼遽释之。崔因著衣，取贼佩刀，倚树而立曰：“欲杀我，任加刀锯。若觅死，可来相逼！”贼大怒，乱射杀之。元楷后得杀妻者，支解之，以祭崔氏之柩。

史臣曰：夫称妇人之德，皆以柔顺为先，斯乃举其中庸，未臻其极者也。至于明识远图，贞心峻节，志不可夺，唯义所在，考之图史，亦何世而无哉！兰陵主质迈寒松，南阳主心逾匪石、洗媪孝女之忠壮，崔、冯二母之诚恳，足使义勇惭其志烈，兰玉谢其贞芳。襄城、华阳之妃，裴伦、元楷之妇，时逢艰阻，事乖好合，甘心同穴，颠沛靡它，志励冰霜，言逾皎日，虽《诗》咏共姜之自誓，《传》述伯姬之守死，其将复何以加焉！

列传第四十六

东夷高丽

高丽之先，出自夫余。夫余王尝得河伯女，因闭于室内，为日光随而照之，感而遂孕，生一大卵，有一男子破壳而出，名曰硃蒙。夫余之臣以硃蒙非人所生，咸请杀之，王不听。及壮，因从猎，所获居多，又请杀之。其母以告硃蒙，硃蒙弃夫余东南走。遇一大水，深不可越。硃蒙曰：“我是河伯外孙，日之子也。今有难，而追兵且及，如何得渡？”于是鱼鳖积而成桥，硃蒙遂渡，追骑不得济而还。硃蒙建国，自号高句丽，以高为氏。硃蒙死，子閼达嗣。至其孙莫来兴兵，遂并夫余。至裔孙位宫，以魏正始中入寇西安平，毋丘俭拒破之。位宫玄孙之子曰昭列帝，为慕容氏所破，遂入丸都，焚其宫室，大掠而还。昭列帝后为百济所杀。其曾孙琏，遣使后魏。琏六世孙汤，在周遣使朝贡，武帝拜汤上开府、辽东郡公、辽东王。高祖受禅，汤复遣使诣阙，进授大将军，改封高丽王。岁遣使朝贡不绝。

其国东西二千里，南北千余里。都于平壤城，亦曰长安城，东西六里，随山屈曲，南临溟水。复有国内城、汉城，并其都会之所，其国中呼为“三京”。与新罗每相侵夺，战争不息。官有太大兄，次大兄，次小兄，次对卢，次意侯奢，次乌拙，次太大使者，次大使者，次小使者，次褥奢，次翳属，次仙人，

凡十二等。复有内评、外评、五部褥萨。人皆皮冠，使人加插鸟羽。贵者冠用紫罗，饰以金银。服大袖衫，大口袴，素皮带，黄革屨。妇人裙襦加襪。兵器与中国略同。每春秋校猎，王亲临之。人税布五匹，谷五石。游人则三年一税，十人共细布一匹，租户一石，次七斗，下五斗。反逆者缚之于柱，爇而斩之，籍没其家。盗则偿十倍。用刑既峻，罕有犯者。乐有五弦、琴、箏、篳篥、横吹、箫、鼓之属，吹芦以和曲。每年初，聚戏于涓水之上，王乘腰舆，列羽仪以观之。事毕，王以衣服入水，分左右为二部，以水石相溅掷，喧呼驰逐，再三而止。俗好蹲踞。洁净自喜，以趋走为敬，拜则曳一脚，立各反拱，行必摇手。性多诡伏。父子同川而浴，共室而寝。妇人淫奔，俗多游女。有婚嫁者，取男女相悦，然即为之，男家送猪酒而已，无财聘之礼。或有受财者，人共耻之。死者殡于屋内，经三年，择吉日而葬。居父母及夫之丧，服皆三年，兄弟三月。初终哭泣，葬则鼓舞作乐以送之。埋讫，悉取死者生时服玩车马置于墓侧，会葬者争取而去。敬鬼神，多淫祠。

开皇初，频有使入朝。及平陈之后，汤大惧，治兵积谷，为守拒之策。十七年，上赐汤玺书曰：

朕受天命，爰育率土，委王海隅，宣扬朝化，欲使圆首方足，各遂其心。王每遣使人，岁常朝贡，虽称藩附，诚节未尽。王既人臣，须同朕德，而乃驱逼鞅鞶，固禁契丹。诸藩顿颡，为我臣妾，忿善人之慕义，何毒害之情深乎？太府工人，其数不少，王必须之，自可闻奏。昔年潜行财货，利动小人，私将弩手，逃窜下国。岂非修理兵器，意欲不臧，恐有外闻，故为盗窃？时命使者，抚尉王藩，本欲问彼人情，教彼政术。王乃坐之空馆，严加防守，使其闭目塞耳，永无闻见。有何阴恶，弗欲人知，禁制官司，畏其访察？又数遣马骑，杀害边人，屢

驰奸谋，动作邪说，心在不宾。朕于苍生，悉如赤子，赐王土宇，授王官爵，深恩殊泽，彰著遐迩。王专怀不信，恆自猜疑，常遣使人，密覘消息，纯臣之义，岂若是也？盖当由朕训导不明，王之愆违，一已宽恕，今日以后，必须改革。守藩臣之节，奉朝正之典，自化尔藩，勿忤他国，则长享富贵，实称朕心。彼之一方，虽地狭人少，然普天之下，皆为朕臣。今若黜王，不可虚置，终须更选官属，就彼安抚。王若洒心易行，率由宪章，即是朕之良臣，何劳别遣才彦也？昔帝王作法，仁信为先，有善必赏，有恶必罚，四海之内，具闻朕旨。王若无罪，朕忽加兵，自余藩国，谓朕何也！王必虚心，纳朕此意，慎勿疑惑，更怀异图。往者陈叔宝代在江阴，残害人庶，惊动我烽候，抄掠我边境。朕前后诫敕，经历十年，彼则恃长江之外，聚一隅之众，昏狂骄傲，不从朕言。故命将出师，除彼凶逆，来往不盈旬月，兵骑不过数千，历代逋寇，一朝清荡，遐迩义安，人神胥悦。闻王叹恨，独致悲伤，黜陟幽明，有司是职，罪王不为陈灭，赏王不为陈存，乐祸好乱，何为尔也？王谓辽水之广，何如长江？高丽之人，多少陈国？朕若不存含育，责王前愆，命一将军，何待多力！殷勤晓示，许王自新耳。宜得朕怀，自求多福。

汤得书惶恐，将奉表陈谢，会病卒。子元嗣立。高祖使使拜元为上开府、仪同三司，袭爵辽东郡公，赐衣一袭。元奉表谢恩，并贺祥瑞，因请封王。高祖优册元为王。

明年，元率靺鞨之众万余骑寇辽西，营州总管韦冲击走之。高祖闻而大怒，命汉王谅为元帅，总水陆讨之，下诏黜其爵位。时馈运不继，六军乏食，师出临渝关，复遇疾疫，王师不振。及次辽水，元亦惶惧，遣使谢罪，上表称“辽东粪土臣元”云云。上于是罢兵，待之如初，元亦岁遣朝贡。炀帝嗣位，天下

全盛，高昌王、突厥启人可汗并亲诣阙贡献，于是征元入朝。元惧藩礼阙。大业七年，帝将讨元之罪，车驾渡辽水，上营于辽东城，分道出师，各顿兵于其城下。高丽率兵出拒，战多不利，于是皆婴城固守。帝令诸军攻之，又敕诸将：“高丽若降者，即宜抚纳，不得纵兵。”城将陷，贼辄言请降，诸将奉旨不敢赴机，先令驰奏。比报至，贼守御亦备，随出拒战。如此者再三，帝不悟。由是食尽师老，转输不继，诸军多败绩，于是班师。是行也，唯于辽水西拔贼武厉逻，置辽东郡及通定镇而还。九年，帝复亲征之，乃敕诸军以便宜从事。诸将分道攻城，贼势日蹙。会杨玄感作乱，反书至，帝大惧，即日六军并还。兵部侍郎斛斯政亡入高丽，高丽具知事实，悉锐来追，殿军多败。十年，又发天下兵，会盗贼蜂起，人多流亡，所在阻绝，军多失期。至辽水，高丽亦困弊，遣使乞降，囚送斛斯政以赎罪。帝许之，顿于怀远镇，受其降款。仍以俘囚军实归。至京师，以高丽使者亲告于太庙，因拘留之。仍征元入朝，元竟不至。帝敕诸军严装，更图后举，会天下大乱，遂不克复行。

百济

百济之先，出自高丽国。其国王有一侍婢，忽怀孕，王欲杀之，婢云：“有物状如鸡子，来感于我，故有娠也。”王舍之。后遂生一男，弃之厕溷，久而不死，以为神，命养之，名曰东明。及长，高丽王忌之，东明惧，逃至淹水，夫余人共奉之。东明之后，有仇台者，笃于仁信，始立其国于带方故地。汉辽东太守公孙度以女妻之，渐以昌盛，为东夷强国。初以百家济海，因号百济。历十余代，代臣中国，前史载之详矣。开皇初，其王余昌遣使贡方物，拜昌为上开府、带方郡公、百济王。

其国东西四百五十里，南北九百余里，南接新罗，北拒高

丽。其都曰居拔城。官有十六品：长曰左平，次大率，次恩率，次德率，次杆率，次奈率，次将德，服紫带；次施德，阜带；次固德，赤带；次李德，青带；次对德以下，皆黄带；次文督，次武督，次佐军，次振武，次克虞，皆用白带。其冠制并同，唯奈率以上饰以银花。长史三年一交代。畿内为五部，部有五巷，士人倨焉。五方各有方领一人，方佐贰之。方有十郡，郡有将。其人杂有新罗、高丽、倭等，亦有中国人。其衣服与高丽略同。妇人不加粉黛，女辫发垂后，已出嫁则分为两道，盘于头上。俗尚骑射，读书史，能吏事，亦知医药、蓍龟、占相之术。以两手据地为敬。有僧尼，多寺塔。有鼓角、箜篌、箏、竽、{虎}、笛之乐，投壶、围棋、樗蒲、握槊、弄珠之戏。行宋《元嘉历》，以建寅月为岁首。国中大姓有八族，沙氏、燕氏、刀氏、解氏、贞氏、国氏、木氏、苗氏。婚娶之礼，略同于华。丧制如高丽。有五谷、牛、猪、鸡，多不火食。厥田下湿，人皆山居。有巨粟。每以四仲之月，王祭天及五帝之神。立其始祖仇台庙于国城，岁四祠之。国西南人岛居者十五所，皆有城邑。

平陈之岁，有一战船漂至海东牟罗国，其船得还，经于百济，昌资送之甚厚，并遣使奉表贺平陈。高祖善之，下诏曰：“百济王既闻平陈，远令奉表，往复至难，若逢风浪，便致伤损。百济王心迹淳至，朕已委知。相去虽远，事同言面，何必数遣使来相体悉。自今以后，不须年别入贡，朕亦不遣使往，王宜知之。”使者舞蹈而去。开皇十八年，昌使其长史王辩那来献方物，属兴辽东之役，遣使奉表，请为军导。帝下诏曰：“往岁为高丽不供职贡，无人臣礼，故命将讨之。高元君臣恐惧，畏服归罪，朕已赦之，不可致伐。”厚其使而遣之。高丽颇知其事，以兵侵掠其境。

昌死，子余宣立，死，子余璋立。大业三年，璋遣使者燕文进朝贡。其年，又遣使者王孝邻入献，请讨高丽。炀帝许之，令覘高丽动静。然璋内与高丽通和，挟诈以窥中国。七年，帝亲征高丽，璋使其臣国智牟来请军期。帝大悦，厚加赏锡，遣尚书起部郎席律诣百济，与相知。明年，六军渡辽，璋亦严兵于境，声言助军，实持两端。寻与新罗有隙，每相战争。十年，复遣使朝贡。后天下乱，使命遂绝。

其南海行三月，有牟罗国，南北千余里，东西数百里，土多麋鹿，附庸于百济。百济自西行三日，至貊国云。

新罗

新罗国，在高丽东南，居汉时乐浪之地，或称斯罗。魏将毋丘俭讨高丽，破之，奔沃沮。其后复归故国，留者遂为新罗焉。故其人杂有华夏、高丽、百济之属，兼有沃沮、不耐、韩獺之地。其王本百济人，自海逃入新罗，遂王其国。传祚至金真平，开皇十四年，遣使贡方物。高祖拜真平为上开府、乐浪郡公、新罗王。其先附庸于百济，后因百济征高丽，高丽人不堪戎役，相率归之，遂致强盛，因袭百济，附庸于迦罗国。

其官有十七等：其一曰伊罚干，贵如相国；次伊尺干，次迎干，次破弥干，次大阿尺干，次阿尺干，次乙吉干，次沙咄干，次及伏干，次大奈摩干，次奈摩，次大舍，次小舍，次吉土，次大乌，次小乌，次造位。外有郡县。其文字、甲兵同于中国。选人壮健者悉入军，烽、戍、逻俱有屯管部伍。风俗、刑政、衣服，略与高丽、百济同。每正月旦相贺，王设宴会，班赉群官。其日拜日月神。至八月十五日，设乐，令官人射，赏以马布。其有大事，则聚群官详议而定之。服色尚素。妇人辮发绕头，以杂彩及珠为饰。婚嫁之礼，唯酒食而已，轻重随贫富。新婚之夕，女先拜舅姑，次即拜夫。死有棺敛，葬起坟

陵。王及父母妻子丧，持服一年。田甚良沃，水陆兼种。其五谷、果菜、鸟兽物产，略与华同。大业以来，岁遣朝贡。新罗地多山险，虽与百济构隙，百济亦不能图之。

靺鞨

靺鞨，在高丽之北，邑落俱有酋长，不相总一。凡有七种：其一号粟末部，与高丽相接，胜兵数千，多骁武，每寇高丽中。其二曰伯咄部，在粟末之北，胜兵七千。其三曰安车骨部，在伯咄东北。其四曰拂涅部，在伯咄东。其五曰号室部，在拂涅东。其六曰黑水部，在安车骨西北。其七曰白山部，在粟末东南。胜兵并不过三千，而黑水部尤为劲健。自拂涅以东，矢皆石镞，即古之肃慎氏也。所居多依山水，渠帅曰大莫弗瞞咄，东夷中为强国。有徒太山者，俗甚敬畏，上有熊罴豹狼，皆不害人，人亦不敢杀。地卑湿，筑土如堤，凿穴以居，开口向上，以梯出入。相与偶耕，土多粟麦稷。水气咸，生盐于木皮之上。其畜多猪。嚼米为酒，饮之亦醉。妇人服布，男子衣猪狗皮。俗以溺洗手面，于诸夷最为不洁。其俗淫而妒，其妻外淫，人有告其夫者，夫辄杀妻，杀而后悔，必杀告者，由是奸淫之事终不发扬。人皆射猎为业，角弓长三尺，箭长尺有二寸。常以七八月造毒药，傅矢以射禽兽，中者立死。

开皇初，相率遣使贡献。高祖诏其使曰：“朕闻彼土人庶多能勇捷，今来相见，实副朕怀。朕视尔等如子，尔等宜敬朕如父。”对曰：“臣等僻处一方，道路悠远，闻内国有圣人，故来朝拜。既蒙劳赐，亲奉圣颜，下情不胜欢喜，愿得长为奴仆也。”其国西北与契丹相接，每相劫掠。后因其使来，高祖诫之曰：“我怜念契丹与尔无异，宜各守土境，岂不安乐？何为辄相攻击，甚乖我意！”使者谢罪。高祖因厚劳之，令宴饮于前。使者与其徒皆起舞，其曲折多战斗之容。上顾谓侍臣曰：

“天地间乃有此物，常作用兵意，何其甚也！”然其国与隋悬隔，唯粟末、白山为近。

炀帝初与高丽战，频败其众，渠帅度地稽率其部来降。拜为右光禄大夫，居之柳城，与边人来往。悦中国风俗，请被冠带，帝嘉之，赐以锦绮而褒宠之。及辽东之役，度地稽率其徒以从，每有战功，赏赐优厚。十三年，从帝幸江都，寻放归柳城。在途遇李密之乱，密遣兵邀之，前后十余战，仅而得免。至高阳，复没于王须拔。未几，遁归罗艺。

流求国

流求国，居海岛之中，当建安郡东，水行五日而至。土多山洞。其王姓欢斯氏，名渴刺兜，不知其由来有国代数也。彼土人呼之为可老羊，妻曰多拔茶。所居曰波罗檀洞，堑栅三重，环以流水，树棘为籬。王所居舍，其大一十六间，雕刻禽兽。多斗镂树，似橘而叶密，条纤如发然下垂。国有四五帅，统诸洞，洞有小王。往往有村，村有鸟了帅，并以善战者为之，自相树立，理一村之事。男女皆以白纁绳缠发，从项后般绕至额。其男子用鸟羽为冠，装以珠贝，饰以赤毛，形制不同。妇人以罗纹白布为帽，其形正方。织斗镂皮并杂色纁及杂毛以为衣，制裁不一。缀毛垂螺为饰，杂色相间，下垂小贝，其声如佩，缀瑯施钏，悬珠于颈。织藤为笠，饰以毛羽。有刀、槊、弓、箭、剑、铍之属。其处少铁，刃皆薄小，多以骨角辅助之。编纁为甲，或用熊豹皮。王乘木兽，令左右舆之而行，导从不过数十人。小王乘机，镂为兽形。国人好相攻击，人皆骁健善走，难死而耐创。诸洞各为部队，不相救助。两阵相当，勇者三五人出前跳噪，交言相骂，因相击射。如其不胜，一军皆走，遣人致谢，即共和解。收取斗死者，共聚而食之，仍以髑髅将向王所。王则赐之以冠，使为队帅。无赋敛，有事则均税。

用刑亦无常准，皆临事科决。犯罪皆断于鸟了帅；不伏，则上请于王，王令臣下共议定之。狱无枷锁，唯用绳缚。决死刑以铁锥，大如箸，长尺余，钻顶而杀之。轻罪用杖。俗无文字，望月亏盈以纪时节，候草药枯以为年岁。

人深目长鼻，颇类于胡，亦有小慧。无君臣上下之节、拜伏之礼。父子同床而寝。男子拔去髭鬣，身上有毛之处皆亦除去。妇人以墨黥手，为虫蛇之文。嫁娶以酒肴珠贝为娉，或男女相悦，便相匹偶。妇人产乳，必食子衣，产后以火自炙，令汗出，五日便平复。以木槽中暴海水为盐，木汁为酢，酿米麦为酒，其味甚薄。食皆用手。偶得异味，先进尊者。凡有宴会，执酒者必待呼名而后饮。上王酒者，亦呼王名。衔杯共饮，颇同突厥。歌呼蹋蹄，一人唱，从皆和，音颇哀怨。扶女子上膊，摇手而舞。其死者气将绝，举至庭，亲宾哭泣相吊。浴其尸，以布帛缠之，裹以苇草，亲土而殡，上不起坟。子为父者，数月不食肉。南境风俗少异，人有死者，邑里共食之。

有熊罴豺狼，尤多猪鸡，无牛羊驴马。厥田良沃，先以火烧而引水灌之。持一插，以石为刃，长尺余，阔数寸，而垦之。土宜稻、粱、芸、黍、麻、豆、赤豆、胡豆、黑豆等，木有枫、栝、樟、松、榧、楠、杉、梓、竹、藤、果、药，同于江表，风土气候与岭南相类。

俗事山海之神，祭以酒肴，斗战杀人，便将所杀人祭其神。或依茂树起小屋，或悬髑髅于树上，以箭射之，或累石系幡以为神主。王之所居，壁下多聚髑髅以为佳。人间门户上必安兽头骨角。

大业元年，海师何蛮等，每春秋二时，天清风静，东望依稀，似有烟雾之气，亦不知几千里。三年，炀帝令羽骑尉硃宽入海求访异俗，何蛮言之，遂与蛮俱往，因到流求国。言不相

通，掠一人而返。明年，帝复令宽慰抚之，流求不从，宽取其布甲而还。时倭国使来朝，见之曰：“此夷邪久国人所用也。”

“帝遣武贲郎将陈棱、朝请大夫张镇州率兵自义安浮海击之。至高华屿，又东行二日至郤鼈屿，又一日便至流求。初，棱将南方诸国人从军，有昆仑人颇解其语，遣人慰谕之，流求不从，拒逆官军。棱击走之，进至其都，频战皆败，焚其宫室，虏其男女数千人，载军实而还。自尔遂绝。”

倭国

倭国，在百济、新罗东南，水陆三千里，于大海之中依山岛而居。魏时译通中国。三十余国，皆自称王。夷人不知里数，但计以日。其国境东西五月行，南北三月行，各至于海。其地势东高西下。都于邪摩堆，则《魏志》所谓邪马台者也。古云去乐浪郡境及带方郡并一万二千里，在会稽之东，与儋耳相近。汉光武时，遣使入朝，自称大夫。安帝时，又遣使朝贡，谓之倭奴国。桓、灵之间，其国大乱，递相攻伐，历年无主。有女子名卑弥呼，能以鬼道惑众，于是国人共立为王。有男弟，佐卑弥呼理国。其王有侍婢千人，罕有见其面者，唯有男子二人给王饮食，通传言语。其王有宫室楼观，城栅皆持兵守卫，为法甚严。自魏至于齐、梁，代与中国相通。

开皇二十年，倭王姓阿每，字多利思北孤，号阿辈鸡弥，遣使诣阙。上令所司访其风俗。使者言倭王以天为兄，以日为弟，天未明时出听政，跏趺坐，日出便停理务，云委我弟。高祖曰：“此太无义理。”于是训令改之。王妻号鸡弥，后宫有女六七百人。名太子为利歌弥多弗利。无城郭。内官有十二等：一曰大德，次小德，次大仁，次小仁，次大义，次小义，次大礼，次小礼，次大智，次小智，次大信，次小信，员无定数。有军尼一百二十人，犹中国牧宰。八十户置一伊尼翼，如今里

长也。十伊尼翼属一军尼。其服饰，男子衣裙襦，其袖微小，履如屨形，漆其上，系之于脚。人庶多跣足。不得用金银为饰。故时衣横幅，结束相连而无缝。头亦无冠，但垂发于两耳上。至隋，其王始制冠，以锦彩为之，以金银镂花为饰。妇人束发于后，亦衣裙襦，裳皆有襞。耽竹为梳，编草为荐，杂皮为表，缘以文皮。有弓、矢、刀、槊、弩、斧，漆皮为甲，骨为矢镞。虽有兵，无征战。其王朝会，必陈设仪仗，奏其国乐。户可十万。

其俗杀人强盗及奸皆死，盗者计赃酬物，无财者没身为奴。自余轻重，或流或杖。每讯究狱讼，不承引者，以木压膝，或张强弓，以弦锯其项。或置小石于沸汤中，令所竞者探之，云理曲者即手烂。或置蛇羹中，令取之，云曲者即螫手矣。人颇恬静，罕争讼，少盗贼。乐有五弦、琴、笛。男女多黥臂点面文身，没水捕鱼。无文字，唯刻木结绳。敬佛法，于百济求得佛经，始有文字。知卜筮，尤信巫覡。每至正月一日，必射戏饮酒，其余节略与华同。好棋博、握槊、樗蒲之戏。气候温暖，草木冬青，土地膏腴，水多陆少。以小环挂鹭鹚项，令入水捕鱼，日得百余头。俗无盘俎，藉以解叶，食用手哺之。性质直，有雅风。女多男少，婚嫁不取同姓，男女相悦者即为婚。妇入夫家，必先跨犬，乃与夫相见。妇人不淫妒。死者敛以棺郭，亲宾就尸歌舞，妻子兄弟以白布制服。贵人三年殡于外，庶人卜日而瘞。及葬，置尸船上，陆地牵之，或以小舆。有阿苏山，其石无故火起接天者，俗以为异，因行禱祭。有如意宝珠，其色青，大如鸡卵，夜则有光，云鱼眼睛也。新罗、百济皆以倭为大国，多珍物，并敬仰之，恆通使往来。

大业三年，其王多利思北孤遣使朝贡。使者曰：“闻海西菩萨天子重兴佛法，故遣朝拜，兼沙门数十人来学佛法。”其

国书曰“日出处天子至书日没处天子无恙”云云。帝览之不悦，谓鸿胪卿曰：“蛮夷书有无礼者，勿复以闻。”明年，上遣文林郎裴清使于倭国。度百济，行至竹岛，南望罗国，经都斯麻国，乃在大海中。又东至一支国，又至竹斯国，又东至秦王国，其人同于华夏，以为夷洲，疑不能明也。又经十余国，达于海岸。自竹斯国以东，皆附庸于倭。倭王遣小德阿鞞台，从数百人，设仪仗，鸣鼓角来迎。后十日，又遣大礼，哥多毗，从二百余骑郊劳。既至彼都，其王与清相见，大悦，曰：“我闻海西有大隋，礼义之国，故遣朝贡。我夷人僻在海隅，不闻礼义，是以稽留境内，不即相见。今故清道饰馆，以待大使，冀闻大国惟新之化。”清答曰：“皇帝德并二仪，泽流四海，以王慕化，故遣行人来此宣谕。”既而引清就馆。其后清遣人谓其王曰：“朝命既达，请即戒途。”于是设宴享以遣清，复令使者随清来贡方物。此后遂绝。

史臣曰：广谷大川异制，人生其间异俗，嗜欲不同，言语不通，圣人因时设教，所以达其志而通其俗也。九夷所居，与中夏悬隔，然天性柔顺，无犷暴之风，虽绵邈山海，而易以道御。夏、殷之代，时或来王。暨箕子避地朝鲜，始有八条之禁，疏而不漏，简而可久，化之所感，千载不绝。今辽东诸国，或衣服参冠冕之容，或饮食有俎豆之器，好尚经术，爱乐文史，游学于京都者，往来继路，或亡没不归。非先哲之遗风，其孰能致于斯也？故孔子曰：“言忠信，行笃敬，虽蛮貊之邦行矣。”诚哉斯言。其俗之可采者，岂徒楛矢之贡而已乎？自高祖抚有周余，惠此中国，开皇之末，方事辽左，天时不利，师遂无功。二代承基，志包宇宙，频践三韩之域，屡发千钧之弩。小国惧亡，敢同困兽，兵连不戢，四海骚然，遂以土崩，丧身灭国。兵志有之曰：“务广德者昌，务广地者亡。”然辽东之地，

不列于郡县久矣。诸国朝正奉贡，无阙于岁时，二代震而矜之，以为人莫若己，不能怀以文德，遽动干戈。内恃富强，外思广地，以骄取怨，以怒兴师。若此而不亡，自古未之闻也。然则四夷之戒，安可不深念哉！

列传第四十七

南蛮

南蛮杂类，与华人错居，曰蜒，曰狼，曰俚，曰獠，曰顔，俱无君长，随山洞而居，古先所谓百越是也。其俗断发文身，好相攻讨，浸以微弱，稍属于中国，皆列为郡县，同之齐人，不复详载。大业中，南荒朝贡者十余国，其事迹多湮灭而无闻。今所存录，四国而已。

林邑

林邑之先，因汉末交阯女子徵侧之乱，内县功曹子区连杀县令，自号为王。无子，其甥范熊代立，死，子逸立。日南人范文因乱为逸仆隶，遂教之筑宫室，造器械。逸甚信任，使文将兵，极得众心。文因问其子弟，或奔或徙。及逸死，国无嗣，文自立为王。其后范佛为晋扬威将军戴桓所破。宋交州刺史檀和之将兵击之，深入其境。至梁、陈，亦通使往来。

其国延袤数千里，土多香木金宝，物产大抵与交阯同。以砖为城，廛灰涂之，东向户。尊官有二：其一曰西那婆帝，其二曰萨婆地歌。其属官三等：其一曰伦多姓，次歌伦致帝，次乙他伽兰。外官分为二百余部。其长官曰弗罗，次曰可轮，如牧宰之差也。王戴金花冠，形如章甫，衣朝霞布，珠玑瓔珞，足躡革履，时复锦袍。良家子侍卫者二百许人，皆执金装刀。有弓、箭、刀、槊，以竹为弩，傅毒于矢。乐有琴、笛、琵琶、

五弦，颇与中国同。每击鼓以警众，吹蠡以即戎。

其人深目高鼻，发拳色黑。俗皆徒跣，以幅布缠身。冬月衣袍。妇人椎髻。施椰叶席。每有婚媾，令媒者赍金银钏、酒二壶、鱼数头至女家。于是择日，夫家会亲宾，歌舞相对。女家请一婆罗门，送女至男家，媾盥手，因牵女授之。王死七日而葬，有官者三日，庶人一日。皆以函盛尸，鼓舞导从，輿至水次，积薪焚之。收其余骨，王则内金甕中，沉之于海，有官者以铜甕，沉之于海口；庶人以瓦，送之于江。男女皆截发，随丧至水次，尽哀而止，归则不哭。每七日，然香散花，复哭，尽哀而止。尽七七而罢，至百日、三年，亦如之。人皆奉佛，文字同于天竺。

高祖既平陈，乃遣使献方物，其后朝贡遂绝。时天下无事，群臣言林邑多奇宝者。仁寿末，上遣大将军刘方为驩州道行军总管，率钦州刺史宁长真、驩州刺史李暉、开府秦雄步骑万余及犯罪者数千人击之。其王梵志率其徒乘巨象而战，方军不利。方于是多掘小坑，草覆其上，因以兵挑之。梵志悉众而阵，方与战，伪北，梵志逐之，至坑所，其众多陷，转相惊骇，军遂乱。方纵兵击之，大破之。频战辄败，遂弃城而走。方入其都，获其庙主十八枚，皆铸金为之，盖其有国十八叶矣。方班师，梵志复其故地，遣使谢罪，于是朝贡不绝。

赤土

赤土国，扶南之别种也。在南海中，水行百余日而达所都。土色多赤，因以为号。东波罗刺国，西婆罗娑国，南诃罗旦国，北拒大海，地方数千里。其王姓瞿昙氏，名利富多塞，不知有国近远。称其父释王位出家为道，传位于利富多塞，在位十六年矣。有三妻，并邻国王之女也。居僧祇城，有门三重，相去各百许步。每门图画飞仙、仙人、菩萨之像，县金花铃珞，妇

女数十人，或奏乐，或捧金花。又饰四妇人，容饰如佛塔边金刚力士之状，夹门而立。门外者持兵仗，门内者执白拂。夹道垂素网，缀花。王宫诸屋悉是重阁，北户，北面而坐。坐三重之榻。衣朝霞布，冠金花冠，垂杂宝璎珞。四女子立侍，左右兵卫百余人。王榻后作一木龕，以金银五香木杂钿之。龕后悬一金光焰，夹榻又树二金镜，镜前并陈金甕，甕前各有金香炉。当前置一金伏牛，牛前树壹宝盖，盖左右皆有宝扇。婆罗门等数百人，东西重行，相向而坐。其官有萨陀迦罗一人，陀拏达义二人，迦利蜜迦三人，共掌政事；俱罗末帝一人，掌刑法。每城置那邪迦一人，钵帝十人。

其俗等皆穿耳剪发，无跪拜之礼。以香油涂身。其俗敬佛，尤重婆罗门。妇人作髻于项后。男女通以朝霞、朝云杂色布为衣。豪富之室，恣意华靡，唯金锁非王赐不得服用。每婚嫁，择吉日，女家先期五日，作乐饮酒，父执女手以授婿，七日乃配焉。既娶则分财别居，唯幼子与父同居。父母兄弟死则剃发素服，就水上构竹木为棚，棚内积薪，以尸置上。烧香建幡，吹蠡击鼓以送之，纵火焚薪，遂落于水。贵贱皆同。唯国王烧讫，收灰贮以金瓶，藏于庙屋。冬夏常温，雨多霁少，种植无时，特宜稻、稌、白豆、黑麻，自余物产，多同于交趾。以甘蔗作酒，杂以紫瓜根。酒色黄赤，味亦香美。亦名椰浆为酒。

炀帝即位，募能通绝域者。大业三年，屯田主事常骏、虞部主事王君政等请使赤土。帝大悦，赐骏等帛各百匹，时服一袭而遣。赍物五千段，以赐赤土王。其年十月，骏等自南海郡乘舟，昼夜二旬，每值便风。至焦石山而过，东南泊陵伽钵拔多洲，西与林邑相对，上有神祠焉。又南行，至师子石，自是岛屿连接。又行二三日，西望见狼牙须国之山，于是南达鸡笼岛，至于赤土之界。其王遣婆罗门鸠摩罗以舶三十艘来迎，吹

蠡击鼓，以乐隋使，进金锁以缆骏船。月余，至其都，王遣其子那邪迦请与骏等礼见。先遣人送金盘，贮香花并镜镊，金合二枚，贮香油，金瓶八枚，贮香水，白叠布四条，以拟供使者盥洗。其日未时，那邪迦又将象二头，持孔雀盖以迎使人，并致金花、金盘以藉诏函。男女百人奏蠡鼓，婆罗门二人导路，至王宫。骏等奉诏书上阁，王以下皆坐。宣诏讫，引骏等坐，奏天竺乐。事毕，骏等还馆，又遣婆罗门就馆送食，以草叶为盘，其大方丈。因谓骏曰：“今是大国中人，非复赤土国矣。饮食疏薄，愿为大国意而食之。”后数日，请骏等入宴，仪卫导从如初见之礼。王前设两床，床上并设草叶盘，方一丈五尺，上有黄白紫赤四色之饼，牛、羊、鱼、鳖、猪、螾蝓之肉百余品。延骏升床，从者坐于地席，各以金钟置酒，女乐迭奏，礼遗甚厚。寻遣那邪迦随骏贡方物，并献金芙蓉冠、龙脑香。以铸金为多罗叶，隐起成文以为表，金函封之，令婆罗门以香花奏蠡鼓而送之。既入海，见绿鱼群飞水上。浮海十余日，至林邑东南，并山而行。其海水阔千余步，色黄气腥，舟行一日不绝，云是大鱼粪也。循海北岸，达于交 止。骏以六年春与那邪迦于弘农谒帝，大悦，赐骏等物二百段，俱授秉义尉，那邪迦等官赏各有差。

真腊

真腊国，在林邑西南，本扶南之属国也。去日南郡舟行六十日，而南接车渠国，西有殊江国。其王姓刹利氏，名质多斯那。自其祖渐已强盛，至质多斯那，遂兼扶南而有之。死，子伊奢那先代立。居伊奢那城，郭下二万余家。城中有一大堂，是王听政之所。总大城三十，城有数千家，各有部帅，官名与林邑同。其王三日一听朝，坐五香七宝床，上施宝帐。其帐以文木为竿，象牙、金钿为壁，状如小屋，悬金光焰，有同于赤

土。前有金香炉，二人侍侧。王着朝霞古贝，瞞络腰腹，下垂至胫，头戴金宝花冠，被真珠瓔珞，足履革屣，耳悬金珰。常服白叠，以象牙为屨。若露发，则不加瓔珞。臣人服制，大抵相类。有五大臣，一曰孤落支，二曰高相凭，三曰婆何多陵，四曰舍摩陵，五曰髯多娄，及诸小臣。朝于王者，辄以阶下三稽首。王唤上阶，则跪，以两手抱膊，绕王环坐。议政事讫，跪伏而去。阶庭门阁，侍卫有千余人，被甲持仗。其国与参半、珠江二国和亲，数与林邑、陀桓二国战争。其人行止皆持甲仗，若有征伐，因而用之。其俗非王正妻子，不得为嗣。王初立之日，所有兄弟并刑残之，或去一指，或劓其鼻，别处供给，不得仕进。

人形小而色黑。妇人亦有白者。悉拳发垂耳，性气捷劲。居处器物，颇类赤土。以右手为净，左手为秽。每旦澡洗，以杨枝净齿，读诵经咒。又澡洒乃食，食罢还用杨枝净齿，又读经咒。饮食多苏酪、沙糖、秬粟、米饼。欲食之时，先取杂肉羹与饼相和，手揉而食。娶妻者，唯送衣一具，择日遣媒人迎妇。男女二家各八日不出，昼夜燃灯不息。男婚礼毕，即与父母分财别居。父母死，小兒未婚者，以余财与之。若婚毕，财物入官。其丧葬，兒女皆七日不食，剔发而哭，僧尼、道士、亲故皆来聚会，音乐送之。以五香木烧尸，收灰以金银瓶盛，送于大水之内。贫者或用瓦，而以彩色画之。亦有不焚，送尸山中，任野兽食者。

其国北多山阜，南有水泽，地气尤热，无霜雪，饶瘴疠毒虫。土宜粱稻，少黍粟，果菜与日南、九真相类。异者有婆那娑树，无花，叶似柿，实似冬瓜；奄罗树，花叶似枣，实似李；毗野树，花似木瓜，叶似杏，实似楮；婆田罗树，花叶实并似枣而小异；歌毕佗树，花似林檎，叶似榆而厚大，实似李，其

大如升。自余多同九真。海中有鱼名建同，四足，无鳞，其鼻如象，吸水上喷，高五六十尺。有浮胡鱼，其形似且，嘴如鹦鹉，有八足。多大鱼，半身出水，望之如山。

每五六月中，毒气流行，即以白猪、白牛、白羊于城西门外祠之。不然者，五谷不登，六畜多死，人众疾疫。近都有陵伽钵婆山，上有神祠，每以兵五千人守卫之。城东有神名婆多利，祭用人肉。其王年别杀人，以夜祀祷，亦有守卫者千人。其敬鬼如此。多奉佛法，尤信道士，佛及道士并立像于馆。

大业十二年，遣使贡献，帝礼之甚厚，其后亦绝。

婆利

婆利国，自交阯浮海，南过赤土、丹丹，乃至其国。国界东西四月行，南北四十五日行。王姓刹利邪伽，名护滥那婆。官曰独诃邪拏，次曰独诃氏拏。国人善投轮刀，其大如镜，中有窍，外锋如锯，远以投人，无不中。其余兵器，与中国略同。俗类真腊，物产同于林邑。其杀人及盗，截其手，奸者锁其足，期年而止。祭祀必以月晦，盘贮酒肴，浮之流水。每十一月，必设大祭。海出珊瑚。有鸟名舍利，解人语。大业十二年，遣使朝贡，后遂绝。于时南荒有丹丹、盘盘二国，亦来贡方物，其风俗物产，大抵相类云。

史臣曰：《礼》云：“南方曰蛮，有不火食者矣。”《书》称：“蛮夷猾夏。”《诗》曰：“蠢尔蛮荆。”种类实繁，代为纷梗。自秦并二楚，汉平百越，地穷丹徼，景极日南，水陆可居，咸为郡县。暨乎境分吴、蜀，时经晋、宋，道有污隆，服叛不一。高祖受命，克平九宇。炀帝纂业，威加八荒。甘心远夷，志求珍异，故师出于流求，兵加于林邑，威振殊俗，过于秦、汉远矣。虽有荒外之功，无救域中之败，《传》曰：“非圣人，外宁必内忧。”诚哉斯言也！

列传第四十八

西域

汉氏初开西域，有三十六国，其后分立五十五王，置校尉、都护以抚纳之。王莽篡位，西域遂绝。至于后汉，班超所通者五十余国，西至西海，东西四万里，皆来朝贡，复置都护、校尉以相统摄。其后或绝或通，汉朝以为劳弊中国，其官时废时置。暨魏、晋之后，互相吞灭，不可详焉。炀帝时，遣侍御史韦节、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蕃诸国。至罽宾，得码 杯，王舍城，得佛经，史国得十舞女、师子皮、火鼠毛而还。帝复令闻喜公裴矩于武威、张掖间往来以引致之。其有君长者四十四国。矩因其使者入朝，啖以厚利，令其转相讽谕。大业年中，相率而来朝者三十余国，帝因置西域校尉以应接之。寻属中国大乱，朝贡遂绝。然事多亡失，今所存录者，二十国焉。

吐谷浑

吐谷浑，本辽西鲜卑徙河涉归子也。初，涉归有二子，庶长曰吐谷浑，少曰若洛廆。涉归死，若洛廆代统部落，是为慕容氏。吐谷浑与若洛廆不协，遂西度陇，止于甘松之南，洮水之西，南极白兰山，数千里之地，其后遂以吐谷浑为国氏焉。当魏、周之际，始称可汗。都伏俟城，在青海西十五里。有城郭而不居，随逐水草。官有王公、仆射、尚书、郎中、将军。其主以阜为帽，妻戴金花。其器械衣服略与中国同。其王公贵

人多戴】，妇人裙襦辫发，缀以珠贝。国无常税。杀人及盗马者死，余坐则徵物以赎罪。风俗颇同突厥。丧有服制，葬讫而除。性皆贪忍。有大麦、粟、豆。青海周回千余里，中有小山，其俗至冬辄放牝马于其上，言得龙种。吐谷浑尝得波斯草马，放入海，因生骠驹，能日行千里，故时称青海骠焉。多牝牛，饶铜、铁、硃砂。地兼鄯善、且末。西北有流沙数百里，夏有热风，伤毙行旅。风之将至，老驼预知之，则引项而鸣，聚立，以口鼻埋沙中。人见则知之，以氈拥蔽口鼻而避其患。

其主吕夸，在周数为边寇，及开皇初，以兵侵弘州。高祖以弘州地旷人梗，因而废之，遣上柱国元谐率步骑数万击之。贼悉发国中兵，自曼头至于树敦，甲骑不绝。其所署河西总管、定城王钟利房及其太子可博汗，前后来拒战。谐频击破之，俘斩甚众。吕夸大惧，率其亲兵远遁。其名王十三人，各率部落而降。上以其高宁王移兹袞素得众心，拜为大将军，封河南王，以统降众，自余官赏各有差。未几，复来寇边，旭州刺史皮子信出兵拒战，为贼所败，子信死之。汶州总管梁远以锐卒击之，斩千余级，奔退。俄而入寇廓州，州兵击走之。

吕夸在位百年，屡因喜怒废其太子而杀之。其后太子惧见废辱，遂谋执吕夸而降，请兵于边吏。秦州总管、河间王弘请将兵应之，上不许。太子谋泄，为其父所杀，复立其少子崑王诃为太子。叠州刺史杜粲请因其衅而讨之，上又不许。六年，崑王诃复惧其父诛之，谋率部落万五千人户将归国，遣使诣阙，请兵迎接。上谓侍臣曰：“浑贼风俗，特异人伦，父既不慈，子复不孝。朕以德训人，何有成其恶逆也！吾当教之以养方耳。”乃谓使者曰：“朕受命于天，抚育四海，望使一切生人皆以仁义相向。况父子天性，何得不相亲爱也！吐谷浑主既是崑王之父，崑王是吐谷浑主太子，父有不是，子须陈谏。若谏而不

从，当令近臣亲戚内外讽谕。必不可，泣涕而道之。人皆有情，必当感悟。不可潜谋非法，受不孝之名。溥天之下，皆是朕臣妾，各为善事，即称朕心。嵬王既有好意，欲来投朕，朕唯教嵬王为臣子之法，不可远遣兵马，助为恶事。”嵬王乃止。八年，其名王拓拔木弥请以千余家归化。上曰：“溥天之下，皆曰朕臣，虽复荒遐，未识风教，朕之抚育，俱以仁孝为本。浑贼昏狂，妻子怀怖，并思归化，自救危亡。然叛夫背父，不可收纳。又其本意，正自避死，若今遣拒，又复不仁。若更有意信，但宜慰抚，任其自拔，不须出兵马应接之。其妹夫及甥欲来，亦任其意，不劳劝诱也。”是岁河南王移兹哀死，高祖令其弟树归袭统其众。平陈之后，吕夸大惧，遁逃保险，不敢为寇。

十一年，吕夸卒，子伏立。使其兄子无素奉表称藩，并献方物，请以女备后庭。上谓滕王曰：“此非至诚，但急计耳。”乃谓无素曰：“朕知浑主欲令女事朕，若依来请，他国闻之，便当相学。一许一塞，是谓不平。若并许之，又非好法。朕情存安养，欲令遂性，岂可聚敛子女以实后宫乎？”竟不许。十二年，遣刑部尚书宇文弼抚慰之。十六年，以光化公主妻伏，伏上表称公主为天后，上不许。明年，其国大乱，国人杀伏，立其弟伏允为主。使使陈废立之事，并谢专命之罪，且请依俗尚主，上从之。自是朝贡岁至，而常访国家消息，上甚恶之。

炀帝即位，伏允遣其子顺来朝。时铁勒犯塞，帝遣将军冯孝慈出敦煌以御之，孝慈战不利。铁勒遣使谢罪，请降，帝遣黄门侍郎裴矩慰抚之，讽令击吐谷浑以自效。铁勒许诺，即勒兵袭吐谷浑，大败之。伏允东走，保西平境。帝复令观王雄出浇河、许公宇文述出西平以掩之，大破其众。伏允遁逃，部落来降者十万余口。六畜三十余万。述追之急，伏允惧，南遁于

山谷间。其故地皆空，自西平临羌城以西，且末以东，祁连以南，雪山以北，东西四千里，南北二千里，皆为隋有。置郡县镇戍，发天下轻罪徙居之。于是留顺不之遣。伏允无以自资，率其徒数千骑客于党项。帝立顺为主，送出玉门，令统余众，以其大宝王尼洛周为辅。至西平，其部下杀洛周，顺不果入而还。大业末，天下大乱，伏允复其故地，屡寇河右，郡县不能御焉。

党项

党项羌者，三苗之后也。其种有宕昌、白狼，皆自称獼猴种。东接临洮、西平，西拒叶护，南北数千里，处山谷间。每姓别为部落，大者五千余骑，小者千余骑。织牦牛尾及古历毛以为屋。服装褐，披氈，以为上饰。俗尚武力，无法令，各为生业，在战阵则相屯聚。无徭赋，不相往来。牧养牦牛、羊、猪以供食，不知稼穡。其俗淫秽蒸报，于诸夷中最为甚。无文字，但候草木以记岁时。三年一聚会，杀牛羊以祭天。人年八十以上死者，以为令终，亲戚不哭，少而死者，则云大枉，共悲哭之。有琵琶、横吹、击缶为节。魏、周之际，数来扰边。高祖为丞相时，中原多故，因此大为寇掠。蒋公梁睿既平王谦，请因还师以讨之，高祖不许。开皇四年，有千余家归化。五年，拓拔宁丛等各率众诣旭州内附，授大将军，其部下各有差。十六年，复寇会州，诏发陇西兵以讨之，大破其众。又相率请降，愿为臣妾，遣子弟入朝谢罪。高祖谓之曰：“还语尔父兄，人生须有定居，养老长幼。而乃乍还乍走，不羞乡里邪！”自是朝贡不绝。

高昌

高昌国者，则汉车师前王庭也，去敦煌十三日行。其境东西三百里，南北五百里，四面多大山。昔汉武帝遣兵西讨，师

旅顿敝，其中尤困者因住焉。其地有汉时高昌垒，故以为国号。初，蠕蠕立阼伯周为高昌王。伯周死，子义成立，为从兄首归所杀，首归自立为高昌王，又为高车阿伏至罗所杀，以敦煌人张孟明为主。孟明为国人所杀，更以马儒为王，以巩顾、麴嘉二人为左右长史。儒又通使后魏，请内属。内属人皆恋土，不顾东迁，相与杀儒，立嘉为王。嘉字灵凤，金城榆中人，既立，又臣于茹茹。及茹茹主为高车所杀，嘉又臣于高车。属焉耆为挹怛所破，众不能自统，请主于嘉。嘉遣其第二子为焉耆王，由是始大，益为国人所服。嘉死，子坚立。

其都城周回一千八百四十步，于坐室画鲁哀公问政于孔子之像。国内有城十八。官有令尹一人，次公二人，次左右卫，次八长史，次五将军，次八司马，次侍郎、校郎、主簿、从事、省事。大事决之于王，小事长子及公评断，不立文记。男子胡服，妇人裙襦，头上作髻。其风俗政令与华夏略同。地多石碛，气候温暖，谷麦再熟，宜蚕，多五果。有草名为羊刺，其上生蜜，而味甚佳。出赤盐如硃，白盐如玉。多蒲陶酒。俗事天神，兼信佛法。国中羊马牧于隐僻之处，以避外寇，非贵人不知其所。北有赤石山，山北七十里有贪汗山，夏有积雪。此山之北，铁勒界也。从武威西北，有捷路，度沙碛千余里，四面茫然，无有蹊径。欲往者，寻有人畜骸骨而去。路中或闻歌哭之声，行人寻之，多致亡失，盖魑魅魍魉也。故商客往来，多取伊吾路。开皇十年，突厥破其四城，有二千人来归中国。坚死，子伯雅立。其大母本突厥可汗女，其父死，突厥令依其俗，伯雅不从者久之。突厥逼之，不得已而从。

炀帝嗣位，引致诸蕃。大业四年，遣使贡献，帝待其使甚厚。明年，伯雅来朝。因从击高丽，还尚宗女华容公主。八年冬归蕃，下令国中曰：“夫经国字人，以保存为贵，宁邦缉政，

以全济为大。先者以国处边荒，境连猛狄，同人无咎，被发左衽。今大隋统御，宇宙平一，普天率土，莫不齐向。孤既沐浴和风，庶均大化，其庶人以上皆宜解辫削衽。”帝闻而甚善之，下诏曰：“彰德嘉善，圣哲所隆，显诚遂良，典谟贻则。光禄大夫、并国公、高昌王伯雅识量经远，器怀温裕，丹款夙著，亮节遐宣。本自诸华，历祚西壤，昔因多难，沦迫獯戎，数穷毁灭，翦为胡服。自我皇隋平一宇宙，化偃九围，德加四表，伯雅逾沙忘阻，奉”来庭，观礼容于旧章，慕威仪之盛典。于是袭纓解辫，削衽曳裾，变夷从夏，义光前载。可赐衣冠之具，仍班制造之式。并遣使人部领将送。被以采章，复见车服之美，弃彼毳毛，还为冠带之国。”然伯雅先臣铁勒，而铁勒恆遣重臣在高昌国，有商胡往来者，则税之送于铁勒。虽有此令取悦中华，然竟畏铁勒而不敢改也。自是岁令使人贡其方物。

康国

康国者，康居之后也。迁徙无常，不恆故地，然自汉以来相承不绝。其王本姓温，月氏人也。旧居祁连山北昭武城，因被匈奴所破，西逾葱岭，遂有其国。支庶各分王，故康国左右诸国并以昭武为姓，示不忘本也。王字代失毕，为人宽厚，甚得众心。其妻突厥达度可汗女也。都于萨宝水上阿禄迪城。城多众居。大臣三人共掌国事。其王索发，冠七宝金花，衣绫罗锦绣白叠。其妻有髻，幪以皂巾。丈夫翦发锦袍。名为强国，而西域诸国多归之。米国、史国、曹国、何国、安国、小安国、那色波国、乌那曷国、穆国皆归附之。有胡律，置于袄祠，决罚则取而断之。重罪者族，次重者死，贼盗截其足。人皆深目高鼻，多须髯。善于商贾，诸夷交易，多凑其国。有大小鼓、琵琶、五弦、箜篌、笛。婚姻丧制与突厥同。国立祖庙，以六月祭之，诸国皆来助祭。俗奉佛，为胡书。气候温，宜五谷，

勤修园蔬，树木滋茂。出马、驼、骡、驴、封牛、黄金、饶沙、香、阿萨那香、瑟瑟、麋皮、毳、锦叠。多蒲陶酒，富家或致千石，连年不败。大业中，始遣使贡方物，后遂绝焉。

安国

安国，汉时安息国也。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都在那密水南，城有五重，环以流水。宫殿皆为平头。王坐金驼座，高七八尺。每听政，与妻相对，大臣三人评理国事。风俗同于康国。唯妻其姊妹，及母子递相禽兽，此为异也。炀帝即位之后，遣司隶从事杜行满使于西域，至其国，得五色盐而返。

国之西百余里有毕国，可千余家。其国无君长，安国统之。大业五年，遣使贡献，后遂绝焉。

石国

石国，居于药杀水，都城方十余里。其王姓石，名涅。国城之东南立屋，置座于中，正月六日、七月十五日以王父母烧余之骨，金甕盛之，置于床上，巡绕而行，散以花香杂果，王率臣下设祭焉。礼终，王与夫人出就别帐，臣下以次列坐，享宴而罢。有粟麦，多良马。其俗善战，曾贰于突厥，射匮可汗兴兵灭之，令特勤旬职摄其国事。南去拨汗六百里，东南去瓜州六千里。旬职以大业五年遣使朝贡，其后不复至。

女国

女国，在葱岭之南，其国代以女为王。王姓苏毗，字末羯，在位二十年。女王之夫，号曰金聚，不知政事。国内丈夫唯以征伐为务。山上为城，方五六里，人有万家。王居九层之楼，侍女数百人，五日一听朝。复有小女王，共知国政。其俗贵妇人，轻丈夫，而性不妒忌。男女皆以彩色涂面，一日之中，或数度变改之。人皆被发，以皮为鞋，课税无常。气候多寒，以

射猎为业。出牟俞石、硃砂、麝香、牦牛、骏马、蜀马。尤多盐，恆将盐向天竺兴贩，其利数倍。亦数与天竺及党项战争。其女王死，国中则厚敛金钱，求死者族中之贤女二人，一为女王，次为小王。贵人死，剥取皮，以金屑和骨肉置于瓶内而埋之。经一年，又以其皮内于铁器埋之。俗事阿修罗神。又有树神，岁初以人祭，或用獼猴。祭毕，入山祝之，有一鸟如雌雉，来集掌上，破其腹而视之，有粟则年丰，沙石则有灾，谓之鸟卜。开皇六年，遣使朝贡，其后遂绝。

焉耆

焉耆国，都白山之南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龙，字突骑。都城方二里。国内有九城，胜兵千余人。国无纲维。其俗奉佛书，类婆罗门。婚姻之礼有同华夏。死者焚之，持服七日。男子剪发。有鱼盐蒲苇之利。东去高昌九百里，西去龟兹九百里，皆沙碛。东南去瓜州二千二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龟兹

龟兹国，都白山之南百七十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姓白，字苏尼啜。都城方六里。胜兵者数千。俗杀人者死，劫贼断其一臂，并刖一足。俗与焉耆同。王头系彩带，垂之于后，坐金师子座，土多稻、粟、菽、麦，饶铜、铁、铅、麈皮、氈、铍沙、盐绿、雌黄、胡粉、安息香、良马、封牛。东去焉耆九百里，南去于阗千四百里，西去疏勒千五百里，西北去突厥牙六百余里，东南去瓜州三千一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疏勒

疏勒国，都白山南百余里，汉时旧国也。其王字阿弥厥。手足皆六指。产子非六指者，即不育。都城方五里。国内有大城十二，小城数十，胜兵者二千人。王戴金师子冠。土多稻、

粟、麻、麦、铜、铁、锦、雌黄，每岁常供送于突厥。南有黄河，西带葱岭，东去龟兹千五百里，西去拨汗国千里，南去硃俱波八九百里，东北去突厥牙千余里，东南去瓜州四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于阗

于阗国，都葱岭之北二百余里。其王姓王，字卑示闭练。都城方八九里。国中大城有五，小城数十，胜兵者数千人。俗奉佛，尤多僧尼，王每持斋戒。城南五十里有赞摩寺者，云是罗汉比丘比卢旃所造，石上有辟支佛徒跣之迹。于阗西五百里有比摩寺，云是老子化胡成佛之所。俗无礼义，多贼盗淫纵。王锦帽，金鼠冠，妻戴金花。其王发不令人见。俗云，若见王发，年必俭。土多麻、麦、粟、稻、五果，多园林，山多美玉。东去鄯善千五百里，南去女国三千里，西去硃俱波千里，北去龟兹千四百里，东北去瓜州二千八百里。大业中，频遣使朝贡。

拨汗

拨汗国，都葱岭之西五百余里，古渠搜国也。王姓昭武，字阿利柒。都城方四里。胜兵数千人。王坐金羊床，妻戴金花。俗多硃砂、金、铁。东去疏勒千里，西去苏封沙那国五百里，西北去石国五百里，东北去突厥牙二千余里，东去瓜州五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吐火罗

吐火罗国，都葱岭西五百里，与挹怛杂居。都城方二里。胜兵者十万人，皆习战。其俗奉佛。兄弟同一妻，迭寝焉，每一人入房，户外挂其衣以为志。生子属其长兄。其山穴中有神马，每岁牧牝马于穴所，必产名驹。南去漕国千七百里，东去瓜州五千八百里。大业中，遣使朝贡。

挹怛

挹怛国，都乌浒水南二百余里，大月氏之种类也。胜兵者五六千人。俗善战。先时国乱，突厥遣通设字诘强领其国。都城方十余里。多寺塔，皆饰以金。兄弟同妻。妇人有一夫者，冠一角帽，夫兄弟多者，依其数为角。南去曹国千五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米国

米国，都那密水西，旧康居之地也。无王。其城主姓昭武，康国王之支庶，字闭拙。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西北去康国百里，东去苏对沙那国五百里，西南去史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四百里。大业中，频贡方物。

史国

史国，都独莫水南十里，旧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字逖遮，亦康国王之支庶也。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余人。俗同康国。北去康国二百四十里，南去吐火罗五百里，西去那色波国二百里，东北去米国二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曹国

曹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国无主，康国王令子乌建领之。都城方三里。胜兵千余人。国中有得悉神，自西海以东诸国并敬事之。其神有金人焉，金破罗阔丈有五尺，高下相称。每日以驼五头、马十匹、羊一百口祭之，常有千人食之不尽。东南去康国百里，西去何国百五十里，东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何国

何国，都那密水南数里，旧是康居之地也。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族类，字敦。都城方二里。胜兵千人。其王坐金羊座。东去曹国百五十里，西去小安国三百里，东去瓜州六千七

百五十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乌那曷

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都城方二里。胜兵数百人。王坐金羊座。东北去安国四百里，西北去穆国二百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五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穆国

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都城方三里，胜兵二千人。东北去安国五百里，东去乌那曷二百余里，西去波斯国四千余里，东去瓜州七千七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波斯

波斯国，都达曷水之西苏茴城，即条支之故地也。其王字库萨和。都城方十余里。胜兵二万余人，乘象而战。国无死刑，或断手刖足，没家财，或剃去其须，或系排于项，以为标异。人年三岁已上，出口钱四文。妻其姊妹。人死者，弃尸于山，持服一月。王著金花冠，坐金师子座，傅金屑于须上以为饰。衣锦袍，加瓔珞于其上。土多良马，大驴，师子，白象，大鸟卵，真珠，颇黎，兽魄，珊瑚，琉璃，玛瑙，水精，瑟瑟，呼洛羯，吕腾，火齐，金刚，金，银，牟俞石，铜，镔铁，锡，锦叠，细布，毳，毼，护那，越诺布，檀，金缕织成，赤麋皮，硃沙，水银，薰陆、郁金、苏合、青木等诸香，胡椒，毕拔，石蜜，半密，千年枣，附子，诃黎勒，无食子，盐绿，雌黄。突厥不能至其国，亦羈縻之。波斯每遣使贡献。西去海数百里，东去穆国四千余里，西北去拂菻四千五百里，东去瓜州万一千七百里。炀帝遣云骑尉李昱使通波斯，寻遣使随昱贡方物。

漕国

漕国，在葱岭之北，汉时属宾国也。其王姓昭武，字顺达，康国王之宗族。都城方四里。胜兵者万余人。国法严整，杀人及贼盗皆死。其俗淫祠。葱岭山有顺天神者，仪制极华，金银鑠为屋，以银为地，祠者日有千余人。祠前有一鱼脊骨，其孔中通，马骑出入。国王戴金鱼头冠，坐金马座。土多稻、粟、豆、麦；饶象，马，封牛，金，银，镔铁，氍毹，硃砂，青黛，安息、青木等香，石蜜，半蜜，黑盐，阿魏，没药，白附子。北去帆延七百里，东去刮国六百里，东北去瓜州六千六百里。大业中，遣使贡方物。

附国

附国者，蜀郡西北二千余里，即汉之西南夷也。有嘉良夷，即其东部，所居种姓自相率领，土俗与附国同，言语少殊，不相统一。其人并无姓氏。附国王字宜缙。其国南北八百里，东南千五百里，无城栅，近川谷，傍山险。俗好复仇，故垒石为巢而居，以避其患。其巢高至十余丈，下至五六丈，每级丈余，以木隔之。基方三四步，巢上方二三步，状似浮图。于下级开小门，从内上通，夜必关闭，以防贼盗。国有二万余家，号令自王出。嘉良夷政令系之酋帅，重罪者死，轻罪罚牛。人皆轻捷，便于击剑。漆皮为牟甲，弓长六尺，以竹为弦。妻其群母及嫂，兄弟死，父兄亦纳其妻。好歌舞，鼓簧，吹长笛。有死者，无服制，置尸高床之上，沐浴衣服，被以牟甲，覆以兽皮。子孙不哭，带甲舞剑而呼云：“我父为鬼所取，我欲报冤杀鬼。”自余亲戚哭三声而止。妇人哭，必以两手掩面。死家杀牛，亲属以猪酒相遗，共饮啖而瘞之。死后十年而大葬，其葬必集亲宾，杀马动至数十匹。立其祖父神而事之。其俗以皮为帽，形圆如钵，或带】。衣多毛駮皮裘，全剥牛脚皮为

靴。项系铁锁，手贯铁钏。王与酋帅，金为首饰，胸前悬一金花，径三寸。其土高，气候凉，多风少雨。土宜小麦、青梁。山出金、银，多白雉。水有嘉鱼，长四尺而鳞细。

大业四年，其王遣使素福等八人入朝。明年，又遣其弟子宜林率嘉良夷六十人朝贡。欲献良马，以路险不通，请开山道以修职责。炀帝以劳人不许。

嘉良有水，阔六七十丈，附国有水，阔百余丈，并南流，用皮为舟而济。

附国南有薄缘夷，风俗亦同。西有女国。其东北连山，绵亘数千里，接于党项。往往有羌：大、小左封，昔卫，葛延，白狗，向人，望族，林台，春桑，利豆，迷桑，婢药，大碇，白兰，叱利摸徒，那鄂，当迷，渠步，桑悟，千碇，并在深山穷谷，无大君长。其风俗略同于党项，或役属吐谷浑，或附附国。大业中，来朝贡。缘西南边置诸道总管，以遥管之。

史臣曰：自古开远夷，通绝域，必因宏放之主，皆起好事之臣。张骞凿空于前，班超投笔于后，或结之以重宝，或慑之以利剑，投躯万死之地，以要一旦之功，皆由主尚来远之名，臣殉轻生之节。是知上之所好，下必有甚者也。炀帝规摹宏侈，掩吞秦、汉，裴矩方进《西域图记》以荡其心，故万乘亲出玉门关，置伊吾、且末，而关右暨于流沙，骚然无聊生矣。若使北狄无虞，东夷告捷，必将修轮台之戍，筑乌垒之城，求大秦之明珠，致条支之鸟卵，往来转输，将何以堪其敝哉！古者哲王之制，方五千里，务安诸夏，不事要荒。岂威不能加，德不能被？盖不以四夷劳中国，不以无用害有用也。是以秦戍五岭，汉事三边，或道堇相望，或户口减半。隋室恃其强盛，亦狼狽于青海。此皆一人失其道，故亿兆罹其毒。若深思即叙之义，固辞都护之请，返其千里之马，不求白狼之贡，则七戎九夷，

隋书

·1333·

候风重译，虽无辽东之捷，岂及江都之祸乎！

列传第四十九

北狄突厥

突厥之先，平凉杂胡也，姓阿史那氏。后魏太武灭沮渠氏，阿史那以五百家奔茹茹，世居金山，工于铁作。金山状如兜鍪，俗呼兜鍪为“突厥”，因以为号。或云，其先国于西海之上，为邻国所灭，男女无少长尽杀之。至一儿，不忍杀，刖足断臂，弃于大泽中。有一牝狼，每衔肉至其所，此儿因食之，得以不死。其后遂与狼交，狼有孕焉。彼邻国者，复令人杀此儿，而狼在其侧。使者将杀之，其狼若为神所凭，欻然至于海东，止于山上。其山在高昌西北，下有洞穴，狼入其中，遇得平壤茂草，地方二百余里。其后狼生十男，其一姓阿史那氏，最贤，遂为君长，故牙门建狼头纛，示不忘本也。有阿贤设者，率部落出于穴中，世臣茹茹。至大叶护，种类渐强。当后魏之末，有伊利可汗，以兵击铁勒，大败之，降五万余家，遂求婚于茹茹。茹茹主阿那瑰大怒，遣使骂之。伊利斩其使，率众袭茹茹，破之。卒，弟逸可汗立，又破茹茹。病且卒，舍其子摄图，立其弟俟斗，称为木杆可汗。木杆勇而多智，遂击茹茹，灭之，西破挹怛，东走契丹，北方戎狄悉归之，抗衡中夏。后与西魏师入侵东魏，至于太原。

其俗畜牧为事，随逐水草，不恆厥处。穹庐毳帐，被发左衽，食肉饮酪，身衣裘褐，贱老贵壮。官有叶护，次设特勤，

次俟利发，次吐屯发，下至小官，凡二十八等，皆世为之。有角弓、鸣镝、甲、槊、刀、剑。善骑射，性残忍。无文字，刻木为契。候月将满，辄为寇抄。谋反叛杀人者皆死，淫者割势而腰斩之。斗伤人目者偿之以女，无女则输妇财，折支体以输马，盗者则偿赃十倍。有死者，停尸帐中，家人亲属多杀牛马而祭之，绕帐号呼，以刀划面，血泪交下，七度而止。于是择日置尸马上而焚之，取灰而葬。表木为茔，立屋其中，图画死者形仪及其生时所经战阵之状。尝杀一人，则立一石，有至千百者。父兄死，子弟妻其群母及嫂。五月中，多杀羊马以祭天，男子好樗蒲，女子踏鞠，饮马酪取醉，歌呼相对。敬鬼神，信巫覡，重兵死而耻病终，大抵与匈奴同俗。

木杆在位二十年，卒，复舍其子大逻便而立其弟，是为佗钵可汗。佗钵以摄图为尔伏可汗，统其东面，又以其弟褥但可汗子为步离可汗，居西方。时佗钵控弦数十万，中国惮之，周、齐争结婚好，倾府藏以事之。佗钵益骄，每谓其下曰：“我在南两儿常孝顺，何患贫也！”齐有沙门惠琳，被掠入突厥，因谓佗钵曰：“齐国富强者，为有佛法耳。”遂说以因果果报之事，佗钵闻而信之，建一伽蓝，遣使聘于齐氏，求《净名》、《涅槃》、《华严》等经，并《十诵律》。佗钵亦躬自斋戒，绕塔行道，恨不生内地。在位十年，病且卒，谓其子菴罗曰：“吾闻亲莫过于父子。吾兄不亲其子，委地于我。我死，汝当避大逻便也。”及佗钵卒，国中将立大逻便，以其母贱，众不服。菴罗母贵，突厥素重之。摄图最后至，谓国中曰：“若立菴罗者，我当率兄弟以事之；如立大逻便，我必守境，利刃长矛以相待矣。”摄图长而且雄，国人皆惮，莫敢拒者，竟以菴罗为嗣。大逻便不得立，心不服菴罗，每遣人骂辱之。菴罗不能制，因以国让摄图。国中相与议曰：“四可汗之子，摄图最贤。”因

迎立之，号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一号沙钵略。治都斤山。菴罗降居独洛水，称第二可汗。大逻便乃请沙钵略曰：“我与尔俱可汗子，各承父后。尔今极尊，我独无位，何也？”沙钵略患之，以为阿波可汗，还领所部。

沙钵略勇而得众，北夷皆归附之。及高祖受禅，待之甚薄，北夷大怨。会营州刺史高宝宁作乱，沙钵略与之合军，攻陷临渝镇。上敕缘边修保鄣，峻长城，以备之，仍命重将出镇幽、并。沙钵略妻，宇文氏之女，曰千金公主，自伤宗祀绝灭，每怀复隋之志，日夜言之于沙钵略。由是悉众为寇，控弦之士四十万。上令柱国冯昱屯乙弗泊，兰州总管叱李长叉守临洮，上柱国李崇屯幽州，达奚长儒据周盘，皆为虏所败。于是纵兵自木峽、石门两道来寇，武威、天水、安定、金城、上郡、弘化、延安六畜咸尽。天子震怒，下诏曰：

往者魏道衰敝，祸难相寻，周、齐抗衡，分割诸夏。突厥之虏，俱通二国。周人东虑，恐齐好之深，齐氏西虞，惧周交之厚。谓虏意轻重，国逐安危，非徒并有大敌之忧，思减一边之防。竭生民之力，供其来往，倾府库之财，弃于沙漠，华夏之地，实为劳扰。犹复劫剥烽戍，杀害吏民，无岁月而不有也。恶积祸盈，非止今日。朕受天明命，子育万方，愍臣下之劳，除既往之弊。以为厚敛兆庶，多惠豺狼，未尝感恩，资而为贼，违天地之意，非帝王之道。节之以礼，不为虚费，省徭薄赋，国用有余。因入贼之物，加赐将士，息道路之民，务于耕织。清边制胜，成策在心。凶丑愚暗，未知深旨，将大定之日，比战国之时，乘昔世之骄，结今时之恨。近者尽其巢窟，俱犯北边，朕分置军旅，所在邀截，望其深入，一举灭之。而远镇偏师，逢而摧翦，未及南上，遽已奔北，应弦染镞，过半不归。且彼渠帅，其数凡五，昆季争长，父叔相猜，外示弥缝，内乖

心腹，世行暴虐，家法残忍。东夷诸国，尽挟私仇，西戎群长，皆有宿怨。突厥之北，契丹之徒，切齿磨牙，常伺其便。达头前攻酒泉，其后于阗、波斯、挹怛三国一时即叛。沙钵略近趣周盘，其部内薄孤、束纥罗寻亦翻动。往年利稽察大为高丽、靺鞨所破，娑毗设又为纥支可汗所杀。与其为邻，皆愿诛剿。部落之下，尽异纯民，千种万类，仇敌怨偶，泣血拊心，衔悲积恨。圆首方足，皆人类也，有一于此，更切朕怀。彼地咎徵妖作，年将一纪，乃兽为人语，人作神言，云其国亡，讫而不见。每冬雷震，触地火生，种类资给，惟藉水草。去岁四时，竟无雨雪，川枯蝗暴，卉木烧尽，饥疫死亡，人畜相半。旧居之所，赤地无依，迁徙漠南，偷存晷刻。斯盖上天所忿，驱就齐斧，幽明合契，今也其时。故选将治兵，赢粮聚甲，义士奋发，壮夫肆愤，愿取名王之首，思搃单于之背，云归雾集，不可数也。东极沧海，西尽流沙，纵百胜之兵，横万里之众，巨朔野之追躡，望天崖而一扫。此则王恢所说，其犹射痈，何敌能当，何远不服！但皇王旧迹，北止幽都，荒遐之表，文轨所弃。得其地不可而居，得其民不忍皆杀，无劳兵革，远规溟海。诸将今行，义兼含育，有降者纳，有违者死。异域殊方，被其拥抑，放听复旧。广辟边境，严治关塞，使其不敢南望，永服威刑。卧鼓息烽，暂劳终逸，制御夷狄，义在斯乎！何用侍子之朝，宁劳渭桥之拜。普告海内，知朕意焉。

于是以河间王弘、上柱国豆卢勣、窦荣定、左仆射高颎、右仆射虞庆则并为元帅，出塞击之。沙钵略率阿波、贪汗二可汗等来拒战，皆败走遁去。时虏饥甚，不能得食，于是粉骨为粮，又多灾疫，死者极众。既而沙钵略以阿波骁悍，忌之，因其先归，袭击其部，大破之，杀阿波之母。阿波还无所归，西奔达头可汗。达头者，名玷厥，沙钵略之从父也，旧为西面可

汗。既而大怒，遣阿波率兵而东，各落归之者将十万骑，遂与沙钵略相攻。又有贪汗可汗，素睦于阿波，沙钵略夺其众而废之，贪汗亡奔达头。沙钵略从弟地勤察别统部落，与沙钵略有隙，复以众叛归阿波。连兵不已，各遣使诣阙，请和求援，上皆不许。会千金公主上书，请为一子之例，高祖遣开府徐平和使于沙钵略。晋王广时镇并州，请因其衅而乘之，上不许。沙钵略遣使致书曰：“辰年九月十日，从天生大突厥天下贤圣天子伊利俱卢设莫何始波罗可汗致书大隋皇帝：使人开府徐平和至，辱告言语，具闻也。皇帝是妇父，即是翁，此是女夫，即是儿例。两境虽殊，情义是一。今重叠亲旧，子子孙孙，乃至万世不断，上天为证，终不违负。此国所有羊马，都是皇帝畜生，彼有繒彩，都是此物，彼此有何异也！”高祖报书曰：“大隋天子贻书大突厥伊利俱卢设莫何沙钵略可汗：得书，知大有好心向此也。既是沙钵略妇翁，今日看沙钵略共儿子不异。既以亲旧厚意，常使之外，今特别遣大臣虞庆则往彼看女，复看沙钵略也。”沙钵略陈兵，列其宝物，坐见庆则，称病不能起，且曰：“我父伯以来，不向人拜。”庆则责而喻之。千金公主私谓庆则曰：“可汗豺狼性，过与争，将啗人。”长孙晟说谕之，摄图辞屈，乃顿颡跪受玺书，以戴于首。既而大惭，其群下因相聚恸哭。庆则又遣称臣，沙钵略谓其属曰：“何名为臣？”报曰：“隋国称臣，犹此称奴耳。”沙钵略曰：“得作大隋天子奴，虞仆射之力也。”赠庆则马千匹，并以从妹妻之。

时沙钵略既为达头所困，又东畏契丹，遣使告急，请将部落度漠南，寄居白道川内，有诏许之。诏晋王广以兵援之，给以衣食，赐以车服鼓吹。沙钵略因而击阿波，破擒之。而阿拔国部落乘虚掠其妻子。官军为击阿拔，败之，所获悉与沙钵略。

沙钵略大喜，乃立约，以碛为界，因上表曰：

大突厥伊利俱卢设始波罗莫何可汗臣摄图言：大使尚书右仆射虞庆则至，伏奉诏书，兼宣慈旨，仰惟恩信之著，逾久愈明，徒知负荷，不能答谢。伏惟大隋皇帝之有四海，上契天心，下顺民望，二仪之所覆载，七曜之所照临，莫不委质来宾，回首面内。实万世之一圣，千年之一期，求之古昔，未始闻也。突厥自天置以来，五十余载，保有沙漠，自王蕃隅。地过万里，士马亿数，恆力兼戎夷，抗礼华夏，在于北狄，莫与为大。顷者气候清和，风云顺序，意以华夏其有大圣兴焉。况今被沾德义，仁化所及，礼让之风，自朝满野。窃以天无二日，土无二王，伏惟大隋皇帝，真皇帝也。岂敢阻兵恃险，偷窃名号，今便感慕淳风，归心有道，屈膝稽颡，永为藩附。虽复南瞻魏阙，山川悠远，北面之礼，不敢废失。当今待子入朝，神马岁贡，朝夕恭承，唯命是视。至于削衽解辫，革音从律，习俗已久，未能改变。阖国同心，无不衔荷，不任下情欣慕之至。谨遣第七兒臣窟含真等奉表以闻。

高祖下诏曰：“沙钵略称雄漠北，多历世年，百蛮之大，莫过于此。往虽与和，犹是二国，今作君臣，便成一体。情深义厚，朕甚嘉之。荷天之休，海外有截，岂朕薄德所能致此！已敕有司肃告郊庙，宜普颁天下，咸使知闻。”自是诏答诸事并不称其名以异之。其妻可贺敦，周千金公主，赐姓杨氏，编之属籍，改封大义公主。策拜窟含真为柱国，封安国公，宴于内殿，引见皇后，赏劳甚厚。沙钵略大悦，于是岁时贡献不绝。七年正月，沙钵略遣其子入贡方物，因请猎于恆、代之间，又许之，仍遣人赐其酒食。沙钵略率部落再拜受赐。沙钵略一日手杀鹿十八头，赍尾舌以献。还至紫河镇，其牙帐为火所烧，沙钵略恶之，月余而卒。上为废朝三日，遣太常吊祭焉。赠物

五千段。

初，摄图以其子雍虞间性茆，遗令立其弟叶护处罗侯；雍虞间遣使迎处罗侯，将立之。处罗侯曰：“我突厥自木杆可汗以来，多以弟代兄，以庶夺嫡，失先祖之法，不相敬畏。汝当嗣位，我不惮拜汝也。”雍虞间又遣使谓处罗侯曰：“叔与我父，共根连体，我是枝叶。宁有我作主，令根本反同枝叶，令叔父之尊下我卑稚！又亡父之命，其可废乎！愿叔勿疑。”相让者五六，处罗侯竟立，是为叶护可汗。以雍虞间为叶护。遣使上表言状，上赐之鼓吹幡旗。处罗侯长颐倮背，眉目疏朗，勇而有谋，以隋所赐旗鼓西征阿波。敌人以为得隋兵所助，多来降附，遂生擒阿波。既而上书请阿波死生之命，上下其议。左仆射高颀进曰：“骨肉相残，教之蠹也。存养以示宽大。”上曰：“善。”颀因奉觞进曰：“自轩辕以来，獯粥多为边患。今远穷北海，皆为臣妾，此之盛事，振古未闻，臣敢再拜上寿。”其后处罗侯又西征，中流矢而卒，其众奉雍虞间为主，是为颀伽施多那都蓝可汗。雍虞间遣使诣阙，赐物三千段。每岁遣使朝贡。时有流人杨钦亡入突厥中，谬云彭国公刘昶与宇文氏谋反，令大义公主发兵扰边。都蓝执钦以闻，并贡勃布、鱼胶。其弟钦羽设部落强盛，都蓝忌而击之，斩首于阵。其年，遣其母弟褥但特勤献于闾玉杖，上拜褥但为柱国、康国公。明年，突厥部落大人相率遣使贡马万匹，羊二万口，驼、牛各五百头。寻遣使请缘边置市，与中国贸易，诏许之。

平陈之后，上以陈叔宝屏风赐大义公主，主心恆不平，因书屏风为诗，叙陈亡自寄。其辞曰：“盛衰等朝暮，世道若浮萍。荣华实难守，池台终自平。富贵今何在？空事写丹青。杯酒恆无乐，弦歌讵有声！余本皇家子，飘流入虏庭。一朝睹成败，怀抱忽纵横。古来共如此，非我独申名。唯有《明君曲》，

偏伤远嫁情。”上闻而恶之，礼赐益薄。公主复与西面突厥泥利可汗连结，上恐其为变，将图之。会主与所从胡私通，因发其事，下诏废黜之。恐都蓝不从，遣奇章公牛弘将美妓四人以啖之。时沙钵略子曰染干，号突利可汗，居北方，遣使求婚。上令裴矩谓之曰：“当杀大义主者，方许婚。”突利以为然，复谮之，都蓝因发怒，遂杀公主于帐。都蓝与达头可汗有隙，数相征伐，上和解之，各引兵而去。

十七年，突利遣使来逆女，上舍之太常，教习六礼，妻以宗女安义公主。上欲离间北夷，故特厚其礼，遣牛弘、苏威、斛律孝卿相继为使，突厥前后遣使入朝三百七十辈。突利本居北方，以尚主之故，南徙度斤旧镇，锡赉优厚。雍虞閼怒曰：“我大可汗也，反不如染干！”于是朝贡遂绝，数为边患。十八年，诏蜀王秀出灵州道以击之。明年，又遣汉王谅为元帅，左仆射高颉率将军王謗、上柱国赵仲卿并出朔州道，右仆射杨素率柱国李彻、韩僧寿出灵州，上柱国燕荣出幽州，以击之。雍虞閼与玷厥举兵攻染干，尽杀其兄弟子侄，遂度河，入蔚州。染干夜以五骑与隋使长孙晟归朝。上令染干与雍虞閼使者因头特勤相辩诘，染干辞直，上乃厚待之。雍虞閼弟都速六弃其妻子，与突利归朝，上嘉之。敕染干与都速六樗蒲，稍稍输以宝物，用慰其心。夏六月，高颉、杨素击玷厥，大破之。拜染干为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华言“意智健”也。启民上表谢恩曰：“臣既蒙竖立，复改官名，昔日奸心，今悉除去，奉事至尊，不敢违法。”上于朔州筑大利城以居之。是时安义主已卒，上以宗女义成公主妻之，部落归者甚众。雍虞閼又击之，上复令入塞。雍虞閼侵掠不已，迁于河南，在夏、胜二州之间，发徒掘堑数百里，东西拒河，尽为启民畜牧之地。于是遣越国公杨素出灵州，行军总管韩僧寿出庆州，太平公史万岁出燕州，大

将军姚辩出河州，以击都蓝。师未出塞，而都蓝为其麾下所杀，达头自立为步迦可汗，其国大乱。遣太平公史万岁出朔州以击之，遇达头于大斤山，虏不战而遁，追斩首虏二千余人。晋王广出灵州，达头遁逃而去。寻遣其弟子俟利伐从碛东攻启民。上又发兵助启民守要路，俟利伐退走入碛。启民上表陈谢曰：“大隋圣人莫缘可汗，怜养百姓，如天无不覆也，如地无不载也。诸姓蒙威恩，赤心归服，并将部落归投圣人可汗来也。或南入长城，或住白道，人民羊马，遍满山谷。染干譬如枯木重起枝叶，枯骨重生皮肉，千万世长与大隋典羊马也。”

仁寿元年，代州总管韩洪为虏所败于恆安，废为庶人。诏杨素为云州道行军元帅，率启民北征。斛薛等诸姓初附于启民，至是而叛。素军河北，值突厥阿勿思力俟斤等南度，掠启民男女六千口、杂畜二十余万而去。素率上大将军梁默轻骑追之，转战六十余里，大破俟斤，悉得人畜以归启民。素又遣柱国张定和、领军大将军刘升别路邀击，并多斩获而还。兵既渡河，贼复掠启民部落，素率骠骑范贵于窟结谷东南奋击，复破之，追奔八十余里。是岁，泥利可汗及叶护俱被铁勒所败。步迦寻亦大乱，奚、五部内徙，步迦奔吐谷浑。启民遂有其众，岁遣朝贡。

大业三年四月，炀帝幸榆林，启民及义成公主来朝行宫，前后献马三千匹。帝大悦，赐物万二千段。启民上表曰：“已前圣人先帝莫缘可汗存在之日，怜臣，赐臣安义公主，种种无少短。臣种末为圣人先帝怜养，臣兄弟妒恶，相共杀臣，臣当时无处去，向上看只见天，下看只见地，实忆圣人先帝言语，投命去来。圣人先帝见臣，大怜臣，死命养活，胜于往前，遣臣作大可汗坐著也。其突厥百姓，死者以外，还聚作百姓也。至尊今还如圣人先帝，捉天下四方坐也。还养活臣及突厥百姓，

实无少短。臣今忆想圣人及至尊养活事，具奏不可尽，并至尊圣心里在。臣今非是旧日边地突厥可汗，臣即是至尊臣民，至尊怜臣时，乞依大国服饰法用，一同华夏。臣今率部落，敢以上闻，伏愿天慈，不违所请。”表奏，帝下其议，公卿请依所奏。帝以为不可，乃下诏曰：“先王建国，夷夏殊风，君子教民，不求变俗。断发文身，咸安其性，旃裘卉服，各尚所宜，因而利之，其道弘矣。何必化诸削衽，縻以长纓，岂遂性之至理，非包含之远度。衣服不同，既辨要荒之叙，庶类区别，弥见天地之情。”仍玺书答启民，以为碛北未静，犹须征战，但使好心孝顺，何必改变衣服也。帝法驾御千人大帐，享启民及其部落酋长三千五百人，赐物二十万段，其下各有差。复下诏曰：“德合天地，覆载所以弗遣，功格区宇，声教所以咸泊。至于梯山航海，请受正朔，袭冠解辫，同彼臣民。是故《王会》纳贡，义彰前册，呼韩入臣，待以殊礼。突厥意利珍豆启民可汗志怀沈毅，世修籓职。往者挺身违难，拔足归仁，先朝嘉此款诚，授以徽号。资其甲兵之众，收其破灭之余，复祀于既亡之国，继绝于不存之地。斯固施均亭育，泽渐要荒者矣。朕以薄德，祇奉灵命，思播远猷，光融今绪，是以亲巡朔野，抚宁籓服。启民深委诚心，入奉朝覲，率其种落，拜首轩墀，言念丹款，良以嘉尚。宜隆荣数，式优恆典。可赐路车、乘马、鼓吹、幡旗，赞拜不名，位在诸侯王上。”帝亲巡云内，彳斥金河而东，北幸启民所居。启民奉觞上寿，跪伏甚恭。帝大悦，赋诗曰：“鹿塞鸿旗驻，龙庭翠辇回。氈帐望风举，穹庐向日开。呼韩顿颡至，屠耆接踵来。索辫擎臄肉，韦鞬献酒杯。何如汉天子，空上单于台。”帝赐启民及主金襴各一，及衣服被褥锦彩，特勤以下各有差。先是，高丽私通使启民所，启民推诚奉国，不敢隐境外之交。是日，将高丽使人见，敕令牛弘宣

旨谓之曰：“朕以启民诚心奉国，故亲至其所。明年当往涿郡。尔还日，语高丽王知，宜早来朝，勿自疑惧。存育之礼，当同于启民。如或不朝，必将启民巡行彼土。”使人甚惧。启民仍扈从入塞，至定襄，诏令归藩。

明年，朝于东都，礼赐益厚。是岁，疾终，上为之废朝三日，立其子咄吉世，是为始毕可汗。表请尚公主，诏从其俗。十一年，来朝于东都。其年，车驾避暑汾阳宫，八月，始毕率其种落入寇，围帝于雁门。诏诸郡发兵赴行在所，援军方至，始毕引去。由是朝贡遂绝。明年，复寇马邑，唐公以兵击走之。隋末乱离，中国人归之者无数，遂大强盛，势陵中夏。迎萧皇后，置于定襄。薛举、窦建德、王世充、刘武周、梁师都、李轨、高开道之徒，虽僭尊号，皆北面称臣，受其可汗之号。使者往来，相望于道也。

西突厥

西突厥者，木杆可汗之子大逻便也。与沙钵略有隙，因分为二，渐以强盛。东拒都斤，西越金山，龟兹、铁勒、伊吾及西域诸胡悉附之。大逻便为处罗侯所执，其国立鞅素特勤之子，是为泥利可汗。卒，子达漫立，号泥撅处罗可汗。其母向氏，本中国人，生达漫而泥利卒，向氏又嫁其弟婆实特勤。开皇末，婆实共向氏入朝，遇达头乱，遂留京师，每舍之鸿胪寺。处罗可汗居无恆处，然多在乌孙故地。复立二小可汗，分统所部。一在石国北，以制诸胡国。一居龟兹北，其地名应娑。官有俟发、阎洪达，以评议国事，自余与东国同。每五月八日，相聚祭神，岁遣重臣向其先世所居之窟致祭焉。

当大业初，处罗可汗抚御无道，其国多叛，与铁勒屡相攻，大为铁勒所败。时黄门侍郎裴矩在敦煌引致西域，闻国乱，复知处罗思其母氏，因奏之。炀帝遣司朝谒者崔君肃赍书慰谕之。

处罗甚踞，受诏不肯起。君肃谓处罗曰：“突厥本一国也，中分为二，自相仇敌。每岁交兵，积数十年而莫能相灭者，明知启民与处罗国其势敌耳。今启民举其部落，兵且百万，入臣天子，甚有丹诚者，何也？但以切恨可汗而不能独制，故卑事天子以借汉兵，连二大国，欲灭可汗耳。百官兆庶咸请许之，天子弗违，师出有日矣。顾可汗母向氏，本中国人，归在京师，处于宾馆。闻天子之诏，惧可汗之灭，旦夕守阙，哭泣悲哀。是以天子怜焉，为其辍策。向夫人又匍匐谢罪，因请发使以召可汗，令入内属，乞加恩礼，同于启民。天子从之，故遣使到此。可汗若称藩拜诏，国乃永安，而母得延寿；不然者，则向夫人为诳天子，必当取戮而传首虏庭。发大隋之兵，资北蕃之众，左提右挈，以击可汗，死亡则无日矣。奈何惜两拜之礼，剿慈母之命，吝一句称臣，丧匈奴国也！”处罗闻之，矍然而起，流涕再拜，跪受诏书。君肃又说处罗曰：“启民内附，先帝嘉之，赏赐极厚，故致兵强国富。今可汗后附，与之争宠，须深结于天子，自表至诚。既以道远，未得朝觐，宜立一功，以明臣节。”处罗曰：“如何？”君肃曰：“吐谷浑者，启民少子莫贺咄设之母家也。今天子又以义成公主妻于启民，启民畏天子之威而与之绝。吐谷浑亦因憾汉故，职贡不修。可汗若请诛之，天子必许。汉击其内，可汗攻其外，破之必矣。然后身自入朝，道路无阻，因见老母，不亦可乎？”处罗大喜，遂遣使朝贡。

帝将西狩，六年，遣侍御史韦节召处罗，今与车驾会于大斗拔谷。其国人不从，处罗谢使者，辞以他故。帝大怒，无如之何。适会其酋长射匱遣使来求婚，裴矩因奏曰：“处罗不朝，恃强大耳。臣请以计弱之，分裂其国，即易制也。射匱者，都六之子，达头之孙，世为可汗，君临西面。今闻其失职，附隶

于处罗，故遣使来，以结援耳。愿厚礼其使，拜为大可汗，则突厥势分，两从我矣。”帝曰：“公言是也。”因遣裴矩朝夕至馆，微讽谕之。帝于仁风殿召其使者，言处罗不顺之意，称射匮有好心，吾将立为大可汗，令发兵诛处罗，然后当为婚也。帝取桃竹白羽箭一枝以赐射匮，因谓之曰：“此事宜速，使疾如箭也。”使者返，路经处罗，处罗爱箭，将留之，使者谲而得免。射匮闻而大喜，兴兵袭处罗，处罗大败，弃妻子，将左右数千骑东走。在路又被劫掠，遁于高昌东，保时罗漫山。高昌王麴伯雅上状，帝遣裴矩将向氏亲要左右，驰至玉门关晋昌城。矩遣向氏使诣处罗所，论朝廷弘养之义，丁宁晓谕之，遂入朝，然每有怏怏之色。以七年冬，处罗朝于临朔宫，帝享之。处罗稽首谢曰：“臣总西面诸蕃，不得早来朝拜，今参见迟晚，罪责极深，臣心里悚惧，不能道尽。”帝曰：“往者与突厥相侵扰，不得安居。今四海既清，与一家无异，朕皆欲存养，使遂性灵。譬如天上止有一个日照临，莫不宁帖；若有两个三个日，万物何以得安？比者亦知处罗总摄事繁，不得早来相见。今日见处罗，怀抱豁然欢喜，处罗亦当豁然，不烦在意。”明年元会，处罗上寿曰：“自天以下，地以上，日月所照，唯有圣人可汗。今是大日，愿圣人可汗千岁万岁常如今日也。”诏留其累弱万余口，令其弟达度关牧畜会宁郡。处罗从征高丽，赐号为曷萨那可汗，赏赐甚厚。十年正月，以信义公主嫁焉，赐锦彩袍千具，彩万匹。帝将复其故地，以辽东之役，故未遑也。每从巡幸。江都之乱，随化及至河北。化及将败，奔归京师，为北蕃突厥所害。

铁勒

铁勒之先，匈奴之苗裔也，种类最多。自西海之东，依据山谷，往往不绝。独洛河北有仆骨、同罗、韦纥、拔也古、覆

罗并号俟斤，蒙陈、吐如纥、斯结、浑、斛薛等诸姓，胜兵可二万。伊吾以西，焉耆之北，傍白山，则有契弊、薄落职、乙啜、苏婆、那曷、乌讖、纥骨、也啜、于尼讖等，胜兵可二万。金山西南，有薛延陀、啞勒兒、十槃、达契等，一万余兵。康国北，傍阿得水，则有诃啜、曷昝、拔忽、比干、具海、曷比悉、何嵯苏、拔也未渴达等，有三万许兵。得窳海东西，有苏路羯、三索咽、蔑促、隆忽等诸姓，八千余。拂菻东则有恩屈、阿兰、北褥九离、伏嗚昏等，近二万人。北海南则都波等。虽姓氏各别，总谓为铁勒。并无君长，分属东、西两突厥。居无恆所，随水草流移。人性凶忍，善于骑射，贪婪尤甚，以寇抄为生。近西边者，颇为艺植，多牛羊而少马。自突厥有国，东西征讨，皆资其用，以制北荒。

开皇末，晋王广北征，纳启民，大破步迦可汗，铁勒于是分散。大业元年，突厥处罗可汗击铁勒诸部，厚税敛其物，又猜忌薛延陀等，恐为变，遂集其魁帅数百人尽诛之。由是一时反叛，拒处罗，遂立俟利发俟斤契弊歌楞为易勿真莫何可汗，居贪汗山。复立薛延陀内俟斤字也啜为小可汗。处罗可汗既败，莫何可汗始大。莫何勇毅绝伦，甚得众心，为邻国所惮，伊吾、高昌、焉耆诸国悉附之。

其俗大抵与突厥同，唯丈夫婚毕，便就妻家，待产乳男女，然后归舍，死者埋殡之，此其异也。大业三年，遣使贡方物，自是不绝云。

奚

奚本曰库莫奚，东部胡之种也。为慕容氏所破，遗落者窜匿松、漠之间。其俗甚为不洁，而善射猎，好为寇抄。初臣于突厥，后稍强盛，分为五部：一曰辱纥王，二曰莫贺弗，三曰契个，四曰木昆，五曰室得。每部俟斤一人为其帅。随逐水草，

颇同突厥。有阿会氏，五部中为盛，诸部皆归之。每与契丹相攻击，虏获财畜，因而得赏。死者以苇薄裹尸，悬之树上。自突厥称藩之后，亦遣使入朝，或通或绝，最为无信。大业时，岁遣使贡方物。

契丹室韦

契丹之先，与库莫奚异种而同类，并为慕容氏所破，俱窜于松、漠之间。其后稍大，居黄龙之北数百里。其俗颇与靺鞨同。好为寇盗。父母死而悲哭者，以为不壮。但以其尸置于山树之上，经三年之后，乃收其骨而焚之。因酹而祝曰：“冬月时，向阳食。若我射猎时，使我多得猪鹿。”其无礼顽嚚，于诸夷最甚。当后魏时，为高丽所侵，部落万余口求内附，止于白貔河。其后为突厥所逼，又以万家寄于高丽。开皇四年，率诸莫贺弗来谒。五年，悉其众款塞，高祖纳之，听居其故地。六年，其诸部相攻击，久不止，又与突厥相侵，高祖使使责让之。其国遣使诣阙，顿颡谢罪。其后契丹别部出伏等背高丽，率众内附。高祖纳之，安置于渴奚那颡之北。开皇末，其别部四千余家背突厥来降。上方与突厥和好，重失远人之心，悉令给粮还本，敕突厥抚纳之。固辞不去。部落渐众，遂北徙逐水草，当辽西正北二百里，依托纥臣水而居。东西亘五百里，南北三百里，分为十部。兵多者三千，少者千余，逐寒暑，随水草畜牧。有征伐，则酋帅相与议之，兴兵动众合符契。突厥沙钵略可汗遣吐屯潘埒统之。

室韦，契丹之类也。其南者为契丹，在北者号室韦，分为五部，不相总一，所谓南室韦、北室韦、钵室韦、深末怛室韦、大室韦。并无君长，人民贫弱，突厥常以三吐屯总领之。

南室韦在契丹北三千里，土地卑湿，至夏则移向西北贷勃、欠对二山，多草木，饶禽兽，又多蚊蚋，人皆巢居，以避其患。

渐分为二十五部，每部有余莫弗瞞咄，犹酋长也。死则子弟代立，嗣绝则择贤豪而立之。其俗丈夫皆被发，妇人盘发，衣服与契丹同。乘牛车，籐篠为屋，如突厥毳车之状。渡水则束薪为筏，或以皮为舟者。马则织草为鞞，结绳为辔。寝则屈为屋，以籐篠覆上，移则载行。以猪皮为席，编木为藉。妇女皆抱膝而坐。气候多寒，田收甚薄，无羊，少马，多猪牛。造酒食啖，与靺鞨同俗。婚嫁之法，二家相许，婿辄盗妇将去，然后送牛马为娉，更将归家。待有娠，乃相随还舍。妇人不再嫁，以为死人之妻难以共居。部落共为大棚，人死则置尸其上。居丧三年，年唯四哭。其国无铁，取给于高丽。多貂。

南室韦北行十一日至北室韦，分为九部落，绕吐纥山而居。其部落渠帅号乞引莫贺咄，每部有莫何弗三人以贰之。气候最寒，雪深没马。冬则入山，居土穴中，牛畜多冻死。饶麋鹿，射猎为务，食肉衣皮。凿冰，没水中而网射鱼鳖。地多积雪，惧陷坑阱，骑木而行。俗皆捕貂为业，冠以狐貉，衣以鱼皮。

又北行千里，至钵室韦，依胡布山而住，人众多北室韦，不知为几部落。用桦皮盖屋，其余同北室韦。

从钵室韦西南四日行，至深末怛室韦，因水为号也。冬月穴居，以避太阴之气。

又西北数千里，至大室韦，径路险阻，语言不通。尤多貂及青鼠。

北室韦时遣使贡献，余无至者。

史臣曰：四夷之为中国患也久矣，北狄尤甚焉。种落实繁，迭雄边塞，年代遐邈，非一时也。五帝之世，则有獯粥焉；其在三代，则玃狁焉；逮乎两汉，则匈奴焉；当涂、典午，则乌丸、鲜卑焉；后魏及周，则蠕蠕、突厥焉。此其酋豪，相继互为君长者也。皆以畜牧为业，侵钞为资，倏来忽往，云飞鸟集。

智谋之士，议和亲于庙堂之上，折冲之臣，论奋击于塞垣之下。然事无恆规，权无定势，亲疏因其强弱，服叛在其盛衰。衰则款塞顿颡，盛则弯弓寇掠，屈申异态，强弱相反。正朔所不及，冠带所不加，唯利是视，不顾盟誓。至于莫相救让，骄黠凭陵，和亲约结之谋，行师用兵之事，前史论之备矣，故不详而究焉。及蠕蠕衰微，突厥始大，至于木杆，遂雄朔野。东极东胡旧境，西尽乌孙之地，弯弓数十万，列处于代阴，南向以临周、齐。二国莫之能抗，争请盟好，求结和亲。乃与周合从，终亡齐国。高祖迁鼎，厥徒孔炽，负其众力，将蹈秦郊。内自相图，遂以乖乱，达头可汗远遁，启民愿保塞下。于是推亡固存，返其旧地，助讨余烬，部众遂强。卒于仁寿，不侵不叛，暨乎始毕，未亏臣礼。炀帝抚之非道，始有雁门之围。俄属群盗并兴，于此浸以雄盛，豪杰虽建名号，莫不请好息民。于是分置官司，总统中国，子女玉帛，相继于道，使者之车，往来结辙。自古蕃夷骄僭，未有若斯之甚也。及圣哲膺期，扫除氛昆，暗于时变，犹怀旅拒，率其群丑，屡隳亭鄣，残毁我云、代，摇荡我太原，肆掠于泾阳，饮马于渭汭。圣上奇谋潜运，神机密动，遂使百世不羁之虏一举而灭，瀚海龙庭之地，画为九州，幽都穷发之民，隶于编户，实帝皇所不及，书契所未闻。由此言之，虽天道有盛衰，亦人事之工拙也。加以为而弗恃，有而弗居，类天地之含容，同阴阳之化育，斯乃大道之行也，固无得而称焉。

列传第五十

夫肖形天地，人称最灵，以其知父子之道，识君臣之义，异夫禽兽者也。传曰：“人生在三，事之如一。”然则君臣父子，其道不殊，父不可以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君不可以不君，臣不可以不臣。故曰君犹天也，天可仇乎！是以有罪归刑，见危授命，竭忠贞以立节，不临难而苟免。故闻其风者，怀夫慷慨，千载之后，莫不愿以为臣。此其所以生荣死哀，取贵前哲者矣。至于委质策名，代卿世禄，出受心膺之寄，人參帷幄之谋，身处机衡，肆赵高之奸宄，世荷权宠，行王莽之桀逆，生灵之所仇疾，犬豕不食其余。虽荐社污宫，彰必诛之衅，斫棺焚骨，明篡杀之咎，可以惩夫既往，未足深诫将来。昔孔子修《春秋》，而乱臣贼子知惧，抑使之求名不得，欲盖而彰者也。今故正其罪名，以冠于篇首，庶后之君子，见作者之意焉。

宇文化及弟智及司马德戡裴虔通

宇文化及，左翊卫大将军述之子也。性凶险，不循法度，好乘肥挟弹，驰骛道中，由是长安谓之轻薄公子。炀帝为太子时，常领千牛，出入卧内。累迁至太子仆。数以受纳货贿，再三免官。太子嬖昵之，俄而复职。又以其弟士及尚南阳公主。化及由此益骄，处公卿间，言辞不逊，多所陵轹。见人子女狗马珍玩，必请托求之。常与屠贩者游，以规其利。炀帝即位，拜太仆少卿，盖恃旧恩，贪冒尤甚。大业初，炀帝幸榆林，化及与弟智及违禁与突厥交市。帝大怒，囚之数月，还至青门外，

欲斩之而后入城，解衣辮发，以公主故，久之乃释，并智及并赐述为奴。述薨后，炀帝追忆之，遂起化及为右屯卫将军，智及为将作少监。

是时李密据洛口，炀帝惧，留淮左，不敢还都。从驾骁果多关中人，久客羁旅，见帝无西意，谋欲叛归。时武贲郎将司马德戡总领骁果，屯于东城，风闻兵士欲叛，未之审，遣校尉元武达阴问骁果，知其情，因谋构逆。共所善武贲郎将元礼、直阁裴虔通互相扇惑曰：“今闻陛下欲筑宫丹阳，势不还矣。所部骁果莫不思归，人人耦语，并谋逃去。我欲言之，陛下性忌，恶闻兵走，即恐先事见诛。今知而不言，其后事发，又当族灭我矣。进退为戮，将如之何？”虔通曰：“上实尔，诚为公忧之。”德戡谓两人曰：“我闻关中陷没，李孝常以华阴叛，陛下收其二弟，将尽杀之。吾等家属在西，安得无此虑也！”虔通曰：“我子弟已壮，诚不自保，正恐旦暮及诛，计无所出。”德戡曰：“同相忧，当共为计取。骁果若走，可与俱去。”虔通等曰：“诚如公言，求生之计，无以易此。”因递相招诱。又转告内史舍人元敏、鹰扬郎将孟秉，符玺郎李覆、牛方裕、直长许弘仁、薛良，城门郎唐奉义，医正张恺等，日夜聚博，约为刎颈之交，情相款昵，言无回避，于座中辄论叛计，并相然许。时李孝质在禁，令骁果守之，中外交通，所谋益急。赵行枢者，乐人之子，家产巨万，先交智及，勋侍杨士览者，宇文甥，二人同告智及。智及素狂悖，闻之喜，即共见德戡，期以三月十五日举兵同叛，劫十二卫武马，虏掠居人财物，结党西归。智及曰：“不然。当今天实丧隋，英雄并起，同心叛者已数万人，因行大事，此帝王业也。”德戡然之。行枢、薛良请以化及为主，相约既定，方告化及。化及性本弩怯，初闻大惧，色动流汗，久之乃定。

义宁二年三月一日，德戡欲宣言告众，恐以人心未一，更思譎诈以协骁果，谓许弘仁、张恺曰：“君是良医，国家任使，出言惑众，众必信。君可入备身府，告识者，言陛下闻说骁果欲叛，多酿毒酒，因享会尽鸩杀之，独与南人留此。”弘仁等宣布此言，骁果闻之，递相告语，谋叛逾急。德戡知计既行，遂以十日总召故人，谕以所为。众皆伏曰：“唯将军命！”其夜，奉义主闭城门，乃与虔通相知，诸门皆不下钥。至夜三更，德戡于东城内集兵，得数万人，举火与城外相应。帝闻有声，问是何事。虔通伪曰：“草坊被烧，外人救火，故喧嚣耳。”中外隔绝，帝以为然。孟秉、智及于城外得千余人，劫候卫武贲冯普乐，共布兵分捉郭下街巷。至五更中，德戡授虔通兵，以换诸门卫士。虔通因自开门，领数百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武贲郎将元礼遂引兵进，突卫者皆走。虔通进兵，排左阁，驰入永巷，问：“陛下安在？”有美人出，方指云：“在西阁。”从往执帝。帝谓虔通曰：“卿非我故人乎！何恨而反？”虔通曰：“臣不敢反，但将士思归，奉陛下还京师耳。”帝曰：“与汝归。”虔通因勒兵守之。至旦，孟秉以甲骑迎化及。化及未知事果，战栗不能言，人有来谒之者，但低头据鞍，答云“罪过”。时士及在公主第，弗之知也。智及遣家僮庄桃树就第杀之，桃树不忍，执诣智及，久之乃见释。化及至城门，德戡迎谒，引入朝堂，号为丞相。令将帝出江都门以示群贼，因复将入。遣令狐行达弑帝于宫中，又执朝臣不同己者数十人及诸外戚，无少长害之，唯留秦孝王子浩，立以为帝。十余日，夺江都人舟楫，从水路西归。至显福宫，宿公麦孟才、折冲郎将沈光等谋击化及，反为所害。化及于是入据六宫，其自奉养，一如炀帝故事。每于帐中南面端坐，人有白事者，默然不对。下牙时，方收取启状，共奉义、方裕、良、恺等参决

之。行至徐州，水路不通，复夺人车牛，得二千两，并载宫人珍宝。其戈甲戎器，悉令军士负之。道远疲极，三军始怨。德戡失望，窃谓行枢曰：“君大谬误我。当今拨乱，必藉英贤，化及庸暗，君小在侧，事将必败，当若之何？”行枢曰：“在我等尔，废之何难！”因共李本、宇文导师、尹正卿等谋，以后军万余兵袭杀化及，更立德戡为主。弘仁知之，密告化及，尽收捕德戡及其支党十余人，皆杀之。引兵向东郡，通守王轨以城降之。

元文都推越王侗为主，拜李密为太尉，令击化及。密遣徐勣据黎阳仓。化及渡河，保黎阳县，分兵围勣。密壁清淇，与勣以烽火相应。化及每攻仓，密辄引兵救之。化及数战不利，其将军于弘达为密所擒，送于侗所，镬烹之。化及粮尽，渡永济渠，与密决战于童山，遂入汲郡求军粮，又遣使拷掠东郡吏民以责米粟。王轨怨之，以城归于李密。化及大惧，自汲郡将率众图以北诸州。其将陈智略率岭南骁果万余人，张童兒率江东骁果数千人，皆叛归李密。化及尚有众二万，北走魏县。张恺等与其将陈伯谋去之，事觉，为化及所杀。腹心稍尽，兵势日蹙，兄弟更无他计，但相聚酣宴，奏女乐。醉后，因尤智及曰：“我初不知，由汝为计，强来立我。今所向无成，士马日散，负杀主之名，天下所不纳。今者灭族，岂不由汝乎？”持其两子而泣。智及怒曰：“事捷之日，都不赐尤，及其将败，乃欲归罪。何不杀我以降建德？”兄弟数相斗阋，言无长幼，醒而复饮，以此为恆。其众多亡，自知必败，化及叹曰：“人生故当死，岂不一日为帝乎？”于是鸩杀浩，僭皇帝位于魏县，国号许，建元为天寿，署置百官。攻元宝藏于魏州，四旬不克，反为所败，亡失千余人。乃东北趣聊城，将招携海曲诸贼。时遣士及徇济北，求馈饷。大唐遣淮安王神通安抚山东，并招化

及。化及不从，神通进兵围之，十余日不克而退。窦建德悉众攻之。先是，齐州贼帅王薄闻其多宝物，诈来投附。化及信之，与共居守。至是，薄引建德入城，生擒化及，悉虏其众。先执智及、元武达、孟秉、杨士览、许弘仁，皆斩之。乃以轎车载化及之河间，数以杀君之罪，并二子承基、承趾皆斩之，传首于突厥义成公主，梟于虏庭。士及自济北西归长安。

智及幼顽凶，好与人群斗，所共游处，皆不逞之徒，相聚斗鸡，习放鹰狗。初以父功赐爵濮阳郡公。蒸淫丑秽，无所不为。其妻长孙，妒而告述，述虽为隐，而大忿之，纤芥之愆，必加鞭箠。弟士及恃尚主，又轻忽之。唯化及每事营护，父再三欲杀，辄救免之，由是颇相亲昵。遂劝化及遣人入蕃，私为交易。事发，当诛，述独证智及罪恶，而为化及请命。帝因两释。述将死，抗表言其凶勃，必且破家。帝后思述，授智及将作少监。其江都杀逆之事，智及之谋也，化及为丞相，以为左仆射，领十二卫大将军。化及僭号，封齐王。窦建德破聊城，获而斩之，并其党十余人，皆暴尸梟首。

司马德戡，扶风雍人也。父元谦，仕周为都督。德戡幼孤，以屠豕自给。有桑门释粲，通德戡母和氏，遂抚教之，因解书计。开皇中，为侍官，渐迁至大都督。从杨素出讨汉王谅，充内营左右，进止便僻，俊辩多奸计，素大善之。以勋授仪同三司。大业三年，为鹰扬郎将。从讨辽左，进位正议大夫，迁武贲郎将。炀帝甚昵之。从至江都，领左右备身骁果万人，营于城内。因隋末大乱，乃率骁果谋反，语在化及事中。既获炀帝，与其党孟秉等推化及为丞相。化及首封德戡为温国公，邑三千户，加光禄大夫，仍统本兵，化及意甚忌之。后数日，化及署诸将，分配士卒，乃以德戡为礼部尚书，外示美迁，实夺其兵也。由是愤怒，所获赏物皆赂于智及，智及为之言。行至徐州，

舍舟登陆，令德戡将后军，乃与赵行枢、李本、尹正卿、宇文导师等谋袭化及，遣人使于孟海公，结为外助。迁延未发，以待使报。许弘仁、张恺知之，以告化及，因遣其弟士及阳为游猎，至于后军。德戡不知事露，出营参谒，因命执之，并其党与。化及责之曰：“与公戮力共定海内，出于万死。今始事成，愿得同守富贵，公又何为反也？”德戡曰：“本杀昏主，苦其毒害。推立足下，而又甚之。逼于物情，不获已也。”化及不对，命送至幕下，缢而杀之，时年三十九。

裴虔通，河东人也。初，炀帝为晋王，以亲信从，稍迁至监门校尉。炀帝即位，擢旧左右，授宣惠尉，迁监门直阁。累从征役，至通议大夫。与司马德戡同谋作乱，先开宫门，骑至成象殿，杀将军独孤盛，擒帝于西阁。化及以虔通为光禄大夫、莒国公。化及引兵之北也，令镇徐州。化及败后，归于大唐，即授徐州总管，转辰州刺史，封长蛇男。寻以隋朝杀逆之罪，除名，徙于岭表而死。

王世充段达

王充，字行满，本西域人也。祖支頔，徙居新丰。頔死，其妻少寡，与仪同王粲野合，生子曰琼，粲遂纳之以为小妻。其父收幼孤，随母嫁粲，粲爱而养之，因姓王氏，官至怀、汴二州长史。充卷发豺声，沉猜多诡诈，颇窥书传，尤好兵法，晓龟策推步盈虚，然未尝为人言也。开皇中，为左翊卫，后以军功拜仪同，授兵部员外。善敷奏，明习法律，而舞弄文墨，高下其心。或有驳难之者，充利口饰非，辞义锋起，众虽知其不可而莫能屈，称为明辩。炀帝时，累迁至江都郡丞。时帝数幸江都，充善候人主颜色，阿谀顺旨，每入言事，帝善之。又以郡丞领江都宫监，乃雕饰池台，阴奏远方珍物以媚于帝，由是益昵之。

大业八年，隋始乱，充内怀微幸，卑身礼士，阴结豪俊，多收众心。江淮间人素轻悍，又属盗贼群起，人多犯法，有系狱抵罪者，充皆枉法出之，以树私恩。及杨玄感反，吴人硃燮、晋陵人管崇起兵江南以应之，自称将军，拥众十余万。帝遣将军吐万绪、鱼俱罗讨之，不能克。充募江都万余人，击频破之。每有克捷，必归功于下，所获军实，皆推与士卒，身无所受。由此人争为用，功最居多。十年，齐郡贼帅孟让自长白山寇掠诸郡，至盱眙，有众十余万。充以兵拒之，而羸师示弱，保都梁山为五栅，相持不战。后因其懈弛，出兵奋击，大破之，乘胜尽灭贼，让以数十骑遁去，斩首万人，六畜、军资莫不尽获。帝以充有将帅才略，始遣领兵，讨诸小盗，所向皆破之。然性矫伪，诈为善，能自勤苦，以求声誉。十一年，突厥围帝于雁门，充尽发江都人，将往赴难。在军中，反首垢面，悲泣无度，晓夜不解甲，藉草而卧。帝闻之，以为爱己，益信任之。

十二年，迁为江都通守。时厌次人格谦为盗数年，兵十余万，在豆子中。充帅师破斩之，威振群贼。又击卢明月，破之于南阳，斩首数万，虏获极多。后还江都，帝大悦，自执杯酒以赐之。时充又知帝好内，乃言江淮良家有美女，并愿备后庭，无由自进。帝逾喜，因密令阅视诸女，姿质端丽合法相者，取正库及应入京物以聘纳之。所用不可胜计，帐上云敕别用，不显其实。有合意者，则厚赏充；或不中者，又以赉之。后令以船送东京，而道路贼起，使者苦役，于淮泗中沉船溺之者，前后十数。或有发露，充为秘之，又遽简阅以供进。是后益见亲昵。

遇李密攻陷兴洛仓，进逼东都，官军数却，光禄大夫裴仁基以武牢降于密，帝恶之，大发兵，将讨焉。发中诏遣充为将军，于洛口以拒密，前后百余战，互有胜负。充乃引军渡洛水，

逼仓城。李密与战，充败绩，赴水溺死者万余人。时天寒大雪，兵士既渡水，衣皆沾湿，在道冻死者又数万人，比至河阳，才以千数。充自系狱请罪，越王侗遣使赦之，召令还都。收合亡散，复得万余人，屯于含嘉城中，不敢复出。

宇文化及杀帝于江都，充与太府卿元文都、将军皇甫无逸、右司郎卢楚奉侗为主。侗以充为吏部尚书，封郑国公。及侗取元文都、卢楚之谋，拜李密为太尉、尚书令，密遂称臣，复以兵拒化及于黎阳，遣使告捷。众皆悦，充独谓其麾下诸将曰：“文都之辈，刀笔吏耳。吾观其势，必为李密所擒。且吾军人每与密战，杀其父兄子弟，前后已多，一旦为之下，吾属无类矣。”出此言以激怒其众。文都知而大惧，与楚等谋，将因充入内，伏甲而杀之。期有日矣，将军段达遣其女婿张志以楚谋告之。充夜勒兵围宫城，将军费曜、田世阁等与战于东太阳门外。曜军败，充遂攻门而入，无逸以单骑遁走。获楚，杀之。时宫门尚闭，充令扣门言于侗曰：“元文都等欲执皇帝降于李密，段达知而以告臣。臣非敢谋反，诛反者耳。”文都闻变入，奉侗于乾阳殿，陈兵卫之。令将帅乘城以拒难，兵败，又获文都杀之。侗命开门以纳充，充悉遣人代宿卫者，乃入谒，顿首流涕而言曰：“文都等无状，谋相屠杀，事急为此，不敢背国。”侗与之盟。充寻遣韦节等讽侗，令拜为尚书左仆射、总督内外诸军事。又授其兄恽为内史令，入居禁中。

未几，李密破化及还，其劲兵良马多战死，士卒皆倦。充欲乘其敝而击之，恐人不一，乃假托鬼神，言梦见周公，乃立祠于洛水之上，遣巫宣言周公欲令仆射急讨李密，当有大功，不则兵皆疫死。充兵多楚人，俗信妖妄，故出此言以惑之。众皆请战。充简练精勇，得二万余人，马千余，迁营于洛水南。密军偃师北山上。时密新得志于化及，有轻充之心，不设壁垒。

充夜遣二百余骑潜入北山，伏溪谷中，令军秣马蓐食。既而宵济，人奔马驰，迟明而薄密。密出兵应之，阵未成列而两军合战，其伏兵蔽山而上，潜登北原，乘高下驰，压密营。营中乱，无能拒者，即入纵火。密军大惊而溃，降其将张童儿、陈智略，进下偃师。初，充兄伟及子玄应随化及至东郡，密得而囚之于城中，至是，尽获之。又执密长史邴元真妻子、司马郑虔象之母及诸将子弟，皆抚慰之，各令潜呼其父兄。兵次洛口，邴元真、郑虔象等举仓城以应之。密以数十骑遁逸，充悉收其众。而东尽于海，南至于江，悉来归附。充又令韦节讽侗，拜为太尉，署置官属，以尚书省为其府。寻自称郑王。遣其将高略帅师攻寿安，不利而旋。又帅师攻围谷州，三日而退。明年，自称相国，受九锡备物，是后不朝侗矣。

有道士桓法嗣者，自言解图讖，充昵之。法嗣乃以《孔子闭房记》，画作丈夫持一干以驱羊。法嗣云：“杨，隋姓也。干一者，王字也。居羊后，明相国代隋为帝也。”又取庄子《人间世》、《德充符》二篇上之，法嗣释曰：“上篇言世，下篇言充，此即相国名矣。明当德被人间，而应符命为天子也。”充大悦曰：“此天命也。”再拜受之。即以法嗣为谏议大夫。充又罗取杂鸟，书帛系其颈，自言符命而散放之。或有弹射得鸟而来献者，亦拜官爵。既而废侗于别宫，僭即皇帝位，建元曰开明，国号郑。大唐遣秦王率众围之，充频出兵，战辄不利，都外诸城相继降款。充窘迫，遣使请救于窦建德，建德率精兵援之。师至武牢，为秦王所破，擒建德以诣城下。充将溃围而出，诸将莫有应之者，自知潜窜无所，于是出降。至长安，为仇人独孤修德所杀。

段达，武威姑臧人也。父严，周朔州刺史。达在周，年始三岁，袭爵襄垣县公。及长，身長八尺，美须髯，便弓马。高

祖为丞相，以大都督领亲信兵，常置左右。及践阼，为左直斋，累迁车骑将军，兼晋王参军。高智惠、李积等之作乱也，达率众一万，击定方、滁二州，赐缣千段，迁进仪同。又破汪文进等于宣州，加开府，赐奴婢五十口，绵绢四千段。仁寿初，太子左卫副率。大业初，以蕃邸之旧，拜左翊卫将军。征吐谷浑，进位金紫光禄大夫。帝征辽东，百姓苦役，平原祁孝德、清河张金称等并聚众为群盗，攻陷城邑，郡县不能御。帝令达击之，数为金称等所挫，亡失甚多。诸贼轻之，号为段姥。后用郇令杨善会之计，更与贼战，方致克捷。还京师，以公事坐免。明年，帝征辽东，以达留守涿郡。俄复拜左翊卫将军。高阳魏刀儿聚众十余万，自号历山飞，寇掠燕赵。达率涿郡通守郭绚击败之。于时盗贼既多，官军恶战，达不能因机决胜，唯持重自守，顿兵馈粮，多无克获，时皆谓之为怯苻。十二年，帝幸江都宫，诏达与太府卿元文都留守东都。李密据洛口，纵兵侵掠城下，达与监门郎将庞玉、武牙郎将霍举率内兵出御之。颇有功，迁左骁卫大将军。王充之败也，密复进据北芒，来至上春门，达与判左丞郭文懿、尚书韦津出兵拒之。达见贼盗，不阵而走，为密所乘，军大溃，津没于阵。由是贼势日盛。及帝崩于江都，达与元文都等推越王侗为主，署开府仪同三司，兼纳言，封陈国公。元文都等谋诛王充也，达阴告充，为之内应。及事发，越王侗执文都于充，充甚德于达，特见崇重。既破李密，达等劝越王加充九锡备物，寻讽令禅让。充僭尊号，以达为司徒。及东都平，坐诛，妻子籍没。

史臣曰：化及庸苻下才，负恩累叶，王充斗筲小器，遭逢时幸，俱蒙奖擢，礼越旧臣。既属崩剥之期，不能致身竭命，乃因利乘便，先图干纪，率群不逞，职为乱阶，拔本塞源，裂冠毁冕。或躬为戎首，或亲行鸩毒，衅深指鹿，事切食蹻，天

地所不容，人神所同愤。故梟獍凶魁，相寻菹戮，蛇豕丑类，继踵诛夷，快忠义于当年，垂炯戒于来叶。呜呼，为人臣者可不殷鉴哉！可不殷鉴哉！

宋本原跋

《隋书》自开皇、仁寿时，王劭纂书八十卷，以类相从，定为篇目。至于编年纪传，并阙其体。唐武德五年，起居舍人令狐德棻奏请修《五代史》。五代谓梁、陈、齐、周、隋也。十二月，诏中书令封德彝、舍人颜师古修《隋史》，绵历数载，不就而罢。贞观三年，续诏秘书监魏徵修《隋史》，左仆射房乔总监。徵又奏于中书省置秘书内省，令前中书侍郎颜师古、给事中孔颖达、著作郎许敬宗撰《隋史》。徵总知其务，多所损益，务存简正。序、论皆徵所作。凡成帝纪五，列传五十。十年正月壬子，徵等诣阙上之。十五年，又诏左仆射于志宁、太史令李淳风、著作郎韦安仁、符玺郎李延寿同修《五代史志》。凡勒成十志三十卷。显庆元年五月己卯，太尉长孙无忌等诣朝堂上进，诏藏秘阁。后又编第入《隋书》，其实别行，亦呼为《五代史志》。案魏徵本传，贞观七年为侍中，十年，《五代史》成，加光禄大夫，进封郑国公。俄请逊位，拜特进。今诸本并云特进。又《经籍志》四卷，独云侍中、郑国公魏徵撰。《无忌传》又云，永徽三年，始受诏监修，疑当时先已刊修，无忌因成书而进。今纪传题以徵，志以无忌，从众本所载也。纪传亦有题太子少师许敬宗撰。案《敬宗传》，贞观八年，除著作郎，修国史，迁中书舍人。十年，左授洪州司马。龙朔三年，始拜太子少师。与今录年月官位不同，疑后人所益。房乔、志宁初并受诏。又《李延寿传》云，被诏与著作佐郎敬播同修《五

代史志》。按延寿贞观三年与颜师古同被敕修《隋史》，其年以内忧去职。今诸本并不载乔等名位。《天文》《律历》《五行》三志，皆淳风独作。《五行志序》，诸本云褚遂良作。案本传未尝受诏撰述，疑只为一序，今故略其名氏。天圣二年五月十一日上。御药供奉蓝元用奉传圣旨，赍禁中《隋书》一部，付崇文院。至六月五日，敕差官校勘，时命臣绶、臣焘提点，右正言、直史馆张观等校勘。观寻为度支判官，续命黄鉴代之。仍内出版式雕造。